

058



YINWEN CLASSICS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岳麟 译

罪与罚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一章

七月初，天气特别热的时候①，傍晚时分，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胡同向二房东租来的那间斗室，来到街上，然后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往K桥那边走去。

他顺利地避开了在楼梯上与自己的女房东相遇。他那间斗室是一幢高高的五层楼房②的顶间，就在房顶底下，与其说像间住房，倒不如说更像个大棚。他向女房东租了这间供给伙食、而且有女仆侍候的斗室，女房东就住在他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里，他每次外出，都一定得打女房东的厨房门前经过，而厨房门几乎总是冲着楼梯大敞着。每次这个年轻人从一旁走过的时候，都有一种病态的胆怯的感觉，他为此感到羞愧，于是皱起眉头。他欠了女房东一身债，怕和她见面。

①据作者说，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六五年，小说中没有明确说明年份，但有些地方曾有所暗示，这句话就是其中之一——一八六五年夏天天气特别热。

②一八六六年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自己就住在小市民街、木匠胡同一幢类似的房子里。

倒不是说他是那么胆小和怯懦，甚至完全相反；但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容易激动和紧张的状态。患了多疑症。他是那样经常陷入沉思，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单单是怕与女房东见面。他让贫穷给压垮了；但最近一个时期就连窘迫的处境也已不再使他感到苦恼。绝对必须的事情他已经不再去做，也不想做。其实，什么女房东他都不怕，不管她打算怎样跟他过不去。然而站在楼梯上，听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之类琐事的种种废话，听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讨债，威胁，抱怨，自己却要尽力设法摆脱，道歉，撒谎，——不，最好还是想个办法像猫儿样从楼梯上悄悄地过去，偷偷溜掉，让谁也别看见他。

可是这一次，到了街上以后，那种怕遇到女债主的恐惧心理，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我正要下决心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但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他想，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嗯……是的……事在人为嘛，他却仅仅由于胆怯而错过一切……这可是明显的道理……真有意思，人们最害怕什么呢？他们最害怕迈出新的一步，最害怕自己的新想法……不过，我说空话说得太多了。因为我尽说空话，所以什么也不做。不过，大概也可能是这样：由于我什么也不做，所以才尽说空话。我是在最近一个月里学会说空话的，整天躺在一个角落里，想啊……想入非非。嗯，现在我去干什么？难道我能去干这个吗？难道这是当真？绝对不是当真的。就是这样，为了梦想，自己在哄自己；儿戏！对了，大概是儿戏！”

街上热得可怕，而且气闷，拥挤不堪，到处都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灰尘，还有那种夏天的特殊臭气。每个无法租一座别墅的彼得堡人都那么熟悉的那种臭气，——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就令人不快地震撼了这个青年人本已很不正常的神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小酒馆特别多，从这些小酒馆里冒出的臭气，还有那些尽管是在工作时间，却不断碰到的醉鬼，给这幅街景添上了最后一笔令人厌恶的忧郁色彩。有一瞬间，极端厌恶的神情在这个青年人清秀的面庞上忽然一闪。顺便说一声，他生得很美，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比中等身材还高一些，消瘦而身材匀称。但不久他就仿佛陷入沉思，甚至，说得更确切些，似乎是想出了神，他往前走，已经不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注意。他只是偶尔喃喃自语，这是由于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对这一习惯，现在他已经暗自承认了。这时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是混乱的，而且他十分虚弱：已经有一天多他几乎什么也没吃了。

他穿得那么差，如果换一个人，即使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人，衣衫如此褴褛，白天上街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不过这街区就是这样的，在这儿衣着很难让人感到惊讶。这儿靠近干草广场①，妓院比比皆是，而且麇集在彼得堡市中心这些大街小巷里的居民，主要是那些在车间干活的工人和手工业工匠，因此有时在这儿就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使这儿的街景显得更加丰富多采，如果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就感到惊讶，那倒反而是怪事了。这个年轻人心里已经积聚了那么多愤懑不平的怒火，他蔑视一切，所以尽管他有青年人特有的爱面子心理，有时非常注意细节，可是穿着这身破烂儿外出，却丝毫也不觉得不好意思。要是遇见他根本就不愿碰到的某些熟人和以前的同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有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时候坐在一辆大车上打街上经过，车上套着一匹拉车的高头大马，也不知是要把他送往哪里去，这醉鬼从一旁驶过的时候，突然对着他大喊一声：“喂，你呀，德国做帽子的工人！”那人用手指着他，扯着嗓子大喊，年轻人突然站住，急忙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顶高筒圆帽是从齐梅尔曼②帽店里买的，不过已经戴得十分破旧，颜色都褪尽了，到处都是破洞和污迹，没有宽帽檐，帽筒歪到了一边，上面折出一个怪难看的角来。但不是羞愧，而完全是另一种，甚至是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

①彼得堡最大的市场就在干草广场上。

②齐梅尔曼是当时彼得堡一家制帽工厂和涅瓦大街上一家帽店的老板。

“我就知道！”他惊恐不安地喃喃说，“我就这么考虑过！这可是最糟糕的了！真的，不管什么样的蠢事，不管什么不起眼的细节，都会破坏整个计划！是啊，帽子太容易让人记住了……可笑，因此就容易让人记住……我这身破烂儿一定得配一顶制帽，哪怕是一顶煎饼式的旧帽子也行，可不能戴这个难看的怪玩意儿。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①以外就会让人注意到，就会记住的……主要的是，以后会想起来，瞧，这就是罪证。这儿需要尽可能不惹人注意……细节，主要是细节！……就是这些细节，总是会出问题，毁掉一切……”

①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他用不着走多远；他甚至知道，从他那幢房子的大门出来要走多少步：整整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幻想得完全出了神的时候，曾经数过。那时他还不相信自己的这些幻想，他所幻想的这些虽说是没有道理，然而却是十分诱人的大胆计划，只是会惹他生气。现在，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了，尽管他总是自言自语，嘲笑自己无能和优柔寡断，却不知怎么甚至不由自主地已经习惯于把这“没有道理”的幻想看作一项事业了，虽说他仍然不相信自己。现在他甚至要去完成自己的这一事业进行试探，每走一步，他的激动不安也越来越强烈了。

他心情紧张，神经颤栗，走到一幢很大的大房子前，房子的一堵墙对着运河，另一面墙冲着街。这幢大房子分作一套套不大的住宅，里面住满了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裁缝、小炉匠、厨娘，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妓女，小官吏，以及其他行业的人。进进出出的人就这样在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里匆匆走过。这儿有三个、要么是四个管院子的。那个年轻人没碰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立刻无人察觉地溜进大门，往右一拐，溜上了楼梯，因此他感到非常满意。楼梯又暗，又窄，是“后楼梯”，但是他对这一切都已经了解，而且察看过了，对整个环境他都十分喜欢：在这样的黑暗中，就连好奇的目光也并不危险。“要是这时候我就这么害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如果真的要干那件事的话，又会怎样呢？……”上四楼的时候，他不由得想。几个当搬运工的退伍士兵在这里挡住了他的路，他们正从一套住宅里往外搬家具。以前他已经知道，这套住宅里住着一个带家眷的德国人，是个官吏：“这么说，这个德国人现在搬走了，因而四层楼上，这道楼梯和这个楼梯平台上，在一

段时间里就只剩下老太婆的住宅里还住着人。这好极了……以防万一……”他又想，并且拉了拉老太婆住房的门铃。门铃响声很轻，好像铃不是铜的，而是用白铁做的。这样的楼房中一套套这种不大的住宅里，几乎都是装着这样的门铃。他已经忘记了这小铃铛的响声，现在这很特别的响声突然让他想起了什么，并清清楚楚地想象……他猛地颤栗了一下，这一次神经真是太脆弱了。稍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很小一道缝：住在里面的那个女人带着明显不信任的神情从门缝里细细打量来人，只能看到她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但是看到楼梯平台上有不少人，她胆壮起来，于是把房门完全打开了。年轻人跨过门坎，走进用隔板隔开的前室，隔板后面是一间很小的厨房。老太婆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疑问地注视着他。这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太婆，六十来岁，有一双目光锐利、神情凶恶的小眼睛，尖尖的小鼻子，光着头，没包头巾。她那像鸡腿样细长的脖子上缠着一块法兰绒破围巾，别看天热，肩上还披着一件穿得十分破旧、已经发黄的毛皮女短上衣。老太婆一刻不停地咳嗽，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想必是年轻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因而先前那种不信任的神情突然又在她眼睛里忽地一闪。

“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来过您这儿，”年轻人急忙含糊地说，并且微微鞠躬行礼，因为他想起，应该客气一些。

“我记得，先生，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清清楚楚地说，仍然没把自己疑问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那么……又是为这事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稍有点窘，并且为老太婆的不信任感到诧异。

“不过，也许她一向都是这样，我那次却没有注意，”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想。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考虑，随后退到一边，指指房间的门，让客人到前面去，并且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进去的那间房间并不大，墙上糊着黄色的墙纸，屋里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细纱窗帘，这时落日的余晖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这么说，那时候，太阳也会像这样照着！……”这想法仿佛无意中掠过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海，于是他目光匆匆打量了一下屋里的一切，想尽可能了解并记住屋里的布局。不过屋里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家具都很旧了，都是黄木做的：一张有老大的弯木靠背的沙发，沙发前摆一张椭圆形的圆桌，窗和门之间的墙上有个带镜子的梳妆台，沿墙放着几把椅子，还有两幅毫无价值的图画，都装在黄色的画框里，上面画着几个手里拿着小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家具。墙角里，不大的神像前点着神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擦得发亮；一切都闪闪发光。“莉扎薇塔做的，”年轻人想。整套住宅里纤尘不染。“凶恶的寡妇家里才会这么干净，”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暗自思忖，并且好奇地斜着眼睛瞟了瞟第二间小房间门前的印花布门帘，那间屋里摆着老太婆的床和一个抽屉柜，他还一次也没朝那屋里看过。整套住宅就只有这两间房间。

“有什么事啊？”老太婆走进屋来，严厉地说，仍然正对着他站着，这样可以直瞅着他的脸。

“我拿了一件抵押品来，您瞧，这就是！”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要知道，上次抵押的东西已经到期了。还在前天就超过一个月了。”

“我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限一下。”

“先生，宽限几天，还是这会儿就把您的东西卖掉，这都得由我决定。”

“表可以当多少钱，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先生，你尽拿些不值钱的东西来，差不多一文不值。上次那个戒指给了您两个卢布，可在首饰商那儿，花一个半卢布就能买个新的。”

“请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一定来赎，是我父亲的。我很快就会得到钱了。”

“一个半卢布，利息先付，要是您愿意的话。”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叫了起来。

“随您便。”说着老太婆把表递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来，感到那样气愤，已经想要走了；但立刻又改了主意，因为他想起，再也无处可去，而且他来这儿还有旁的目的。

“拿来吧！”他粗暴地说。

老太婆伸手到衣袋里去掏钥匙，然后走进门帘后面另一间屋里。只剩下年轻人独自一人站在房屋中间，好奇地侧耳谛听，暗自猜测。可以听到她打开了抽屉柜。“大概是上面的抽屉，”他猜测。“这么说，她是把钥匙装在右边口袋里……全都串成一串，串在一个钢圈儿上……那儿有一把最大的钥匙，有旁的三倍大，带锯齿，当然不是开抽屉柜的……可见还有一个小匣子，要么是个小箱子……瞧，这真有意思。小箱子都是用这样的钥匙……不过，这一切多么卑鄙……”

老太婆回来了。

“您瞧，先生：既然一个卢布一个月的利息是十个戈比，那么一个半卢布该收您十五个戈比，先付一个月的利息。上次那两个卢布也照这样计算，该先收您二十戈比。这么说，总共是三十五戈比。现在您这块表，总共还该给您一卢布十五戈比。这不是，请收下吧。”

“怎么！现在就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正是这样。”

年轻人没有争论，接过了钱。他瞅着老太婆，并不急于出去，似乎他还想说点儿什么，要么是做点儿什么，但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也许，就在这几天里，我还要给您拿一样东西来……银的……很精致的……烟盒……只等我从朋友那里取回来……”他发窘了，于是住了声。

“好，到那时再说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妹妹不在吗？”他到前室去的时候，尽可能随随便便地问。

“先生，您问她干什么？”

“啊，没什么。我不过这么问问。您现在真是……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从屋里出来时已经十分心慌意乱。这不安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下楼时他甚至有好几次停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事情使他突然吃了一惊。最后，已经到了街上的时候，他激动地说：

“噢，天哪！这一切多么令人厌恶！难道，难道我……不！这是无稽之谈，这是荒谬绝伦！”他毅然决然地加上几句。

“难道我的头脑里会出现这样可怕的想法？我的良心竟能允许于这种肮脏的事情！主要的是：肮脏，卑污，恶劣，恶劣！……”

而我，整整一个月……”

但是他既不能用言词、也不能用感叹来表达他的激动与不安。还在他刚刚去老太婆那儿的时候就开始使他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极端厌恶的心情，现在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而且变得十分明显，以致他不知该躲到哪里去，才能逃避自己的忧愁。他像喝醉了似地在人行道上走着，看不见路上的行人，老是会撞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另一条街上。他环顾四周，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要进酒馆，得从人行道顺着楼梯往下，到地下室去。就在这时，恰好从门里走出两个醉醺醺的人来，他们互相搀扶着，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顺着楼梯爬到街上。拉

斯科利尼科夫没想多久，立刻就下去了。在此以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现在他感到头昏，加以火烧火燎的干渴正在折磨着他。他想喝点儿冰冷的啤酒，而且他把自己突然感到的虚弱归咎于饥饿。他坐到又暗又脏的角落里一张发黏的小桌旁边，要了啤酒，贪婪地喝干了第一杯。立刻一切都消失了，他的思想也清晰了。“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他满怀希望地说，“这儿没有什么可以感到不安的！只不过是身体不舒服，是一种病态！只要一杯啤酒，一小块干面包，——瞧，转瞬间就变得坚强起来，思想清楚了，意向也坚定了！呸！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尽管他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他却已经高兴起来，仿佛突然摆脱了某种可怕的沉重负担，并且目光友好地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不过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隐隐约约预感到，这种一切都往好处想的乐观态度也是一种病态。

这时小酒馆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除了在楼梯上碰到过的那两个醉鬼，又有吵吵嚷嚷的一群人跟着他们走了出去，他们这一伙约摸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带着一架手风琴。他们走了以后，变得静悄悄、空荡荡的。剩下的人中有一个已经醉了，不过醉得并不厉害，坐在摆着啤酒的桌边，看样子是个小市民；他的同伴是个胖子，身材魁梧，穿一件竖领打褶的细腰短呢上衣，蓄一部花白的大胡子，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正坐在长凳上打瞌睡，有时突然似乎半睡半醒，伸开双手，开始用手指打樵子，他并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上身却不时往上动一动，而且在胡乱哼着一首什么歌曲，竭力想想起歌词，好像是：

整整一年我和妻子亲亲热热，
整——整一年我和妻——子亲亲——热热……
要么是突然醒来，又唱道：
我去波季亚契大街闲逛，
找到了自己从前的婆娘……

但谁也不分享他的幸福；他那个沉默寡言的伙伴对这些感情爆发甚至抱有敌意，而且持怀疑态度。那儿还有一个人，看样子好像是个退职的官吏。他面对自己的酒杯，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有时喝一口酒，并向四周看看。他似乎也有点儿激动不安。

第一章

三

第二天，已经很迟了，他才醒来，夜里睡得很不安宁，睡眠并没能使他恢复精神。他醒来时火气很大，很容易激动，恶狠狠的，而且憎恨地看了看自己那间小屋。这是一间很小而且十分简陋的陋室，只有六步长，墙纸已经发黄，落满了灰尘，而且都快从墙上掉下来了，小屋那么矮，个子稍高一点儿的人在屋里会感到提心吊胆，老是觉得，似乎头就要撞到天花板上。家具配这小屋倒是挺合适的：三把远非完好无损的旧椅子，一张上过漆的桌子摆在墙角角落里，桌上放着几本练习本和几本书；练习本和书上落满灰尘，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已经很久没有人碰过它们了；最后，还有一张笨重的大沙发，几乎占据了一面墙壁和半间屋子，沙发上曾经蒙着印花布面，可是现在面子已经破烂不堪，这张沙发也就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床铺。他经常和衣睡在沙发上，没有床单，把自己上大学时穿的那件已经破旧的大衣盖在身上，床头放了个小枕头，他把所有的内衣，不管是干净的，还是穿脏了的，统统都垫在枕头底下，好让枕头显得高一些。沙发前摆着一张小桌。

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已经到了极点；但是在目前的精神状态下，拉斯科利尼科夫甚至觉得，这样倒挺惬意。他毅然决然地离群索居，就像乌龟缩进了龟甲，就连有责任服侍她的女仆有时朝他屋里看上一眼，一见到她的脸，也会惹得他大动肝火，使他痉挛。有一些过分专心致志思考什么问题的偏执狂往往就是这样的。他的女房东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再给他送饭来了。尽管他没有饭吃，可直到现在他还没想过要去和她交涉一下。女房东的女厨子和唯一的女仆娜斯塔西娅倒有点儿喜欢房客的这种心情，于是索性不再来收拾、打扫他的房间了，只是一星期里有时偶尔有一次拿起扫帚来打扫一下。现在就是她叫醒了他。

“起来吧，还睡什么！”她站在他床前大声喊，“八点多了。”

我给你送茶来了；要喝茶吗？大概饿瘦了吧？”

房客睁开眼，颤抖了一下，他认出了娜斯塔西娅。

“茶是房东叫你送来的吗？”他满脸病容，慢慢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哪会是房东啊！”

她们自己那把有裂纹的茶壶放到他面前，壶里是已经喝过又兑了水的茶，还放了两小块发黄的砂糖。

“给，娜斯塔西娅，请你拿着，”他在衣袋里摸了摸（他就这样和衣睡了一夜），掏出一小把铜币，“去给我买个小圆面包。再到灌肠店里多少买点灌肠，要便宜点儿的。”

“小圆面包我这就给你拿来，你要不要喝点菜汤，灌肠就别买了？挺好吃的菜汤，昨几个的。还在昨天我就给你留下了，可你回来得迟。挺好吃的菜汤。”

菜汤拿来以后，他吃了起来，娜斯塔西娅在沙发上他的身边坐下，闲聊开了。她是个乡下来的女人，而且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

“普拉斯科韦娅·帕夫洛芙娜要到警察局告你去，”她说。

他使劲皱起眉头。

“去警察局？她要干什么？”

“你不给房钱，也不搬走。她要干什么，这还不清楚吗？”

“哼，见鬼，竟还有这么糟糕的事，”他把牙咬得喀喀地响，嘟嘟囔囔地说，“不，这对我来说，现在……可不是时候……她是个傻瓜，”他高声补上一句。“我今天就去找她，跟她谈谈。”

“傻嘛，她倒是傻，跟我一样，可你呢，你这个聪明人，像条口袋样整天躺着，有什么用处？你说，从前教孩子们念书，可现在为什么啥事也不干？”

“我在做……”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乐意而且严肃地说。

“做什么？”

“工作……”

“什么工作？”

“我在想，”他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回答。

娜斯塔西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是个爱笑的人，每当有什么事情逗她笑的时候，她就不出声地笑个不停，笑得前仰后合，浑身发抖，一直笑到感到恶心，方才罢休。

“是不是想出很多钱来了？”她终于能说出话来了。

“没有靴子，不能去教孩子们念书。再说，教书，我才瞧不起呢。”

“你别往井里吐痰呀。”①

①这是句语意双关的俏皮话。“教书，我才瞧不起呢”，逐字直译应该是：“呸，教书，我要啐它一口。”俄罗斯有句谚语：“别往井里吐痰，以后你也许会喝井里的水呢。”所以娜斯塔西娅叫他“别往井里吐痰”。

“教小孩子，给的钱很少。几个戈比能派什么用处？”他不乐意地继续说，仿佛是在回答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你想一下子就发大财吗？”

他奇怪地瞅了她一眼。

“不错，是想发大财，”他沉默了一会儿，坚决地回答。

“哎哟，你可要慢慢来呀，要不，会吓坏人的；这真太可怕了。小圆面包要去买吗，还是不要了？”

“随便你。”

“啊，我忘了！昨几个你不在的时候，来了一封给你的信。”

“信！给我的！谁来的？”

“谁来的，我可不知道。给了邮差三个戈比，钱是我自己的，你还给我吗？”

“那么拿来，看在上帝份上，拿来吧！”拉斯科利尼科夫焦急地大声说，“天哪！”

不一会儿，信拿来了。果然不错：是母亲从P省寄来的。他接信的时候，连脸都发白了。他已经很久没接到过信了；但现在还有点儿什么

别的心事揪紧了他的心。

“娜斯塔西娅，你出去吧，看在上帝份上；喏，这是你的三个戈比，只不过看在上帝份上，你快点儿出去吧！”

信在他手里抖动着；他不想当着她的面拆开来；他想独自一人看这封信。娜斯塔西娅出去以后，他很快地把信拿到唇边吻了一吻；然后又久久地细细端详信封上地址的笔迹，端详曾经教他读书、写字的母亲那熟悉而又可爱的、细小的斜体字。他不忙着拆信；他甚至好像害怕什么似的。最后他拆开了：信很长，很厚，有两洛特^①重，很小很小的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大张信纸。

①俄罗斯重量单位，一洛特等于十二·八克。

“我亲爱的罗佳，”母亲写道，“已经有两个多月我没在信上和你谈心了，因此我很难过，有时夜里想啊，想啊，睡都睡不着。不过你大概不会为我这迫不得已的沉默责怪我。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是我们的，是我和杜尼娅唯一的亲人，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全部希望，我们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当我得知，你由于无以为生，已经辍学数月，而且教书和其他收入来源都已断绝时，我是多么难过！靠一年一百二十卢布养老金，我能拿什么帮助你呢？你自己也知道，四个月前寄给你的十五卢布是我以这笔养老金作抵押，向我们这儿的商人阿凡纳西·伊万诺维奇·瓦赫鲁申借来的。他是个好心人，还是你父亲的朋友呢。但是把领养老金的权利让他以后，我必须等待着还清这笔债务，而直到现在债才还清，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就什么也不能寄给你了。可是现在，谢天谢地，看来我又能再给你寄点儿钱了，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夸口说交了好运，而我正急于把这件事告诉你。第一，你是否能料到，亲爱的罗佳，你妹妹和我住在一起已经有一个半月了，而且今后我们将不再分离。感谢上帝，她所受的折磨已经结束了，不过我要按照顺序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让你知道事情的前后经过，让你知道迄今我们一直瞒着你的这件事。两个月前你写信给我，说听别人说，似乎杜尼娅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家受到许多粗暴无礼的对待，要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当时我能怎样给你回信呢？如果把实情全都写信告诉你，你大概会丢下一切，哪怕步行，也要回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你的性格，你的感情，我都十分了解，你是决不会让自己的妹妹受人欺侮的。我自己已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可是我能做什么呢？当时连我也不了解全部真相。主要的难处在于，杜涅奇卡去年到他家去作家庭教师的时候，曾预支过一百卢布，条件是每月从她的薪水里扣还，因此在还清借款之前，不能离职。而她借这笔钱（现在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亲爱的罗佳）主要是为了寄给你六十卢布，当时你是那么迫切地需要这些钱，而去年你已经从我们这儿收到这笔钱了。当时我们欺骗了你，写信说，这是从杜涅奇卡以前的积蓄中拿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你，因为现在一切都突然好转了，而这是按照上帝的意志，所以我告诉你全部实情，也是为了让你知道，杜尼娅是多么爱你，她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起初对她的确十分粗暴无礼，同桌用餐时言行常常失礼，还嘲笑她……不过当这一切现在都已结束时，我不想详谈这些令人苦恼的往事，以免徒然让你为此感到激动。我说简单些吧，尽管斯维德里盖洛夫夫人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和家里所有其他人待她很好，光明正大，可杜涅奇卡还是十分痛苦，尤其是当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由于在军队里养成的老习惯，处于巴克斯^①影响之下的时候。但后来怎样了呢？你要知道，这个任性胡来的家伙早就对杜尼娅产生了强烈的激情，怀有非分的想法，却用粗暴无礼和蔑视她来掩盖这一切。可能他想到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又是一家之主，作了父亲，还会产生这种轻佻的念头，连自己也感到羞愧，而且害怕了，因此才不由自主地把脾气发到杜尼娅头上吧。可也许他是想用自己的粗暴无礼和嘲笑来掩人耳目，隐瞒真相。但是他终于忍不住了，竟敢卑鄙无耻地公然向杜尼娅求婚，答应送给她很多东西，除此而外，还要抛弃一切，和她一同去另一个村庄，或者还要到国外去。你可以想象得出她的心里多么痛苦！不能立即辞职，不仅是因为借了债，而且是因为可怜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她可能突然产生怀疑，从而引起一场家庭纠纷。而且对杜涅奇卡来说，这也是很丢脸的事；这种事不会被宣扬出去。这儿还有许许多多各对各样的原因，因此，六个星期以前，杜尼娅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决心离开这家可怕的人家。当然，你了解杜尼娅，你知道她是多么聪明，而且性格多么坚强。杜涅奇卡能忍辱负重，即使在极端窘困的情况下，她也是如此宽洪大量，保持坚强的意志。她甚至没有写信把这些事告诉我，以免让我难过，可我们是经常通信的。结局来得很突然，出乎意料。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无意中偷听到她丈夫在花园里恳求杜尼娅，曲解了他的话，把一切都归咎于杜尼娅，认为她是这一切的根源。于是花园里立刻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吵：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甚至打了杜尼娅，什么话也不想听，大吵大闹，整整叫嚷了一个钟头，最后吩咐立刻用一辆普通的农民大车把杜尼娅送回城里，送到我这里来，把她的所有东西，内衣，衣服，统统都丢到车上，既没收拾，也没包扎。这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杜尼娅满腹委屈，受尽羞辱，还要和一个庄稼汉一起坐在一辆无篷大车上，整整走十七俄里路。现在你想想看，接到你两个月前给我的信，我怎么给你写回信，能给你写什么呢？我自己正处于悲观绝望的境地；我不敢把实情告诉你，因为你会感到非常痛苦，伤心和愤慨，再说你能做什么呢？大概你会毁了自己，而且杜涅奇卡也不让我告诉你；可是在我心里这么难过的时候，我也不能在信里尽写些不相干的琐事。整整一个月我们这儿闹得满城风雨，谣言不胫而走，纷纷议论这件事，甚至弄到了这种地步，我和杜尼娅都不能到教堂去了，因为人们都向我们投来蔑视的目光，嘁嘁喳喳，风言风语，有人甚至当着我们的面高声议论。所有熟人都躲着我们，甚至不再向我们点头问好，我还确切得知，商店里的一些伙计和某些小公务员想以卑鄙的手段侮辱我们，拿柏油抹在我们的大门上^②，闹得房东也开始要我们搬家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挨家挨户散布谣言，责备杜尼娅，败坏她的名誉。我们这儿的人，她个个都认识，这个月里她经常进城，因为她有点儿多嘴多舌，心里藏不住一点儿秘密，喜欢谈论自己家里的事，尤其喜欢向每个人抱怨自己的丈夫，这可是个很坏的脾气，所以短短几天里，她就不但把事情闹得传遍全城，而且传遍了全县。我病倒了，杜涅奇卡却比我坚强，可是怎样忍受着这一切，还要安慰我，鼓励我！她是个天使！但上帝是仁慈的，由于他的善心，我们的苦难到了尽头：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良心发现，懊悔了，大概是可怜杜尼娅了吧，他向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提出了足以证明杜涅奇卡无辜的、充分和无可争议的证据，这是一封信，这信是在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在花园里碰到他们以前，杜尼娅迫不得已写给他的，而且已经交给了他，写信的目的，是拒绝他所坚持的当面解释和秘密约会，而在杜涅奇卡走后，这封信还留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手里。在这封信里，她满腔愤怒、极其激烈地斥责他，而且恰恰是责备他对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所作所为卑鄙可耻，提醒他，他是父亲，是个有家室的人，最后还谴责他说，折磨一个本来已经不幸和无力自卫的少女，要使她更加痛苦、不幸，在他看来，这是多么丑恶、卑鄙。总之，亲爱的罗佳，这封信写得如此光明正大，如此感人，以致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泣不成声，而且至今我看这信的时候还不能不流眼泪。除此而外，仆人们也终于出来作证，为杜尼娅剖白，他们看到的和所了解的，远比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所认为的要多得多，一般说，这种事情总是如此。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大为震惊，而且正如她向我们所承认的，她‘又一次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她已经完全相信杜尼娅是清白的了，第二天，星期天，她坐车直接到大教堂去，满眼泪洒跪在圣母像前，祈求圣母给她力量经受这一新的考验，让她能克尽自己的责任。随后，没去任何人那里，就从教堂一直来到我们家里，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痛哭流涕，悔恨不已，抱住杜尼娅，请求宽恕她。就在那天早晨，她又毫不迟疑，径直从我们家出去，遍访城里每家每户，流着眼泪，对杜涅奇卡赞不绝口，用最美的言词为杜涅奇卡恢复名誉。说她清白无辜，她的感情和行为都是高尚的。不仅如此，她还把杜涅奇卡给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的亲笔信拿给所有人看，念给他们听，甚至让人抄录下来（照我看，这已经不必要了）。就这样，她一连几天走遍了全城所有人家；因为有些人为了别人有幸接待她而表示不满，于是排定了次序，这样一来，每家都已经早就有人等待着，而且人人都知道，哪一天玛尔法·彼特罗芙娜要在哪里念这封信，每次念信时，就连那些按顺序已经在自己家里和其他熟人家里听过好多次的人，又都跑了来再听一遍。我的意见是，这样做是多余的，完全是多余的；但是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就是这样的性格。至少她已经完全恢复了杜涅奇卡的名誉，这件事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她丈夫、这个罪魁祸首的身上，使他蒙受了洗刷不掉的耻辱，因此我甚至可怜起他来；对这个狂妄乖戾的人的惩罚已经太严厉了。立刻有好几家人家请杜尼娅去教课，可是她都谢绝了。总之，大家都忽然对她特别尊敬。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一个意外的机遇，可以说，由于这一机遇，我们的全部命运现在正在发生变化。你要知道，亲爱的罗佳，有个未婚的男子向杜尼娅求婚，她已经表示同意，这正是我要赶快告诉你的。尽管没跟你商量，这件事就已经决定了，不过你大概既不会对我，也不会对妹妹有什么意见，因为你自已也可以看出，我们不可能等待，拖延到得到你的回信后再作决

定。再说你不在这里，也不可能准确地作全面的考虑。事情是这样的。他，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任，已经是七等文官，而且是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远亲，正是她大力促成了这门婚事。他先是通过她表示有意和我们认识，受到我们殷勤接待，喝了咖啡，第二天他却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十分有礼貌地提出求婚，并要求迅速给予最后的回答。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是个忙人，现在他正急于到彼得堡去，所以珍惜每一分钟时间。当然，起初我们都十分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太快，而且大出乎意外了。那天我们在一起考虑了整整一天，犹豫不决。他是个殷实可靠、生活富裕的人，同时在两处供职，而且已经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诚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但他的外貌使人产生好感，还能讨女人喜欢，而且总的来说，他是个十分庄重和体面的人，只不过有点儿阴郁，还好像有些高傲自大。但也许只是第一眼看上去如此。对了，我要预先告诉你，亲爱的罗佳，你们不久将在彼得堡见面了，你见到他，如果第一眼看上去，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欢，可不要感情用事，过于匆忙地作出判断，而你是有这个脾气的。我说这话是以防万一，尽管我深信，他一定会让你产生良好的印象。再说，除此而外，要了解一个人，需要逐步逐步、小心谨慎地细心观察，才不致犯错误和抱有成见，而以后要改正错误和消除成见却是十分困难的。而彼得·彼特罗维奇，至少根据许多迹象来看，是一位十分可敬的人。第一次登门造访时他就对我们说，他是个正派人，不过在很多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赞同‘我们最新一代人的信念’，而且是一切偏见的敌人。他还说了许许多多，因为他似乎有点儿爱虚荣，而且很喜欢人家听他说话，不过这几乎算不得什么缺点。我当然听不大懂，不过杜尼娅对我解释说，他这个人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可人是聪明的，而且看来心地善良。罗佳，你是了解你妹妹的性格的。这个姑娘性格坚强，深明事理，很有耐心，豁达大度，但她也有一颗热情的心，这我是十分了解的。当然，无论就她这方面，还是就他那方面来说，还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情，但杜尼娅不但是个聪明姑娘，同时也是一个像天使样高尚的人，她把使丈夫获得幸福看作自己的责任，而他也关心她的幸福，对于后面这一点，我们暂时没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虽然说实在的，事情是办得稍稍匆忙了些。况且他是个很会权衡得失的人，当然，他自己也会明白，杜涅奇卡与他结婚后生活越是幸福，他自己的幸福也就越加可靠。至于性格上的某些差异，某些昔日养成的习惯，甚至思想上的某些分歧（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对于这一切，杜涅奇卡自己对我说，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处理得好，用不着担心，许多事情她都可以忍让，条件是，如果今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互敬互爱的。譬如说吧，起初我觉得他好像态度生硬；不过要知道，这也可能正是因为他性情直爽的缘故，一定是这样的。再譬如说，在他求婚已获同意，他第二次来我们家的時候，在谈话中他说，认识杜尼娅之前，他就已决定娶一个清白无瑕、然而没有陪嫁的姑娘，而且一定要是一个已经经受过苦难的姑娘；因为，他解释说，丈夫不应接受妻子的任何恩赐。如果妻子认为丈夫是自己的恩人，那将会好得多。我得补充一句，他说这话措词比我写的要委婉和温和些，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原话，只记得大意，此外，他说这话绝对不是故意的，而显然是谈得起劲的时候脱口而出，因此以后甚至力图改正自己的话，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过我还是觉得这话似乎有点儿不客气，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尼娅。可是杜尼娅甚至不愉快地回答我说，‘言词还不是行动’，这当然是正确的。杜涅奇卡在作出决定以前，一夜没睡，她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于是从床上起来，整整一夜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跪在圣像前，热情地祈祷了好久，第二天一清早就对我说，她决定了。

①巴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俄罗斯风俗：在大门上抹柏油是对未出嫁的姑娘莫大的侮辱，表示她已失去贞操，遭受这样的侮辱之后，就嫁不出去了。

“我已经提到，彼得·彼特罗维奇现在已动身去彼得堡。在那里他有许多重要的大事，他想在彼得堡开办一个律师事务所。他早已在经办各种诉讼案件，前几天刚刚打赢了一场重要的民事诉讼的官司。他必须到彼得堡去，是因为要在那儿参议院里办一件重要案子。所以，亲爱的罗佳，他对你可能很有益处，甚至在各方面都能给予你帮助，我和杜尼娅已经认为，你甚至从今天起就可以明确地为自己的未来事业采取某些步骤，并认为自己的命运无疑已经完全确定了。噢，如果这能成为现实，那该多好！这是一件多么有益的事情，应当把这看作上帝直接赐予我们的恩惠。杜尼娅一心梦想着这件事。我们已经就此大胆向彼得·彼特罗维奇透露了几句。他话说得很谨慎，说，当然啦，他没有秘书是不行的，与其把薪水给予外人，自然不如付给自己的亲戚，只要这位亲戚有能力担任这个职务（你还没有能力吗！），不过又立刻表示怀疑，因为你在大学里上课，这就不会剩下多少时间在他的事务所里办公了。这一次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可是除此而外，现在杜尼娅别的什么都不想。现在她已经有好几天简直处于某种狂热状态，已经拟订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让你以后能成为彼得·彼特罗维奇法律事务方面的助手，甚至能成为他的合伙人，尤其是因为你本来就在法律系读书。罗佳，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赞同她的一切计划，分享她的所有希望，认为它们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目前闪烁其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杜尼娅却坚信，凭她对自己未来的丈夫施加的良好影响，一定能达到目的，对这一点她深信不疑。当然啦，我们都留神不要说漏了嘴，以免向彼得·彼特罗维奇透露我们今后幻想中的任何一点内容，主要是不要提到你将作为他的合伙人。他是个正派人，大概会对此十分冷淡，因为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些空想。同样，无论是我，或是杜尼娅，都还没有向他透露过半个字，谈到我们强烈的希望：资助你读完大学；我们所以不说，是因为，第一，以后这将会是自然而然的，大概用不着别人多说，他自己就会提出来帮助你（这件事情，他还会拒绝杜涅奇卡吗），更加可能的是，你自己可以成为他事务所里的得力助手，不是以接受恩赐的方式，而是以领取应得的报酬的方式得到这种帮助。杜涅奇卡希望能作出这样的安排，我完全同意她的想法。第二，我们所以不说，是因为你们不久即将见面，我特别希望，在见面的时候能让你和他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当杜尼娅兴高采烈地跟你谈起你的时候，他回答说，无论对什么人，都需要先亲自进行观察，与他接近，才能作出判断，还说，等他和你认识的时候，让他自己形成对你的意见吧。你听我说，亲爱的罗佳，我觉得，出于某些考虑（不过绝对不是考虑到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态度，而是出于我个人的某些考虑，甚至可以说，是出于老太婆的、女人的任性想法），——我觉得，也许在他们结婚以后，我最好还是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完全相信，他是那样胸怀宽广，待人温和，一定会自己邀请我，主动提出，叫你不要与女儿分离，如果说迄今他还没有说起过，那自然是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拒绝他的邀请。我这一生中不止一次注意到，丈母娘往往不太讨女婿欢喜，而我不仅不想成为任何人哪怕是极小的累赘，而且自己也想享有充分的自由，暂时我至少还有口饭吃，而且有像你和杜涅奇卡这样的两个孩子。如果可能，我要住到靠近你们两个人的地方，罗佳，我把最让人高兴的消息留到了信的末尾，因为，你要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在将近三年的离别以后，也许不久我们又将聚会在一起，三个人又将拥抱在一起了！我和杜尼娅去彼得堡，这已经肯定了，到底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将很快，很快，甚至可能在一星期以后。一切都取决于彼得·彼特罗维奇所作的安排，他先在彼得堡熟悉一下环境，立刻就会通知我们。出于某些考虑，他希望尽可能早日举行婚礼，如果可能，甚至就在目前这个开斋期①结婚，如果由于时间短促，来不及的话，那么一过了圣母升天节斋期②，立刻就举行婚礼。噢，我将多么幸福地把你紧紧搂在胸前，让你紧贴着我的心啊！杜尼娅想到和你见面时的快乐，心情激动，不能自己，有一次开玩笑说，就是单为了这一点，她也会嫁给彼得·彼特罗维奇。她真是天使！现在她不附笔给你写什么了，只叫我附带写上两句，就说，她有那么多、那么多话要对你说，现在却无法执笔，因为书不尽意，几行字只能使她感到心烦意乱，怎能说尽心中的千言万语；她叫我代她紧紧拥抱着你，无数次吻你。不过尽管说我们不久即将见面，我还是要在近几天内尽可能多给你寄些钱去。现在因为大家得知杜涅奇卡要嫁给彼得·彼特罗维奇，所以我的信用也突然提高了，我肯定知道，阿凡纳西·伊万诺维奇现在会信任我，以养老金作抵押，甚至肯借给我七十五卢布，那么我就也许能给你寄去二十五或者甚至三十卢布了。本想再多寄些，但我为我们旅途的开支担心；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心地那么好，分担了我们一部分赴京的费用，主动提出，我们托运行李和一只大箱子的费用由他负担（设法托那儿的熟人办理），可我们还是得考虑到达彼得堡以后的开销，到了那里，不能身无分文，至少头几天得有闲钱用。不过我和杜尼娅已经把一切都精确计算过了，原来路费花不了多少。从我们这儿到火车站总共只有九十俄里，为防万一，我们已经和我们认识的一个赶车的庄稼人讲好了；在车站，我和杜涅奇卡可以坐三等车走，这样也就十分满意了。所以，也许我寄给你的不止二十五卢布，而八成能设法寄去三十卢布。不过，够了；两张信纸全写满了，再也剩不下地方了；我们的事情真是整整一篇故事；是呀，多少事情全都凑到一块儿了！而现在，我亲爱的罗佳，拥抱着你，直到不久我们见面的时候，妈妈为你祝福，愿上帝保佑你。你要爱

杜尼亚，你的妹妹，罗佳：要像她爱你那样爱她，你要知道，她对你的爱是无限的，胜过爱她自己。她是天使，而你，罗佳，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指望。只要你幸福，我们就也会幸福。你向上帝祈祷，罗佳，你是不是仍然相信创世主和我们救世主的仁慈？我心里真感到害怕，最近时髦的不信教的思想是不是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为你祈祷。你要记住，亲爱的，还在你的童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你常坐在我膝上含糊不清地念祷词，那时候我们大家多么幸福啊！别了，或者最好说，再见！紧紧拥抱你，无数次地吻你。

终生爱你的

普莉赫里娅·拉斯科利尼科娃。”

①东正教规定，只能有开斋期举行婚礼，斋期内不得举行婚礼。

②圣母升天节在俄历八月十五日，节前有两个星期斋期，从旧历八月一日至十五日（新历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从拉斯科利尼科夫一开始看信起，几乎在看信的全部时间里，他的脸上一直挂满泪珠；但是当他看完以后，脸色却变得惨白，由于抽搐，脸都扭歪了，一丝痛苦、懊恼和恶狠狠的微笑掠过他的嘴唇。他把头倒在很薄的破枕头上，思索起来，想了很久。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动，思想也如波涛一般激烈地翻腾。最后，他感到在这像大橱或箱子、墙纸已经发黄的小屋里又闷又热，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和视线都要求广阔的空间。他一把抓起帽子，走了出去，这一次已经不担心会在楼梯上遇到人；他已经把这回事忘记了。他穿过B大街，往瓦西利耶夫斯基岛那个方向走去，仿佛急于去那里办什么事，但是走路时习惯地不看道路，而是喃喃地自言自语着，甚至说出声来，这使过往的行人觉得十分奇怪。有许多人把他当成醉汉。

第一章

五

“真的，不久前我还曾想请拉祖米欣给我找点儿活干，请他或者让我去教书，或者随便给我找个什么别的工作……”拉斯科利尼科夫想起来了，“不过现在他能用什么办法帮助我呢？即使他给我找到教书的工作，即使他连自己最后的几个戈比也分给我一些，如果他手头有钱的话，那么我甚至可以买双靴子，把衣服弄得像样一些，好去教课……嗯……哼，可是以后呢？几个戈比，我能派什么用处？难道现在我只是需要弄几个钱来用吗？真的，我去找拉祖米欣，这真好笑……”

他为什么要去找拉祖米欣，现在这个问题搅得他心神不宁，甚至比他自己原来所想象的还要让他心烦意乱；他焦急地在这一似乎最平常的行动中寻找某种预兆不祥的含意。

“怎么，莫非我想仅仅靠拉祖米欣来解决所有问题，在拉祖米欣这儿为一切困难找到出路吗？”他惊讶地问自己。

他苦苦思索，还揉揉自己的前额，真是怪事，经过很长时间深思熟虑之后，不知怎的篇是摘录外，大部分是全文。每卷卷末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仿佛无意之中，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他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想法。

“嗯……去找拉祖米欣，”他突然完全平静地说，仿佛已经作出最后决定，“我要去找拉祖米欣，这当然……不过——不是现在……我要去找他……要在那件事以后第二天再去，在那件事已经办完，一切都走上新轨道的时候再去……”

他突然头脑清醒过来。

“在那件事以后，”他霍地从长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可难道那件事会发生吗？莫非真的会发生吗？”

他离开长椅子走了，几乎是跑着离开的；他想回转头，回家去，但他突然又对回家去感到十分厌恶：这一切正是在那里，在那半间小屋里，在这个可怕的大棚里酝酿成熟的，酝酿成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于是他信步朝前走去。

他那神经质的颤栗变成了热病发作的战栗；他甚至觉得一阵阵发冷；天这么热，他却觉得冷。由于内心的某种需要，他几乎无意识地、仿佛想努力注视迎面遇到的一切，似乎是竭力寻找什么能分散注意力的东西，但是这一点他几乎做不到，却不断陷入沉思。每当他浑身颤栗着，又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的时候，立刻就忘记了刚刚在想什么，甚至忘记了他刚刚走过的路。就这样，他走遍了瓦西利耶夫斯基岛，来到了小涅瓦河边，过了桥，转弯往群岛^①走去。起初，绿荫和凉爽的空气使他疲倦的双眼，那双看惯城市里的灰尘、石灰、相互挤压的高大房屋的眼睛，倦意顿失，感到十分舒适。这儿既没有闷热的感觉，也没有刺鼻的恶臭，也没有小酒馆。但不久这些新鲜、愉快的感觉又变成了痛苦和惹人发怒的感觉。有时他在掩映在绿荫丛中的别墅前站住，往篱笆里面张望，远远看到，阳台和露台上有几个盛装的妇女，花园里有几个正在奔跑的孩子。特别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些鲜花；他看花总是看得最久。他也遇到过一些四轮马车，男女骑手；他用好奇的目光目送着他们，在他们从视野中消失之前，就又忘记了他们。有一次他站下来，数了数自己的钱；发现大约还有三十个戈比。“二十戈比给了警察，三戈比还给了娜斯塔西娅，那是她为那封信付的钱……——这么说，昨天给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四十七戈比，要么是五十戈比，”他想，不知为什么这样计算着，但是不一会儿，甚至又忘了，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是为了什么。路过一家像是小饭馆的饮食店时，他想起了钱，同时感觉到他想吃点儿东西。他走进小饭馆，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个不知是什么馅的馅饼。又到了路上，他才把馅饼吃完。他很久没喝伏特加了，虽然现在他只喝了一杯，但酒劲立刻就冲上来了。他的腿突然沉重起来，他强烈地感到想要睡觉。他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但是已经走到了彼特罗夫斯基岛，他却感到疲惫不堪，于是站住了，离开道路，走进灌木丛，倒到草地上，立刻进入梦乡。

①指涅瓦河中的群岛。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群岛上散步。

一个处于病态中的人作梦，梦境往往异常清晰、鲜明，而且与现实极其相象。有时会出现一些非常可怕的情景，但同时梦境和梦的全过程却是那么真实可信，而且有一些那样巧妙、出人意料、然而与整个梦境又极其艺术地协调一致的细节，就连作梦者本人醒着的时候也想不出这样的情节，哪怕他是像普希金或屠格涅夫那样的艺术家。这样的梦，这种病态的梦，总是让人好长时间不能忘却，并对那个病态的、已经十分紧张兴奋的人体产生强烈的印象。

拉斯科利尼科夫作了个可怕的梦。他梦见了他的童年，还是在他们那个小城里。他只有六、七岁，在一个节日的傍晚，他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在城外散步。天阴沉沉的，是闷热的一天，那地方和他记忆里保存的印象一模一样：他记忆中的印象甚至比现在他在梦中看到的景象模糊得多。小城宛如置于掌中，四周十分空旷，连一棵柳树都没有；遥远的远方，天边黑压压的，有一片小树林。离城边最后一片菜园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家酒馆，这是家大酒馆，每当他和父亲出城散步，路过这家酒馆的时候，它总是会让他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甚至让他感到害怕。那里总是有那么一大群人，狂呼乱叫，哈哈大笑，高声谩骂，声音嘶哑地唱歌，根本唱不成调，还经常打架；常常有一些醉鬼和面貌很可怕的人在酒馆周围闲逛……一碰到他们，他就紧紧偎依在父亲身上，浑身发抖。酒馆旁有一条道路，一条乡村土路，总是尘土飞扬，而且路上的尘土总是那么黑。土路曲折蜿蜒，在三百步开外的地方，打右边绕过城市的墓地。墓地中间有一座绿色圆顶的石头教堂，每年有一两次，他要跟父母一起去教堂作弥撒，追荐已经去世很久、他从未见过的祖母。去作弥撒的时候，他们总是带着一盘蜜饭，饭用一个白盘子盛着，再包上餐巾，蜜饭像糖一样甜，是用大米做的，还拿葡萄干嵌在饭上，做成个十字架的形状。他喜欢这座教堂和教堂里那些古老的圣像，圣像大部分都没有金属衣饰，他也喜欢那个脑袋颤颤巍巍的老神甫。祖母的坟上盖着石板，祖母坟旁还有座小坟，那是他小弟弟的坟墓，小弟弟生下来六个月就死了，他也根本不知道他，记不得了：可是大家都对他说，他有个小弟弟，每次他来墓地，都要按照宗教仪式，恭恭敬敬地对着那座小坟画十字，向他鞠躬行礼，还要吻吻它。他梦见：他和父亲顺着那条路去墓地，打从那家酒馆旁边经过；他拉着父亲的手，恐惧地回头望望酒馆。一个特殊的景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一次这儿好像是在举办游园会，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城市妇女，乡下女人，她们的丈夫，还有形形色色偶然聚集在这里的人。大家都喝醉了，大家都在唱歌，酒馆的台阶旁停着一辆大车，不过是一辆奇怪的大车。这是一辆通常套着拉车的高头大马的大车，这种大车通常是用来运送货物和酒桶的。他总是喜欢看这些拉车的高头大马，它们的鬃毛很长，腿很粗，迈着匀称的步子，走起来不慌不忙，拉着的货物堆积如山，它们却一点也不吃力，似乎拉着车反倒比不拉车还轻松。可现在，真是怪事，这么大的大车上套着的却是一匹庄稼人养的、又瘦又小、黄毛黑鬃的驽马，他常常看到，像这样的马有时拚命用力拉着满载木柴或干草的高大的大车，尤其是当大车陷进泥泞或车辙里的时候，庄稼人总是用鞭子狠狠地抽它，打得那么痛，有时鞭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甚至打到它的眼睛上，他那么同情、那么怜悯地看着这可怕的景象，几乎要哭出来，这时妈妈总是拉着他离开小窗子。但是突然人声嘈杂，吵吵嚷嚷：从酒馆里出来一些喝得酩酊大醉、身材高大的庄稼汉，他们穿着红色和蓝色的衬衫，披着厚呢上衣，高声叫嚷着，唱着歌，还弹着三弦琴。“坐上去，大家都坐上去！”有一个叫喊着，他还年轻，脖子那么粗，一张红通通的胖脸，红得像胡萝卜，“我送大家回去，上车吧！”

但是立刻爆发了一阵哄笑和惊叫声：

“这样一匹不中用的马会拉得动！”

“米科尔卡，你疯了：把这么小一匹小母马套到这么大一辆大车上！”

“这匹黄毛黑鬃马准能活二十年，弟兄们！”

“坐上来吧，我送大家回家！”米科尔卡又高声叫嚷，说着头一个跳上大车，拉起缰绳，站在大车的前部。“那匹枣红马不久前让马特维牵走了，”他在车上叫喊，“可这匹母马，弟兄们，只是让我伤心：真想打死它，白吃粮食。我说，坐上来吧！我要让它快跑！它会跑得像飞一样！”说着他拿起鞭子，满心欢喜地准备鞭打那匹黄毛黑鬃马。

“嘿，上车吧，干吗不上啊！”人群中有人在哈哈大笑。

“听到了吗，它会飞跑呢！”

“它大概有十年没跑了吧。”

“它跳起来了！”

“别可怜它，弟兄们，每人拿根鞭子，准备好！”

“对呀！抽它！”

大家哈哈大笑着，说着俏皮话，全都爬上米科尔卡的大车。上去了五、六个人，还可以再坐几个。把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女人也拖到了车上。她穿一身红布衣裳，戴一顶饰有小玻璃珠的双角帽子，脚上穿一双厚靴子，嘴里噙着核桃，不时嘻嘻地笑着。四周人群也在嘻笑，而且说实在的，怎么能不笑呢：这么瘦弱的一匹母马，拉着这么重的一辆大车，还要飞跑！车上有两个小伙子立刻一人拿了一条鞭子，好帮着米科尔卡赶车。只听一声喊：“驾！”小母马拼命用力拉动了大车，可是不仅不能飞跑，就连迈步都几乎迈不开，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被雨点般落到它身上的三条鞭子抽得四条腿直打弯。大车上和人群中的笑声更响了，可是米科尔卡发起火来，怒气冲冲地鞭打母马，鞭子不停地落下去，越来越快，好像他当真认为，这匹马准会飞也似地奔跑。

“让我也上去，弟兄们！”人群中有个也想上去寻开心的小伙子大声喊。

“上来吧！大家都坐上来！”米科尔卡高声叫嚷，“大家都上来，它也拉得动。我打死它！”他一鞭又一鞭，起劲地抽打着，气得发狂，都不知道要拿什么打它才觉得解气了。

“爸爸，爸爸，”拉斯科利尼科夫对父亲叫喊，“爸爸，他们干什么呀！爸爸，他们在打可怜的马！”

“咱们走吧，走吧！”父亲说，“是些醉鬼，在胡闹，他们全是傻瓜。咱们走，别看了！”说着想要领他走开，可是他挣脱了父亲的手，无法控制自己，向那匹马跑去。但是可怜的马已经快不行了。它气喘吁吁，站住，又猛一拉，几乎跌倒在地下。

“往死里打！”米科尔卡叫嚷，“非打不可。我打死它！”

“难道你丧尽天良了吗，恶魔！”人群中有个老头儿大声喊。

“哪儿见过这样的事，让这么瘦的小马拉这么重的车，”另一个补上一句。

“会把它累死的！”第三个高声叫嚷。

“别多管闲事！马是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再上来几个！大家都上车！我一定要叫它飞跑！……”

突然爆发了一阵连续不断的笑声，压倒了一切：小母马受不了越抽越快的鞭打，无能为力地尥起蹶子来了。就连那个老头儿也忍不住笑了。真的：这么一匹瘦弱的母马还会尥蹶子！

人群中的两个小伙子又一人拿了一根鞭子，跑到那马跟前，从两边抽它。他们各人从自己那一边跑过去。

“抽它的脸，抽它的眼，照准眼睛抽！”米科尔卡叫喊。

“唱起来吧，弟兄们！”有人从大车上喊，车上的人全都随声附和。唱起一首豪放欢快的歌，铃鼓叮叮噹噹地响，唱叠句的时候，有人在吹口哨，那个女人噙着核桃，在嘿嘿地笑。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匹马旁边奔跑，他跑到前面去，看到人们怎样抽打它的眼睛，照准它的眼睛猛抽！他哭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泪如泉涌。打马的人中有一个用鞭子碰到了他的脸，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他难过极了，大声叫喊着，向那个摇着头谴责这一切的、须发苍白的老头儿跑去。一个女人拉住他的手，想要领他走开，但是他挣脱出来，又跑到马跟前去。那马已经作了最后的努力，不过又尥起蹶子来了。

“见它妈的鬼去吧！”米科尔卡狂怒地叫喊。他丢掉鞭子，弯下腰，从大车底部拖出一根又长又粗的辕木，用两只手抓住它的一头，用力在那匹黄毛黑鬃马的头上挥舞着。

“会把它打死的！”周围的人大声喊。

“会打死的！”

“是我的马！”米科尔卡叫喊，说着抡起辕木打了下去。听到沉重的一击声。

“揍它，揍它！干吗不打了！”人群中许多声音在喊。

米科尔卡又抡起辕木，又是沉重的一击，打到那匹倒楣的驽马的背上。马的屁股坐下去了，但是它又跳起来，猛一拉，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拼命想拉动大车；但四面八方六条鞭子一齐向它打来，那根辕木又高高举起，第三次落到它的身上，然后是第四次，有节奏地用力猛打下来，因为不能一下就把它打死，米科尔卡气得发狂。

“还不容易死呢！”周围一片叫喊声。

“这就要倒下去了，准没错儿，弟兄们，它这就要完蛋了！”

人群中一个爱看热闹的高声说。

“干吗不给它一斧子！一斧子就能结果它的性命，”第三个大声喊。

“哼，别指手画脚了！闪开！”米科尔卡发疯似地大喊一声，丢掉辕木，又朝大车弯下腰去，推出一根铁棒来。“当心！”他大喊一声，使出全身力气，抡起铁棒，朝那匹可怜的马猛打过去。一棒打下去，只听到喀嚓一声响；母马摇摇晃晃，倒下去了。本来它还想再用力拉车，但铁棒又猛打到它的背上，于是它倒到地上，仿佛一下子把它的四条腿全砍断了。

“打死它！”米科尔卡大声喊，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从大车上跳了下来。几个也是满脸通红、喝得醉醺醺的小伙子随手抓起鞭子、棍棒、辕木，朝那匹奄奄一息的母马跑去。米科尔卡站到一边，抡起铁棒狠狠地打它的背脊。马伸着脑袋，痛苦地长长吁了一口气，慢慢断了气。

“打死了！”人群中许多人喊。

“谁叫它不跑呢！”

“是我的马！”米科尔卡手持铁棒，两眼充血，高声大喊。他站在那儿，仿佛因为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打而感到遗憾。

“唉，这么说，你当真是丧尽天良了！”人群中已经有许多声音在大声叫喊。

但可怜的孩子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高声叫喊着，从人丛中挤进去，冲到那匹黄毛黑鬃马前，抱住鲜血淋漓、已经死了的马脸，吻它，吻它的眼睛，吻它的嘴唇……随后他突然跳起来，发疯似地攥着两只小拳头朝米科尔卡扑了过去。就在这一瞬间，已经追了他好久的父亲一把抓

住他，终于把他拉出了人群。

“咱们走吧！走吧！”父亲对他说，“咱们回家吧！”

“爸爸！他们为什么……把可怜的马……打死了！”他抽抽搭搭地说，但是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话变成了叫喊，从他憋得难受的胸膛里冲了出来。

“是些醉鬼，他们在胡闹，不关我们的事，咱们走吧！”父亲说。他双手抱住父亲，但是他的胸部感到气闷，憋得难受。

他想喘一口气，大喊一声，于是醒了。

他醒来时浑身是汗，头发也给汗水浸得湿淋淋的，他气喘吁吁，恐惧地欠起身来。

“谢天谢地，这只不过是一个梦，”他说，说着坐到树下，深深地喘了口气。“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发烧了：作了一个这么岂有此理的梦！”

他全身仿佛散了架；心烦意乱，郁郁不乐。他把胳膊肘放到膝盖上，用双手托住自己的头。

“天哪！”他突然大喊一声，“难道，难道我真的会拿起斧头，照准脑袋砍下去，砍碎她的头盖骨……会在一摊黏搭搭、热呼呼的鲜血上滑得站不住脚，会去撬锁，偷窃，吓得发抖吗；难道我会浑身溅满鲜血，去躲藏起来……还拿着斧头……上帝啊，难道真会这样吗？”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抖得像一片树叶。

“我这是怎么了！”他继续想，更往下低低头，仿佛十分惊讶，“因为我知道，这我可受不了，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折磨自己呢？要知道，还在昨天，昨天，当我去进行这次……试探的时候，要知道，昨天我就完全明白了，我受不了……那我为什么现在还要想它呢？为什么直到现在我犹豫不决呢？不是吗，还在昨天，下楼梯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肮脏的，卑污的，恶劣的，恶劣的……要知道，清醒的时候，单是这么想一想，我就感到恶心，感到恐惧……”

“不，我决受不了，决受不了！即使，即使所有这些计算都毫无疑问，即使这个月以来所决定的一切都像白昼一般清楚，像算术一样准确。上帝啊！要知道，反正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要知道，我准受不了，准受不了！……为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

他站起来，惊讶地环顾四周，仿佛连他来到这也让他感到惊讶，于是他走上了T桥。他面色苍白，两眼发光，四肢疲惫无力，可是他突然感到呼吸好像轻松了些。他觉得已经丢掉了压在他身上这么久的可怕的重担，他心里突然感到轻松、宁静。“上帝啊！”他祷告说，“请把我的路指给我吧，我要放弃这该死的……我的梦想！”

过桥时他心情平静、悠然自得地望着涅瓦河，望着鲜红的落日撒在空中的鲜红的晚霞。别看他很虚弱，但他甚至没感到疲倦。仿佛一个月来一直在他心里化脓的那个脓疮突然破了。自由！自由！现在他摆脱了这些妖术，魔法，诱惑和魔力，现在他自由了！

后来，每当他想起这时的情况，每当他一分钟一分钟、一点一点地回忆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总是让他感到吃惊，甚至惊讶到了迷信的程度，虽然实际上这情况并不十分特殊，但后来他却老是觉得，好像这是他命中注定的。这就是：他怎么也弄不懂，而且无法解释，他已经很累了，疲惫不堪，对他来说，最好是走一条最近的直路回家，可是为什么他却要穿过干草广场回去，而去干草广场完全是多余的。绕的弯不算大，但显然完全没有必要。当然啦，他回家时记不得自己所走的路，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但是，为什么呢？他常常问，那在干草广场上（他甚至用不着经过那里）的相遇，那次对他如此重要、如此具有决定意义、同时又是那样纯属偶然的相遇，为什么不早不迟，恰恰是现在，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刻、那一分钟发生？而且恰恰是在他正处于那种心情、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那次相遇才会对他一生的命运产生最具有决定意义、举足轻重的影响。仿佛那次相遇是故意在那儿等着他似的！

他经过干草广场的时候，大约是九点钟左右。所有摆摊的、顶着托盘的小贩，还有在大小铺子里做生意的商贩，全都关上店门，或者收拾起自己的货物，像他们的顾客一样，各自回家了。开设在底层的那些饭馆附近，还有干草广场上一幢幢房子的那些又脏又臭的院子里，特别是那些小酒馆旁边，聚集着许多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和衣衫褴褛的人。拉斯科利尼科夫毫无目的出来闲逛的时候，多半喜欢来这些地方，也喜欢到附近几条胡同里去。在这些地方，他的破衣服不会招来任何人高傲蔑视的目光，可以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而不会惹恼别人。在K胡同一个角落里，一个小市民和一个女人，他的妻子，摆着两张桌子在做生意，卖的是线、带子、印花布头巾，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也打算回家了，可是因为和一个走过来的熟人闲聊，所以就耽搁了一会儿。这熟人是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或者跟大家一样，就叫她莉扎薇塔，就是那个十四等文官的太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的妹妹，昨天拉斯科利尼科夫才去过老太婆那儿，用一块表作抵押跟她借钱……而且是去进行试探……他早已了解这个莉扎薇塔的一切情况；就连她，也有点儿认识他。这是个高个子、迟钝、胆小、性情温和的老姑娘，差不多是个白痴，三十五岁，完全是她姐姐的奴隶，整天整夜给姐姐干活，在姐姐面前会吓得浑身发抖，甚至常挨姐姐的打。她拿着个包袱，若有所思地站在那个小小市民和他老婆跟前，留心听他们说话。那两个正特别热心地向她解释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看到她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十分惊讶的感觉，一下子支配了他，虽说遇到她并没有任何可以惊讶的地方。

“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您可以自己作主嘛，”小市民高声说。“您明儿个来，六点多钟。他们也会来的。”

“明儿个？”莉扎薇塔拖长声音、若有所思地说，好像拿不定主意。

“唉，准是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吓唬您了！”商贩的妻子，一个机智果断的女人，像爆豆似不停地说话。“我看您完全像个小孩子。她又不是您亲姐姐，跟您不是一个妈，可样样都让您听她的。”

“是嘛，这一次您跟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什么也别谈，”丈夫打断了她的话，“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用她同意，您就来我们这儿。这是件有好处的事儿。以后您姐儿也会明白的。”

“那您来吗？”

“六点多钟，明天；他们也会来的；您自己决定好了。”

“我们还要生上茶炊，请你们喝茶呢，”妻子补上一句。

“好吧，我来，”莉扎薇塔说，可一直还在犹豫不决，说罢慢慢地走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这时已经走过去了，再也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他轻轻地、悄悄地走了过去，竭力不听漏他们的每一句话。他最初感到的惊讶渐渐变成了恐惧，仿佛有一股冷气掠过他的背脊。他得知，突然意想不到地，完全出乎意外地得知，明天，晚上七点整，莉扎薇塔，老太婆的妹妹，也就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唯一的一个人，不在家，可见晚上七点整只有老太婆独自一人待在家里。

离他的住所只剩几步路了。他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走进自己屋里。他什么也没思考，而且也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但是他突然以全身心感觉到，他再也没有思考的自由，再也没有意志，一切突然都最后决定了。

当然啦，他心中有个计划，即使他曾整年整年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也不可能期望会有比目前突然出现的机会更好，能更顺利地实现这一计划的时机了。无论如何，很难在头天晚上确切得知，而且尽可能了解得准确无误，尽可能少冒险，不必一再冒险去打听和调查，就能确知，明天，某时某刻，打算去谋害的那个老太婆只有独自一人在家。

第一章

七

像那次一样，房门开了很窄的一条缝，又是两道锐利和不信任的目光从黑暗中注视着他。这时拉斯科利尼科夫发慌了，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他担心，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老太婆会觉得害怕，而且也不指望他的这副样子能消除她的疑心，于是他一把抓住房门，朝自己这边猛一拉，以免老太婆忽然又想把门关上。看到这一情况，她没有把门拉回去，可是也没放开门锁上的把手，这样一来，他差点儿没有把她连门一道拉到楼梯上来。看到她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去，他一直朝她走了过去，她惊恐地往旁边一闪，想要说什么，可是又好像说不出来，于是瞪大了双眼直瞅着他。

“您好，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他尽可能随随便便地说，可是他的声音不听话，猝然中断了，而且颤抖起来，“我给您……拿来一样东西……嗯，最好咱们还是到这儿来……到亮处来……”说着，他丢下她，不待邀请，径直走进屋里。老太婆跟在他后面跑进来；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

“上帝啊！您要干什么？……您是什么人？您有什么事？”

“得了吧，阿廖娜·伊万诺芙娜……您的熟人……拉斯科利尼科夫……瞧，拿来了抵押品，前两天说过要拿来的……”说着，他把抵押品递给她。

老太婆瞅了瞅那件抵押品，但立刻又用双眼盯着这个不速之客的眼睛。她十分留心、恶狠狠地、怀疑地瞅着他。约摸过了一分钟光景；他甚至好像觉得，她眼里有类似嘲笑的神情，似乎她已经什么都猜到了。他感到惊慌失措，几乎感到可怕，可怕到了这种程度，似乎她再这样一言不发地瞅着他，再瞅上半分钟，他就会从这儿逃跑了。

“唉，您干吗这样看着我，就像不认识的似的？”他突然恶狠狠地说。“想要，就拿去，不想要，我就去找别人，我没空。”

他本不想说这些话，可是这些话却突然脱口而出。

老太婆镇静下来了，看来，客人的坚决语调使她受到了鼓舞。

“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爷，这么突然……这是什么啊？”

她瞅着那件抵押品，问。

“银烟盒：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

她伸出手来。

“可您脸色怎么这么白？手也在发抖！吓了一跳，是吗，先生？”

“寒热病发作了，”他断断续续地回答。“不由自主地脸色发白……既然没有吃的，”他补上一句，勉强才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他又没有力气了。但是这回答似乎合情合理；老太婆把抵押品接了过去。

“这是什么啊？”她问，手里掂量着那件抵押品，又一次盯着拉斯科利尼科夫仔细看了看。

“这东西……烟盒……是银子的……您看看吧。”

“可怎么，好像不是银的……咦，捆起来了。”

她竭力想解开捆在上方的细绳，转身面对窗户，冲着亮光（别看天气闷热，她的窗子全都关着），有几秒钟背对他站着，完全不管他了。他解开大衣，从环扣上取下斧头，不过还没有完全拿出来，而只是用右手在衣服里面轻轻握着它。他的手非常虚弱；他自己感觉到，每一瞬间手都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僵硬了。他担心会放开手，把斧头掉下去……突然他好像头晕起来。

“哼，他这是捆了件什么东西啊！”老太婆恼怒地喊了一声，朝他这边动了动。

再不能错过这一刹那的时间了。他把斧头完全拿了出来，双手抡起斧头，几乎不知不觉，几乎毫不费力，几乎不由自主地用斧背打到她的头上。这时他似乎根本没有力气。但是他刚一把斧头打下去，身上立刻有了力气。

和往常一样，老太婆头上没包头巾。她那稀疏、斑白、和往常一样厚厚擦了一层油的浅色头发，编成一条老鼠尾巴似的细辫子，盘在头上，后脑勺上翘着一把角质的破梳子。一斧下去，正打在她的头顶上，这也是因为她个子矮小，才使他正好击中了头顶。她叫喊了一声，但声音十分微弱，于是突然全身缩下去坐到了地板上，不过还是举起双手想保护自己的脑袋。她一只手里还在拿着那件“抵押品”。这时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打了一下，两下，一直是用斧背，而且都打在头顶上。血恰似从翻倒的杯子里迸涌出来，身子仰面倒了下去。他往后退去，让她完全倒下，并立刻俯下身子，看看她的脸；她已经死了。她两只眼睛瞪得老大，眼珠仿佛想从眼眶里跳出来，由于抽搐，前额和脸都皱起来了，变得很难看。

他把斧头放到地板上、死者的旁边，立刻伸手去摸她的衣袋，竭力不让还在流淌的血沾到手上，——他摸的就是上次她从里面掏出钥匙来的右边的口袋。他头脑完全清醒，神智不清和头晕已经消失，不过手一直还在发抖。他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那时他甚至非常细心，十分谨慎，一直竭力不让身上沾上血迹……他立刻掏出钥匙：所有钥匙都像上次一样串作一串，串在一个小钢圈儿上。他立刻拿着钥匙跑进卧室。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屋里有个供着圣像的、老大的神龛。另一边靠墙摆着一张大床，很干净，上面有一床棉被，被面是用零碎绸缎拼接起来的。第三面墙边放着一个抽屉柜。怪事：他刚把钥匙插到抽屉柜的锁孔上，刚刚听到钥匙的响声，突然感到全身一阵痉挛。他突然又想丢下这一切，离开这里。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要走已经迟了。他甚至嘲笑自己了，突然又一个让人惊慌不安的想法使他吃了一惊。他突然好像觉得，老太婆大概还活着，还可能苏醒过来。他丢下钥匙和抽屉柜，跑回尸体那里，拿起斧头，又一次对准老太婆抡起斧子，但是没有打下去。毫无疑问，她已经死了。他弯下腰，又在近处仔细看了看她，他清清楚楚看到，颅骨给打碎了，甚至稍稍歪到了一边。他本想用手指摸一摸，但立刻把手缩了回来；就是不摸也看得出来。这时血已经流了一大摊。突然他发现，她脖子上有一根细线带，他拉了拉它，但线带很结实，拉不断，而且让血给弄湿了。他试着从她怀里把它拉出来，但不知有什么东西碍事，给挡住了。他急不可耐地又抡起斧头，本想从上边，就在这儿，在尸体上砍断那根细带，可是没敢这么做；他忙乱了两分钟光景，两手和斧头都沾上了鲜血，好不容易割断那根细带，没让斧头碰到尸体，把线带拉了出来；他没弄错——这是钱袋。线带上挂着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柏木做的，一个是铜的，除了十字架，还有一个小珙琅圣像；和这些东西一起，还挂着一个油渍斑斑、不大的鹿皮钱袋，钱袋上还有个小钢圈儿和小圆环。钱袋装得满满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细看，就把它塞进了衣袋，两个十字架却丢到了老太婆的胸膛上，这一次还拿了斧头，然后跑回卧室。

他很着急，抓起那些钥匙，又忙乱起来。但是不知怎的总是不顺利：钥匙都插不进锁孔。倒不是因为他的手抖得那么厉害，但他总是弄错：例如，他明明看出，不是这把钥匙，插不进去，可还是往里插。他突然想起，也猜出，这把和其他几把小钥匙挂在一起的、带锯齿的大钥匙肯定不是开抽屉柜的（上次他就想到了），而是开一个什么小箱子的，或许所有财物都藏在这个小箱子里。他丢开抽屉柜，立刻爬到床底

下，因为他知道，老太婆们通常都是把小箱子放在床底下的。果然不错：那里有个相当大的箱子，一俄尺多长，箱盖是拱形的，蒙着红色的精制山羊皮，上面还钉着些小钢钉。那把带锯齿的钥匙刚好合适，把箱子开开了。最上面是一条白被单，被单底下是一件兔皮小袄，上面蒙着红色的法国图尔绸；皮袄下面是一件绸连衫裙，再下面是一条披巾，再往底下好像都是些破破烂烂的旧衣服。他首先在那块红色法国图尔绸上擦净自己那双沾满血污的手。“这是红的，在红色的东西上，血看不大出来”，他这样考虑，可是突然醒悟过来：“上帝啊！

我疯了吗？”他惊恐地想。

但是他刚翻了翻这堆破旧衣服，突然从皮袄底下滑出一块金表来。他赶紧把这堆东西全都翻了一遍。真的，在那些破旧衣服里混杂着一些金首饰，——大概都是些抵押品，有会来赎回的，也有不会来赎的，——镯子，表链，耳环，佩针，还有些别的东西。有的装在小盒子里，另一些只不过用纸包着，不过包得整整齐齐，看来十分珍惜，而且包了两层纸，还用带子捆着。他毫不迟疑，立刻把这些东西塞满裤袋和大衣口袋，既不挑选，也没把那些小包和小盒子打开看看；东西这么多，他没来得及拿……

突然好像听到老太婆所在的那间屋里有人走动的声音。他住了手，像死人样一动不动。但是毫无动静，这么说，是他的幻觉。突然清清楚楚传来一声轻微的叫喊，或者似乎是有人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呻吟，随即又住了声。后来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约摸有一两分钟寂静无声。他蹲在箱子旁边，等待着，大气也不敢出，但是突然跳起来，拿了斧头，跑出了卧室。

莉扎薇塔站在房屋中间，双手抱着个大包袱，呆呆地望着被人杀害的姐姐，脸色白得跟麻布一般，似乎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他跑出来，她像树叶样浑身打战，轻轻颤抖，脸上一阵痉挛；她微微抬起一只手，张开了嘴，但还是没有叫喊，于是慢慢地后退着躲开他，退到墙角落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他，可是一直没有叫喊，仿佛由于气不足，喊不出来。他拿着斧头向她扑了过去：她的嘴唇抽搐，扭歪了，样子那么悲哀，就像很小的小孩子叫什么给吓着了，直盯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那个东西，想大声叫喊时一样。这个可怜的莉扎薇塔老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没有抬起手来护着自己的脸，虽说在这时候，这是最必须、也是最自然的动作，因为斧头正对准她的脸高高举了起来。她只是稍稍抬起空着的左手，不过离脸还很远，慢慢地向他伸过去，仿佛是要推开他。斧刃正劈到她的颅骨上，立刻把前额的上半部，几乎到头顶，都劈作两半。她一下子倒了下去。拉斯科利尼科夫完全惊慌失措了，拿起她的包袱，又把它扔掉，往前室跑去。

他越来越害怕了，尤其是在完全出乎意外地第二次杀人以后。他想要快点逃离这儿。如果那时候他能较为正确地想象和思考；如果他哪怕还能考虑到自己处境的困难，考虑到他已毫无出路，考虑到他是多么不像话，多么荒唐，同时能够理解，要想从这儿逃走，逃回家去，他还得克服多少困难，甚至还得再干多少罪恶勾当，那么很有可能，他会扔掉一切，立刻前去自首，这甚至不是由于为自己感到害怕，而仅仅是由于对他所干的事感到恐怖和厌恶。他心中的厌恶情绪特别强烈，而且时刻都在增长。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到那个箱子跟前去，甚至再也不会进那两间房间了。

但是渐渐地他有点儿心不在焉了，甚至仿佛陷入沉思：有时他似乎忘却了一切，或者不如说，忘记了主要的事情，却牢牢记住了一些不足道的小事。不过他朝厨房望了望，看到长凳子上放着个水桶，桶里有半桶水，于是想到，该洗净自己的手和斧子。他的双手都沾满了血，黏糊糊的。他把斧刃放进水里，拿起放在小窗台上破碟子里的一小块肥皂，就在桶里洗起手来。洗净了手，他把斧头也拿出来，洗净沾在铁上的血，然后花了好长时间，大约有三分的样子，洗净木头上沾了血的地方，甚至试着用肥皂来洗掉上面的血迹。然后，就在那儿，拿晾在厨房里绳上的一件内衣把一切都擦净，随后又在窗台前把斧头细心地检查了一遍，检查了很久。没有留下痕迹，只不过斧柄还是潮的。他细心地把斧头套在大衣里面的环扣里。然后，在厨房里暗淡的光线下尽可能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大衣、长裤和靴子。从外表看，第一眼看上去似乎什么也没有；只不过靴子上有几点污迹。他把一块抹布浸湿，擦净了靴子。不过他知道，他检查得不够仔细，说不定还有什么他没发现的、很显眼的痕迹。他站在房屋当中陷入沉思。他心中产生了一个痛苦的、模模糊糊的想法，——这想法就是：他疯了，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既不能思考，也无力保护自己，而且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做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我的天哪！应该逃跑，逃跑！”他喃喃地说，于是往前室跑去。但这儿却有一桩惊恐的事等待着，这样惊恐的事，当然啦，他还从未经受过。

他站在那儿，看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外面的门，从前室通往楼梯的门，外面的房门，就是不久前他拉门铃、从那里进来的那道房门开着，甚至开了有整整一个手掌那么宽的一道缝；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既没锁上，也没扣上门钩！老太婆在他进去以后没有把门锁上，可能是由于谨慎。可是天哪！后来他不是看到莉扎薇塔了吗！他怎么能，怎么能没想到，她总得从什么地方进来！总不会是穿墙进来的吧。

他冲到门前，把门扣上了。

“不过不对，又做错了！该走了，该走了……”

他开开门钩，打开房门，听听楼梯上有没有动静。

他留神听了好久。下边不知哪里，大概是大门口，有两个人的声音在高声刺耳地叫喊，争吵，对骂。“他们在干什么？……”他耐心等着。终于一下子静了下来，叫喊声突然停了；人也散了。他已经想要出去了，但是突然下面一层楼上，通楼梯的房门砰地一声开开了，有人哼着不知是什么曲调，往楼下走去。“他们干吗老是这么吵闹！”这想法在他头脑里忽然一闪。他又掩上房门，等着。终于一切都静下来，一个人也没有了。他已经往楼梯上迈了一步，突然又传来不知是什么人的、新出现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刚刚上楼，但是他记得清清楚楚，刚一听到响声，不知为什么他就怀疑，这一定是来这儿，到四楼来找老太婆的。为什么呢？是不是脚步声那么特别，那么值得注意呢？脚步声沉重，均匀，从容不迫。听，他已经走完第一层的楼梯，又在往上走；听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可以听到上来的那个人很吃力的喘息声。听，已经上第三层了……往这儿来了！他突然觉得，他好像全身都僵硬了，这就跟在梦中一样，梦见有人追他，已经离得很近了，想要杀死他，可他仿佛在原地扎了根，连手都不能动弹了。

最后，当这个客人已经开始上四楼的时候，他这才突然打了个哆嗦，还是及时迅速、机警地从穿堂溜进屋里，随手关上了房门。然后抓起门钩，轻轻地、悄无声息地把它扣进铁环。本能帮助了他。扣上门以后，他立刻屏住呼吸，就躲在房门后面。那个不速之客已经来到门前。现在他们两个是面对面站着，就像不久前他和老太婆隔着房门面对面站着一样，他在侧耳倾听。

客人很吃力地喘了好几口气。“这个人大概是个大胖子”，拉斯科利尼科夫想，手里紧握着斧头。真的，好像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客人拉住门铃，用力拉了拉。

白铁门铃刚一响，他突然好像觉得，房间里有人在动。有几秒钟他甚至认真仔细地听了听。陌生人又拉了一次门铃，又等了等，突然急不可耐地使出全身的力气猛拉房门上的把手。拉斯科利尼科夫惊恐地瞅着在铁环里跳动的门钩，隐隐怀着恐惧心情等待着，眼看门钩就要跳出来了。真的，这似乎是可能的：拉得那么猛。他本想用按住门钩，可是那个人会猜到的。他的头好像又眩晕起来。“我这就要昏倒了！”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突然一闪，可是陌生人说话了，于是他立刻惊醒过来。

“她们在里面干什么，是睡觉呢，还是有人把她们掐死了！该死的！”他好像从大桶里吼叫。“喂，阿廖娜·伊万诺芙娜，老婆婆！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没法儿形容的美人儿！请开门！嘿，该死的，她们在睡觉，还是怎么的？”

他暴跳如雷，又使出最大的力气一连拉了十次门铃。不用说这是个对这个人颇有权势、跟她们关系亲密的人。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楼梯上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匆匆忙忙、然而却是小步行走的声音。又有人走过来了。一开头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听清。

“莫非一个人也不在家？”那个走过来的人声音响亮而愉快地对第一个来访者喊道，后者一直还在拉铃。“您好哇，科赫！”

“听声音，大概是个很年轻的人”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想。

“鬼知道她们，门上的锁差点儿没弄断了，”科赫回答。

“可请问您是怎么认得我的？”

“啊，是这么回事！前天，在‘加姆布里乌斯’①我一连赢了您三盘台球。”

①“加姆布里乌斯”——“加姆布里乌斯”啤酒公司在瓦西利耶夫斯基岛上开的啤酒馆。加姆布里乌斯是传说中佛来米的国王，据说啤酒是他发明的。

“啊——啊——啊……”

“这么说她们不在家吗？奇怪。不过，胡闹，真糟糕。老太婆能上哪儿去呢？我有事。”

“我也有事呀，老兄！”

“唉，怎么办呢？看来，只好回去了。唉——！我本想弄点儿钱呢，”年轻人大声嚷。

“当然只好回去，可是为什么约我来呢？老巫婆自己约我这个时候来的。要知道，我是绕了个弯儿特意赶来的。可是见鬼，我真不明白，她上哪儿闲逛去了？老巫婆一年到头坐在家，有病，腿痛，可是这会儿却突然散步去了！”

“不去问问管院子的吗？”

“问什么？”

“她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嗯哼……见鬼……问……可要知道，她哪儿也不去……”他又拉了拉门锁上的把手。“见鬼，毫无办法，走吧！”

“等等！”年轻人突然叫喊起来，“您瞧：看到了吗，拉门的时候，门动了动？”

“那又怎么办呢？”

“可见门没上锁，而是销着，也就是用门钩扣着的！听到门钩响了吗？”

“那又怎么办呢？”

“唉，您怎么还不明白？这就是说，她们两人当中总有人在。要是她们都出去了，就会用钥匙从外面把门锁上，而不会从里面把门扣上。可现在，——您听到了，门钩在喀嗒地响？要从里面把门扣上，得有人在家才行，明白了吗？可见她们在家，可就是不开门！”

“哦！真的！”感到惊讶的科赫高声叫嚷起来。“那么她们在里面干什么？”于是他又发疯似地拉起门来。

“等等！”那个年轻人又叫喊起来，“您别拉了！这有点儿不对头……您不是已经拉过铃，拉过门了吗——可她们就是不开；这么说，要么是她们俩都昏迷不醒，要么就是……”

“什么？”

“这么着吧：咱们去叫管院子的；让他来叫醒她们。”

“是个办法！”两人一起往楼下走去。

“等等！请您留在这儿，我跑下去叫管院子的。”

“干吗留下？”

“这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

“要知道，我打算当法院侦查员！显然，显——而——易——见，这有点儿不对头！”年轻人着急地叫嚷着，跑下去了。

科赫留了下来，又轻轻拉了拉门铃，铃噹地响了一声；随后他仿佛在反复思考，细心察看，轻轻转动门把手，往外一拉，然后放开，想再一次证实，门只是用门钩扣着。然后气喘吁吁地弯下腰，往锁孔里张望；可是钥匙从里面插在锁孔里，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拉斯科利尼科夫站在门边，紧紧攥着斧头。他仿佛在发高烧。他甚至作好了准备，等他们一进来，就和他们搏斗。当他们敲门和商议的时候，有好几次他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从门后对他们大声叫喊，一下子把一切全都结束。有时他想和他们对骂，戏弄他们，直到把门打开。“但愿快一点儿！”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

“可是他，见鬼……”

时间在流逝，一分钟，又一分钟——一个人也没来。科赫动了动。

“可是见鬼！……”他突然喊了一声，不耐烦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也匆匆下楼去了，只听见靴子在楼梯上囊囊地响。

脚步声沉寂了。

“上帝啊，怎么办呢？”

拉斯科利尼科夫取下门钩，把门打开一条缝，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突然，他一点也不犹豫，走了出来，随手掩上房门，尽可能把它关紧一些，然后下楼去了。

他已经下了三道楼梯，下面突然传来一阵很厉害的喧闹声，——躲到哪儿去呢！无处可以藏身。他本已往回跑，想要回到房间里去。

“哎，妖怪，魔鬼！抓住他！”

有人高声叫嚷着，不知从哪套房子里冲出来，不是跑下去，而像是从楼梯上跌了下去，同时还扯着嗓子大喊：

“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叫鬼把你抓——了——去！”

喊声结束时变成了尖叫；最后的尾音已经是从院子里传来的了；一切复归于寂静。但就在这一瞬间，有好几个人急速地高声说着话，闹嚷嚷地上楼来了。一共有三、四个人。他听出了那个年轻人的声音。“是他们！”

他完全绝望了，一直迎着他们走去：豁出去了！他们拦住他，那就全完了；让他走，也完了：他们准会记住他。他们已经快要碰到一起了；在他们之间总共只剩了一道楼梯，——可是突然出现了救星！离他只有几级楼梯，右边有一套空房子，房门大敞四开，就是二楼上有一些工人在里面油漆房间的那套房子，可这会儿，就像老天帮忙似的，工人都出去了。大概刚才正是他们那样高声叫喊着跑了出去。地板刚刚漆过，房屋中间放着一个小桶和一个小罐，里面盛着油漆和一把刷子。转瞬间他就溜进敞着的门内，躲在墙后边，而且躲得正是时候：他们已经站在楼梯平台上了。接着他们拐弯往上走去，高声谈论着，从门前经过，上四楼去了。他等了一下，掂着脚尖走出房门，跑下楼去。

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人。他急忙穿过门洞，往左一拐，来到了街上。

他十分清楚，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在那套房子里了，看到房门没扣，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可房门刚刚还是扣着的，他们已经在

看尸体了，而且不消多久就会猜到，而且完全明白，刚刚凶手就在这儿，他不知躲到哪里，从他们身边溜走，逃跑了；大概他们还会猜到，他们上楼的时候，他是躲在那套空房子里。然而无论如何他也不敢加快脚步，走得太快，尽管到第一个拐弯处已经只剩下百米步远了。“要不要溜进哪个门洞里，在那儿不熟悉的楼梯上等一会儿？不，真要命！是不是把斧头扔掉呢？要不要叫辆马车！糟糕，真糟糕！”

终于看到一条胡同；他半死不活地转弯进了胡同；这时他已经有一半得救了，他明白这一点：在这儿嫌疑会小一些，何况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得很，他会像一粒沙一样消失在人群之中。但是所有这些折磨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他只是勉强还在行走。他汗如雨下；脖子全都湿了。“瞧，他喝醉了！”当他走到运河边的时候，有人冲着他喊了一声。

他现在有点儿精神恍惚，越往前走，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可是他记得，当他走到运河边的时候，突然吃了一惊，因为这儿人少，更容易惹人注意，于是想转回小胡同去。尽管他几乎要跌倒了，可还是绕了个弯，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走回家去。

他进自己住房的大门时，神智不十分清醒；至少到已经上了楼梯，这才想起那把斧头来。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完成：把斧子放回去，而且要尽可能不被发觉。当然，他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了，也许他根本不把斧头放回原处，而是把它扔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哪怕是以后去这么做，也要比现在放回去好得多。

但一切都很顺利。管院子的人住的小屋门掩着，不过没有锁上，可见管院子的人大半在家，可是他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所以连想也没想，就径直走近管院子的人的住房，推开了门。如果管院子的人问他：“有什么事？”说不定他会把斧子直接交给他。可是管院子的人又没在家，他立刻把斧子放回长凳底下原来的地方；甚至仍然用劈柴把它遮住。以后，直到他回到自己屋里，连一个人，连一个人影也没碰到；女房东的门关着。走进自己屋里，他立刻和衣倒在长沙发上，他没睡，但是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如果当时有人走进他屋里来，他准会立刻跳起来，大声叫喊。一些杂乱无章的思想片断也似掠过他的脑海；但是他一点儿也弄不懂自己在想什么，甚至尽管想努力集中思想，却怎么也不能让思想停留在某一点上……

第二章

二

“要是已经搜查过了，那该如何是好？要是刚好在家里碰到他们去搜查，又该怎么办呢？”

不过，这就是他的房间。没发生任何事情，一个人也没有；谁也没来察看。连娜斯塔西娅也没碰过他的东西。可是，上帝啊！不久前他怎么能把这些东西藏在這個窟窿里？

他赶紧跑到墙角里，伸手到墙纸后面，把东西全掏出来，装到衣袋里。原来一共有八件：两个小盒子，装的是耳环或这一类的东西，——他没细看；还有四个精制山羊皮的小匣子。一条链子，就这么用报纸包着。还有个用报纸包着的東西，好像是勋章……

他把这些东西分别装在大衣口袋和裤子上仍然保留着的右边那个口袋里，尽可能装得不惹人注意。和那些东西一起，他也拿了那个钱袋。然后从屋里出去了，这一次甚至让房门完全敞着。

他走得很快，脚步坚定，虽然感觉到全身疲乏无力，但神智是清醒的。他担心有人追赶，担心再过半个钟头或一刻钟，大概就会发出监视他的指示；所以无论如何得在此以前消灭一切痕迹。趁多少还有点儿力气，还能思考的时候，得赶快把事情办完……去哪里呢？

这已经早就决定了：“把所有东西都扔到运河里，不留下任何痕迹，那么事情就全完了。”昨天夜里，还在梦呓中的时候，他就这样决定了，他记得，当时有好几次他竭力想要起来，跑出去：“快，赶快，把所有东西统统扔掉”。但要扔掉，原来是很难的。

他在叶卡捷琳娜运河堤岸上徘徊了已经快摸半个钟头了，也许还不止半个钟头，有好几次他仔细看看所碰到的岸边斜坡。但是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却是连想也不要去想：要么是有木筏停靠在岸边，还有些女人在木筏上洗衣服，要么是停靠着一些小船，到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而且从堤岸上，从四面八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注意到：有一个人故意下去，站下来，把什么东西扔到水里，这是很可疑的。万一小匣子不沉下去，而在水面上漂流呢？当然是这样。人人都会看到。就是不扔东西，大家都已经这样瞅着他了，碰到的人都要仔细打量他，好像他们就只注意他一个人似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也许是我自己觉得如此吧，”他想。

最后，他忽然想到，去涅瓦河边是不是会好些呢？那里人少些，也不大惹人注意，无论如何比较合适，而主要是离这儿远一些。他突然觉得奇怪：他怎么能满腹忧虑，提心吊胆，在这危险的地方徘徊了整整半个钟头，而不能早点儿想出这个主意！为干一件冒冒失失的事浪费了整整半个钟头，这都是因为，这一轻率的决定是在梦中，在谵妄状态中作出的！他变得太心不在焉和健忘了，他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得赶快去！

他沿着B大街往涅瓦河走去；但是在路上突然又有一个想法进入他的脑海：“干吗要去涅瓦河？干吗要扔到水里？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是去群岛也可以，在那儿随便什么地方，找个偏僻的去处，在森林里，把这些东西都埋在一棵树底下，或者灌木丛下，而且记住这棵树，这样是不是更好呢？”虽然他感觉到，这时候他不能明确、合理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到，但是他觉得这个想法准错了。

但是命中注定他不会到达群岛，发生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从B大街走到广场，突然看到左首有一个院子的入口，院子四周的围墙上完全没有门窗。一进大门，毗邻一幢四层楼房的一道没有粉刷过、也没有门窗的墙壁，从右面一直延伸到院子里很远的地方。左面，也是一进大门，与那道没有门窗的围墙平行，还有一道板墙，深入院子约二十来步，然后又折往左边。这是一个荒凉、僻静、与外部隔绝的地方，里面堆着些不知是什么材料。再往里去，院子深处，板墙后露出一座熏黑了的、低矮难看的建筑物的一角，显然是个什么作坊的一部分。这儿大概是个什么作坊，制造马车的，或者是五金制品装配场，或者是什么其他这一类的作坊；到处，几乎从一进大门，到处都是大量黑煤灰。“哈，这真是个好扔东西的好地方，扔下就走！”他不由得想。他发现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走进大门，刚好看到，紧靠大门口，板墙边有一条斜沟（在许多工厂工人、劳动组合的工匠、马车夫等的这种房子里，常常有这样的斜沟），斜沟上方，就在板墙上，用粉笔写着一句在这种场合常见的俏皮话：“次（此）处金（禁）止站立”^①。所以，这真是妙极了，来这儿站一会儿，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在这儿把所有东西随便扔到垃圾堆里，然后就走吧！”

^①这样的斜沟本是让人小便的，“此处禁止站立”的意思是“禁止小便”，所以说是一句“俏皮话”。

他又朝四下里看了看，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突然在外面那道围墙旁边，大门和斜沟之间一俄尺宽的那块空地里，发现了一块没加工过的大石头，大约有一普特^①半重，紧靠着临街的石墙。墙外就是大街，人行道，可以听到行人匆匆行走的脚步声，这里总是有不少行人；可是大门外谁也看不到他，除非有人从街上进来，不过这是很可能的，因此得赶快行动。

^①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千克。

他弯下腰，双手紧紧抱住石头上端，使出全身力气把石头翻转过来。石头底下形成了一个不大的坑：他立刻掏出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扔进这个坑里。钱袋丢在了最上边，而坑里还有空余的地方。然后他又抱住石头，只一滚，就把它滚回原来那个方向，刚好落到原处，只不过稍稍高出了一点儿。不过他扒了些泥土堆到石头边上，又用脚把边上踩实。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于是他走出来，往广场上走去。有一瞬间他心中又充满了几乎无法抑制的强烈喜悦，就跟不久前在警察局里的情况一样。“罪证消失了！有谁，有谁会想到来搜查这块石头底下呢？也许从盖房子的时候起，这块石头就放在这儿了，而且还要在这儿放上许多年。即使被人找到：谁能想到我呢？一切都结束了！罪证没有了！”于是他笑了起来。是的，后来他记起，他笑了，这笑是神经质的，不是拖长声音的哈哈大笑，而是无声的笑，不过笑的时间很久，穿过广场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笑。但是当他来到K林荫大道，就是前天遇到那个姑娘的地方，他的笑突然停止了。另外一些想法钻进了他的脑子。他突然觉得，现在他怕打那条长椅子旁边走过，那里让他十分反感，而那天，那个姑娘走了以后，他曾坐在那条长椅子上东想西想，想了好久，他也害怕再碰到那个小胡子，那会使他心情沉重，当时他曾把二十戈比交给了小胡子：“叫他见鬼去吧！”

他一边走，一边心不在焉地、气愤地望着四周。现在他的全部思想都围绕着一个主要问题旋转，——他自己也感觉到，这当真是个主要问题，而现在，正是现在，他正独自面对这一主要问题，——而且这甚至是这两个月来的第一次。

“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愤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盛怒之下，他想。“好，开始了，那就开始吧，让它见鬼去，让新的生活见鬼去吧！上帝啊，这是多么愚蠢！……今天我说了多少谎，干了多少卑鄙的事情！不久前我曾多么卑鄙地讨好这个最可恶的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跟他一道演戏啊！不过，这也是胡说八道！我才瞧不起他们，瞧不起他们大家，也为我讨好他们和演戏感到可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突然站住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又异常简单的新问题一下子把他弄糊涂了，而且在痛苦地折磨他：

“如果做这一切当真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一时糊涂，如果你当真有明确和坚定不移的目的，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连看都没看过那个钱袋，也不知道你弄到了多少钱，不知道你为什么忍受这些痛苦，为了什么有意识地去干这样卑鄙、丑恶和下流的事情？不是吗，你想立刻把

它，把钱袋，连同那些东西一起丢到水里，而你看也没看那是些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是这样的；一切的确如此。不过，这些以前他也知道，对他来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新问题；昨天夜里决定把一切都扔到水里去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作出决定的，仿佛这是理所当然，仿佛不可能不是这样……不错，这一切他都知道，这一切他都记得；而且几乎是昨天，他蹲在那个箱子旁边，从里面拖出一个个小匣子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这就已经决定了……

不是这样吗！……

“这是因为我病得很重，”最后他忧郁地断定，“我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昨天，前天，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一直在折磨自己……等我恢复健康……就不会再折磨自己了……可是我是完全不能恢复健康的了，怎么办？上帝啊！这一切让我多么厌烦了啊！……”他毫不停顿地走着。他很想设法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该采取什么办法。一种无法克服的前所未有的感觉控制了他，而且这感觉几乎一分钟比一分钟强烈：这是对所遇到的一切、对周围一切事物极端厌恶的一种感觉，几乎是肉体上感觉得到的一种厌恶，而且这感觉是顽强的，充满了愤恨和憎恶。所有遇到的人，他都觉得是丑恶的，他们的脸，他们走路的姿势，一举一动，他都觉得可恶。他简直想往什么人的脸上啐口唾沫，似乎，如果有人跟他说话，不管是谁，他都会咬他一口……

当他走到小涅瓦河堤岸上的时候，他突然在瓦西利耶夫斯基岛一座桥旁站住了。“瞧，他就住在这儿，住在这所房子里，”他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像自己走到拉祖米欣这儿来了！又像那时候，那一次一样……不过这倒很有意思，是我主动来的呢，还是无意中走到了这里？反正一样；前天……我说过……等干完那件事以后，第二天再来，有什么呢，这不是来了！似乎我现在也不能去……”

他上五楼去找拉祖米欣。

拉祖米欣在家，在他那间小屋内，这时他正在工作，在写什么，亲自来给他开了门。他们有三个多月没见面了。拉祖米欣穿一件已经破烂不堪的睡衣，赤脚穿着便鞋，头发乱蓬蓬的，脸没刮过，也没洗过。他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你怎么了？”他从头到脚细细打量进来的同学，叫喊起来；接着沉默了一会儿，吹了吹口哨。

“莫非情况这么糟吗？可你，老兄，论穿戴，往常你可是比我们大家都强啊，”他瞅着拉斯科利尼科夫那身褴褛的衣服，又加上一句。“你坐啊，大概累了吧！”当拉斯科利尼科夫躺倒在他自己的沙发更差的漆布面土耳其式沙发上时，拉祖米欣突然看出，他的客人有病。

“您病得很严重，你知道吗？”他要摸他的脉搏；拉斯科利尼科夫把手挣开了。

“用不着……”他说，“我来……是这么回事：教书的工作，我已经没有了……我想要……不过，我根本不需要教课……”

“你知道吗？你在说胡话！”凝神细心观察他的拉祖米欣说。

“不，我不是说胡话……”拉斯科利尼科夫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上楼来找拉祖米欣的时候，并没想到必然要面对面地会见拉祖米欣。现在，已经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他刹那间想到，目前他最不愿面对面地会见世界上任何人。他满腔怒火突然爆发。一跨进拉祖米欣家的门坎，由于痛恨自己，他气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再见！”他突然说，于是往门口走去。

“喂，你等一等，等一等，怪人！”

“用不着！……”拉斯科利尼科夫重复说，又把手挣开了。

“那么干吗要来！你发疯了，还是怎么了？……几乎让人感到难堪。这样我不放你走！”

“好，那么你听着：我来找你，是因为，除了你，我不认识旁的能帮助我的人……帮助你开始……因为你比他们大家的心肠都好，也就是说比他们聪明，能够全面地考虑……可现在我看到，我什么也不需要，你听到吗，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和同情……我自己……独自个儿……好，够了！别管我！”

“不过请稍等一等，扫烟囱的工人①！你完全是个疯子！我的意见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知道，我也不教书了，而且教书我也看不上。不过旧货市场上有个书商，姓赫鲁维莫夫，就某一方面来说，给他干，也等于教课。现在我可不愿放弃这个工作，去换取给五个富商当家庭教师的工作。他经营出版业，出版自然科学书籍，——很有销路！单是书名就很值钱！你总是说我傻，真的，老兄，还有比我更傻的呢！现在他也在赶浪头，迎合社会思潮；他自己是一点儿也不懂，我呢，当然鼓励他。这儿有两印张多德文原作，依我看，这是极其愚蠢的招摇撞骗的玩意儿：总而言之，讨论是不是该把女人看作人？当然啦，郑重其事地证明了，女人是人。赫鲁维莫夫打算出版这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我正在翻译：他要把这两印张半排成六印张，加上半页印得十分豪华漂亮的书名，每本卖半个卢布。准能卖得出去！给我的稿酬是一印张六个卢布，所以一共可以拿到十五卢布，我已经预支了六个卢布。搞完这一本，我们还要着手译一部关于鲸的书，然后又要从《Confessions》②的第二部里摘译一些最无聊的废话；有人告诉赫鲁维莫夫，似乎就某一方面来说，卢梭也就是拉季舍夫③一类的人物。我当然不反对了，管它呢！喂，你愿意译《女人是不是人》的第二印张吗？愿意的话，现在就把原文拿去，笔和纸也都拿去，——这都是免费供给的——再拿三个卢布去；因为我预支的是全部译稿，第一印张和第二印张的稿费，所以三个卢布是应该归你。你译完以后，还可以拿三个卢布。还有，请你别把这看作是我对你的帮助。恰恰相反，你一进来，我就在盘算，你能在哪些方面给我帮个忙了。第一，我对正字法不太了解，第二，有时我的德文简直不行，因此，我哪里是翻译啊，多半是自己写作，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样会更好些。唉，谁知道呢，说不定这样不是更好，而是更糟……你干不干？”

①因为他穿得又破又脏，像个归烟囱的工人。

②《Confessions》（《忏悔录》）是法国作家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自传性作品，于一八六五年译成俄文。

③阿·尼·拉季舍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俄罗斯作家，革命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拉斯科利尼科夫默默地拿了几页德文论文，拿了三个卢布，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拉祖米欣惊讶地目送着他。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来到了第一条街道上，却突然转身回去，又上楼去找拉祖米欣，把那几页德文原著和三个卢布都放到桌子上，又是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你是发酒疯，还是怎么了！”终于大发脾气的拉祖米欣高声叫喊起来。“你干吗要演滑稽戏！连我都让你给搞糊涂了……见鬼，你干吗回来？”

“翻译……我不需要……”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在下楼梯的时候，含糊不清地说。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拉祖米欣从楼上大声嚷。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默默地往下走。

“喂，你！你住在哪儿？”

没有回答。

“哼，那么你见——鬼去吧！……”

可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到了街上。在尼古拉耶夫斯基桥上，由于遇到一件对他来说极不愉快的事，他又一次完全清醒过来。一辆四轮马车上的车夫在他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因为他险些儿没让马给踩死，虽然车夫对他叫喊了三、四次，可他根本就没听见。这一鞭子打得他冒

起火来，赶快跳到了栏杆边（不知为什么他在桥当中走，而那里是车行道，人不能在那里走），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当然啦，周围爆发了一阵哄笑声。

“该打！”

“是个骗子。”

“当然是假装喝醉了，故意要往车轮底下钻；你却要对他负责。”

“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老兄，你们就是干这一行的……”

但是就在这时，就在他站在栏杆边，一直还在茫然而又愤怒地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四轮马车，揉着背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有人往他手里塞钱。他一看，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商人太太，包着头巾，穿一双山羊皮皮鞋，还有一个戴着帽子、打着绿伞的姑娘和她在一起，大概是她女儿。“看在耶稣份上，收下吧，先生。”他接过了钱，她们从一旁过去了。这是一枚二十戈比的钱币。看他的衣服和他的样子，她们很可能把他当成了乞丐，当成了经常在街上讨钱的叫化子，而他得到这二十戈比，大概是多亏了挨的那一鞭子，正是这一鞭子使她们产生了恻隐之心。

他把这二十戈比攥在手里，走了十来步，转过脸去对着涅瓦河，面对皇宫①那个方向。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河水几乎是蔚蓝的，在涅瓦河里，这是很少见的。大教堂的圆顶光彩四射，无论站在哪里看它，都不像从桥上离钟楼二十来步远的这儿看得这样清楚，透过纯净的空气，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出圆顶上的种种装饰。鞭打的疼痛消失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忘记了挨打的事；一个令人不安、还不十分明确的想法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站在那儿，好长时间凝神远眺；这地方他特别熟悉。以前他去大学上课的时候，常常——多半是在回家的时候，——也许有百来次，他停下来，正是站在这个地方，凝神注视着这的确是辉煌壮丽的景色，而且几乎每次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他无法解释的印象感到惊讶。这壮丽的景色仿佛寒气逼人，总是会使他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凄凉感觉；对他来说，这华丽的画面寂静、荒凉，令人心情颓丧……每次他都对自己这种忧郁和难以解释的印象觉得奇怪，由于不相信自己能作出满意的解释，于是就把解开这不解之谜的任务推迟到未来。现在他突然清清楚楚想起了自己从前的这些问题和困惑，而且觉得，现在他想起这些来并不是偶然的。现在他恰好站在从前站着的那个地方，仿佛当真认为现在可以像从前一样思考那些同样的问题，对以前，……还完全是不久前感兴趣的那些论题和画面同样很感兴趣，单是这一点就让他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了。他甚至几乎觉得有点儿好笑，而同时又感到压抑，压得胸部都觉得疼痛。他好像觉得，这全部过去，这些以前的想法，以前的任务，以前的印象，还有这全部景色，以及他自己，一切、一切……全都在下面，在他脚下隐约可见的，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似乎他已离地飞升，不知往什么地方飞去，一切都从他眼中消失了……他用手做了个不由自主的动作，突然感觉到了拳头里攥着的那枚二十戈比的硬币。他松开手，凝神看了看那枚钱币，一挥手把它扔进水里；然后转身回家。他觉得，这时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断了。

①指冬宫。

他回到家里，已经是傍晚时分，这么说，他一共走了六个钟头。他是从哪里回来，又是怎样回来的，这些他什么也不记得。他脱掉衣服，像一匹给赶得筋疲力尽的马，浑身发抖，躺在沙发上，拉过大衣盖在身上，立刻昏昏沉沉进入梦乡……

天色已经完全昏暗的时候，他被一阵可怕的叫喊声惊醒了。天哪，这喊声多么吓人！这样的号哭和哀号，这样的咬牙切齿、眼泪、毒打和咒骂，这样一些极不正常的声音，他还从未听过，从未见过。他不能想象会有这样残暴的行为和这样的狂怒。他惊恐地欠起身来，坐到自己床上，一直呆呆地一动不动，痛苦万分。但打架、号哭和咒骂却越来越凶了。使他极为惊讶的是，他突然听出了女房东的声音。她哀号、尖叫，数数落落地边哭边嚷，匆忙而又急促地说着，以致无法听清，女房东在哀求什么，——当然是哀求人家别再打她，因为有人正在楼梯上毫不留情地毒打她。由于愤恨和气得发狂，打人的人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可怕，已经只听到嘶哑的叫喊，不过打人的人还是在说什么，说得也很快，听不清楚，急急匆匆，上气不接下气。突然拉斯科利尼科夫像树叶样簌簌发抖了：他听出了这个声音；这是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的声音。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在这里，而且在打女房东！他用脚踢她，把她的头用力往楼梯上撞，——这是很显然的，从响声，从哭声，从殴打的声音上都可以听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天翻地覆了吗？可以听到，每层楼、每道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听到人们的说话声，惊呼声，许多人上楼来，敲门，砰砰咣咣的开门关门声，大家都跑到一起来了。“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他反复说，并且认真地想，他准是完全疯了。可是，不，他听得太清楚了！……这么说，既然如此，他们马上就要到他这儿来了，“因为……没错儿，全是为了那桩事……由于昨天的……上帝啊！”他想扣上门钩，可是手抬不起来……再说，也没有用！恐惧像冰一样包围了他的心，使他痛苦异常，仿佛把他给冻僵了……不过，这阵持续了足有十来分钟的吵闹声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女房东还在呻吟，还在哼，伊利亚·彼特罗维奇一直还在吓唬她，骂她……不过，好像他也终于安静下来了；喏，已经听不到声音了；“莫非他走了吗！上帝啊！”对，女房东也走了，她一直还在呻吟，还在哭……听，她的房门也砰地一声关上了……人群也散了，下楼回各人的房间里去了，——他们叹息着，争论着，互相呼唤着，有时提高声音，像是在叫喊，有时压低声音，好似窃窃私语。想必有很多人；几乎整幢房子里的人都跑来了。“不过，天哪，难道这是可能的吗！而且为什么，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拉斯科利尼科夫浑身瘫软无力地倒在沙发上，可是已经不能合眼了；他十分痛苦地躺了约摸半个钟头，感到极端恐惧，简直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和恐惧，以前他还从未经历过。突然一道亮光照亮了他的小屋：娜斯塔西娅拿着蜡烛、端着一盘汤走了进来。她仔细看了看他，看清他没有睡觉，于是把蜡烛放到桌子上，把拿来的东西一一摆了出来：面包、盐、盘子、调羹。

“你大概从昨儿个就没吃东西了。在外面转悠了整整一天，人却在发烧。”

“娜斯塔西娅……为什么要打女房东啊？”

她留心瞅了瞅他。

“谁打女房东了？”

“刚才……半个钟头以前，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警察分局的副局长，在楼梯上……他为什么这样毒打她？还有……他来干什么？……”

娜斯塔西娅一声不响，皱起眉头，细细打量着他，这样看了好久。这样细细打量他，使他感到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害怕。

“娜斯塔西娅，你为什么不说话？”最后，他声音微弱地、怯生生地说。

“这是血，”她终于轻轻地回答，仿佛自言自语。

“血！……什么血？……”他含糊不清地说，脸色煞白，并且往墙那边躲开一些。娜斯塔西娅继续默默地瞅着他。

“谁也没打女房东，”她又用严厉和坚定的声音说。他看着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亲耳听到的……我没睡，……我在坐着，”他更加忐忑不安地说。“我听了很久……副局长来了……大家都跑到楼梯上来了，从所有住房里……”

“谁也没来过。这是你身上的血在叫喊。血没处流的时候，就会凝成血块，于是就会好像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你要吃点儿东西吗？”

他没回答。娜斯塔西娅一直站在他身边，凝神注视着他，没有走。

“给我点儿水喝……娜斯塔西尤什卡。”

她下去了，两分钟后，用一个带把的白瓷杯端了一杯水回来；他已经记不得以后的事了。他只记得，他喝了一口冷水，把杯里的水都洒到了胸膛上。以后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四

佐西莫夫是个高大、肥胖的人，脸有点儿浮肿，面色苍白，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淡黄色的头发是直的，戴着眼镜，一只胖得有点儿发肿的手指上戴着一枚老大的镶宝石戒指。他大约有二十六、七岁。穿一件十分考究、料子轻而薄的、宽松的大衣，一条夏季穿的浅色长裤，总而言之，他身上的衣服全都是宽大的，很考究，而且是崭新的；内衣也无可挑剔，表链又粗又重。他一举一动都是慢腾腾的，好像有点儿萎靡不振，同时又故意作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随时都流露出自命不凡的神情，不过他竭力想把自己的自负隐藏起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可是都说，他业务不错。

“老兄，我到你那儿去过两趟……你瞧，他醒过来了！”拉祖米欣大声说。

“我看到了，看到了；喂，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啊？”佐西莫夫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同时凝神细细打量着他，坐到沙发上他的脚边，立刻就尽可能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了。

“心情一直忧郁，”拉祖米欣接着说，“我们刚刚给他换了内衣，他差点儿没哭起来。”

“这是可以理解的；内衣可以以后再换嘛，既然他自己不愿意……脉搏很正常。头还有点儿痛，是吧？”

“我没有病，我身体完全健康！”拉斯科利尼科夫执拗而又气愤地说，突然在沙发上欠起身来，两眼炯炯发光，可是立刻又倒到枕头上，转过脸去对着墙壁。佐西莫夫凝神注视着他。

“很好……一切都很好，”他懒洋洋地说。“吃过点儿什么吗？”

告诉了他，又问，可以给他吃什么。

“什么都能给他吃……汤，茶……蘑菇和黄瓜当然不能让他吃，牛肉也不行……还有，……啊，干吗尽说些没意思的话呢！……”他和拉祖米欣互相使了个眼色。“药水不要喝了，什么都不要了；明天我再来看看……本来今天也行，……嗯，是的……”

“明天晚上我领他去散散步！”拉祖米欣决定，“去尤苏波夫花园，然后去‘水晶宫’^①。”

①一八六二年彼得堡开了一家叫“水晶宫”的大饭店。“水晶宫”这个名称在当时颇为时髦，这是因为伦敦有一座“水晶宫”——为第一次世界工业博览会（一八五一）而建造的一座玻璃大楼。

“明天我连动都不让他动，不过……稍微动动也可以……”

“嗯，到时候再说吧。”

“唉，真遗憾，今天我刚好要为迁入新居请客，只两步远；要是他也能去就好了。哪怕在我们中间在沙发上躺一会儿也好！你去吗？”拉祖米欣突然对佐西莫夫说，“当心，可别忘了，你答应了的。”

“也许要稍迟一些去。他那里准备了些什么？”

“唉，没弄什么，茶，伏特加，鲑鱼。还有馅饼：来的都是自己人。”

“都是哪些人？”

“都是这儿的人，而且都是新人，真的，——也许只除了老舅舅，不过连他也是新人：昨天刚到彼得堡，不知来办什么事；我和他五年见一次面。”

“他是做什么的？”

“在县里当个邮政局长，就这样混了一辈子……领退休金了，六十五岁，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爱他。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要来：这个区里侦查科的科长……法学院的毕业生。对了，你认识他……”

“他也是你的什么亲戚？”

“最远的远亲；你干吗皱眉？怎么，你们吵过一次架，所以，大概你就不来了，是吗？”

“我才瞧不起他呢……”

“这样最好。嗯，那儿还有几个大学生，一个教师，一个小官，一个乐师，一个军官，扎苗托夫……”

“请你告诉我，你，或者他，”佐西莫夫朝拉斯科利尼科夫那边点了点头，“跟扎苗托夫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唉，这些唠唠叨叨的人啊！原则……你太讲原则了，立足于原则，就会失去行动自由，这也就像站在弹簧上一样，都不敢随心所欲地动一动；可照我看，人好，——这就是原则，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扎苗托夫是个十分出色的人。”

“发不义之财。”

“哼，发不义之财，我才不在乎呢！发不义之财又怎样！”拉祖米欣突然大声叫喊，有点儿不自然地发起脾气来，“难道我向你称赞他发不义之财了吗？我说，只是从某一点来看，他是个好人！要是从各方面去看，还会剩下多少好人？我深信，那样的话，我这个人怕只值一个烤洋葱头，而且还要把你也搭上……”

“这太少了；我会给两个的……”

“可你嘛，我只给一个！再说点儿俏皮话吧！扎苗托夫还是小孩子，我还会像对待小孩子那样揪他的头发呢，应当把他拉过来，而不是推开他。把一个人推开，这样你就不能改造他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对待小孩子需要加倍小心。唉，你们这些进步的笨蛋哪，什么都不懂！不尊重别人，也就是侮辱自己……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我们之间大概也有件共同的事情。”

“很想知道。”

“都是为了漆匠，也就是油漆工的那案子……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其实现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案情已经毫无疑问，十分明显了！我们只不过是再加把劲而已。”

“什么油漆工啊！”

“怎么，难道我没讲过吗？没讲过？哦，想起来了，我只跟你说过一开始的情况……喏，就是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杀死那个官太太的凶杀案……现在有个油漆工也牵连进去了……”

“关于这件凶杀案，你告诉我以前，我就听说了，而且对这件案子甚至还很感兴趣……这多多少少是因为……有一次碰巧……在报纸上也看到过！这……”

“莉扎薇塔也给杀死了！”娜斯塔西娅冷不丁突然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他一直待在屋里，紧靠在门边，听着。

“莉扎薇塔？”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喃喃地说。

“莉扎薇塔，那个女小贩，你不认识吗？她常到这儿楼下。还给你补过衬衣呢。”

拉斯科利尼科夫转过脸去，面对着墙壁，在已经很脏、印着小白花的黄色墙纸上挑了一朵上面有褐色条纹、而且很难看的小白花，仔细观察起来：这朵花上有几片花瓣，花瓣上的锯齿是什么样的，上面有几条条纹？他感觉到，他的手脚都麻木了，好像已经瘫痪了，可是他并不试着动一动，仍然执拗地盯着那朵小花。

“那个油漆工怎么样了？”佐西莫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娜斯塔西娅的话。她叹了口气，不作声了。

“也被当作凶手了！”拉祖米欣激动地接着说。

“有什么罪证吗？”

“有什么罪证啊？不过，正是因为有罪证，可这罪证不能算是证据，需要证明的就正是这一点！这完全跟一开始他们逮捕和怀疑这两个，啊！想起来了……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一模一样。呸，这一切做得多么愚蠢，就连从旁观者的观点来看，也觉得太恶劣了！佩斯特里亚科夫也许今天会来我家……顺便说一声，罗佳，这件案子你是知道的，还在你病倒以前就发生了，正好是你在警察局里昏倒的头一天，当时那里正在谈论这个案子……”

佐西莫夫好奇地瞅了瞅拉斯科利尼科夫；后者一动不动。

“你知道吗，拉祖米欣？我倒要瞧瞧，你这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到底有多大神通，”佐西莫夫说。

“就算是吧，不过我们还是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拉祖米欣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大声叫嚷。“你知道这儿最气人的是什么吗？气人的倒不是他们撒谎；撒谎总是可以宽恕的；撒谎不是坏事，因为谎言会导致真理。不，气人的是他们说谎，还对自己的谎言顶礼膜拜。我尊敬波菲尔里，不过……譬如说吧，一开始是什么把他们搞糊涂了呢？房门本来是扣着的，可是和管院子的一道回来——却是开着的：可见杀人的就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瞧，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你别急呀；只不过是拘留了他们；可不能……顺便说一声：我遇到过这个科赫；原来他向老太婆收购过逾期的抵押品？是吗？”

“对，是个骗子！他也收购票据。是个投机商人。叫他见鬼去吧！可我为什么生气呢，你明白吗？惹我生气的是他们陈腐，庸俗，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这里，单从这个案件里就可以发现一条全新的途径。单是根据心理上的材料就可以看出，应该怎样做才能发现真正的蛛丝马迹。‘我们，’他们说，‘有事实！’可事实并不是一切；至少有一半要看你是不是会分析这些事实！”

“你会分析这些事实吗？”

“不是吗，当你感觉到，凭直觉感觉到，你能为这个案子提供一些帮助的时候，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假如……唉！你了解这个案子的详情细节吗？”

“我正等着听听这个油漆工的情况呢。”

“啊，对了！好，你听着，是这么回事：正好是在凶杀案发生以后第三天，一大清早，他们还在那儿跟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纠缠不休的时候，——尽管他们两个每人都已证明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提出的证据是无可怀疑的！——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了最出人意料的事实。有个姓杜什金的人，就是那幢房子对门一家小酒铺的老板，来到警察局，拿来一个装着一副金耳环的小首饰匣，讲了这么一篇故事：‘前天晚上他跑到我这里来，大约是八点刚过，’这是日期和时间！你注意到吗？‘在这以前白天就来过我这儿的那个油漆匠，米科拉，拿来了这个装着金耳环和宝石的小匣子，要用这作抵押，跟我借两个卢布，我问：哪儿弄来的？他说，是在人行道上捡来的。我没再多问，’这是杜什金说的，‘给了他一张票子——也就是一个卢布，——因为我想，他不向我抵押，也会向别人抵押，反正一样，他准是买酒，把它喝光，最好还是让东西放在我这儿：最好把它保存起来，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处，万一出什么事，或者有什么谣言，我立刻就把它交出去。’哼，当然啦，他说的全是谎话，全是胡扯，因为我认识这个杜什金，他自己就是个放高利贷、窝藏脏物的家伙，他从米科拉手里把这件值三十卢布的东西骗过来，根本不是为了‘交出去’。他只不过是害怕了。哼，去他的，你听着；杜什金接着又说：‘这个乡下人，米科拉·杰维季耶夫，我从小就认识，我们是同省同县，扎拉斯基县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梁赞人。米科拉虽然不是酒鬼，可是爱喝两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在这幢房子里干活，跟米特列一道油漆，他跟米特列也是小同乡。他拿到一卢布的票子，马上就把它换开，立刻喝了两杯酒，拿了找头就走了，那时候我没看到米特列跟他在一起。第二天我们听说，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和她妹妹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叫人拿斧头杀死了，我们都认得她们，这时耳环让我起了疑心，——因为我们知道，死者经常放债，收下人家的东西，作为抵押。我到这幢房子里去找他们，小心谨慎地悄悄打听，首先问：米科拉在这儿吗？米特列说，米科拉出去玩儿去了，到天亮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在家里待了约摸十分钟，又出去了，后来米特列就再没见到过他，活儿是他独自个儿干完的。他们干活的那儿跟被人杀死的那两个人走的是同一道楼梯，在二楼。我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当时对谁也没说过什么，’这是杜什金说的，‘杀人的事，我们尽可能都打听清楚了，回到家里，心里还是觉得怀疑。今天一清早，八点钟，’就是说，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你明白吗？‘我看到，米科拉进来找我了，他不大清醒，可也不是醉得很厉害，跟他说话，他还能听得懂。他坐到长凳上，一声不响。除了他，那时候酒店里只有一个外人，还有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睡觉，跟我们认识，还有两个孩子，是我们那儿跑堂的。我问：‘你看见米特列了吗？’他说：‘没有，没看见。’“‘你也没来过这儿？’“‘没来过，’他说，‘有两天多没过来了。’“‘昨天夜里你在哪里过的夜？’他说：‘在沙区①，住在科洛姆纳②的人那里。’我说：‘耳环是打哪儿弄来的？’“‘在人行道上捡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气不大对头，而且不看着我。我说：‘你听说过就在那天晚上，那个时刻，那道楼梯上，发生了这么一桩事吗？’“‘没有，’他说，‘没听说过，’可是他瞪着眼听着，脸刷地一下子变得煞白，简直像刷墙的白灰。我一边讲给他听，一边瞅着他，可他拿起帽子，站了起来。这时我想留住他，我说：‘等等，米科拉，不喝一杯吗？’说着我向一个跑堂的小鬼使了个眼色，叫他在门口拦着，我从柜台后走了出来：他立刻从我身边跑开，逃到街上，拔脚就跑，钻进了一条小胡同里，——一转眼就不见了。这时我不再怀疑了，因为他犯了罪，这是明摆着的……”

①沙区是彼得堡的一个远郊区，因那里的土壤是沙土而得名。

②科洛姆纳是彼得堡的另一个区。

③量酒的容量，约合〇〇六公升。

“那还用说！”佐西莫夫说。

“别忙！你先听完！他们当然立刻去搜捕米科拉：把杜什金也拘留了，进行了搜查，米特列也给拘留了起来；也审问了科洛姆纳的居民，——不过前天突然把米科拉带来了：在×城门附近一家客店里拘留了他。他来到那里，从脖子上摘下一个银十字架，要用十字架换一什卡利克③酒喝。换给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乡下女人到牛棚里去，从板壁缝里看到：他在隔壁板棚里把一根宽腰带拴到房梁上，结了个活扣；站到一块木头上，想把活扣套到自己脖子上；那女人拼命叫喊起来，大家都跑来了，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你们带我到××分局去好了，我全都招认。把他客客气气地送到了这个警察分局，也就是送到了这里。于是审问他，问这，问那，问什么，干什么的，多大年纪，——‘二十二岁’——以及其他等等。问：‘你跟米特列一道干活的时候，在某时某刻，看到楼梯上有什么人吗？’回答：‘大家都知道，总有人上来下去，不过我们没注意。’没听到什么响声，什么喧闹声吗？’“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响声。’“当天你知道不知道，米科拉，就在那天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寡

妇和她妹妹被人杀害，遭到了抢劫？‘我什么也不知道。第三天才在小酒店里头一次听阿凡纳西·帕夫雷奇说起这件事。’‘耳环是从哪儿弄来的？’‘在人行道上捡的。’‘为什么第二天你没和米特列一道去干活？’‘因为我喝酒去了。’‘在哪儿喝酒？’‘在某处某处。’‘为什么从杜什金那儿逃跑？’‘因为当时我很害怕。’‘怕什么？’‘怕给我判罪。’‘既然你觉得自己没犯罪，那你怎么会害怕呢？……’‘嗯，信不信由你，佐西莫夫，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一字不差，就是这么问的，这我肯定知道，人家准确无误地把原话告诉了我！怎么样？怎么样？’

“啊，不，但罪证是有的。”

“可现在我说的是不是罪证，而是问题，说的是他们怎样理解实质！唉，见鬼！……他们一再施加压力，逼供，于是他招认了：‘不是在人行道上捡的，’他说，‘是在我跟米特列一道油漆的那套房子里捡到的。’‘怎么捡到的？’‘是怎么捡到的：我和米特列油漆了一整天，一直到八点钟，已经打算走了，可是米特列拿起刷子，往我脸上抹油漆，他抹了我一脸漆，转身就跑，我在后面追。我在后面追他，边追边喊；刚一下楼梯，正往大门口跑，我一下子撞到管院子的和几位先生身上，有几位先生跟他在一起，我记不得了，为了这，管院子的把我大骂了一顿，另一个管院子的也骂了我，管院子的人的老婆也跑出来骂我们，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走进大门，他也骂我们，因为我和米特列横躺在那里，拦住了路：我揪住米特列的头发，把他按倒在地上，拿拳头捶他，米特列也从我身子底下揪住我的头发，拿拳头捶我，我们这样打架不是因为谁恨谁，而是因为我们要好，闹着玩儿。后来米特列挣脱出来，往街上跑去，我跟他后面追，没追上，就一个人回到那套房子里，——因为，得收拾收拾。我动手收拾东西，等着米特列，他也许会回来。在穿堂门后的墙角里忽然踩到一个小盒子。我一看，有个小盒子，包在纸里。我把纸拆开，看到有几个那么小的小钩，我把小钩扳开——原来小盒子里装着耳环……”

“在门后边？放在门后边？在门后边？”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高声叫喊，用浑浊、惊恐的目光瞅着拉祖米欣，用一只手撑着，在沙发上慢慢欠起身来。

“是啊……怎么办呢？你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拉祖米欣也从座位上欠起身来。

“没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又倒在枕头上，转过脸去，对着墙壁。有一会工夫，大家都默不作声。

“大概，他打了个盹儿，还没完全睡醒，”最后，拉祖米欣疑问地望着佐西莫夫说；佐西莫夫轻轻地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

“好，接着说吧，”佐西莫夫说，“以后怎么样了？”

“以后怎么样了？他一看耳环，立刻把那套房子和米特列全都忘了，拿起帽子，跑到了杜什金那里，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从杜什金那里拿到了一个卢布，却对杜什金撒了个谎，说是在人行道上捡的，而且马上就把钱换开，买酒喝了。对于杀人的事，他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到第三天才听说的。’‘为什么到现在你一直不露面呢？’‘因为害怕。’‘为什么要上吊？’‘因为担心。’‘担心什么？’‘给我判罪。’‘瞧，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你是怎么想呢，他们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有什么好想的呢，线索是有的，不管是什么线索吧，可总是线索。事实。你不会认为该把你的油漆释放了吧？”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了！他们已经毫无疑虑……”

“你胡扯；你太性急了。那么耳环呢？你得同意，如果耳环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时候从老太婆的箱子里落到尼古拉①手里的，——你得同意，它们总得通过某种方式才能落到他的手里，对不对呢？在这类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①尼古拉即米科拉。

“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拉祖米欣高声叫喊，“难道你，医生，作为一个首先必须研究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机会研究人的本性的医生，难道你还没看出，根据所有这些材料来看，这个尼古拉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吗？难道你还没一眼看出，在审问中他供述的一切都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实情吗？耳环正是像他供述的那样落到他手里的。他踩到了小盒子，于是把它捡了起来！”

“绝对不容怀疑的实情！可是他自己也供认，从一开始他就撒了谎。”

“你听我说。你留心听着：管院子的、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另一个管院子的、第一个管院子的妻子的、当时正坐在她屋里的一个女人、七等文官克留科夫，就在这时候他正从马车上下来，搀着一位太太的手走进大门，——所有的人，也就是有八个或九个证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尼古拉把德米特里①按倒在地上，压在他身上用拳头揍他，德米特里也揪住尼古拉的头发，用拳头揍他。他们横躺在路上，拦住了道路；四面八方都在骂他们，可他们却‘像小孩子一样’（证人们的原话），一个压在一个身上，尖声大叫，打架，哈哈大笑，两人争先恐后地哈哈大笑，两人的脸都滑稽得要命，像孩子样互相追赶着，跑到街上去了。你听到了吗？现在请你注意，可别忽略过去：楼上尸体还有热气，听到了吗，发现尸体的时候，尸体还有热气！如果是他们杀的，或者是尼古拉独自一个人杀的，还撬開箱子，抢走了财物，或者仅仅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抢劫，那么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尖声叫喊，哈哈大笑，像小孩子样在大门口打架，——这样的精神状态与斧头、鲜血、恶毒的诡计、小心谨慎、抢劫，能够协调得起来吗？刚刚杀了人，总共才不过过了五分钟或十分钟，——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尸体还有热气，——他们知道马上就会有人来，却突然丢下尸体，让房门散着离开了那套房间，而且丢下了到手的财物，像小孩子样在路上滚作一团，哈哈大笑，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而异口同声证明这一情况的足有十个证人！”

①德米特里即米特列。

“当然，奇怪！当然，这不可能，不过……”

“不，老兄，不是不过，而是，如果就在那一天同一时刻落到尼古拉手里的耳环的确是对他不利的物证——然而这物证已直接由他的供词作了说明，所以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物证，——那就也应该考虑到那些证明他无罪的事实，何况这些事实都是无法反驳的呢。你是怎么认为呢，根据我们法学的特性来看，他们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把仅仅基于心理上不可能、仅仅基于精神状态的事实看作无法反驳的事实，因而可以推翻所有认为有罪的物证，而不管这些物证是什么东西？不，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小盒子，而这个人又想上吊，‘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罪，就不可能这么做！’这是个主要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着急的原因！你要明白！”

“我看出来了，你在着急。等等，我忘了问一声：有什么能够证明，装着耳环的小盒子确实是老太婆箱子里的东西？”

“这已经证明了，”拉祖米欣皱起眉头，好像不乐意似地回答，“科赫认出了这东西，并且指出了谁是抵押人，后者肯定地证明，东西确实是他的。”

“糟糕。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尼古拉，能不能以什么方式证明这一点？”

“问题就在这里了，谁也没看到过他，”拉祖米欣感到遗憾地说，“糟就糟在这里，就连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们，虽说他们的证明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说：‘我们看到，房门开着，想必有人在里面干活，不过打开前门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也记不清当时里面有没有工人了。’”

“嗯哼。所以仅有的能为他们辩护的理由，就是他们互相用拳头捶打和哈哈大笑了。即使这是有力的证据吧，不过……现在请问：你自己对全部事实作何解释呢？如果耳环的确是像他供述的那样拾到的，那你对这一事实又怎样解释呢？”

“我怎样解释吗？这可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是明摆着的！至少侦查这件案子的途径已经清清楚楚，得到证实了，而且正是这个小盒子证

实的。真正的凶手无意中失落了这副耳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在楼上敲门的时候，凶手扣上门躲在里面。科赫干了件蠢事，下楼去了；这时凶手跳出来，也往楼下跑，因为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楼梯上，为了躲开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和管院子的，他藏进那套空房子里，而这恰好是在德米特里和尼古拉从屋里跑出去的那个时候，管院子的和那两个人从门前经过的时候，他站在门后，等到脚步声消失了，他才沉着地走下楼去，而这又正好是在德米特里和尼古拉跑到街上去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散了，大门口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也许有人看到了他，可是没注意；进进出出的人多着呢！当他躲在门后的时候，小盒子从口袋里掉了出来，可他没发觉掉了，因为他顾不上这个。小盒子明确无误地证明，真正的凶手正是站在那里的。全部情况就是如此！”

“不简单！不，老兄，这真够巧妙的。这太巧妙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切凑得太巧了……而且错综复杂……简直像演戏一样。”

“唉！”拉祖米欣大声叫道，但就在这时，房门开了，进来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在座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第二章

六

但是她刚一出去，他立刻就起来了，用门钩扣上房门，解开拉祖米欣不久前拿来、又重新包起来的那包衣服，动手穿了起来。怪事：似乎他突然变得十分镇静了；既不像不久前那样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也不像最近这段时间那样失魂落魄，惊恐万分。这是一种奇怪的、突然到来的镇静的最初瞬间。他的动作毫无差错，目的明确，表现出他有某种坚定的意图。“今天，就在今天！……”他喃喃地自言自语。不过他明白，他还很虚弱，但极度的精神紧张，使他变得镇静和下定决心的精神紧张，给了他力量和自信；不过他希望不至于跌倒在街上。他全身都换上了新衣服，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想了想，把钱都装进了衣袋。一共是二十五卢布。他又拿了那几个五戈比的铜币，那是拉祖米欣拿去买衣服的十个卢布找回的零钱。然后他轻轻取下门钩，从屋里出来，走下楼梯，朝大敞着的厨房门里面张了一眼：娜斯塔西娅背对着他站着，弯下腰，正在吹女房东的茶炊。她什么也没听到。而且谁能想到他会出去呢？不一会儿，他已经到了街上。

已经八点钟了，红日西沉。仍然那么闷热；然而他还是贪婪地吸了一口这恶臭难闻、尘土飞扬、被城市污染了的空气。他的头微微眩晕起来；他那双发红的眼睛里和白中透黄，十分消瘦的脸上，却显示出某种奇怪的旺盛精力。他不知道，也没想过要到哪里去；他只知道一点：“这一切必须在今天结束，一下子结束它，立刻；否则他决不回家，因为他不愿这样活下去。”怎么结束？用什么办法结束？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愿去想它。他驱除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折磨他。他只是感觉到，而且知道，必须让一切都发生变化，不是这样变，就是那样变，“不管怎么变都行”，他怀着绝望的、执拗的自信和决心反复说。

由于以前养成的习惯，他顺着从前散步时通常走的那条路径直往干草广场走去。还不到干草广场，在一家小铺门前，马路上站着一个人背手摇风琴的黑发年轻流浪乐师，正在摇着一首十分动人的抒情歌曲。他是为站在他前面人行道上的一个姑娘伴奏，她约摸有十四、五岁，打扮得像一位小姐，穿一条钟式裙，肩上披着披肩，戴着手套，头上戴一顶插着火红色羽毛的草帽；这些东西都破旧了。她用街头卖唱的声音演唱那首抒情歌曲，声音发抖，然而相当悦耳和富有感染力，期待着小铺子里会有人丢给她两个戈比。拉斯科利尼科夫停下来，站在两三个听众身边，听了一会儿，掏出一枚五戈比的铜币，放到姑娘的手里。她正唱到最动人的高音上，突然停住不唱了，歌声骤然中断，她用尖锐的声音向摇琴的乐师喊了一声“够了！”于是两人慢慢往前、往另一家小铺子走去。

“您爱听街头卖唱吗？”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问一个和他一起站在摇手摇风琴的乐师身旁的过路人，那人已不算年轻了，看样子像是个手艺好闲的人。那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吃了一惊。“我爱听，”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性结构和它的对象的事实特征出发，通过“自由想象的变，不过看他的神情，却仿佛根本不是在谈街头卖唱，“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秋天晚上，一定要在潮湿的晚上，行人的脸色都白得发青，面带病容，这时候我爱听在手摇风琴伴奏下唱歌；或者是在没有风，潮湿的雪直接从天上飘落的时候，那就更好了，您明白吗？透过雪花，煤气路灯①闪闪烁烁……”

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彼得堡市中心区装上了煤气路灯，其余地区是煤油路灯。

“我不明白……对不起……”那位先生含糊不清地说，拉斯科利尼科夫的问题和奇怪的神情吓坏了他，他走到马路对面去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一直朝前走，来到干草广场的一个拐角上，那天跟莉扎薇塔谈话的那个小市民和他老婆就是在这儿摆摊做生意的；但是这会儿他们不在这儿。认出这个地方以后，他站住了，往四下里看了看，问一个正在面粉店门口打呵欠、身穿红衬衣的年轻小伙子：

“不是有个市民在这个拐角上做生意吗，跟一个女人，跟他老婆一起，不是吗？”

“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生意，”小伙子傲慢地打量着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说。

“他叫什么名字？”

“受洗礼的时候给他取了个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

“你是不是扎拉斯基人？哪个省的？”

小伙子又瞅了瞅拉斯科利尼科夫。

“大人，我们那儿不是省，是县，我兄弟出门去了，我待在家里，所以我不知道……请您原谅，大人，多多包涵。”

“上面是个小饭馆吗？”

“是个小饭馆，有弹子台；还有漂亮女人……好极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穿过广场。那边拐角上密密麻麻站着一群人，全都是乡下人。他挤进人最多的地方，看看那些人的脸。不知为什么，他很想跟所有人说话。但是乡下人都不理他，大家都东一伙西一簇地挤在一起，互相小声交谈着，乱哄哄的，不知在谈什么。他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就往右转弯，在人行道上朝B大街那个方向走去。过了广场，他走进了一条小胡同……

以前他也常经过这条很短的小胡同，胡同拐一个弯，从广场通往花园街。最近一段时间，每当他心里烦闷的时候，总是很想到这一带来溜达溜达，“好让心里更加烦闷”。现在他进了这条胡同，什么也不去想。这儿有一幢大房子，整幢房子里都是小酒馆和其他饮食店；从这些酒馆、饭店里不断跑出来一些穿得像去“邻居家串门儿”的女人——不包头巾，只穿一件连衫裙。她们在人行道上两三个地方，主要是在底层入口处旁，成群地挤在一起，从入口走下两级台阶，就可以进入各种娱乐场所。这时从其中一个娱乐场所里正传出一阵阵喧闹声，在街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吉他声丁丁东东，有人在唱歌，笑语喧哗，十分快活。一大群女人挤在门口；有的坐在台阶上，另一些坐在人行道上，还有一些站在那里闲扯。旁边有个喝醉了的士兵，嘴里叼着支香烟，高声骂着街，在马路闲荡，看来是想去什么地方，可是到底要去哪里，却想不起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和另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对骂，一个烂醉如泥的醉汉横躺在街道上。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一大群女人身旁站了下来。她们用嘶哑的声音交谈着；她们都穿着印花布连衫裙和山羊皮的皮鞋，都没包头巾。有一些已经四十多岁了，不过也有十六、七岁的，几乎个个的眼睛都被打伤了。

不知为什么，下边的歌声和喧闹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可以听到，那里，在一阵阵哈哈大笑和尖叫声中，在尖细的假嗓唱出的雄壮歌曲和吉他的伴奏下，有人正用鞋后跟打着拍子，拼命跳舞。他全神贯注、阴郁而若有所思地听着，在门口弯下腰来，从人行道上好奇地往穿堂里面张望。

你呀，我漂亮的岗警呀，

你别无缘无故地打我呀！——

歌手尖细的歌声婉转动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很想听清唱的是什么歌，似乎全部问题都在于此了。

“是不是要进去呢？”他想。“他们在哈哈大笑。因为喝醉了。怎么，我要不要也喝它个一醉方休呢？”

“不进去吗，亲爱的老爷？”女人中有一个用相当响亮、还没有完全嘶哑的声音问。她还年轻，甚至不难看，——是这群女人中唯一的一

个。

“瞧，你真漂亮啊！”他稍稍直起腰来，看了看她，回答说。

她嫣然一笑：她很爱听恭维话。

“您也挺漂亮啊，”她说。

“您多瘦啊！”另一个女人声音低沉地说，“刚从医院出来吗？”

“好像都是将军的女儿，不过都是翘鼻子！”突然一个微带醉意的乡下人走过来，插嘴说，他穿一件厚呢上衣，敞着怀，丑脸上带着狡狴的笑容。“瞧，好快活啊！”

“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是要进去！很高兴进去！”

他跌跌撞撞地下去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往前走。

“喂，老爷！”那女人在后面喊了一声。

“什么事？”

她感到不好意思了。

“亲爱的老爷，我永远高兴陪您玩几个钟头，可这会儿不知怎的在您面前却鼓不起勇气来。可爱的先生，请给我六个戈比，买杯酒喝！”

拉斯科利尼科夫随手掏出几个铜币：三枚五戈比的铜币。

“啊，您这位老爷心肠多好啊！”

“您叫什么？”

“您就问杜克莉达吧。”

“不，怎么能这样呢，”突然那群女人里有一个对着杜克莉达摇摇头，说。“我真不知道，怎么能这样跟人家要钱！要是我的话，我会臊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拉斯科利尼科夫好奇地望望那个说话的女人。这是个有麻子的女人，三十来岁，脸上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上嘴唇也有点肿了。她安详而又严肃地说，责备杜克莉达。

“我是在哪儿，”拉斯科利尼科夫边往前走，边想，“我是在哪儿看到过，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临刑前一小时说过，或者是想过，如果他必须在高高的悬崖绝壁上活着，而且是在仅能立足的那么狭窄的一小块地方站着，——四周却是万丈深渊，一片汪洋，永久的黑暗，永久的孤独，永不停息的狂风暴雨，——而且要终生站在这块只有一俄尺见方的地方，站一千年，永远站在那里，——他也宁愿这样活着，而不愿马上去死！①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多么正确的真理！人是卑鄙的！谁要是为此把人叫作卑鄙的东西，那么他也是卑鄙的，”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

①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里不是引用原文。

他走到了另一条街上。“噢，‘水晶宫’！不久前拉祖米欣谈到过‘水晶宫’。不过我到底想干什么？对了，看报！……”

佐西莫夫说，在报上看到过……”

“有报纸吗？”他走进一家宽敞的、甚至颇为整洁的饭店，问道，这家饭店有好几间房间，不过相当空。有两三个顾客在喝茶，稍远一点儿的一间屋里坐着一伙人，一共有四个，在喝香槟，拉斯科利尼科夫觉得，好像扎苗托夫也在他们中间。

不过，从远处看，看不清楚。

“管他去！”他想。

“要伏特加吗？”跑堂的问。

“给来杯茶。你再给我拿几份报纸来，旧的，从五天前一直到今天的，都要，我给你几个酒钱。”

“知道了。这是今天的报纸。要伏特加吗？”

旧报纸和茶都拿来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坐下，翻着找起来：“伊兹列尔——伊兹列尔——阿茨蒂克人——阿茨蒂克人——伊兹列尔——巴尔托拉——马西莫——阿茨蒂克人——伊兹列尔①……吓，见鬼！啊，这儿是新闻：一个女人摔下楼梯——一市民因酗酒丧生——沙区发生火灾——彼得堡区发生火灾——又是彼得堡区发生火灾——又是彼得堡区发生火灾②——伊兹列尔——伊兹列尔——伊兹列尔——伊兹列尔——马西莫……哦，在这里了……”

①拉斯科利尼科夫看的是报纸上的广告。伊兹列尔是彼得堡郊外“矿泉”花园的主人，当时城里人都喜欢去“矿家”花园散步。一八六五年有两个侏儒到达彼得堡，一个叫马西莫，一个叫巴尔托拉，据说他们是墨西哥一个已经绝灭的土著民族阿茨蒂克人的后裔。当时报纸上广泛报道了这两个侏儒到达彼得堡的消息。

②彼得堡区与市中心区之间隔着涅瓦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里都是木头房子，一八六五年夏季炎热，那里经常发生火灾。

他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于是看起来了：一行行的字在他眼中跳动，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消息”，并贪婪地在以后几期报纸上寻找最新的补充报道。他翻报纸的时候，由于焦急慌乱，手在发抖。突然有人坐到他这张桌子这儿来，坐到了他的身边。他一看，是扎苗托夫，就是那个扎苗托夫，还是那个样子，戴着好几个镶宝石的戒指，挂看表链，搽过油的乌黑的鬃发梳成分头，穿一件很考究的坎肩，常礼服却穿旧了，衬衫也不是新的。他心情愉快，甚至是十分愉快而又温和地微笑着。因为喝了香槟，他那黝黑的脸稍有点儿红晕。

“怎么！您在这儿？”他困惑不解地说，那说话的语气，就好像他们是老相识似的，“昨天拉祖米欣还对我说，您一直昏迷不醒。这真奇怪！要知道，我去过您那儿……”

拉斯科利尼科夫知道他准会过来。他把报纸放到一边，转过脸来，面对着扎苗托夫。他嘴唇上挂着冷笑，在这冷笑中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恼怒的不耐烦神情。

“这我知道，知道您去过，”他回答，“听说过。您找过一只袜子……您知道吗，拉祖米欣非常喜欢您，他说，您和他一道到拉维扎·伊万诺芙娜那儿去过，谈起她的时候，您竭力向火药桶中尉使眼色，可他就是不明白您的意思，您记得吗？怎么会不明白呢——事情是明摆着的……不是吗？”

“他可真是个爱惹事生非的人！”

“火药桶吗？”

“不，您的朋友，拉祖米欣……”

“您过得挺不错啊，扎苗托夫先生；到最快活的地方来，不用花钱！刚才谁给您斟的香槟？”

“我们……喝了两杯……又给斟上了吗？！”

“这是酬劳嘛！您拥有一切呀！”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

“没关系，心地善良的孩子，没关系！”他拍了拍扎苗托夫的肩膀，又补上一句，“我可不是故意惹您生气，‘而是因为我们要好，闹着玩儿’，老太婆的那个案子里，您那个工人用拳头捶米季卡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可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嘛，也许比您知道得还多。”

“您这人真有点儿怪……大概，还病得很厉害。您不该出来……”

“您觉得我怪吗？”

“是的。怎么，您在看报？”

“是在看报。”

“有许多关于火灾的消息。”

“不，我不是在看火灾的消息，”这时他神秘地看了看扎苗托夫；嘲讽的微笑使他的嘴唇变了形。“不，我不是看火灾的消息，”他对扎苗托夫眨眨眼，接着说。“您承认吧，可爱的青年人，您很想知道我在看什么消息，是吧？”

“根本不想知道；我只不过这么问问。难道不能问吗？您怎么总是……”

“喂，您是个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是吧？”

“我读过中学六年级，”扎苗托夫神情有点儿庄重地说。

“六年级！唉，你呀，我的小宝贝儿！梳着分头，戴着镶宝石的戒指——是个有钱的人！嘿，一个多可爱的小孩子呀！”这时拉斯科利尼科夫对着扎苗托夫的脸神经质地狂笑起来。扎苗托夫急忙躲开了，倒不是因为觉得受了侮辱，而是大吃一惊。

“嘿，您多怪啊！”扎苗托夫神情十分严肃地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您一直还在说胡话。”

“我说胡话？你胡扯，小宝贝儿！……那么，我很怪吗？”

“您觉得我很有意思，是吗？有点儿异常？”

“有点儿异常。”

“是不是谈谈，我在看什么，找什么？瞧，我叫他们拿来了这么多报纸！可疑，是吗？”

“好，您请说吧。”

“耳朵竖起来了吗？”

“竖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等以后再告诉您，竖起来是什么意思，而现在，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向您声明……不，最好是：‘供认’……不，这也不对：‘我招供，您审问’——这就对了！那么我招供，我看的是，我关心的是……我找的是……我寻找的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眯缝起眼来，等待着，“我寻找的是——而且就是为此才到这儿来的——谋杀那个老太婆、那个官太太的消息，”最后，他几乎把自己的脸凑到扎苗托夫的脸上，低声耳语似地说。扎苗托夫凝神注视着他，一动不动，也没把自己的脸躲开。后来扎苗托夫觉得，最奇怪的是，他们之间的沉默足足持续了一分钟，足足有一分钟，他们俩就这样互相对视着。

“您看这些消息，那又怎样呢？”扎苗托夫困惑不解而且不耐烦地高声说。“这关我什么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老太婆，”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那样悄悄地接下去说，对扎苗托夫的高声叫喊丝毫不动声色，“就是那个老太婆，您记得吗，你们在办公室里谈起她来的时候，我昏倒了。怎么，现在您明白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您明白了吗？’”扎苗托夫几乎是惊慌地问。

拉斯科利尼科夫神情呆板而又严肃的脸霎时间起了变化，突然又像刚才那样神经质地狂笑起来，似乎他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顿时想起不久前的那一瞬间，异常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的情景：他手持斧头站在门后，门钩在跳动，他们在门外破口大骂，要破门而入，他却突然想对他们高声大喊，和他们骂，向他们伸舌头，逗弄他们，嘲笑他们，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哈哈大笑！

“您不是疯子，就是……”扎苗托夫脱口而出，但立刻住了嘴，仿佛有个突然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想法使他大吃一惊。

“就是？‘就是’什么？嗯，是什么？喂，请说啊！”

“没什么！”扎苗托夫气呼呼地说，“全都是胡说八道！”

两人都默默不语。在一阵突然爆发的狂笑之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又突然陷入沉思，变得忧郁起来。他用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一只手托着头。似乎他把扎苗托夫完全忘了。沉默持续了相当久。

“您怎么不喝茶呢？茶要凉了，”扎苗托夫说。

“啊？什么？茶？……好吧……”拉斯科利尼科夫从杯子里喝了一口茶，把一小块面包放进嘴里，突然看了看扎苗托夫，好像想起了一切，仿佛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开始时那种嘲讽的神情。他在继续喝茶。

“如今发生了不少这种欺诈案件，”扎苗托夫说。“不久前我在《莫斯科新闻》上看到一条消息，莫斯科捕获了一伙制造伪币的罪犯。是一个集团。他们伪造债券。”

“哦，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在一个月以前就看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平静地回答。“这么说，照您看，这是些骗子了？”他冷笑着补上一句。

“怎么不是骗子呢？”

“这些人吗？是孩子，布兰别克①，而不是骗子！有整整五十个人为了这个目的结成了一伙！难道能这样吗？有三个就已经太多了，而且还得互相信任，对别人比对自己还要相信！只要有一个喝醉了，说漏了嘴，那就全都完了！布兰别克！雇了些靠不住的人在各个银行办事处兑换债券：这种事情能随便碰到个人就让他去干吗？好，即使这些布兰别克成功了，即使每人都换了一百万卢布，那么以后呢？一辈子怎么办？每个人这一辈子都得取决于别人是不是会走漏风声！这样还不如上吊，倒还干脆！他们却连兑换都不会：有一个才在办事处里兑换了五千卢布，手就发抖了。点完了四千，还有一千，不点就收下了，相信不会有错，只想揣到口袋里，赶快逃走。于是就引起了怀疑。因为有一个傻

瓜，一切全都毁了！难道能这么干吗？”

①法文blanc- bec的音译，“乳臭未干的孩子”，“黄口孺子”之意。

“双手发抖吗？”扎苗托夫随声附和说，“不，这是可能的。不，这我完全相信，完全相信这是可能的。有时是会经受不住。”

“经受不住？”

“您会经受得住？不，我可受不了！为了一百卢布赏金去干这么可怕的事情！拿着假债券去——去哪里？——去银行办事处，而那里的人识别债券，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不，我准会心慌意乱。您却不会发慌吗？”

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又很想“伸出舌头来”。一阵阵寒颤掠过他的背脊。

“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干，”他从老远谈起。“要是我，我就这样去兑换：最先拿到的那一千卢布，要翻来覆去点四遍，每张钞票都要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然后再去点另外那一千；先从头点起，点到一半，抽出一张五十卢布的票子，对着亮处看看，再把它翻转来，又对着亮处看看，——是不是假的呢？‘我，’就说：‘我不放心：我有个女亲戚，前两天就是因为收下了一张假钞票，白丢了二十五卢布’；还要编个故事，叙说一遍。待到开始点第三叠一千的时候，——不，对不起：我好像觉得，在那第二叠一千里，点到七百的时候，数得不对，我有怀疑，于是丢下这第三叠一千，又去点第二叠，——五千卢布都是这样点法。等到都点完了，又从第五叠和第二叠里各抽出一张钞票来，对着亮处看了又看，又觉得可疑，‘请给换一张’，——折腾得那个办事员疲惫不堪，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打发走！等到终于都点清了，走出去了，却又把门打开——啊，不，对不起，我又反过来，问个什么问题，要求得到解释，——要叫我，就这么干！”

“嘿”，您说了些多么可怕的话！”扎苗托夫笑着说。“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真的干起来，您准会出差错。我跟您说，照我看，干这种事，别说是您我，就连经验丰富的亡命之徒也不能担保万无一失。用不着到处去找，眼前就有现成的例子：我们地区里有个老太婆让人给杀害了。看来是个玩命的家伙，大白天，不顾一切危险，豁出命来干，只是靠奇迹才能侥幸逃脱，——可他的手还是发抖了：没能偷走所有财物，没能经受住；从案情就可以看出……”

拉斯科利尼科夫仿佛受到了侮辱。

“可以看出！那么请您去抓住他吧，现在就去！”他高声叫喊，幸灾乐祸地激扎苗托夫。

“有什么呢，会抓到的。”

“谁去抓？您吗？您抓到他吗？您会累得筋疲力尽！你们所指望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会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不是吗？本来没有钱，这时突然大手大脚地挥霍起来，——怎么会不是他呢？那么，就这一点来说，你们准会上这个孩子的当，如果他想这么干的话！”

“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们总是这么干的，”扎苗托夫回答，“他们豁出命来，狡猾地杀了人，后来马上就在酒馆里落入法网。就是在他们大手大脚挥霍的时候捕获他们。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样狡猾。您当然不会进酒馆了，不是吗？”

拉斯科利尼科夫皱起眉头，凝神瞅了瞅扎苗托夫。

“看来您是得寸进尺，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干了？”他很不高兴地问。

“倒是很想知道，”扎苗托夫坚决而认真地回答。不知怎的他的语气和目光都变得太认真了。

“很想吗？”

“很想。”

“好吧。我会这样做，”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说，又突然把自己的脸凑近扎苗托夫的脸，又凝神注视着他，又是那样低声耳语，以致扎苗托夫这一次甚至颤抖了一下。“要叫我，就会这么办：我会拿了钱和东西，一离开那儿，哪里也不去，立刻就会去找一个荒凉僻静的地方，那儿只有一道围墙，几乎一个人也没有；——找一个菜园或者这一类的地方。事先我就会看中那个地方，这个院子里有块一普特或者一普特半重的大石头，就在一个角落里，围墙旁边，也许在盖那幢房子的时候起就放在那儿了；我会搬开这块石头，——石头底下一定有一个坑，——我会把所有这些东西和钱都放进这个坑里。把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会再把石头推回去，放得跟原来一个样，再用脚把土踩实，然后走开。一年，两年，三年，我都不会去取它，——哼，您去找吧！钱虽然有，可是全花光了！”

“您是个疯子，”扎苗托夫不知为什么几乎是低声悄悄地说，而且不知为什么突然从拉斯科利尼科夫身边挪开一些。拉斯科利尼科夫两眼炯炯发光；面色白得可怕；他的上嘴唇抖动了一下，轻轻跳动起来。他尽量俯身凑近扎苗托夫，嘴唇微微翕动起来，可是说什么话也没说；这样持续了约摸半分钟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不能控制自己。一句可怕的话，就像那时候门上的门钩一样，在他嘴里一个劲儿地跳动着；眼看就要冲出来了；眼看就要约束不住，眼看就要脱口而出了！

“如果老太婆和莉扎薇塔是我杀的，那又怎样呢？”他突然说，又立刻醒悟了。

扎苗托夫古怪地看了他一眼，脸色白得像桌布一样。他笑了笑，他的脸变得很不自然。

“难道这可能吗？”他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恶狠狠地瞅了他一眼。

“您承认吧，您相信了？是吧？不是吗？”

“根本不信！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不相信！”扎苗托夫急忙说。

“终于落网了！小麻雀给捉住了。既然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不相信’，可见以前您相信过，不是吗？”

“根本不是！”扎苗托夫大声叫嚷，显然发窘了。“您就是为了让我上当受骗，故意吓唬我吗？”

“这么说您不相信吗？那时候我从办公室出去以后，你们背着我说讲了些什么？我昏倒以后，火药桶中尉干吗要盘问我？喂，你过来，”他对跑堂的喊了一声，同时站起来，拿起帽子，“多少钱？”

“一共三十戈比，”跑堂的一边跑过来，一边回答。

“再给二十戈比小费。瞧，多少钱啊！”他把那只拿着钞票的、发抖的手伸到扎苗托夫面前，“红的和蓝的①，一共二十五卢布。打哪儿弄来的？哪儿来的这身新衣服？因为您是知道的，我曾经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大概已经问过女房东了……好，够了！Assezcausé！②再见……最愉快的再见！……”

①红的是十卢布一张的钞票，蓝的是五卢布一张的。

②法文，“闲扯得够了”之意。

他走了出去，由于一种奇怪的歌斯底里的感觉，他浑身都在发抖，在这种奇怪的感觉里同时还有一部分抑制不住的高兴，——不过他神情

阴郁，十分疲倦。他的脸扭歪了，好像刚发过什么病似的。他更疲倦了。他曾经恢复了精力，现在精力突然衰退了，随着他受到第一次刺激，随着第一次感到气愤，随着这种气愤的感觉逐渐消失，他的精力也迅速衰退了。

只剩下扎苗托夫一个人以后，他又在那个地方沉思默想地坐了很久。拉斯科利尼科夫无意中完全改变了他对这件凶杀案的某一点的想法，并最终确定了自己的意见。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是个笨蛋！”最后他断定。

拉斯科利尼科夫刚打开到街上去的门，突然就在台阶上迎面撞到了正走进来的拉祖米欣。两个人甚至只隔一步远，却谁也没看到谁，所以几乎撞了个头碰头。他们彼此用目光打量着对方，对看了一会儿。拉祖米欣惊讶极了，但是突然，一股怒火，一股真正的怒火在他眼里可怕地闪闪发光。

“哈，原来你在这儿！”他扯着嗓子大喊。“从床上下来，跑了！我到处找他，连沙发底下都找过了！顶楼上也去过了！为了你，我差点儿没把娜斯塔西娅痛打一顿……可是瞧，他在哪里！罗季卡！这是什么意思？把实话全说出来！你说老实话！听见了吗！”

“这意思就是，你们全都让我烦死了，我想独自个儿待一会儿，”拉斯科利尼科夫安详地回答。

“独自个儿？在你还不能走路，脸还白得像麻布一样，呼吸还很困难的时候！傻瓜！……你在‘水晶宫’干什么了？立刻说出来！”

“让我走！”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想从他身旁过去。这可把拉祖米欣惹火了：他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

“让你走？你竟敢说：‘让我走’？你知道现在我要把你怎么样吗？我要一把抱住你，把你捆起来，夹在腋下把你弄回家去，锁起来！”

“你听我说，拉祖米欣，”拉斯科利尼科夫轻轻地，看来完全平静地说，“难道你看不出我不愿领你的情吗？何苦偏要施恩于……根本不领情的人？对你的关心，他觉得根本无法忍受，对这样的人，你何苦偏要关怀备至？在我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你为什么非要找到我？说不定我倒很高兴呢？难道今天我对你说得还不清楚吗：你是在折磨我，你让我……烦死了！你当真愿意折磨我吗？请你相信，你这样做的确严重妨碍我恢复健康，因为这是在不断地惹我生气。为了不惹我生气，佐西莫夫刚才不是已经走了吗。看在上帝份上，请你也别管我了！最后，请问你有什么权力强制我，不让我自由活动？难道你看不到，我现在说话，神智是完全清醒的吗？我求求你，请你教导我，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再和我纠缠，不再为我做什么好事？就算我忘恩负义，就算我行为卑鄙吧，不过请你们大家都不要管我，看在上帝份上，请你们都别管我！”

“别管我！别管我！”

他一开始说话是平心静气的，事先就感到把满腔恶毒的怨气发泄出来的那种快乐，可是到末了，却气得发狂，上气不接下气，跟不久前和卢任说话时一样了。

拉祖米欣站了一会儿，想了想，放开了他的手。

“你滚，见鬼去吧！”他轻轻地说，几乎是陷入沉思。“等等！”拉斯科利尼科夫正要走，他又突然吼叫起来，“你听我说。我要告诉你，所有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只会空谈和吹牛的家伙！只要你们一遇上点儿不顺心的事，就像下蛋的母鸡一样，唠唠叨叨，嘀咕个没完！就连嘀咕起来，也是剽窃别人的词句。在你们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儿独立生活的影子！你们都是用鲸蜡膏做成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乳浆！你们当中的人，我一个也不相信！在任何情况下，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你们似乎都不像人！等——一——等！”看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又要走，他加倍愤怒地大喊一声，“你给我听完！你知道，为庆祝我迁入新居，今天有人来我家聚会，也许现在已经来了，我让舅舅留在家招待客人，——我刚刚跑回去一趟。那么，如果你不是傻瓜，不是惹人讨厌的傻瓜，不是愚蠢透顶的傻瓜，不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怪物……你要知道，罗佳，我承认，你是个聪明小伙子，可你是个傻瓜！——那么，如果你不是傻瓜，今天你还是上我那儿去，坐一个晚上，总比白白地磨破鞋底要好一些。既然你已经出来了，那就一定得去！我给你弄把软绵绵的扶手椅来，房东那有……喝茶，和朋友们聚会聚会……啊，不，我要让你躺到沙发上，——那样也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佐西莫夫也要去。你去吗？”

“不去。”

“你一胡——说！”拉祖米欣忍不住高声吼叫了起来，“你怎么知道不去？你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对这种事，你什么也不懂……我像这种跟人吵架，吵得谁也不理谁，已经有上千次了，可后来又和好如初……感到惭愧了，就去找人家！那么你记住，波钦科夫的房子，三楼……”

“为了得到施恩于人的快乐，您大概肯让人揍您一顿吧，拉祖米欣先生。”

“揍谁？揍我！只要有人胆敢这么想一想，我就拧掉他的鼻子！波钦科夫的房子，四十七号，官员巴布什金的住宅里……”

“我不去，拉祖米欣！”拉斯科利尼科夫转身走了。

“我打赌，你一定会来！”拉祖米欣对着他的背影叫喊。

“不然你……不然我就不把你看作我的朋友！等等，喂！扎苗托夫在那儿吗？”

“在那儿。”

“你见到了？”

“见到了。”

“说话了？”

“说话了。”

“谈些什么？唉，去你的吧，请别说了。波钦科夫的房子，四十七号，巴布什金的住所，别忘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到花园街，在街角拐了个弯。拉祖米欣沉思了一会儿，望着他的背影。最后他挥了挥手，走进屋去，但是在楼梯当中又站住了。

“见鬼！”他几乎是出声地继续想，“他说话倒是有理智的，可好像……要知道，我也是个傻瓜！难道疯子说话就没有理智吗？我好像觉得，佐西莫夫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用一根手指敲了敲前额。“嗯，如果……唉，现在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大概会淹死的……唉，我错了！不行！”于是他跑回去追赶拉斯科利尼科夫，但是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他啐了一口，快步回到“水晶宫”去，赶快去问扎苗托夫。

拉斯科利尼科夫径直走上×桥，站到桥当中的栏杆旁边，用两个胳膊肘撑在栏杆上，举目远眺。和拉祖米欣分手后，他已虚弱到这种程度，好容易才来到这儿，他想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或者就躺到街上。他俯身对着河水，无意识地望着落日最后一抹粉红色的反光，望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逐渐变暗的一排房屋，望着左岸沿河大街某处顶楼上远方的一个小窗户，有一瞬间落日的余晖突然照射到小窗子上，于是它闪闪烁烁，好似在火焰中一般，他还望着运河里渐渐变黑的河水，好像在细细端详它。最后，一些红色的圆圈儿在他眼里旋转起来，房屋似乎在动，行人、沿河大街、马车——这一切都在四周旋转，跳起舞来。突然他颤抖了一下，也许是一个奇怪的、怪模怪样的幻象才使他没有再一次昏倒。他感觉到，有人站到了他身旁，就站在他右边，紧挨着他；他看了一眼——看到一个身材高高的妇女，头上包着头巾，椭圆形的脸又黄又瘦，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微微发红。她直瞅着他，但显然什么也没看见，也没看出有人站在那里。突然她用右手撑着栏杆，抬起右脚，跨过栅栏，然后又把左脚跨过去，纵身跳进运河。肮脏的河水向四面让开，转瞬间就吞没了这个牺牲品，但是一分钟后那个投水的女人又浮了上来，随着奔流的河水悄无声息地往下游漂去，头和脚都没入水中，背脊朝上，已经弄乱了、鼓胀起来的裙子，像个枕头样露在水里。

“有个女人投河了！有个女人投河了！”几十个声音在喊；人们跑了过来，两岸都挤满了人，桥上，拉斯科利尼科夫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从后面推他，挤他。

“天哪，这是我们的阿芙罗西尼尤什卡呀！”不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天哪，救命啊！好心的人们，把她拉上来呀！”

“船！弄条小船来！”人群中在喊。

但是船已经不需要了：一个警察顺着斜坡的台阶跑到河边，脱掉大衣和靴子，跳下水去。没费多大事：河水已经把溺水者冲到离斜坡只有两步远的地方，他用右手抓住她的衣服，左手抓住他的一个同事伸给他的长竿，投水的女人立刻给拉了上来。把她放到了斜坡的花岗石板上。她很快苏醒过来了，欠起身，坐起来，一连打了几喷嚏，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响，毫无意义地用双手在湿淋淋的裙子上乱擦了一阵。她什么话也不说。

“她醉得不省人事了，天哪，醉得不省人事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哭着说，她已经站在阿芙罗西尼尤什卡身边了，“前两天她也想上吊来看，从绳子上把她给救下来了。这会儿我正上小铺里去买东西，留下个小姑娘看着她，——瞧，又出了这种罪过的事！是个普通平民，天哪，我们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住在附近，从边上数起第二所房子里，就在那儿……”

人们渐渐散了，两个警察还在照着投水的女人，有人喊了一声，提到了警察局……拉斯科利尼科夫怀着一种奇怪的漠不关心的心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他感到厌恶了。“不，讨厌……水……不值得，”他喃喃地自言自语。“不会有任何结果，”他补上一句。“没什么好等了。这是什么，警察局……扎苗托夫为什么不在办公室？九点多办公室还在办公……”他转身背对着栏杆，朝四周看了看。

“那么怎么样呢！走吧！”他坚决地说，于是从桥上下来，往警察局那个方向走去。他的心空虚，麻木。他什么也不愿想。就连烦恼也消失了，刚刚他从家里出来，打算“结束一切！”的时候，曾经精力充沛，现在精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

“有什么呢？这也是一条出路！”他在沿河大街上悄悄地、无精打采地走着，心里在想。“我还是要去结束掉，因为我希望结束……不过，这是出路吗？反正一样！一俄尺的空间是会有有的，——嘿！不过，是个什么结局啊！难道是结局吗？我去告诉他们，还是不说呢？哎……见鬼！再说，我也累了：赶快在什么地方躺下，或者坐下吧！最丢人的是，太愚蠢了。对这我也不在乎。呸，有些多么愚蠢的想法钻进我脑子里来了……”

去警察局，得一直走，在第二个转弯处往左拐：离这儿只有几步路了。但是走到第一个转弯处，他站住了，想了想，拐进一条小胡同，绕道走，穿过两条街，——也许是毫无目的，可也许是为了拖延时间，赢得时间，哪怕再拖延一分钟也好。他走路时，眼睛看着地下。突然仿佛有人对着他耳朵悄悄说了句什么。他抬起头来，看到自己正站在那幢房子前，就站在大门旁边。从那天晚上起他就再没来过这儿，也没经过这儿。

一种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愿望吸引了他。他走进那幢房子，穿过门洞，然后进了右手的第一个入口，顺着那道熟悉的楼梯上四楼去。又窄又陡的楼梯很暗。他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都站下来，好奇地往四下里看看。第一层楼的平台上，窗子上的窗框完全拆下来了。“那时还拆掉”，他想。瞧，已经到了二楼尼科拉什卡和米季卡在那儿干活的那套房间：“门锁着；门重新油漆过了；这么说，要出租了。”瞧，这是三楼……这是四楼……“这儿！”他感到困惑不解：这套住房的门大敞着，里面有人，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这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稍犹豫了一会儿，他走上最后几级楼梯，走进屋里。

这套房子也重新装修过了；里面有几个工人；这似乎使他吃了一惊。不知为什么，他想象，他将要看到的一切都会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也许，就连那两具尸体也仍然倒在那儿的地板上。而现在却是：空徒四壁，什么家具也没有；真有点儿奇怪！他走到窗前，坐到窗台上。

一共只有两个工人，两个都是年轻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另一个年轻得多。他们正在往墙上糊带淡紫色小花的白色新墙纸，以取代以前那些已经又旧又破的黄色墙纸。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知为什么很不喜欢把墙纸换掉；他怀着敌意看着这些新墙纸，仿佛因为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而感到惋惜。

两个工人显然是耽误了些时间，现在正匆匆卷起墙纸，准备回家。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出现几乎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正在谈论着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双手交叉，坐在那儿侧耳倾听。

“她大清早就来找我，”那个年纪大些的对那个年轻的说，“一大早就来了，打扮得好漂亮啊。我说：‘你干吗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我说，‘你在我面前扭来扭去作什么？’我想，”她说，“季特·瓦西利耶维奇，我希望从今以后完全听你的。”瞧，原来是这么回事！嘿，她打扮得那个漂亮啊：完全是时装杂志上的样子，简直就像杂志上的画片儿！”

“叔叔，这时装杂志是什么？”那个年轻的问。他显然是在向“叔叔”讨教。

“时装杂志嘛，这就是，我的老弟，这么一些图画，彩色的，每星期六都邮寄给这儿的裁缝，从外国寄来的，上面教人怎样穿才时髦，有男人的，同样也有女人的。就是说，是图画。男人多半画成穿着腰部打褶的大衣，女人嘛，老弟，那上面画的，都是给女人做衣服时做样子的，别提多好看了！”

“在这个彼得堡，什么东西没有啊！”那个年轻的心驰神往地高声叫嚷，“除了圣母，什么都有！”

“除了这，我的老弟，什么都有，”那个年纪大些的教导似地结束了这场谈话。

拉斯科利尼科夫站起来，往另一间屋里走去，从前，箱子、床和抽屉柜都摆在那间屋里；屋里没有家具了，他觉得这间房间非常小。墙纸还是原来的；墙角角落里，墙纸上清晰地显示出原来供奉圣像的神龛的痕迹。他往四下里看了看，又回到窗前。年纪较大的工人斜着眼睛盯着他。

“您有什么事？”他突然问拉斯科利尼科夫。

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回答，却站起来，走进穿堂，拉了一下门铃。还是那个门铃，还是同样的白铁皮的响声！他又拉了一次，第三次；他留神听了听，记起了一切。他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逼真地想起了从前那痛苦、可怕、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觉的心情，铃声每响一下，他就打一个寒颤，可是他却觉得越来越高兴了。

“您要干什么？您是什么人？”一个工人走到他跟前，大声问。拉斯科利尼科夫又走进房门。

“我想租房子，”他说，“来看看。”

“没有人夜里来租房子；再说，您该跟管院子的一道来。”

“地板冲洗过了；要油漆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

“血没有了？”

“什么血？”

“老太婆和她妹妹都被别人杀害了。这儿曾经有一大摊血。”

“你到底是什么人？”工人不安地大声问。

“我吗？”

“是的。”

“你想知道吗？……咱们到警察局去，我在那里告诉你。”

两个工人都莫名其妙地瞅了瞅他。

“我们该走了，已经迟了。咱们走，阿廖什卡。得把门锁上，”那个年纪较大的工人说。

“好，咱们走吧！”拉斯科利尼科夫漠然地回答，说罢最先走了出去，慢慢下楼去了。“喂，管院子的！”走到大门口，他喊了一声。

有好几个人站在房子的入口处，在看过路的行人；站在那儿的是两个管院子的，一个妇女，一个穿长袍的小市民，另外还有几个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径直朝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两个管院子的当中有一个问。

“你到警察局去过吗？”

“刚刚去过。您有什么事？”

“那里有人吗？”

“有。”

“副局长也在那里？”

“那时候在。您有什么事？”

拉斯科利尼科夫没回答，站在他们旁边，陷入沉思。

“他来看房子，”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工人走近前来，说。

“什么房子？”

“就是我们在那里干活的那套房子。他说：‘为什么把血冲洗掉了？’他说：‘这里发生过凶杀案，可我来租这套房子。’还动手去拉门铃，差点儿没拉断了。他还说，‘咱们到警察局去，在那里我会把什么都说出来。’纠缠不休。”

管院子的皱起眉头，疑惑地上上下下打量拉斯科利尼科夫。

“您是什么人？”他语气更加严厉地问。

“我是罗季昂·罗曼内奇·拉斯科利尼科夫，以前是大学生，住在希利的房子里，就在这儿的一条小胡同里，离这儿不远，十四号房间。你去问问管院子的……他认识我。”拉斯科利尼科夫说话的时候，神情有点儿懒洋洋地，若有所思，他没有转过脸去，一直凝神注视着渐渐暗下来的街道。

“您为什么到那套房子里去？”

“去看看。”

“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把他抓起来，送到警察局去吧？”那个小市民突然插进来说，可是马上就住了声。

拉斯科利尼科夫回头斜着眼睛瞅瞅他，把他细细打量了一下，还是那么轻轻地、懒洋洋地说：

“咱们走吧。”

“带他走！”小市民鼓起勇气接住话茬说。“他为什么老是想着那件事，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他是不是喝醉了，只有上帝知道，”那个工人嘟嘟囔囔地说。

“您有什么事？”管院子的又高声叫嚷，他当真发火了。

“你干吗纠缠不休？”

“您怕去警察局？”拉斯科利尼科夫讥讽地对他说。

“怕什么？你干吗纠缠不休？”

“无赖！”那个女人喊了一声。

“跟他扯什么，”另一个管院子的大声嚷，这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穿一件厚呢上衣，敞着怀，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

“滚！……当真是个无赖……滚！”

他一把抓住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肩膀，猛一下子把他推到了街上。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跌了个倒栽葱，但是没有倒下去，他挺直了身子，默默地望了望那些看热闹的，于是往前走。

“这人真怪，”那个工人说。

“如今人都变得古怪了，”那个女人说。

“还是该把他送到警察局去，”那个小市民加上一句。

“不用理他，”那个身材魁梧的管院子的人毅然决然地说。

“完全是个无赖！看得出来，他就是要找碴儿，你一理他，就摆脱不了了……我们知道这种人！”

“那么，去，还是不去？”拉斯科利尼科夫想，一边在十字路口马路当中站下来，朝四下里望望，仿佛在等待什么人说出最后一句具有决定意义的话。可是哪里都没有反应：一切都像他脚下的石头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只是对于他一个人来说，是死气沉沉的，只是对于他一个人……突然，远处人声嘈杂，离他二百步远，街道尽头，可以看到，在愈来愈浓的黑暗中有一群人，他听到了谈话声，呼喊声……人群中停着一辆马车……微弱的灯光在街道中闪烁。“这是怎么回事？”拉斯科利尼科夫往右一拐，朝人群那里走去。他仿佛要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想到这里，不禁冷笑一声，因为关于去警察局的事，大概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清醒地知道，一切立刻就要结束了。

第三章

—

拉斯科利尼科夫欠起身来，坐到沙发上。

拉祖米欣正滔滔不绝地劝慰母亲和妹妹，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然而热情洋溢；拉斯科利尼科夫虚弱无力地朝拉祖米欣摆摆手，叫他别再说下去了，然后拉住母亲和妹妹的手，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有两分钟光景默默不语。他的目光让母亲感到害怕了。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种强烈到痛苦程度的感情，但同时神情又是呆滞的，甚至几乎是疯狂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面色苍白；她的手在哥哥的手里簌簌发抖。

“你们回去吧，……跟他一道走，”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着指指拉祖米欣，“到明天，明天一切……你们早就来了吗？”

“晚上到的，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火车晚点，迟了很久。不过，罗佳，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离开你。我就在这儿住一夜，在旁边守着你……”

“别折磨我了！”他说，恼怒地挥了挥手。

“我留下来守着他！”拉祖米欣高声说，“一分钟也不离开他，我那儿那些人，叫他们都见鬼去，让他们去生气好了！那里有我舅舅全权处理。”

“叫我怎么，怎么感谢您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又紧紧握住拉祖米欣的手，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又打断了她的话：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恼怒地反复说，“请你们别折磨我！够了，你们走吧……我受不了！……”

“咱们走吧，妈妈，哪怕从屋里出去一会儿也好，”惊恐的杜尼娅悄悄地说，“我们让他觉得很痛苦，这可以看得出来。”

“难道三年未见，我都不能好好地看看他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起来。

“等一等！”他又叫住了她们，“你们老是打断我，我的思想给搞乱了……你们见到卢任了吗？”

“没有，罗佳，不过他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听说，彼得·彼特罗维奇那么好，今天来看过你，”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有点儿胆怯地补充说。

“是啊……他的心那么好……杜尼娅，不久前我对卢任说，我要把他赶下楼去，我把他赶走了……”

“罗佳，你怎么了！你，大概……你不是想要说，”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恐地说，但是看看杜尼娅，又把话咽回去了。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凝神注视着哥哥，等着他往下说。她俩已经事先从娜斯塔西娅那里听说过发生争吵的事，后者就她所理解的，尽可能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们，她们都困惑不解，感到异常痛苦，等着他说下去。

“杜尼娅，”拉斯科利尼科夫勉强控制着自己，接着说，“我不赞成这门婚事，所以你应当明天一开口就拒绝卢任，叫他再也不要来了。”

“我的天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了一声。

“哥哥，你想想看，你说的是什么！”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开始气愤地说，但是又立刻忍住了。“也许你现在身体不好，你累了，”她简短地说。

“我在说胡话吗？不……你是为了我才嫁给卢任的。可是不接受你的牺牲。所以，明天以前，你就写信……拒绝他……明天早晨让我看看，这事就了结了！”

“这我不能做！”受了委屈的姑娘高声说。“你有什么权力……”

“杜涅奇卡，你也太急躁了，别说了，明天……难道你没看到……”母亲惊呆了，赶快对杜尼娅说。“唉，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他在说胡话！”微带醉意的拉祖米欣高声叫嚷，“要不然，他怎么敢！明天就会聪明些了……不过今天他当真赶走了他。是有这么回事。嗯，那一个也光火了……他在这儿大发议论，炫耀自己的知识，可走的时候却是夹着尾巴……”

“那么这是真的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惊呼。

“明天见，哥哥，”杜尼娅满怀同情地说，“咱们走吧，妈妈……再见，罗佳！”

“你听到吗，妹妹，”他鼓足最后一点力气对着她们的背影重复说，“我不是说胡话；结这门亲事是可耻的。就算我是个卑鄙的人吧，但是我不会把这样的妹妹看作妹妹。要么是我，要么是卢任！你们走吧……”

“你疯了吗！独断专横的家伙！”拉祖米欣吼叫起来，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不再回答，不过也许是没有力气回答了。他躺到沙发上，疲惫不堪地转过脸去，面对着墙壁。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好奇地看了看拉祖米欣，她那乌黑的眼睛炯炯发光：在这目光的注视下，拉祖米欣甚至颤栗了一下。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仿佛吃了一惊，一动不动地站着。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她几乎是绝望地悄悄对拉祖米欣说，“我留在这儿，随便在什么地方……请您送送杜尼娅。”

“您会把事情全都弄糟了的！”拉祖米欣失去自制，也低声说，“咱们走吧，至少到楼梯上去。娜斯塔西娅，给照个亮！我向您发誓，”已经到了楼梯上，他又小声接着说，“不久前他差点儿没把我和医生都痛打一顿！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要打医生！医生让步了，免得惹他生气，他走了，我留下，在楼下守着，可他立刻穿上衣服，溜出去了。要是惹火了他，现在他还会溜，夜里溜出去，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

“哎哟，您说些什么呀！”

“再说，您不回去，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不能独自一个人住在旅馆里！请您想想看，你们是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彼得·彼特罗维奇，这个坏蛋，难道就不能给你们找个好一点的住处吗……不过，你们要知道，我有点儿醉了，所以……说了骂人的话；请别在意……”

“不过，我去找找女房东，”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坚持说，“我求求她，求她随便给找个地方，让我和杜尼娅住一夜。我不能这样丢下他不管，我不能！”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站在楼梯平台上，就站在女房东的房门前。娜斯塔西娅从楼梯的下面一级上给他们照着亮。拉祖米欣异常兴奋。半小时前他送拉斯科利尼科夫回家的时候，虽然废话说得太多，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的精神却十分饱满，头脑也几乎是清醒的，尽管这天晚上他喝的酒多得惊人。现在他的心情似乎好像异常高兴，同时他喝下去的那些酒仿佛又一下子以加倍的力量冲进他的头脑里。他和两位妇女站在一起，拉住她们两人的手，劝说她们，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向她们列举一条理由，大概是为了更有说服力，几乎每说一句话，他都把她俩的手攥得更紧，就像夹在老虎钳里一样，把她们的手都攥痛了，而且贪婪地拿眼睛直盯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有时她们痛得想从他那双瘦骨嶙嶙的大手里把自己的手抽出来，但是他不仅没发觉这是怎么回事，反而更用力把她们的手往自己这边拉。如果她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叫他头朝下冲下楼梯，他也会不假思索，毫不迟疑，立刻执行她们的命令。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心想着她的罗佳，焦急不安，尽管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有点儿古怪，而且把她的手攥得太痛，但是因为她又把他看作神明，所以不想注意这

瓜！哼，他配得上您吗？噢，我的天哪！你们要知道，女士们，”他已经走在旅馆的楼梯上，却突然站住了，“虽然我那儿那些人都喝醉了，然而他们都是正直的人，虽然我们也胡说八道，所以我也胡说八道，可是最后我们还是会明白，什么是真理，因为我们是走在光明正大的道路上，而彼得·彼特罗维奇走的却不是光明正大的道路。我虽然现在痛骂他们，可是我尊敬他们大家；就连扎苗托夫，虽说我并不尊敬他，可是喜欢他，因为他是条小狗崽！就连这个畜生佐西莫夫也是一样，因为他正直，而且精通业务……不过够了，什么都说完了，也得到了宽恕。得到宽恕了吗？是这样吗？好，咱们走吧。我熟悉这条走廊，来过不止一次了；瞧，就在这儿，三号房间里，发生过一件丢脸的事……喂，你们住在这里哪个房间？几号？八号吗？好，那么夜里可要锁上门，谁也别让他进来。一刻钟后我带着消息回来，然后，再过半钟头，还要和佐西莫夫一道来，你们会知道的！再见，我走了！”

“我的天哪，杜涅奇卡，会出什么事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慌而又胆怯地对女儿说。

“您放心好了，妈妈，”杜尼亚回答，说着摘下帽子，取下披肩，“是上帝亲自给我们派来了这位先生，尽管他是直接从酒宴上来的。对他是可以信赖的，请您相信。而且他为哥哥已经做过的一切……”

“唉，杜涅奇卡。天知道他还会不会来！我怎么决定丢下罗佳不管呢！……我完全，完全想象不到，会这样见到他！”

他的神情多么冷酷，就像他不高兴看到我们似的……”

她眼里出现了泪珠。

“不，不是这样的，妈妈。您没细看，您一直在哭。由于生了一场大病，他心情很不好，——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唉，这场病啊！会出什么事，会出什么事吗！而且他是怎么跟你说话啊，杜尼亚！”母亲说，一边怯生生地看看女儿的眼睛，想从眼睛里看出她心里的全部想法，因为女儿护着罗佳，这使她获得了一半安慰：如此看来，女儿原谅了他。

“我深信，明天他准会改变主意，”她加上一句，想彻底摸透女儿的想法。

“可我深信，关于这件事……明天他还是这么说……”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这是个难题，因为这一点是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很怕谈起的。杜尼亚走近前去，吻了吻母亲。母亲默默地紧紧拥抱了她。然后坐下，焦急不安地等着拉祖米欣回来，同时怯生生地注视着女儿，女儿也在等待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在屋里踱来踱去，一面在暗自思索着什么。这样沉思着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是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通常的习惯，不知为什么母亲总是怕在这样的時候打断她的沉思。

拉祖米欣醉酒后突然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产生了火热的爱情，这当然好笑；但是看一看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特别是现在，当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忧郁而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的时候，也许很多人都会原谅他，更何况他是处于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呢。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十分漂亮，——高高的个儿，身材异常苗条匀称，强壮有力，而且很自信，——在她的每个姿态中都流露出这种自信，不过这丝毫也不损害她举止的柔美和优雅。她的脸像她的哥哥，不过甚至可以把她叫作美人儿。她的头发是褐色的，比她哥哥的头发稍淡一些；眼睛几乎是黑的，炯炯发光，神情傲慢，但有时，虽然并不是经常的，看上去却又异常善良。她肤色白皙，但不是病态的苍白；她的脸光艳照人，娇艳而健康。她的嘴略小了点，红艳艳的下嘴唇和下巴一起稍稍向前突出，——这是这张美丽的脸上唯一的缺陷，但是也赋予她的脸一种特殊的性格，仿佛使她脸上有了一种傲慢的神态。她脸上的表情总是严肃多于快乐，总是好像在沉思默想；然而这张脸是多么适于微笑，愉快而无忧无虑的、青春的笑容对她来说是多么合适啊！热情、坦诚、单纯而轻信、正直、像勇士一般强壮有力、又有点儿醉意的拉祖米欣，从未见过类似的女性，对她一见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好像老天故意安排下这样一个机会，让他第一次看到杜尼亚的时候，恰好是她与哥哥晤面、心中充满兄妹情谊和欢乐的美好时刻呢。后来他又看到，在她愤怒地回答哥哥无礼的、忘恩负义、冷酷无情的命令时，她的下嘴唇突然颤抖了一下，——

这时他就再也不能自持了。

不过，因为他已微带醉意，不久前在楼梯上脱口而出，说拉斯科利尼科夫那个性情古怪的女房东普拉斯科维娅·帕夫洛芙娜不但会为了他嫉妒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而且看来也会嫉妒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那倒是说的实话。尽管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四十三岁，她的容貌却依然保持着昔日的风采，而且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那些直到老年都能保持心情开朗，能给人留下鲜明印象，而且满怀正直、真诚而热情的妇女，几乎总是这样。咱们附带说一声，能够保持这一切，是即使到了老年也不致失去美色的唯一方法。她的头发已经开始斑白，渐渐稀疏，细碎的鱼尾纹早已爬满了她的眼角，由于忧虑和痛苦，双颊已经凹陷和干瘪，但这张脸还是美丽的。这是一幅杜涅奇卡的脸的肖像，不过是二十年以后的肖像，再就是她那并不向前突出的下嘴唇的表情，和女儿的不大一样。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多情善感，不过不致使人感到肉麻，她胆小，忍让，可也有一定的限度：很多事情她都能忍让，对很多事情她都能同意，就连对那些与她的信念相反的事，也是如此，不过总是有这么一条由正直、原则和绝对不能放弃的信念划定的界线，无论什么情况也不能迫使她越过这条界线。

拉祖米欣走后，整整过了二十分钟，传来两声轻微然而急促的敲门声；他回来了。

“我不进去了，没有空！”房门打开以后，他匆匆地说，“他睡得很熟，睡得十分香甜，很安静，上帝保佑，让他睡上十个钟头吧。娜斯塔西娅在他那儿守着；我叫她在我回去以前别出去。现在我去把佐西莫夫拖来，他会向你们报告的，然后你们也睡一会儿；我看得出，你们都累坏了。”

于是他离开她们，顺着走廊走了。

“一个多麻利和……忠实的青年人啊！”非常高兴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说。

“看来，是个很好的人！”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怀着几分热情回答，又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

几乎过了一个钟头，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又听到一下敲门的声音。两位妇女都在等着，因为这一次她们都完全相信拉祖米欣的诺言了；真的，他果然把佐西莫夫拖来了。佐西莫夫立刻同意离开酒宴，去看拉斯科利尼科夫，不过他不相信喝醉了的拉祖米欣，到两位女士这里来，却很不乐意，疑虑重重。但是他的自尊心立刻得到了满足，甚至感到快慰：他明白，人家当真是等着他，就像是在等候一位先知。他整整坐了十分钟，而且完全说服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让她放了心。他说话时怀着异乎寻常的同情心，然而态度拘谨，不知怎的显得特别严肃，完全像一个二十七岁的医生在重要的咨询会议上发表意见，没有一句离题，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要与这两位女士建立更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愿望。他一进来就发觉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光艳照人，立刻竭力根本不去注意她，在会见她们的全部时间里，只对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说话。这一切使他内心里获得极大的满足。谈到病人，他是这样说的，说是目前病人处于完全令人满意的状态。据他观察，病人的病，除了最近几个月生活上恶劣的物质条件，还有某些精神因素，“可以说是许多复杂的精神和物质影响的结果，如惊慌、担心、忧虑、某些想法……以及诸如此类的影响”。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开始特别留心听着，佐西莫夫对此稍有察觉，于是对这一话题较多地发挥了几句。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担心而又怯生生地问：“似乎有点儿怀疑他患了精神病？”对这个问题，他安详而且面带坦诚的微笑回答说，他的话被过分夸大了；当然，可以注意到，病人头脑里有某种执拗的想法，显示出偏执狂的症候，——因为他，佐西莫夫，目前正特别注意医学上这一非常有意思的专科，——不过得记住，几乎直到今天，病人神智都不大清楚，那么……当然，他亲人们的到来会促使他恢复健康，消除疑虑，使病情根本好转，“只要能避免再受到新的特殊震动”，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然后他站起来，庄重而亲切地告辞，为他送别的是祝福，热情的感谢，央求，甚至还有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向他伸过来的小手，虽然他并没请求，她却主动要和他握手，他出去时对这次访问异常满意，对自己就更加满意了。

“咱们明天再谈；请安歇吧，立刻，一定！”拉祖米欣像作总结似地说，和佐西莫夫一同走了出去。“明天尽可能早一些，我再来向你们报告。”

“不过，这位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是个多么迷人的小姑娘啊！”当他们俩走到街上的时候，佐西莫夫几乎馋涎欲滴地说。

“迷人吗？你说她迷人！”拉祖米欣吼叫起来，突然扑向佐西莫夫，一把卡住他的咽喉。“要是什么时候你胆敢……你明白吗？明白吗？”他大声叫喊，抓着头摇晃着他，把他推到墙跟前，“听到了吗？”

“唉，放手，醉鬼！”佐西莫夫竭力想要挣脱出来，拉祖米欣已经放开他以后，他凝神看了看拉祖米欣，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拉祖米欣站在他面前，垂下双手，忧郁而严肃地陷入沉思。

“当然，我是头笨驴，”他神情阴郁，好似乌云，“不过……”

“你也是的。”

“喂，老兄，不，我可根本不是。我不会痴心梦想。”

他们默默地走着，不过走近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住所时，拉祖米欣感到十分担心，这才打破了沉默。

“你听我说，”他对佐西莫夫说，“你是个很不错的人，不过你呀，除了你所有那些恶劣的品质以外，你也是个色鬼，这我知道，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色鬼。你是个神经质的、软弱无力的败类，你任性胡来，养得太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把这叫作卑鄙无耻，因为这会使人直接掉进卑鄙无耻的泥潭里去。你们自己娇惯成了这个样子，老实说，我不能理解的是，与此同时，你怎么能作一个具有忘我精神的医生。睡在羽毛褥子上（医生嘛！），可是夜里要起来去给人看病！三年以后，你就不会再为了病人在夜里起来了……啊，对了，见鬼，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今天你得在女房东家里住一夜（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她！）可我睡在厨房里；这可是让你们更亲密地熟识的好机会！不过不是你想的那回事！老兄，那种事啊，连影子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想。”

“老兄，这是腼腆、沉默、羞涩以及冷酷无情的贞节，可与此同时，又唉声叹气，像蜡一样在融化，一个劲儿地融化！看在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的份上，请你帮我摆脱她吧！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我会报答你的，哪怕牺牲自己的脑袋，也要报答你！”

佐西莫夫哈哈大笑，笑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你爱得发疯了！我要她干吗？”

“请你相信，麻烦不会太多，不过得说些蠢话，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坐到她身边说就行了。何况你还是个医生，可以治治她的病嘛。我发誓，你不会后悔的。她屋里有架古钢琴；你要知道，我会弹两下，不过弹不好；我那里有一首歌曲，一首真正的俄罗斯歌曲：‘我洒下热泪……’她喜欢真正的俄罗斯歌曲，——于是就从歌曲开始；可你是个弹钢琴的能手，是教师，鲁宾斯坦①……我担保，你不会后悔的！”

①鲁宾斯坦（一八二九——一八九四），俄罗斯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

“你是不是向她许下了什么诺言？按照程式订了合同，签过了字？也许答应过和她结婚……”

“没有，没有，根本没有这种事！而且她也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切巴罗夫追求过她……”

“好，那你就甩掉她好了！”

“可是不能就这样甩掉她！”

“为什么不能？”

“嗯，不知为什么不能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老兄，这儿有诱惑力这个因素。”

“那你为什么引诱她呢？”

“可我根本就没引诱她，也许，甚至是我受了她的引诱，这是因为我傻，可对她来说，不论是你，还是我，都完全一样，只要有人坐在她身边叹气就成。这，老兄……这我无法向你描述，这，——啊，你精通数学，现在还在研究，这我知道……嗯，你就教她微积分吧，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是一本正经地跟你说，对于她来说，什么都完全一样：她会瞅着你唉声叹气，整整一年就这样不断地叹气。顺带说一声，我曾经跟她大谈普鲁士上议院的情况（因为，跟她可有什么好谈的呢？），谈了很久，一连谈了两天，——可她只是在叹气，在出汗！不过可别跟她谈爱情，——她会臊得浑身发抖，——可是你要装出不能离开她的样子，——好，这就够了。舒服极了；完全跟在家里一样，——看看书，坐坐，躺躺，吃点儿东西……甚至可以小心谨慎地吻吻她……”

“可我要她干什么？”

“唉，我怎么也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你要知道，你们俩完全一模一样，你像她，她也像你！以前我就想到你了……你总得结婚吧！那么是早些，还是迟些，对你不都一样吗？老兄，这儿有这么好的羽毛褥子作为基础，——哎，而且还不只是羽毛褥子！这儿有一种力量在吸引你；这儿是世界的尽头，是停泊的地方，是宁静的避难所，是地球的中心，是由三条鱼构成的世界的基础①，这里有春饼，油腻的鱼肉馅烤饼，晚上的茶饮，轻轻的叹息，暖和的敞胸女短上衣，烧暖的火坑，一切享受的精华，——嗯，就跟你死了一样，可同时你又在活着，一举两得！哈，老兄，见鬼，我说得过头了，该睡觉了！你听我说：夜里有时候我会醒来，去看看他。不过没关系，我胡扯，一切都会很好的。你不必特别担心，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去看他一次。不过只要发觉什么，比如说，他说胡话啦，或者发烧啦，或者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立刻就叫醒我。不过，不可能……”

①古代传说，大地是驮在三条巨鲸的背上，由它们支撑着。

第三章

三

“他好了，他好了！”佐西莫夫高兴地对进来的人们喊了一声。佐西莫夫已经来了十来分钟了，坐在沙发上昨天他坐过的那个角落里。拉斯科利尼科夫坐在他对面那个角落上，已经完全穿好衣服，甚至细心梳洗过了，他好久没有这样做过了。屋里一下子坐满了人，但娜斯塔西娅还是跟着客人们进来，在那儿听着。

真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已经好了，特别是与昨天的情况比较，更是如此，只不过他面色十分苍白，心不在焉，郁郁不乐。从外表看，他像一个受伤的人，或者是忍受着肉体上某种剧烈痛苦的人：他双眉紧锁，双唇紧闭，目光像在发烧。他说话很少，很不乐意，仿佛是勉为其难，或者是在尽义务，有时他的动作似乎有些慌乱。

只差胳膊上没有绷带，或者手指上没有套着塔夫绸的套子，不然就完全像一个，譬如说吧，手指严重化脓，或是手臂受伤，或者受了这一类创伤的人了。

不过，当母亲和妹妹进来的时候，有一瞬间这张苍白和神情忧郁的脸仿佛被一道亮光照射得发出了光彩，但这只是使他脸上以前那种布满愁云、心不在焉的表情变得更加痛苦，似乎把这痛苦凝缩集中起来了。光转瞬间就熄灭了，质只依赖于感觉而存在。其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功利，痛苦却留了下来，佐西莫夫怀着刚刚开始给人治病的医生那种年轻人的热情，从各方面观察和研究自己的病人，惊奇地发觉，亲人的到来并没有使他变得高兴，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却似乎是暗暗隐藏着的、痛苦的决心——决心忍受一两个小时无法避免的折磨。后来他看到，随后的谈话，几乎每一句都像是接触到并刺痛了他病人的伤口；但同时他又有点儿惊讶：今天病人竟能控制住自己，把昨天那种偏执狂患者的感情隐藏起来，而昨天，为了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他都几乎要发疯。

“是的，现在我自己也看出，我差不多好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说，说着亲切地吻了吻母亲和妹妹，这样一来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刻容光焕发，“而且我说这话已经不是用昨天的方式了，”他又对着拉祖米欣补上了一句，还和他友好地握了握手。

“今天我甚至对他感到惊讶，”佐西莫夫说，他们来了，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这十分钟里他和自己的病人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过三、四天，他就会和以前完全一样了，也就是说和一个月以前，或者是两个月以前……或者，也许是三个月以前？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病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不是吗？现在您得承认，也许，这得怪您自己，是吧？”他面带小心翼翼的微笑，补上一句，仿佛一直还在担心有什么话会惹他生气。

“很有可能，”拉斯科利尼科夫冷冰冰地回答。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佐西莫夫得寸进尺，接下去说，“您要完全恢复健康，现在主要全在于您自己了。现在已经可以和您谈谈了，我想提醒您，必须消除最初的病因，也可以这样说，必须消除致病的原因，那么您就会完全痊愈了，不然，病情甚至会恶化。这最初的病因，我不知道，但您想必知道的。您是聪明人，当然，也观察过自己。我觉得，您得病的时间与您离开大学的时间多少有些巧合。您不能无事可做，因此我觉得，工作和为自己提出一个坚定的目标，对您会非常有益。”

“对，对，您说得完全正确……我要赶快进大学，那么就一切都会……十分顺利了……”

佐西莫夫提出这些很有道理的劝告，一部分也是为了让这两位女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他把话说完以后，看了看被劝告的对象，却发现后者的脸上露出明显的嘲笑神情，这时他当然有点儿发窘了。不过这只持续了很短的一会儿工夫。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刻向佐西莫夫致谢，特别是感谢他昨天夜里去旅馆看她们。

“怎么，他夜间也去过你们那里？”拉斯科利尼科夫好像有点儿担心地问。“这么说，你们长途旅行之后也没睡觉吗？”

“啊，罗佳，这只不过是到两点钟以前哪。我和杜尼亚在家里的時候，两点以前从来不睡。”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拉斯科利尼科夫接下去说，突然皱起眉头，眼睛看着地下。“钱的问题暂且不谈，——我提到这一点，请您原谅（他对佐西莫夫说），我不知道，我有哪一点值得您对我这样特别关心？简直无法理解……而且……而且这种关心甚至让我感到痛苦，因为无法理解：我坦率地对您说。”

“请您别生气，”佐西莫夫勉强笑着说，“假定说，您是我的第一个病人，而我们，刚刚开始行医的医生们，爱我们的第一个病人，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些人几乎是深深地爱上了他们。而我的病人并不多。”

“至于他，我就不讲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指着拉祖米欣补充说，“他也是，除了侮辱和一大堆麻烦事，从我这儿什么也没得到。”

“嘿，你胡说！今天你是不是有点儿多情善感？”拉祖米欣高声叫嚷。

如果他目光较为敏锐的话，那么他就会看出，这根本不是什么多情善感，而甚至是完全相反。但是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却发觉了。她担心地凝神注视着哥哥。

“而对您，妈妈，我连提都不敢提，”他接着说下去，仿佛是在背诵从早上就背熟的功课，“今天我才能多少想象出，昨天您在这儿等我回来的时候，心里感到多么难过。”说完这句话，他突然默默地微笑着向妹妹伸过一只手去。但是这一次，微笑中流露出的却是绝非故意作出的真实感情。杜尼亚立刻抓住向她伸过来的手，热情地和他握手，她感到十分高兴，满怀感激的心情。在昨天发生争执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向她流露自己的感情。看到兄妹默默无言的彻底和解，母亲欣喜若狂，感到十分幸福，脸上发出了光彩。

“瞧，我就是为了这一点爱他！”总是喜欢夸张的拉祖米欣喃喃地说，在椅子上坚决地扭转身去，“他是会这样的！”

……”

“这一切他做得多么好啊，”母亲暗自想，“他心里充满多么高尚的激情，他是多么简单而又委婉地结束了昨天和妹妹的所有误解，——只不过是在这样的时刻伸出手来，亲切地看了一眼……他的眼睛多好看哪，他的脸多么美啊！……他甚至比杜涅奇卡还要好看……不过，我的天哪，他穿了一身什么样的衣服，他穿得多么不像样啊！……阿凡纳西·伊万诺维奇铺子里那个送信的瓦西亚也比他穿得好些！……我简直想，简直想立刻向他扑过去，拥抱着他，……大哭一场，——可是我害怕，我怕……上帝啊！他是多么……瞧，他说话是那么亲切，可是我害怕！不过我怕什么呢？……”

“啊，罗佳，你不会相信的，”她突然接着话茬，赶快回答他的话，“昨天我和杜尼亚是多么……不幸啊！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结束，我们大家都感到幸福了，——可以跟你说说了。你想想看，我们跑到这里，想要拥抱着你，几乎是一下火车就跑来了，可是这个女人，——哦，对了，就是她！你好，娜斯塔西娅！……她突然对我们说，你害了热病，在发酒疯，刚才悄悄地从医生这儿逃跑了，神智不清地跑上街头，大家都跑去找你了。您想不出，我们急成了什么样子！我立刻想起波坦奇科夫中尉死得多么惨，他是我们的一个熟人，你父亲的朋友，——你不记得他，罗佳，——他也是发酒疯的时候这样跑出去，掉进院子当中的口井里，只是到第二天才把他打捞上来。当然啦，我们是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些。我们本想跑去找彼得·彼特罗维奇，希望至少有他的帮助……因为我们孤单无依，完全无依无靠，”她用诉苦的声音拖长语调说，可是突然住了声，因为她想起，这时提起彼得·彼特罗维奇还相当危险，尽管“我们大家都感到幸福了”。

“是的，是的，……这一切当然让人感到遗憾……”拉斯科利尼科夫含糊不清地回答，然而他的样子看上去是那么心不在焉，几乎是漫不经心，以致杜妮娅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我还想说什么来着？”他接着说，努力回想着，“对了：妈妈，还有你，杜涅奇卡，请你们不要认为，今天我不愿先到你们那儿去，却等着你们先到我这儿来。”

“你这是说什么话呀，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惊呼，她也感到惊讶了。

“他回答我们，是不是在尽义务呢？”杜涅奇卡想，“又是和好，又是请求原谅，就像是履行公事，或者是像背书。”

“我一睡醒就想过去，可是衣服把我耽误住了；昨天忘了告诉她……告诉娜斯塔西娅……洗净这块血迹……只是到现在我才穿好衣服。”

“血！什么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恐地说。

“这没什么……您别担心。这血迹是因为，昨天我神智不清？在街上荡来荡去，碰上一个给轧伤的人……一个官员……”

“神智不清？可你不是什么都记得吗，”拉祖米欣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真的，”不知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拉斯科利尼科夫特别关心地回答说，“我什么都记得，就连最小的细节也记得，可是真怪：我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却不能解释清楚。”

“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佐西莫夫插嘴说，“一件事情的完成有时十分巧妙，而且极其复杂，是什么在支配这些行动，这些行动的起因是什么，却很难弄清，取决于各种病态的印象。这就像做梦一样。”

“他几乎把我当成了疯子，这倒也好，”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就是健康的人，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杜涅奇卡担心地望着佐西莫夫，说。

“这话相当正确，”佐西莫夫回答，“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大家当真往往几乎都是疯子，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病人’多多少少比我们疯得厉害些，所以必须分清这个界线。完全正常的人，几乎根本就没有，这是对的；几十个人里，也许是几十万人里才能碰到一个，而且就是这样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缺陷……”

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佐西莫夫不慎说漏了嘴，“疯子”一词脱口而出，一听到这个词儿，大家都皱起眉头。拉斯科利尼科夫却好像毫不在意，坐在那儿，陷入深思，苍白的嘴唇上露出奇怪的微笑。他不知继续在想什么。

“喂，这个给轧伤的人怎么样了？我把你的话打断了！”拉祖米欣赶快高声说。

“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好像从梦中醒来，“是的，……所以，当我帮着把他抬回家去的时候，沾上了血迹……顺带说一声，妈妈，昨天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真的是精神不正常。昨天我把您寄给我的钱全都送给了……他的妻子……用来安葬他。现在这个寡妇，她有肺病，这个可怜的女人……三个小孩子都成了孤儿，没有饭吃……家里什么都没有……还有个女儿……要是您看到了，说不定您自己也会送给她……不过，我得承认，我没有任何权利，特别是因为我知道，这些钱您是怎么弄来的。要帮助别人，得先有这样做的权利，要不，就只能说：‘Crevez, chiens, sivosunXeYtespascontents！’^①他放声大笑起来，“是不是这样呢，杜妮娅？”

①法文，意为：“畜生，如果你们觉得不好，那就死了吧。”

“不，不是这样，”杜妮娅坚决地回答。

“哦！你也有……企图！……”他含糊不清地说，几乎是憎恨地看了她一眼，并且含讥带讽地微微一笑。“这我本该猜到的……有什么呢，这也值得称赞；对你来说，这会更好……一直走到这样一条界线，如果你不跨过去，就会遭到不幸，跨过去呢，也许会更加不幸……不过这都是胡说八道！”他气愤地加上一句，为自己这种不由自主的兴奋情绪感到恼怒。“我只不过想说，妈妈，我请求您原谅，”他突然生硬地、断断续续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够了，罗佳，我相信，你做的一切都很好！”十分高兴的母亲说。

“请您不要相信，”他回答，撇了撇嘴，微微一笑。接着是沉默。在这场谈话中有某种紧张气氛，在沉默中，在他们和好与请求的时候，大家也都有同样的感觉。

“好像她们都怕我呀，”拉斯科利尼科夫皱起眉头瞅着母亲和妹妹，心中暗想。真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越是不说话，就越觉得害怕。

“不见面的时候，我倒好像很爱她们，”这想法突然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

“你要知道，罗佳，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死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忽然一下子站了起来。

“这个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是什么人？”

“唉，我的天哪，就是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斯维德里盖洛娃呀！我在信里还给你写了那么多有关她的事情呢。”

“啊——啊——啊，对了，我记得……那么，她死了？唉，真的吗？”他突然打了个哆嗦，仿佛从梦中醒来。“难道她死了？怎么死的？”

“你要知道，是猝死！”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受到他好奇心的鼓舞，连忙说，“就在我给你发信的时候，甚至就在那一天！你要明白，这个可怕的人看来就是她致死的原因。据说，他把她狠狠地痛打了一顿！”

“难道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吗？”他问妹妹。

“不，甚至相反。他对她总是很有耐心，甚至客客气气。在许多情况下，对她的性格他甚至采取过分宽容的态度，整整七年……不知为什么突然失去了耐心。”

“既然他忍耐了七年，可见他根本不是那么可怕，不是吗？”

杜涅奇卡，你好像是在为他辩解？”

“不，不，这是个可怕的人！我不能想象会有比这更可怕的，”杜妮娅几乎颤抖着回答，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他们这件事发生在早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连忙接下去说。“在这以后，她立刻吩咐套马，吃过午饭马上就进城去，因为每逢这种情况，她总是要进城；据说吃午饭的时候她胃口很好……”

“挨了打以后？”

“……不过，她一向有这么个……习惯，一吃完午饭，为了不耽误起程，立刻就水滨浴场……你要知道，她在那儿进行浴疗；他们那里有一处冷泉，她每天按时在冷泉里沐浴，可是她一下水，就突然中风了！”

“那还用说！”佐西莫夫说。

“把她打得很厉害吗？”

“这还不一样吗，”杜妮娅回答。

“嗯哼！不过，妈妈，您倒喜欢讲这种无聊的事，”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仿佛是无意中突然说。

“唉，我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脱口而出。

“怎么，你们都怕我吗？”他撇着嘴，不自然地笑着说。

“的确是这样，”杜尼亚说，目光严厉地逼视着哥哥。“妈妈上楼的时候，甚至吓得在画十字。”

他的脸仿佛在抽搐，变得很难看。

“唉，看你说的，杜尼亚！请别生气，罗佳……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杜尼亚！”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着急地说，“我，真的，到这儿来的时候，坐在车厢里一路上都在梦想着：我们将怎样见面，怎样互相谈谈各自的情况……我感到那么幸福，都不觉得是在路上了！唉，我在说什么啊！现在我也感到很幸福……你不该那么说，杜尼亚！单是看到你，我就已经觉得幸福了，罗佳……”

“够了，妈妈，”他不好意思地含糊不清地说，紧紧握住她的手，可是不看着她，“我们会时间痛痛快快地说个够的。”

说完这句话，他突然感到很窘，脸色变得煞白：不久前体验过的一种可怕的感觉，一种像死人般冷冰冰的感觉，又突然穿透他的心灵；他又突然十分清楚，完全明白，刚才他撒了个弥天大谎：现在他不仅永远不能痛痛快快地说个够，而且永远再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什么了。这个折磨人的想法对他的影响是如此强烈，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几乎想得神，从座位上站起来，谁也不看，就从屋里往外走去。

“你怎么了？”拉祖米欣喊了一声，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又坐下，默默地朝四下里看看；大家都困惑不解地看着他。

“你们怎么都这样闷闷不乐！”他突然完全出乎意外地高声大喊，“随便说点儿什么嘛！真的，干吗这么干坐着！喂，说呀！大家都说话呀……我们聚会在一起，可是都不作声……”

喂，随便说点儿什么呀！”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他又要像昨天那样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画了个十字，说。

“你怎么了，罗佳？”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怀疑地问。

“没什么，我想起一件事来，”他回答，突然笑起来了。

“好，既然如此，那就好！不然我倒以为……”佐西莫夫含糊不清地说，说着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不过，我该走了；

也许，我还会再来一次……如果你们还在这儿……”

他告辞，走了。

“一个多好的人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不错，是个很好的、出色的、学识渊博的聪明人……”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出乎意外地说得很快，而且异常兴奋，直到现在他还从未这么活跃过，“我已经记不得，生病以前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了……好像是在哪儿见过……瞧，这也是一位好人！”他朝拉祖米欣点点头，“你喜欢他吗，杜尼亚？”她问她，而且不知为什么突然大笑起来。

“很喜欢，”杜尼亚回答。

“呸，你是个多么……不讲交情的人！”给说得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的拉祖米欣说，说罢从椅子上站起来。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微微一笑，拉斯科利尼科夫却高声大笑起来。

“你去哪儿？”

“我也……我也该走了。”

“你根本不该走，请你留下来！佐西莫夫走了，所以你也该走吗？你别走……可是，几点了？十二点了吗？你这块表多可爱呀，杜尼亚！你们怎么又不说话了！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这是玛尔法·彼特罗芙娜送给我的礼物，”杜尼亚回答。

“价钱很贵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补充说。

“啊——啊——啊！多大啊，几乎不像女表。”

“我就喜欢这样的，”杜尼亚说。

“这么说，不是未婚夫的礼物，”拉祖米欣想，不知为什么觉得很高兴。

“我还以为是卢任送的礼物呢，”拉斯科利尼科夫说。

“不，他还什么也没送给过杜涅奇卡呢。”

“啊——啊——啊！您还记得吗，妈妈，我曾经恋爱过，还想结婚呢，”他看着母亲说，话题突然转变，还有他说这话的语调，都使她感到惊讶。

“唉，我亲爱的，是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和杜涅奇卡以及拉祖米欣互相使了个眼色。

“嗯哼！是的！我能跟你们说点儿什么呢？甚至记不得多少了。她是个有病的小姑娘，”他接下去说，仿佛又突然陷入沉思，低下了头，“完全是个病魔缠身的姑娘；喜欢向乞丐施舍，一直梦想进修道院，有一次她跟我谈起这件事来，泪流满面；是的，是的……我记得……记得很清楚。长得……不好看。真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对她产生了那么深的感情，似乎是为了她总是生病……如果她再是个跛子或驼背，我大概会更爱她……（他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这……就像是春天里的梦呓……”

“不，这不仅仅是春天里的梦呓，”杜涅奇卡兴奋地说。

他怀着紧张的心情留神看了看妹妹，但是没有听清或者甚至不理解她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他陷入沉思，站起来，走到母亲面前，吻了吻她，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了。

“你现在还在爱她！”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她？现在？啊，对了……您说的是她！不。现在这一切就好像是在那个世界上……而且那么久了。就连周围的一切也似乎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

他留心看了看他们。

“喏，就连你们……我好像也是从千里以外在望着你们……唉，天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问这问那的作什么呢？”他懊恼地加上一句，随后不说话了，咬着自己的指甲，又陷入沉思。

“你住的房子多么不好啊，罗佳，像个棺材，”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说，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我相信，你变得这么忧郁，一半得归咎于这间房子。”

“房子？……”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是啊，有很多事情是由房子促成的……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妈妈，要是您能知道就好了，您刚刚说

出了一个多么奇怪的想法，”他突然补上一句，奇怪地冷笑了一声。

再稍过一会儿，这一伙人、这离别三年之后重新聚首的亲人，还有这谈话的亲切语气——尽管他们根本无话可谈，——最后就都将使他完全无法忍受了。然而，有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定得在今天解决，——还在不久前，他一醒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决定了。现在他为这件事感到高兴，仿佛把它看作一条出路。

“是这么回事，杜尼亚，”他认真而又冷淡地说，“昨天的事，我当然请你原谅，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再次提醒你，我的主要意见，我决不放弃。要么是我，要么是卢任。让我作个卑鄙的人吧，你却不应该这样。总有一个是卑鄙的。如果你嫁给卢任，我就不再把你看作妹妹。”

“罗佳，罗佳！这还不和昨天一样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伤心地高声说，“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叫作卑鄙的人呢，这我可受不了！昨天也是这样……”

“哥哥，”杜尼亚坚决地回答，语气也很冷淡，“这都是因为你有个错误的想法。我反复考虑了一夜，找出了你的错误。这都是因为，似乎，据你推测，好像我要嫁给什么人，是为了什么人而牺牲自己。根本不是这样。我要出嫁，只不过是为自己，因为我很痛苦；其次，如果我能作为亲人做点儿有益的事，我当然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的动机……”

“她说谎！”他暗自想，同时在愤恨地咬着指甲。“骄傲的女人！她不愿承认，她想施恩于人！噢，庸俗的人们哪！他们爱，就像是恨……噢，我是多么……憎恨他们所有的人！”

“总而言之，我要嫁给彼得·彼特罗维奇，”杜涅奇卡接着说下去，“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诚实地履行他期待于我的一切义务，所以，我并没有欺骗他……你为什么这样笑？”

她也发火了，她的眼里闪射出愤怒的火花。

“履行一切义务？”他恶毒地冷笑着问。

“到一定的限度。彼得·彼特罗维奇求婚的态度和方式立刻就向我显示出，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当然自命不凡，也许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不过我希望他也能尊重我，……你为什么又笑了？”

“你为什么脸又红了？你在说谎，妹妹，只是由于女性的固执，你才故意说谎，这只不过是到了在我面前坚持己见……你不可能尊重卢任，因为我见过他了，还和他谈过话。可见你是为了钱而出卖自己，可见，不管怎么说，你的行为是卑鄙的，我感到高兴的是，至少你还会脸红！”

“不对，我没说谎！……”杜涅奇卡高声叫嚷起来，失去了冷静的态度，“如果我不是深信他尊重我，珍视我，我是决不会嫁给他的；如果我不是坚决相信，我会尊重他，我也决不会嫁给他。幸而对于这一点我可以深信不疑，就连今天，我也毫不怀疑。这样的婚姻决不是像你所说的那种卑鄙的事！即使你是对的，即使我当真下决心要做卑鄙的事，那么你像这样和我说话，从你那方面来说，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你为什么要求我表现出也许连你自己都没有的英雄气概？这是专横霸道，这是强制！即使我毁了什么人，那么也只是毁了我自己……我还没杀害过任何人！……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的脸色为什么变得这么白？罗佳，你怎么了？罗佳，亲爱的！”

“上帝啊！你说得他都快要昏厥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惊呼。

“不，不，……没有的事……没什么！……头稍有点儿晕。根本不是昏厥……您怎么老是忘不了这些昏厥啊！……嗯哼！对了……我要说什么来着？对了：你今天是怎么会相信你尊敬他，他也……会尊重你的，用你的话来说，是这样吧？你好像说过，今天，是吗？还是我听错了呢？”

“妈妈，请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信拿给哥哥看看，”杜涅奇卡说。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用颤抖的双手把信递给他。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接过了信。但是在把信打开之前，他突然不知为什么惊奇地看了看杜涅奇卡。

“奇怪，”他慢慢地说，仿佛突然有个新的想法使他吃了一惊，“我操的是哪份心？我干吗大嚷大叫？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好了！”

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可是说出了声，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瞅着妹妹，好像大惑不解。

他终于把信打开了，脸上仍然保持着某种奇怪的惊讶神情；然后他慢慢地、很用心地看起来，看了两遍。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特别焦灼不安；大家也都预料会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情。

“这使我觉得奇怪，”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一边把信递给母亲，可是他这话并不是对着某一个人说的，“因为卢任是个办案的，是个律师，就连他说话也是这样……一副律师腔调，——可是信却写得文理不通。”

大家都骚动起来；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他们写信都是这个样子，”拉祖米欣断断续续地说。

“莫非你看过了？”

“是的。”

“我们让他看了，罗佳，我们……不久前我们商量过，”感到很窘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这其实是司法界的文体，”拉祖米欣打断了她说的话，“司法界的公文至今都是这样写法。”

“司法界的？对，正是司法界的，公文式的……倒不是说十分不通，可也并不完全合乎语言规范；是公文式的！”

“彼得·彼特罗维奇并不隐瞒，他没念过多少书，甚至夸耀他是靠自我奋斗，取得了目前的社会地位，”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说，对哥哥的新语调有点儿生气了。

“有什么呢，既然夸耀，就是说有值得夸耀的东西，——这我并不反对。妹妹，我看完了信，竟提了一个这么不够郑重的意见，你好像是生气了，心想，我是由于恼怒，故意挑出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挖苦你。恰恰相反，由于文体，我才想到了一个在目前情况下绝非多余的意见。信上有这么一句话：‘咎由自取’，写上这句话，意义重大，用意是明显的，此外，还有一句威胁性的话，说是如果我去，他立刻就走。这要走的威胁，也就等于威胁说，如果你们不听话，他就会抛弃你们，而且是现在，已经把你们叫到彼得堡来以后，现在就抛弃你们。嗯，你是怎么想呢，如果卢任的那句话是他（他指指拉祖米欣），或者是佐西莫夫，或者是我们当中随便哪一个写出来的，会不会同样令人感到气愤呢？”

“不——会”，杜涅奇卡兴奋地回答，“我很明白，这话说得太天真了，可能他只不过是不善于写信……你考虑得很有道理，哥哥。我甚至没料到……”

“这是司法界的说法，而用司法界的语言，就不能写成另一个样子，结果写出来的也许就比他所想的更粗鲁些了。不过，我一定会让你有点儿失望：这封信里还有一句话，一句诽谤我的话，而且是相当卑鄙的诽谤。昨天我是把钱送给了那个害肺病的、悲痛欲绝的寡妇，不是‘借口安葬’，而是，就是用来安葬死者的，也不是交给了女儿——像他信上说的，一个‘行为不端’的姑娘（昨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她），而是交给了寡妇本人。我认为，这分明是他迫不及待的愿望：诋毁我，挑拨我和你们争吵。这句话又是用刀子笔吏的语言说出来的，也就是过于明显

地暴露了目的，而且是十分天真地急欲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要想做得聪明，单靠聪明还不够。这一切活活画出了一个人的面目，而且……我不认为他十分尊重你。我把这些告诉你，唯一的目的，是让你接受教训，因为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好……”

杜涅奇卡没有回答；她的决定还在不久前就已经作出了，她只等着晚上到来。

“那么你怎么决定呢，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他说话时这种出乎意外、极其认真的新语气使她比刚才更感到不安了。

“这‘决定’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吗，彼得·彼特罗维奇在信上说，叫你晚上别去我们那里，要是你去……他就走。那么你……去吗？”

“这当然不该由我来决定，首先要由您决定，如果彼得·彼特罗维奇的这个要求并不让您感到屈辱的话，其次，要由杜尼娅决定，如果她也不感到屈辱的话。你们认为怎么做好，我就怎么做，”他干巴巴地补充说。

“杜涅奇卡已经决定了，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赶紧插嘴说。

“我决定请求你，罗佳，坚决请求你，我们与他见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场，”杜尼娅说，“你来吗？”

“来。”

“我也请您八点钟到我们那儿去，”她对拉祖米欣说。“妈妈，我也邀请了他。”

“好极了，杜涅奇卡。唉，你们怎么决定，”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补充说，“那就怎么办吧。我心里也觉得轻松些；我不喜欢装假或说谎；我们最好是实话实说……现在彼得·彼特罗维奇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随便他吧！”

第三章

五

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进到屋里了。他进来时，脸上的神情好像是在竭力忍着，免得噗嗤一下笑出声来。怪不好意思的拉祖米欣跟在他后面走了进来，显得很窘，怒气冲冲，脸红得像芍药一样，笨手笨脚，神情十分尴尬。这时他全身的姿势当真都很好笑，说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笑并不是没有道理。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没被介绍给主人，就向站在房屋当中疑问地望着他们的主人点了点头，伸出手去，和他握手，看得出还在竭力抑制着自己的快乐情绪，好至少能用三言两语来作自我介绍。但是他刚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含糊不清地不知说了些什么，——突然，好像不由自主地又朝拉祖米欣看了一眼，立刻又忍不住了：强忍住的笑声突然爆发，在这以前越是忍得厉害，这时就越发抑制不住了。听到这“发自内心”的笑声，拉祖米欣气得发狂，他的愤怒为目前的情景增添了最真诚的愉快气氛，主要的是，使它显得更自然了。

拉祖米欣还好像故意帮忙，使这幕喜剧演得更加真实。

“呸，见鬼！”他高声怒吼，一挥，刚好打在一张小圆桌上，桌上放着一只茶已经喝完了的玻璃杯。所有东西都飞了起来，发出叮叮噹噹的响声。

“为什么要摔坏椅子呢①，先生们，公家可要受损失了！”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愉快地叫嚷。

①这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第一幕第一场中市长的一句话。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拉斯科利尼科夫还在笑着，忘了自己的手握在主人的手里，但也知道分寸，所以在等着这一瞬间快点儿而且较为自然地结束。小桌子倒了，玻璃杯打破了，这使得拉祖米欣更加不好意思，完全不知所措，他神情阴郁地看了看玻璃碎片，啐了一口，急速地转过身去，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可怕地皱起眉头，阴沉着脸望着窗外，可是什么也没看见。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在笑，也愿意笑，然而他显然需要对这作出解释。墙角落里一把椅子上坐着扎苗托夫，客人一进来，他就欠起身来，咧开嘴微笑着，站在那儿等着，然而困惑不解地、甚至是怀疑地看着这个场面，而看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甚至是感到局促不安。扎苗托夫也在场，这是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预料到的，这使他吃了一惊，感到不快。

“这还得考虑考虑！”他想。

“请原谅，”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拉斯科利尼科夫……”

“哪儿的话，非常高兴，您这样进来，我也很高兴……怎么，他连打个招呼也不愿意吗？”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朝拉祖米欣那边点了点头。

“真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大发脾气。我只不过在路上对他说，他像罗密欧，而且……而且证明的确如此，好像再没有别的原因了。”

“猪猡！”拉祖米欣头也不回地回答。

“为了一句话大发脾气，这么说，是有很重要的原因了，”

波尔菲里大笑起来。

“哼，你呀！侦查员！……哼，你们都见鬼去！”拉祖米欣很不客气地说，突然，他自己也大笑起来，脸上带着愉快的神情，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走到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跟前。

“够了！大家都是傻瓜；谈正经的：这是我的朋友，罗季昂·罗曼内奇·拉斯科利尼科夫，第一，久闻大名，想和你认识一下，第二，有件小事要找你谈谈。啊！扎苗托夫！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们认识？早就是朋友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拉斯科利尼科夫不安地想。

扎苗托夫好像不好意思，不过不是很窘。

“昨天在你家里认识的，”他很随便地说。

“这么说，老天帮忙，省得我操心：波尔菲里，上星期你一个劲儿地求我给你介绍，可是不用介绍，你们就搞到一起了……你的烟呢？”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一副家常打扮，穿着长袍，十分干净的内衣，脚上是一双已经穿坏的便鞋。这是个约摸三十五岁左右的人，中等以下身材，胖胖的，甚至腆着个大肚子，脸刮得光光滑滑，既没蓄唇髭，也没有络腮胡子，一头浓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滚圆的大脑袋，不知怎么后脑勺却特别突出。肥胖的圆脸上长着个稍有点儿向上翘着的鼻子，脸色暗黄，好像有病，但很有精神，甚至流露出嘲讽的神情。他的脸甚至是和善的，要不是眼神起了破坏性作用的话，那双眼睛闪烁着暗淡无色的微弱的闪光，遮着眼睛的睫毛几乎是白的，不停地眨动着，仿佛是在向什么人使眼色。不知怎地，他的目光和他那甚至有点儿像女人的整个体形很不协调，因此使他这个人显得比乍看上去所能预料的要严肃得多。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一听到客人有件“小事”要找他谈谈，立刻请客人坐到长沙发上，他自己则坐到沙发的另一头，凝神注视着客人，迫切地等待着叙述事情的原委，而且那么聚精会神，严肃得似乎太过分了，第一次来找他的人，特别是素不相识的人，特别是如果您认为您所说的事情值得如此特别重视，值得给予如此认真对待的话，那么他这种认真的态度甚至会让您感到难堪，让您不知所措。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几句简短而条理分明的话，清楚和准确地说明了自己的事情，因此他对自己十分满意，甚至相当仔细地把波尔菲里打量了一番。在谈话的全部时间里，波尔菲里也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拉祖米欣坐在桌子对面，热心而又急不可耐地留心听着他说明事情的原委，不时把目光从这一个的身上转移到那一个的身上，又从那一个身上转移到这一个身上，做得已经有点儿失去分寸了。

“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暗自骂了一声。

“您应该向警察局声明，”波尔菲里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认真地回答说，“就说，得悉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件凶杀案，——您也请求通知经办此案的侦查员，有这么几件东西是属于您的，您希望把它们赎回来……”

“或者那里……不过会书面通知您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目前我，”拉斯科利尼科夫尽可能装作很尴尬的样子，“手头不怎么宽裕……就连这么几件小东西也没法赎回来……我，您要知道，我想现在只声明一下，说这些东西是我的，一旦有了钱……”

“这反正一样，”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回答，冷冷地听着他对他经济状况所作的解释，“不过，如果您愿意，直接给我写个报告也行，也是那个意思：就说，得知那件案子，声明有这么几件东西是我的，请……”

“就写在普通的纸上？”拉斯科利尼科夫连忙打断了他的话，又想谈经济方面的问题。

“噢，就写在最普通的纸上！”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不知为什么突然眯缝起眼睛，带着明显的嘲讽神情看了看他，好像是对他眨了眨眼。不

过，也许只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感觉，因为这只持续了一瞬间。至少是有过这么一种神情。拉斯科利尼科夫发誓，他对他眨过眼，天知道是因为什么。

“他知道！”这想法像闪电般在他脑子里忽地一闪。

“请原谅我为这样一些小事来麻烦您，”他接着说下去，有点儿心慌意乱，“我那些东西总共只值五个卢布，不过对我却特别珍贵，因为对于我从他们那儿得到这些东西的人来说，这是纪念品，说实在的，一听说的时候，我甚至大吃一惊……”

“怪不得昨天我和佐西莫夫谈起，波尔菲里在询问那些抵押东西的人，你显得那么激动了！”拉祖米欣怀着明显的意图插嘴说。

这可已经让人太难堪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忍不住了，用那双燃起怒火的黑眼睛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立刻又冷静下来。

“老兄，你好像是在嘲笑我吧？”他狡猾地装出生气的样子对拉祖米欣说。“我同意，在你看来，对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也许我是太关心了；但是既不能为此把我看作自私自利的人，也不能把我看作吝啬鬼，在我看来，这两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许绝非毫无用处。刚才我已经跟你说过，这块不值钱的银表是先父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你嘲笑我吧，可是我母亲来看我了，”他突然转过脸去，对波尔菲里说，“如果她知道，”他又赶快回过头来对拉祖米欣说，特别竭力让声音发抖，“这块表丢了，那么，我发誓，她一定会悲痛欲绝的！女人嘛！”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恰好完全相反！”感到不快的拉祖米欣大声叫嚷。

“这样好不好呢？自然吗？没太夸张吗？”拉斯科利尼科夫心怦怦地跳着，暗自想。“我干吗要说‘女人嘛’？”

“令堂到您这儿来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不知为了什么问。

“是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

波尔菲里不说话了，仿佛在思考。

“您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丢不了，”他安详而冷静地接下去说。“要知道，我早就在这里等着您了。”

他若无其事地、很关心地把烟灰缸放到毫不爱惜地把香烟灰弹到地毯上的拉祖米欣面前。拉斯科利尼科夫颤抖了一下，但是波尔菲里似乎没看着他，一直还在为拉祖米欣的香烟灰感到担心。

“什——么？你在等着？难道你知道他也在那儿抵押过东西吗？”拉祖米欣叫嚷。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直接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

“您那两件东西，戒指和表，都在她那儿，包在一张纸里，纸上用铅笔清清楚楚写着您的名字，还写着她从您那里收到这些东西的月份和日期……”

“您怎么这样细心？……”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恰当地笑了笑，竭力想毫不回避地看着他的眼睛，但是忍不住了，突然补充说：“刚才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抵押东西的人大概很多……您难以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可您，恰恰相反，这么清楚地记得所有的人，而且……而且……”

“愚蠢，不高明！我干吗要加上这些话呢！”

“几乎所有抵押过东西的人，现在我们都已经清楚了，只有您一个人还没来过，”波尔菲里用稍有点儿勉强可以察觉的嘲讽口吻回答。

“前几天我身体不大好。”

“这我也听说了。甚至还听说，不知为了什么，您的心情很不好。就是现在，您的脸色好像也很苍白？”

“一点也不苍白……恰恰相反，现在我完全健康！”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改变了语气，粗鲁而又气愤地、毫不客气地说。他满腔怒火，再也无法压制。“可是在气头上我准会说漏了嘴！”这想法又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他们为什么要折磨我呢？……”

“他并不完全健康！”拉祖米欣赶紧接着说，“尽说傻话！到昨天他还几乎昏迷不醒，在说胡话……你相信吗，波尔菲里，他连站都站不稳，可是我们，我和佐西莫夫，昨天刚一转身，他就穿上衣服，悄悄地溜出去，不知在哪儿闲逛，几乎直到半夜，而且是在完全，我告诉您，是在完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这您能想象得出吗！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是在完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吗？您倒说说看！”波尔菲里像女人似地摇摇头。

“唉，胡说八道！请别相信他！其实您本来就不相信！”拉斯科利尼科夫太恼怒了，不觉脱口而出。可是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似乎没听清这些奇怪的话。

“如果不是神智不清，你怎么会出去呢？”拉祖米欣突然发火了。“你干吗出去？去干什么？……而且为什么偏偏是悄悄地溜走呢？当时你想清楚吗？现在，所有危险都已经过去了，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对你说了！”

“昨天他们让我腻烦透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对波尔菲里说，脸上露出放肆无礼和挑衅的微笑，“我从他们那儿逃走，想去租间房子，叫他们再也找不到我，而且随身带了许多钱。喏，扎苗托夫先生看到过这些钱。扎苗托夫先生，昨天我神智清醒，还是不清醒呢？请您来评判一下吧。”

这时他似乎真想把扎苗托夫掐死。扎苗托夫的目光和沉默，他都很不喜欢。

“照我看，昨天您说话很有理智，甚至相当巧妙，只不过太爱生气了，”扎苗托夫冷冷地说。

“今天尼科季姆·福米奇对我说，”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插嘴说，“昨天很晚遇到了您，在一个被马踩死的官员家里……”

“好，就拿这个官员的事情来说吧！”拉祖米欣接过话茬说，“你说，你在那个官员家的行为像不像个疯子？把剩下的最后一分钱都送给那个寡妇做丧葬费了！好吧，你要帮助她也行——给她十五个卢布，二十个卢布，也就是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三个卢布也好，可是，不，把二十五卢布全都这么慷慨地送给她了！”

“也许我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宝藏，你却不知道呢？于是我昨天就慷慨起来了……喏，扎苗托夫先生知道，我找到了宝藏！……请您原谅，”他嘴唇颤抖着对波尔菲里说，“我们用这种无关紧要的闲话打搅了您半个小时。您厌烦了，是吗？”

“没有的事，恰恰相反，恰——恰——相反！要是您能知道，您使我多么感兴趣就好了！看着和听着都很有意思……”

而且，说实在的，您终于来了，我是那么高兴……”

“喂，至少给拿杯茶来嘛！嗓子都干了！”拉祖米欣突然高声叫嚷。

“好主意！也许大家会陪你一道喝。要不要……喝茶之前，先来点儿更重要的①？”

①指酒。

“去你的！”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去吩咐送茶来。

各种想法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子里像旋风样飞速旋转。他气得要命。

“主要的，是他们毫不掩饰，也不想客气！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尼科季姆·福米奇谈起我呢？可见他们不想隐瞒，像群狗一样在跟踪我！这样毫无顾忌，这样瞧不起我！”他气得发抖。“好吧，要打，就对准了打，可别玩猫逗老鼠的游戏。这可是个不礼貌的。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要知道，也许我还不允许这样！……我会站起来，对着你们把实情全都说出来；您会看到，我是多么瞧不起你们！……”他困难地喘了口气。“如果只不过是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呢？如果这是幻象，如果我全弄错了，如果是由于我没有经验而发火，如果是我演不了这个卑鄙的角色呢？也许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图吧？他们的话都很普通，不过其中有某种含意……这些话随时都可以说，不过有某种含意。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说‘在她那儿’？为什么扎苗托夫补充说，我说得巧妙？为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对了……语气……拉祖米欣也坐在这儿，为什么他什么也没察觉呢？这个天真的傻瓜永远什么也不会察觉！又发热病了！……刚才波尔菲里对我眨眼了，还是没有呢？大概，没有这回事；他为什么要眨眼呢？是想刺激我的神经，还是在戏弄我？要么一切都是幻象，要么是他们知道！……就连扎苗托夫也很无礼……扎苗托夫是不是无礼呢？扎苗托夫一夜之间改变了看法。我就预感到他会改变看法！他在这儿像在家里一样，可还是第一次来这里。波尔菲里不把他当作客人，背对着他坐着。他们勾搭上了！一定是为了我勾搭上的！我们来以前，他们一定是在谈论我！……他们知道租房子的事情吗？但愿快点儿！……当我说昨天我跑出去租房子的時候，他忽略过去了，没有就此发挥什么……而我插进这句关于租房子的话，巧妙得很：以后会有用处！……就说，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哈，哈，哈！那天晚上的事他全都知道了！我母亲来了，他不知道！……那巫婆连日子都用铅笔记上了！……您胡说，我决不屈服！因为这还不是事实，这只是幻象！不，请你们拿出真凭实据来！租房子的事情不是证据，而是我的呓语；我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他们知道租房子的事情吗？不摸清楚，我就不会走！我干吗要来？可是现在我在发火，这大概是个证据吧！唉，我多么容易光火啊！不过也许这是好事；我在扮演一个病人的角色嘛……”

他在试探我。他会把我搞糊涂的。我来干什么？”

这一切犹如闪电一般掠过他的脑海。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一转眼工夫就回来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变得快活起来。

“老兄，昨天从你那儿回来以后，我的头……就连我整个儿这个人好像管不住自己了，”他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气笑着对拉祖米欣说。

“怎么，有意思吗？昨天我可是在谈到最有趣的问题的时候离开你们的，不是吗？谁赢了？”

“当然，谁也没赢。我们渐渐谈到了一些永恒的问题，谈论起学术性的问题来了。”

“罗佳，你想想看，我们昨天谈到了什么：到底有没有犯罪？我说过，我们都争论得快发疯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普通的社会问题嘛，”拉斯科利尼科夫心不在焉地回答。

“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地提出来的，”波尔菲里说。

“不完全是这样提出来的，的确如此，”和往常不一样，拉祖米欣匆忙而性急地立刻就同意了。“喂，罗佳，你听听，然后谈谈你的意见。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昨天我拼命跟他们争，并且在等着你；我还跟他们谈起你，说你今天会来……我们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谈起的。这观点大家都知道：犯罪是对社会制度不正常的一种抗议——仅仅是抗议，再也不是什么别的，再也不是什么别的，再也不是什么别的，——仅此而已！”

……”

“这你可是胡说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高声叫喊。看来，他活跃起来了，一直瞅着拉祖米欣笑，这就使后者变得更激动了。

“再不允许去找任何别的原因！”拉祖米欣情绪激昂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没胡说！……我可以把他们的书拿给你看：照他们的看法，一切都是‘环境所迫’——再没有别的原因！这是他们爱说的一句话！由此直接得出结论：如果社会组织得正常，那么所有犯罪就一下子都会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抗议的了，转瞬间所有的人就都会变成正直的人。不考虑天性，天性给排除了，天性是不应该存在的！按照他们的理论，不是人类沿着历史发展的实际道路向前发展，到最后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相反，社会制度从任何一个数学头脑里产生出来以后，立刻会把全人类组织起来，比任何实际发展过程都快，毋需经过历史发展的实际道路，转眼之间就会使全人类都变得正直和纯洁无瑕！正是因此，他们本能地不喜欢历史：‘历史上只有丑恶和愚蠢’——一切都仅仅是因为愚蠢！因此他们才不喜欢现实生活的实际发展过程：不需要活人！活人需要生活，活人不听从机械的支配，活人是可疑的，活人是反动的！他们那儿所需要的人虽然有点儿死尸的臭味，可以用橡胶做成，——然而不是活的，没有意志，像奴隶一般驯服，不会造反！结果是，他们把一切仅仅归结为用砖头砌成墙，在法朗吉大厦①里配置一条走廊和一间间房间！法朗吉大厦倒是建成了，可是适应法朗吉大厦的天性还没形成，天性想要生活，它尚未结束生活进程，要进坟墓还早着呢！单从逻辑出发，不可能超越天性！逻辑只能预见到三种情况，而情况却有上百万种！摒弃百万种不同情况，把一切仅仅归结为一个舒适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显然这是很诱人的，根本用不着动脑筋！主要的是，用不着动脑筋！全部生活秘密都容纳在两张印刷页上了！”

“他突然大发宏论，反来复去讲个没完没了，得制止他了，”波尔菲里笑了。“您想想看，”他转过脸去，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在一间房间里，六个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而且在这以前大家都灌了一肚子五味酒②，——您想象得出来吗？不，老兄，你说得不对：‘环境’对犯罪的确有重大影响；这我可以向你证明。”

①法朗吉大厦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幻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宿舍。

②一种用果汁、香料、茶、酒等制成的混合饮料。

“我也知道，有重大影响，可是请你说说看：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败坏一个十岁小姑娘的名誉，——是环境迫使他这么做的吗？”

“这又有什么呢，严格地说，大概也是受环境影响，”波尔菲里说，态度高得令人吃惊，“对一个小姑娘的犯罪行为，很可能用‘环境’来解释，甚至非常可能。”

拉祖米欣几乎气得发狂了。

“好吧，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给你解释，”他吼叫起来，“你的睫毛所以是白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伊凡大帝钟楼①高三十五沙绳，而且我能解释得明白，确切，进步，甚至还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怎么样？我承担这个任务！喂，要打赌吗？”

①伊凡大帝钟楼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始建于一五〇五——一五〇八年，一六〇〇年接高。钟楼高八十一米。一沙绳（俄丈）等于二·一三四米。

“好，我打赌！咱们倒要听听他怎么解释！”

“哼，他总是装模作样，鬼东西！”拉祖米欣高声叫嚷，跳起来，挥了挥手。“跟你说话，不值得！他是故意捉弄人，罗季昂，你还不了解他呢！昨天他站在他们那一边，只不过是耍弄大家。上帝啊，昨天他说了些什么啊！可他却高兴得不得了！……可他能这样谈它两个星期。去年，不知为了什么目的，他想让我们相信，他要出家去作修士：一连两个月坚持说，他要这么做！不久前又突然想要让人相信，他要结婚了，结婚的一切东西都已准备就绪。连新衣服也做好了。我们都已经向他道喜了。可是不但还没有新娘，而且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不是空中楼阁！”

“这你就说谎了！事先我是做了一套衣服。因为做了新衣服，才有了哄骗你们的想法。”

“您当真是这样一个善于伪装的人吗？”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随便地问。

“您却认为不是吗？您等着吧，我也会让您上当受骗的，——哈，哈，哈！不，您要知道，对您我要全说实话。由于什么犯罪啦，环境啦，小姑娘啦，由于所有这些问题，现在我倒想起您的一篇文章来了，——其实，对这篇论文我一直很感兴趣。《论犯罪》……还是叫什么呢，题目我忘了，记不得了。两个月前在《定期评论》上拜读了您的大作，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论文？在《定期评论》上？”拉斯科利尼科夫惊讶地问，“半年前，我从大学退学以后，因为看了一本书，的确写过一篇论文，不过当时我是送到《每周评论》报去，而不是投寄给《定期评论》。”

“可是被《定期评论》采用了。”

“因为《每周评论》停刊了，所以当时没有发表……”

“这倒是真的；不过《每周评论》停刊以后，与《定期评论》合并了，所以您那篇论文两个月前就登在《定期评论》上了。您不知道？”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确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会呢，您可以去问他们要稿费呀！不过，您这个性格真怪！离群索居，像这样和您直接有关的事竟会毫不知情。这是事实，不是吗。”

“好哇，罗季卡！连我也不知道！”拉祖米欣叫喊起来。

“今天我就去阅览室，借这一期杂志来看看！两个月以前的吗？日期呢？反正我会找得到！真有你的！可他什么也不说！”

“不过您怎么知道那篇论文是我的？这篇文章的署名只是一个字母。”

“是偶然知道的，而且是前两天才知道的。通过编辑；我的一个熟人……我非常感兴趣。”

“我记得，我是分析罪犯在犯罪的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不错，您坚持说，犯罪经常是与疾病同时发生的。非常，非常新奇，不过……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倒不是您论文中的这一部分，而是在文章结尾提出的一种观点，可惜，对这一点您只是模模糊糊地作了一些暗示……总之，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文章作了某种暗示，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够……也就是说，不是能够，而是有充分的权利胡作非为和犯罪，似乎他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拉斯科利尼科夫冷笑了一声，因为对他的观点竟这样夸张地故意予以曲解了。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犯罪的权利？不过不是由于‘环境所迫’吧？”拉祖米欣甚至有点儿惊恐地问。

“不，不，完全不是这个原因，”波尔菲里回答。“问题在于，在他那篇论文里，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听话，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您要知道，他们是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却有权犯各式各样的罪，有权任意违法，为非作歹，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如果我误解的话，您的意思好像就是这样吧？”

“怎么能这样呢？这决不可能！”拉祖米欣困惑不解地含糊不清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冷笑了一声。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想促使他做什么；他记得自己的文章。他决定接受挑战。

“我的文章里不完全是这样讲的。”他简单而谦逊地说。

“不过，说实在的，您几乎是忠实地叙述了我的论点，也可以说，甚至完全忠实……（他似乎乐于承认，完全忠实。）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我根本没有像您所说的那样，坚持说，不平凡的人一定、而且必须经常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我甚至认为，报刊上根本就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只不过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也就是说，并不是官方给予的正式权利，而是自己有权允许自己越过自己的良心这道障碍……越过其他障碍，而且这仅仅是在为了让他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得以实现，必须这么做的情况之下。您说，我的文章说得不清楚；我愿意尽可能给您解释清楚。我认为，您好像希望我这样做，也许我并没猜错吧；那么请您听着。照我看，如果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开普勒①和牛顿的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世人所知，除非牺牲一个、十个、百个、甚至更多妨碍或阻碍这一发现的人的生命，那么为了让全人类都能知道自己的发现，牛顿就有权，甚至必须……消灭这个或一百个人。不过，绝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牛顿有权任意杀人，或者每天在市场上偷窃。我记得，我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对此加以发挥，说所有……嗯，例如，即使是那些立法者和人类社会的创始人，从远古时代的，到后来的莱喀古士②、梭伦③、穆罕默德④、拿破仑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罪人；单单由于这一点，他们就都是罪人，因为他们都制订了新法律，从而破坏了社会公认、神圣不可侵犯的、由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而且，当然啦，如果流血（有时是为维护古代法律英勇献身而流的完全无辜的血）能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决不会在鲜血前止步。甚至令人奇怪的是，绝大部分这些人类的愚人和创始人都是特别可怕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总而言之，我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人，不仅是那些伟大的，就连那些稍稍越出常轨的人，也就是说，就连那些稍微能提出点儿什么新见解的人，就其天性来说，必然是罪人，——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然，他们就难以越出常轨；而让他们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这又是由于他们的天性，而照我看，他们甚至有责任不同意。总而言之，您可以看出，到此为止，我的观点中并没有任何特别新鲜的东西。这些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上千次，人们也看过上千遍了。至于说到我把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那么我同意，这样划分有点儿武断，不过我并没有坚持说，这两类人各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我只是相信自己的主要观点。这观点就是：按照自然规律，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仅仅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也就是有天赋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见解的人。当然，这样的分类，可以无止境地划分下去，但是区分这两类人的界线却相当明显：第一类，也就是那些材料，就其天性来说，一般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循规蹈矩，驯服听话，也乐于听话。照我看，他们有义务驯服听话，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有伤尊严的事情。第二类人却都会违法，都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违法和破坏，这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多区别；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要求为了更好的未来，破坏现有的东西。但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哪怕是跨过尸体，需要流血，那么在他内心里，凭他的良心，照我看，他可能允许自己不惜流血，——不过这要看他思想的性质和规模而定，——这一点请您注意。仅仅是就这个意义来说，我才在自己的文章里谈到了他们犯罪的权利。（请您记住，我们是从法律问题谈起的。）不过用不着有过多的担心：群众几乎永远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权利，总是会处决或绞死他们（或多或少地），而且这也是完全公正的，这样也就完成了他们保守的使命，然而到了以后几代，这样的群众又把那些被处死的人捧得很高，把他们供奉起来，向他们顶礼膜拜（或多或少地）。第一类人永远是当代的主人，第二类却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全世界，增加人的数量；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引导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这一类人，还是那一类人，都有完全同等的生存权利。总之，我认为他们都有同等的权利，而且——vivelaguerreéternelle⑤，——当然啦，直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⑥！”

①开普勒（一五七一一—一六三〇），德国著名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②莱喀古士（纪元前九世纪），古斯巴达的立法者。

③梭伦（约纪元前六三八—约纪元前五五九），古希腊的立法者。

④穆罕默德（约五七〇—六三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⑤法文，意为永恒的斗争万岁！

⑥见《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这里“新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人间的天堂。

“那么您还是相信新耶路撒冷了？”

“我相信，”拉斯科利尼科夫坚决地回答；他说这句话以及继续发表自己这冗长的谈话的时候，他为自己在地毯上选中了一点，一直在看着它。

“您也——相信上帝？请原谅我如此好奇。”

“我相信，”拉斯科利尼科夫又说了一遍，说着抬起眼来看了看波尔菲里。

“也——也相信拉撒路复活①？”

①见《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四十四节。

“我相——信。您问这些干吗？”

“真的相信？”

“真的。”

“您瞧……我是这么好奇。请原谅。不过，对不起，——我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了，——要知道，并不总是处死他们；有些人恰恰相反……”

“活着的时候就获得了胜利？嗯，是的，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就获得成功，于是……”

“他们自己开始处决别人？”

“如果需要的话，而且，您要知道，甚至大多数都是如此。

一般说，您的评论很机智。”

“谢谢。不过请您谈谈：用什么来把这些不平凡的人与平凡的人区分开来呢？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这种标记？我的意思是，这需要更准确些，也可以这么说吧，要在外表上能更明显地看得出来：请原谅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和有着善良意愿的人极其自然的担心，可是不能，譬如说，不能置备什么特殊的衣服，或者戴上个什么东西，打上印记什么的吧？……因为，您得同意，如果混淆不清，这一类人当中就会有人认为自己属于另一类人，于是他就会‘排除一切障碍’，正如您十分巧妙地所说的那样，那么这……”

“噢，这倒是经常有的！您的这一评论甚至比刚才的还要机智……”

“谢谢……”

“不必客气；不过您要注意到，错误只可能出在第一类人，也就是‘平凡的’人（也许我这样称呼他们很不妥当）那里。尽管他们生来就倾向于听话，但是由于某种连母牛也不会有的顽皮天性，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喜欢自命为进步人士，自以为是‘破坏者’，竭力想要发表‘新见解’，而且他们这样做是完全真诚的。而同时他们对真正的新人却往往视而不见，甚至瞧不起他们，把他们看作落后的人，认为他们的想法是有失尊严的。不过，照我看，这并不会太大的危险，真的，您用不着担心，因为这种人永远不会走得太远。当然，如果他们忘其所以，有时也可以拿鞭子抽他们一顿，让他们安于本分，但也仅此而已；甚至不需要有什么人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自己就会鞭打自己，因为他们都是品德优良的人；有些人是互相提供这样的帮助，另一些是自己亲手惩罚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公开悔过，——结果十分美妙，而且很有教育意义，总而言之，您用不着担心……有这样的规律。”

“好吧，至少在这一方面您让我多少有点儿放心了；不过还有一点让人担心：请您说说看，这些有权杀人的人，这些‘不平凡的’人，是不是很多呢？我当然愿意向他们顶礼膜拜，不过，您得同意，如果这种人很多的话，还是会觉得可怕，不是吗？”

“噢，关于这一点，请您也别担心，”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同样的语调接着说下去。“一般说，有新思想的人，即使只是稍微能发表某种新见解的人，通常是生得很少的，甚至少得出奇。明确的只有一点：必须有某种自然法则来正确无误地确定人的出生规律，正确无误地确定分类和区分他们规律。当然，这个法则目前还不为人所知，不过我相信，这个法则是存在的，而且以后能够为人们认识。广大群众，也就是人类中那些普通材料，所以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至今仍然十分神秘的过程，经过种族和血统的某种交叉混合，最终恐怕是在一千人中能生出一个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来。具有更多独立精神的人，也许一万人里才会出生一个（我是举例说说，说个大概的数字）。独立精神更多一些的，十万人里才会出一个。一百万人里才会出一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人类中的完人，也许要在世界上出生了亿万万人之后，才会出现一个。总之，我没有窥探过产生这一切的神秘过程。但是某种法则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应当存在；这绝不会是偶然的。”

“你们两个怎么了，是在开玩笑吗？”拉祖米欣终于高声叫喊起来。“你们在互相愚弄，是不是呢？你们坐在这儿，互相开玩笑！你是认真的吗，罗佳？”

拉斯科利尼科夫向他抬起几乎是神情忧郁的、苍白的脸，什么也没回答。与这张神态安详而又忧郁的脸相比，波尔菲里那种毫不掩饰、纠缠不休、惹人恼怒而且很不礼貌的尖酸刻薄态度，让拉祖米欣觉得奇怪。

“唉，老兄，如果这当真严肃认真的，那么……你说，这并不新鲜，和我们看到和听到过上千次的那些议论完全相像，这话当然是对的；不过，使我感到恐惧的是，所有这些议论中真正新奇，——也是真正属于你一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毕竟同意，凭良心行事，可以不惜流血，请原谅我，你甚至是那么狂热……这样看来，这也就是你那篇论文的主要思想了。要知道，凭良心行事，不惜流血，这……照我看，这比官方允许的流血，比合法的允许流血还要可怕……”

“完全正确，是更可怕，”波尔菲里附和说。

“不，你发挥得过火了！错误就在这里。我要看看这篇文章……你发挥得过火了！你不可能这样想……我一定要看看这篇文章。”

“文章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那里只有一些暗示，”拉斯科利尼科夫说。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波尔菲里有点儿坐立不安了，“现在我差不多算是明白您对犯罪的看法了，不过……请原谅我纠缠不休（我太麻烦您了，自己也感到很不好意思！）——您要知道：刚才您消除了我对两类人会混淆不清的担心，不过……还是有各种实际情况让我感到担忧！万一有这么一个人，或者是青年人，认为他就是莱喀古士或穆罕默德……当然是未来的，——而且要为此消除一切障碍……说他要远征，而远征需要钱……于是着手为远征弄钱，……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扎苗托夫突然在他那个角落里噗嗤一声笑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连看也没去看他。

“我必须同意，”他沉着地回答，“的确会有这种情况。愚蠢的人和爱虚荣的人尤其容易上当；特别是青年。”

“您瞧，那么怎么办呢？”

“事情就是这样，”拉斯科利尼科夫冷笑了一声，“这不是我的过错。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远如此。瞧，他（他朝拉祖米欣那边点了点头）

刚刚说，我允许流血。那又怎样呢？流放，监狱，法院侦查员，苦役，这一切使社会得到充分的保障，——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请你们去寻找盗贼吧！”

“好吧，如果我们找到呢？”

“那是他罪有应得。”

“您的话是那么合乎逻辑。好吧，那么他的良心呢？”

“他的良心关您什么事？”

“是这样，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有良心的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会感到痛苦。

这就是对他的惩罚，——苦役以外的惩罚。”

“那么，那些真正的天才，”拉祖米欣皱起眉头，“那些有权杀人的人，即使杀了人，也完全不应该感到痛苦吗？”

“为什么要用应该这个词呢？这儿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如果怜悯受害者，那就让他痛苦去吧……对于一个知识全面、思想深刻的人，痛苦是必然的，既有精神上的痛苦，也有肉体上的痛苦。我觉得，真正的伟人应该觉察到人间极大的忧虑，”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补充说，用的甚至不是谈话的语气。

他抬起眼来，沉思地看了看大家，微微一笑，拿起帽子。与他不久前进来的时候相比，现在他是过于平静了，他感觉到了这一点。大家都站了起来。

“嗯，您骂我也好，不骂也好，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可我还是忍不住，”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最后又说，“请允许我再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实在是太麻烦您了！），我只想谈谈一个没有多大意思的想法，只不过是了不致忘记……”

“好的，请谈谈您的想法吧，”神情严肃、面色苍白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站在他面前等着。

“要知道……真的，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才比较恰当……这个想法太模糊了……是心理上的……是这样，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要知道，嘿，嘿！不可能不认为您自己，——

哪怕只有一点儿，——也是‘不平凡的’人，能发表新见解，——也就是在您的思想里……是这样吧？”

“很有可能，”拉斯科利尼科夫鄙夷地回答。

拉祖米欣动了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您会自己决定，——嗯，由于生活上受到某些挫折和限制，或者是为了设法帮助全人类，——就会决定越过障碍吗？……嗯，譬如说，杀人或抢劫？……”

他不知怎的又对他眨了眨左眼，无声地笑了起来，——

和不久前完全一样。

“如果我越过了，那当然不会告诉您，”拉斯科利尼科夫带着挑衅和傲慢的蔑视神情回答。

“不，我只不过对这很感兴趣，只是为了解您的文章，只涉及语言方面的问题……”

“呸，这是多么明显和无耻！”拉斯科利尼科夫厌恶地想。

“请允许我告诉您吧，”他冷冷地回答，“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穆罕默德或拿破仑……也不认为自己是这类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既然我不是他们，所以我也不能向您作出满意的解释，告诉您我会采取什么行动。”

“看您说的，在我们俄罗斯，现在谁不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呢？”波尔菲里突然态度非常亲昵地说。这一次就连他的语调里也含有某种特别明显的意思。

“上星期用斧头砍死我们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的，会不会是某个未来的拿破仑呢？”扎苗托夫突然从他那个角落里贸然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一声不响，凝神坚决地直盯着波尔菲里。拉祖米欣阴郁地皱起眉头。在这以前他似乎就已经发觉了什么。他愤怒地朝四下里看了看。极不愉快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工夫。拉斯科利尼科夫转身要走。

“您要走了！”波尔菲里亲切地说，异常客气地伸过手去。

“非常、非常高兴认识您。至于您的请求，那毫无问题。您就照我说的那样写份申请书。不过最好还是亲自到我那儿去一趟……就在这两天里，随便什么时候……哪怕明天也行。十一点的时候，我准在那儿。我们会把一切都办妥……再谈一谈……作为去过那里的最后几个人中的一个，您也许能告诉我们点儿什么情况的……”他态度和善地补充说。

“您想依法正式审讯我吗？”拉斯科利尼科夫生硬地问。

“为什么呢？暂时根本不需要这样。您误会了。您要明白，我不放过一个机会……已经和所有抵押过东西的人都谈过了……从一些人那里录取了口供……而您，作为最后一个……啊，对了，顺便说一声！”他高声惊呼，不知为什么突然高兴起来，“我恰好记起来了，我这是怎么搞的！……”他转过脸去，对拉祖米欣说，“不是吗，你老是跟我唠叨这个尼古拉什卡的事，唠叨得耳朵里都长了老茧了……唉，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也知道，”他又回过马来，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这个小伙子是无辜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就连米季卡，也不得不麻烦他一下……问题在于，问题的实质是：当时从楼梯上经过的时候……请问：七点多钟您去过那里，不是吗？”

“七点多钟，”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立刻不愉快地感觉到，这句话根本用不到说。

“那么，七点多钟您从楼梯上经过的时候，您是不是看到，二楼上那套房子房门是开着的，——您记得吗？有两个工人，或者是不是记得其中的一个？他们正在那儿油漆，您注意到了吗？这对他们非常、非常重要！……”

“油漆匠？不，没看到……”拉斯科利尼科夫仿佛在记忆里搜索着什么似地、慢慢地回答，同时他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痛苦得心里发慌，想要尽快猜出这是个什么圈套，生怕有什么疏忽，说漏了嘴，“不，没看见，就连房门开着的房间也没注意到……不过四楼上（他已经完全明白这是个什么圈套了，于是洋洋得意地说），我倒记得，四楼上有个官吏在搬家……就在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对面……我记得……这我记得很清楚……几个当兵的抬出一张沙发，把我挤到了墙边……可是油漆匠……不记得有油漆匠……而且好像那儿的房门也没开着。是的；没有……”

“唉，你是怎么搞的！”拉祖米欣突然喊了一声，仿佛醒悟过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油漆匠油漆房间，是在发生凶杀案的那一天，他却是在三天前去那里的，不是吗？你问他作什么？”

“哎哟！我弄错了！”波尔菲里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见鬼，我叫这个案子给搞糊涂了！”他甚至好像道歉似地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要知道，有没有人在七点多钟看到他们在那套房间里，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以为，您也可能提供点儿……完全弄错了！”

“所以应该细心些，”拉祖米欣脸色阴沉地说。

最后几句话已经是在前室里说的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非常客气地把他们送到了房门口。他们两人走到街上的时候面色都是阴沉沉的，皱着眉头，走了好几步，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拉斯科利尼科夫深深地舒了口气……

第四章

“莫非这还是在作梦吗？”拉斯科利尼科夫又不由得想。

他小心谨慎而又怀疑地细细端详这位不速之客。

“斯维德里盖洛夫？多么荒唐！这不可能！”最后，他困惑不解地说出声来。

对这一惊呼，客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我来找您有两个原因，第一，想和您认识一下，因为我已久仰大名，我听到的都是关于您的好话，而且很有意思；第二，我希望，也许您不会拒绝帮助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利益。由于她对我抱有成见，没人引见，我独自去找她，现在她可能根本不让我进门，而有您帮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估计……”

“您估计错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请问，她们不是昨天刚到吗？”

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回答。

“是昨天，我知道。因为我也不过是前天才到。嗯，至于这件事嘛，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听我说：为自己辩解，我认为那是多余的，不过请您告诉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犯了那么严重的大罪吗，也就是说，如果不带偏见，客观公正地评判的话？”

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默默地仔细打量他。

“我在自己家里追求一个无力自卫的少女，‘卑鄙地向她求婚，从而侮辱了她’，——是这样吗？（我自己先说了吧！）不过您只要想想看，我也是人，*et nihil humanum.....*^①总之，我也能堕入情网，我也会爱上人（这当然是由不得我们的意志决定的），于是就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儿的全部问题就是：我是个恶棍呢，还是牺牲者？嗯，怎么会是牺牲者呢？要知道，我向我的意中人提议，要她和我一道私奔，逃往美国或瑞士的时候，我可能是怀着最大的敬意，而且想让我们两个人都能获得幸福！……因为理智总是供爱情驱使；我大概是更害了自己！……”

^①拉丁文，引自古罗马剧作家杰连齐亚（约纪元前一九五——一五九）的喜剧《自我折磨》。引文不正确，原文是：“我是人，凡是人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所没有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箴言。

“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拉斯科利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您只不过是让人感到讨厌，不管您对，还是不对，哼，她们不愿跟您来往，会把您赶走，您请走吧！……”

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您……您倒不会上当受骗啊！”他非常坦率地笑着说：“我本想要点儿手腕，可是，不成，您恰好一下击中了要害！”

“就是现在，您也还是在耍手腕。”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斯维德里盖洛夫坦率地笑着说：“要知道，这是所谓**bonne guerre**^①，兵不厌诈，要这样的花招是可以的嘛！……不过您还是打断了我；不管怎么着，我要再说一遍：要不是发生了花园里的那档子事，什么不愉快的事都不会有。玛尔法·彼特罗芙娜……”

^①法文，“真正的战争”之意。

“就连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据说也是让您给害死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您也听说了？不过怎么会听不到呢……嗯，对于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才好，虽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问心无愧。也就是说，请不要以为我怕什么：一切都完全正常，无可怀疑：医生检查，发现是死于中风，这是因为她午饭吃得过饱，把一瓶酒几乎全喝光了，饭后立刻就去进行浴疗，此外没能查出任何别的原因……不，后来我考虑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路上，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侯：这件不幸的事……是不是我促成的，是不是我使她精神上受了刺激，或者是由于什么别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可是我得出结论，这也绝不可能。”

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

“那您何必这样不安呢！”

“您笑什么？您想想看：我总共才不过抽了她两鞭子，连伤痕都看不出来……请您别把我看作犬儒主义者；因为我完全知道，我这么做是多么卑鄙，而且我还做过其他卑鄙的事；不过我也确实知道，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好像也喜欢我的这种，也可以说是风流韵事吧。关于令妹的那件事已经完全结束了。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不得不待在家里，已经是第三天了；已经没有必要再进城去，她拿去的那封信，大家都已经听厌了（念信的事您听说了吗？）。突然这两鞭子好似天赐的良机！她的头一件事就是吩咐套上马车！……女人有时候非常、非常乐于受侮辱，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十分气愤，——这我就不去说它了。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情况；一般说，人甚至非常、非常喜欢受侮辱，这您发觉没有？不过女人尤其是这样。甚至可以说，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

有那么一会儿，拉斯科利尼科夫想要站起来，出去，这样来结束这次会见。但是某种好奇心，甚至似乎是有某种打算。暂时留住了他。

“您喜欢打架吗？”他心不在焉地问。

“不，不很喜欢，”斯维德里盖洛夫平静地回答。“我和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几乎从来不打架。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和睦，她对我总是十分满意。在我们七年共同生活中，我用鞭子的情況总共只有两次（如果不算另一次，也就是第三次的话，不过那一次有另外的含意）：第一次是我们结婚两个月以后，刚一到乡下的时候，还有现在这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您却以为，我是个恶棍，是个顽固落后的家伙，农奴制的拥护者吗？嘿——嘿……顺便说一声，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记得吗，几年前，还是在带来良好效果的广开言路的时期^①，有个贵族——我忘了他姓什么了！——还在火车上鞭打过一个德国女人呢，可是激起了公愤，遭到我们全民谴责，所有报刊也纷纷予以抨击，弄得他名誉扫地^②，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当时，好像就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世纪〉杂志岂有此理的行为》^③（喏，当众朗诵《埃及之夜》，您记得吗？一双乌黑的眼睛！噢，你在哪里，我们青春的黄金时期！）。嗯，那么，这就是我的意见：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我并不深表同情，因为，说实在的……有什么好同情的呢！不过同时我也不能不声明，有时就是有这样一些非揍不可的‘德国女人’，我觉得，没有一个进步人士能够完全担保，自己绝对不会动怒。当时谁也没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然而这个观点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如此！”

①指为废除农奴制作准备的那段时间（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在这段时间里，俄国报刊可以公开揭露警察当局滥用职权等社会弊端。

②一八六〇年初，报纸上在议论一个地主在火车上鞭打一个里加女人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也为此发表过文章，抨击地主的专横。

③这是诗人米哈依洛夫（一八二九——一八六五）一篇文章的题目。他这篇文章是对《世纪》杂志一八六一年第八期一篇叫作《俄罗斯的怪现象》的小品文的回答。那篇小品文攻击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托尔马乔夫在彼尔姆市的一次文学——音乐晚会上朗诵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为支持米哈依洛夫，并为托尔马乔夫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过一篇题为《光明磊落的范例》的文章，发表在《时代》杂志一八六一年第三期上。

说完了这些以后，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又大笑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得很清楚，知道这是个主意坚决、十分狡猾、决不会暴露自己意图的人。

“您大概是，一连几天没跟人说话了吧？”他问。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是个这么随和的人，您大概觉得奇怪了吧？”

“不，我觉得奇怪的是，您这个人太随和了。”

“是因为您提的问题粗暴无礼，可我不见怪吗？是这样吗？是的……有什么好见怪的呢？您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他带着令人惊讶的天真神情补充说。“因为我几乎对什么也不特别感兴趣，真的，”他不知为什么沉思地接着说下去。“尤其是现在，我很空，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您可以认为，我奉承您，是因为我有什么企图，何况我自己也说过，我有事要找令妹。不过我坦白地跟您说吧：我很寂寞！尤其是这三天，所以很高兴找您谈谈……请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过，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很奇怪。不管您认为怎样，反正您心里有什么心事；就是现在，也就是说，并不是指此时此刻，而是一般说的现在……好，我不说了，不说了，请您别皱眉！要知道，我可不是像您所想象的那样的一头熊。”

拉斯科利尼科夫神情阴郁地看了看他。

“您也许甚至根本就不是熊，”他说，“我甚至觉得，您很有教养，或者至少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正派人。”

“要知道，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不怎么特别感兴趣，”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冷地回答，语气甚至好像有点儿傲慢，“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成为一个庸俗的人的缘故，尽管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戴上顶庸俗的帽子倒是挺舒服的……尤其是如果你天生就喜欢戴这顶帽子的话，”他补充说，又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我听说您在这儿有很多熟人。您可是个所谓‘并不是没有朋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不是有什么目的，您来找我干吗？”

“您说我有熟人，这倒是真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接住话茬说，却没回答主要问题，“我已经碰到过了；因为我已经闲荡了两天多；我会去打听他们，看来，他们也会来打听我。这还用说吗，我穿得体的，不能算是穷人；就连农民改革①也没影响我：我的财产大都是汛期淹水的森林和草地，收入没受损失；不过……我不会上他们那儿去；早就腻烦了；我已经来了两天多，可是熟人当中谁也没碰到过……还有这座城市！您瞧，我们这座城市是怎么建立的！一座公务员和各种教会学校学生的城市！不错，早先，八年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儿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注意……现在我只把希望寄托在构造上，真的！”

①一八六一年的农民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未触及地主的利益，根据有关规定，可耕地、森林和草地都留给了地主。

“什么构造？”

“至于这些俱乐部啊，杜索①啊，你们这些普安特②啊，或者，大概还有什么进步啊——这些，没有我们也行，”他继续说，又没注意向他提出的问题。“可是倒乐意作赌棍吗？”

“您还是个赌棍？”

“怎么能不是呢？我们有这么一伙人，都是最体面的人，这是八年前的事了；大家在一起消磨时间；您要知道，都是些最有风度的人，有诗人，也有资本家。一般说，在我们俄国社会里，只在那些常受打击的人最有风度，——这点您注意到了吗？现在我不修边幅了，因为我是住在乡下。而当时，因为我欠了涅任市③一个希腊人的债，终于进了监狱。这时碰到了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经过讨价还价，用三万银布把我赎了出来。（我总共欠了七万卢布的债。）我和她结了婚，她立刻把我当宝贝似的带回乡下她家里去了。因为她比我大五岁。她非常爱我。七年来我没从乡下出来过。您要注意，她一生都握有一张对付我的借据，也就是以别人名义出借的那三万卢布，所以我只要稍一违背她的意旨，——立刻就会落入她的圈套！她准会这么做的！要知道，女人就是这样，爱你也是她，害你也是她，两者并行不悖。”

①杜索——当时彼得堡一家著名饭店的老板。

②普安特：法语Pointe，意思是“海岬”；这里指涅瓦河各小岛上的时髦娱乐场所。

③乌克兰的一个城市。

“要不是有那张借据，您就会逃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这张借据几乎没有使我感到拘束。我哪里也不想去，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看到我觉得无聊，曾两次邀请我出国！这有什么意思呢！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出国，可总是感到厌恶。倒不是厌恶，可不知怎的，旭日东升，朝霞满天，还有什么那不勒斯海湾和大海啊，看着都让人感到忧郁！最让人讨厌的是，当真是想念什么，所以感到忧愁！不，还是在祖国好；在这儿至少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别人，认为自己什么都对。现在我也许想去北极探险，因为j'ailevinmauvais①。我讨厌喝酒，可是除了酒，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试过。据说星期天别尔格②要在尤苏波夫花园乘一个大汽球飞上天去，出一笔巨款征求和他一道飞行的旅伴，这是真的吗？”

①法文。“我没有酒德”之意。

②别尔格是彼得堡一些娱乐设施的所有者。

“怎么，您想去飞行？”

“我不……我不过这么问问……”斯维德里盖洛夫含糊不清地说，当真好像在沉思。

“他怎么，是真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不，借据并不让我感到拘束，”斯维德里盖洛夫沉思地继续说，“是我自己不从乡下出来。而且，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已经在我的命名日把这张借据还给了我，还送给我一大笔钱，数目相当可观，这大概都快有一年了吧。因为她很有钱。‘您要明白，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我是多么相信您啊，真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您不相信她这么说过？可您要知道，在乡下，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正派的主人；附近的人都知道我。我还订购了一些图书。玛尔法·彼特罗芙娜起初是赞成的，后来却担心我用功过度，会伤害身体。”

“您好像很想念玛尔法·彼特罗芙娜？”

“我吗？也许是。真的，也许是。顺便说说，您相信鬼魂吗？”

“什么鬼魂？”

“普通的鬼魂呗，还有什么别的呢？”

“可您相信吗？”

“是的，大概，也不相信，pouvouplaire①……也就是说，并不是根本不信……”

①法文，“为了让您满意”之意。

“经常出现吗，还是怎么呢？”

斯维德里盖洛夫不知为什么很奇怪地看了看他。

“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来看过我，”他说，把嘴一撇，露出奇怪的微笑。

“来看您，这是什么意思？”

“她已经来过三次了。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是在安葬的那一天，从墓地回来一个钟头以后。这是在我动身上这儿来的头一天。第二次是前天，在路上，天刚亮的时候，在小维舍拉车站上；第三次就在两个钟头以前，在我下榻的寓所，就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醒着的时候吗？”

“完全醒着。三次都是醒着的时候。她来了，说了大约一分钟的话，就往门口走去；总是从房门出去。甚至好像能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

“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过，您一定会常常发生这一类的事！”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但立刻又为自己说了这句话而感到惊讶。他非常激动。

“是——吗？您这么想过？”斯维德里盖洛夫诧异地问，“难道真的想过？嗯，我是不是说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啊？”

“您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拉斯科利尼科夫很不客气而且十分激动地回答。

“我没说过？”

“没有！”

“我却觉得，我说过了。我刚才一进来，看到您闭着眼躺着，可是假装睡着了的样子，——我立刻就对自己说：‘这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这是什么意思？您这话是指的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高声大喊。

“指的什么？真的，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斯维德里盖洛夫诚恳地、低声含糊地说，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

大约有一分钟，两人都不说话。两人都睁大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拉斯科利尼科夫懊恼地高声叫喊。

“她来的时候，跟您说些什么？”

“她吗？请您想想看，她谈的都是些最无关重要的小事，这个人真让您觉得奇怪；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生气。第一次她进来（您要知道，我累了：举行葬礼，为死者祈祷，然后是安灵，办酬客宴，——终于书房里只剩了我一个人，我点起一支雪茄，沉思起来），她走进门来，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饭厅里的钟您忘记了。’真的，七年来，每星期我都亲自上这个钟，要是忘了，她总是提醒我。第二天，我已经上路，到这里来。黎明的时候，我进站去了，这一夜我只打了个盹儿，精疲力竭，睡眠惶惶，——我要了杯咖啡；我一看——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突然坐到我身边，手里拿着一副牌：‘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要不要给您算算，一路上是不是平安无事？’她是个用纸牌算命的行家。唉，我没算一卦，为了这件事，我不会原谅自己的！我吓坏了，赶紧逃跑，不错，这时候开车的铃也响了。今天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糟透了午饭，肚子里装满了不好消化的东西，我正坐着抽烟，突然，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又进来了，她打扮得很漂亮，穿一件绿绸子的新连衣裙，裙裾长得要命，拖在后面：‘您好！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您喜欢我这件连衣裙吗？做工这么好，阿尼西卡可做不出来。’（阿尼西卡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女裁缝，农奴出身，在莫斯科学过缝纫，是个好姑娘。）她站在我面前，转动着身子。我仔细看了看连衣裙，随后留心看了看她的脸，我说：‘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您倒有兴致为了这样一些小事儿来找我。‘哎哟，天哪，我的爷，都不能来打搅您了！’为了逗她，我说：‘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我想结婚。‘您完全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来，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刚刚埋葬了妻子，马上去结婚，这可不会给您带来什么好名声。要挑个好姑娘才好，不然的话，无论对她，还是对您，都没有好处，只会让好心人笑话。’说罢，她就走了，拖在地上的裙裾好像发出窸窣窣窣的响声。真是胡说八道，是吗？”

“不过，说不定您一直是在说谎吧？”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

“我很少说谎，”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似乎根本没注意到问题提得那么无礼。

“从前，在这以前，您从来没见过鬼魂吗？”

“嗯……不，见过，一生中只见过一次，是在六年以前。菲利卡是农奴制时期我们家的一个仆人；刚刚埋葬了他，我忘了，又喊了一声：‘菲利卡，拿烟斗来！’他进来，一直朝放烟斗的架子走去。我坐在那里，心想：‘他是来向我报仇了，’因为就在他死以前，我们刚刚大吵了一场。我说：‘你的衣服胳膊肘上破了，你怎么胆敢这样进来见我，滚出去，坏蛋！’他转身走了出去，以后再没来过。当时我没跟玛尔法·彼特罗芙娜说，本想为他作安魂弥撒，又觉得不好意思。”

“去看看医生吧。”

“您不说，我也明白，我身体不好，虽说，真的，我不知道害的是什么病；照我看，我的身体大概比你好四倍。我问您的不是这个，——您信不信鬼魂出现？我问您的是：您信不信有鬼？”

“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拉斯科利尼科夫甚至是恶狠狠地高声叫喊。

“通常人们都是怎么说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自言自语似地说，稍稍低下头，望着一边。“他们说：‘你有病，这就是说，你的错觉只不过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象。’不过这话并没有严密的逻辑性。我同意，只有病人才会看见鬼魂；但这只不过证明，鬼魂只能让病人看见，而不能证明，鬼魂并不存在。”

“当然不存在！”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坚持说。

“不存在吗？您这么认为？”斯维德里盖洛夫慢慢地看了看他，接着说下去。“嗯，如果这样来考虑呢（请您指教）：‘鬼魂——这就是，可以这样说吧，是另外一些世界的碎片和片断，是这些世界的一种因素。健康的人当然用不着看到它们，因为健康的人完全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为了这个世界的完满，也为了维护这个世界上的秩序，他们理应只过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可是一旦稍微有了点儿病，身体上尘世的正常秩序稍一遭到破坏，那么立刻就会出现接触另一个世界的可能，病得越厉害，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也就越多，所以，当一个人完全死了的时候，

他就直接转入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早就作过这样的论断。如果您相信来世，那也就会相信这个论断了。”

“我不相信来世，”拉斯科利尼科夫说。

斯维德里盖洛夫坐着，陷入沉思。

“如果那里只有蜘蛛或者这一类的东西，那又怎样呢，”他突然说。

“这是个疯子，”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我们一直想象，永恒就好像一个无法理解的概念，是一个硕大无朋、其大无比的东西！可为什么一定是其大无比呢？万一它并不是这样呢，您要知道，它也许是一间小房子，就像农村里的澡堂，熏得漆黑，各个角落都是蜘蛛，而这就是永恒。您要知道，有时我觉得它大致就是这样的。”

“难道，难道您想象不出什么比这让人快慰、也更加真实一些的东西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感到十分痛苦地大声喊道。

“更真实些？那怎么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真实的，您要知道，我倒想一定故意让它成为这个样子！”斯维德里盖洛夫似笑非笑地回答。

听到这岂有此理的回答，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感到一阵发冷。斯维德里盖洛夫抬起头来，凝神看了看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不，这您想得到吗，”他高声叫喊起来，“半个钟头以前我们还没见面，彼此把对方看作仇敌，我们之间有一件还没解决的事情；我们撇开这件事情，瞧，我们谈了些啥啊！喏，我说我们是一样的人，说得对吧？”

“劳您驾，”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接下去说，“您屈尊就教，到底有何贵干，就请快点儿告诉我吧……而且……而且……我忙得很，我没空，我要出去……”

“请吧，请吧。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是要嫁给卢任，彼得·彼特罗维奇先生吗？”

“您能不能设法不谈舍妹的问题，也别提她的名字呢。我甚至不明白，您怎么胆敢当着我的面说出她的名字，如果您真是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

“可我就是来谈她的问题的，怎么能不提她的名字呢？”

“好吧；您说吧，不过请快一点儿！”

“如果您已经见过这位卢任先生，也就是我内人的亲戚，哪怕只跟他在一起待过半个钟头，或者听到过有关他的确实可靠的事情，我相信，对这个人，您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了。他可配不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照我看，在这件事情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是未经慎重考虑、过于慷慨地牺牲了自己，而她这样做是为了……为了自己的家庭。由于我听到的关于您的那些话，我觉得，如果这门亲事能够吹掉，而又不损害令妹的利益，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现在，认识了您本人以后，我甚至已对此深信不疑。”

“从您那方面来说，这些话是十分天真的；请您原谅，我是想说：无耻，”拉斯科利尼科夫说。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请您放心，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如果我是为自己谋求什么好处的话，那就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我还不完全是个傻瓜。关于这一点，我要告诉您一个心理上的奇怪的情况。刚才我为我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爱情辩解的时候，说我自己是牺牲者。那么请您听我说，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这种爱情了，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了，这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以前我的确是感觉到的……”

“由于游手好闲和道德败坏，”拉斯科利尼科夫打断了他。

“是的，我是个道德败坏和游手好闲的人。不过令妹有那么多优点，所以我不可能不受她的某种影响。不过，现在我自己也明白，这全都是废话。”

“早就明白了吗？”

“还在以前就有所发觉了，到前天，几乎是到达彼得堡的时候，才对此完全深信不疑。不过，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还曾经想，要设法赢得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芳心，和卢任先生竞争一下。”

“请原谅我又要打断您了，劳您驾：您能不能说得简短些，直截了当谈谈您来访的目的呢。我有急事，我得出去……”

“非常高兴。来到这儿以后，现在我决定作一次……旅行，我想事先做一些必要的安排。我的孩子都留在他们姨妈家里了，他们生活都很富裕，他们不需要我。再说我哪像个做父亲的呢！我自己只拿了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一年前送给我的那笔财产。这也就足够我用的了。对不起，我这就要谈正经的了。去旅行之前，也许这次旅行会实现的，我想把和卢任先生的事了掉。倒不是我根本不能容忍他，然而当我知道这门婚事是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搞出来的，可真把我惹火了，所以正是因为他，我才跟她发生了争吵。现在我想通过您跟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见面，就这样吧，您也在场，我想向她说明，第一，从卢任先生那儿她不仅得不到丝毫好处，而且甚至定会受到明显的损害。其次，请她原谅不久前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再请求她允许我送给她一万卢布，这样可以使她更容易下决心和卢任先生决裂，我相信，只要有可能，她自己是不会反对与他决裂的。”

“不过您当真，当真是个疯子！”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叫喊起来，与其说他很生气，倒不如说他十分惊讶。“您怎么竟敢这样说呢！”

“我就知道您会大喊大叫的；不过，第一，虽说我并不富有，可是这一万卢布在我这儿却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说，我完全，完全不需要这笔钱。如果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不接受，我大概会以更愚蠢的方式把它挥霍掉。这是一。第二，我完全问心无愧；我提出这个建议，没有任何个人打算。信不信由您，不过以后您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都会知道的。问题在于，我的确给极为尊敬的令妹带来了一些麻烦和不愉快的事；所以，我真心诚意地感到懊悔，由衷地希望，——不是赎罪，也不是为那些不愉快的事赔偿损失，而只不过是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而我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我实在没有只干坏事的特权。如果我的建议中哪怕有百万分之一的私心杂念，那我就不会提出只送给她一万卢布了，而只不过五个星期以前，我曾经提出过，要送给她更多的钱。此外，我也许很快、很快就要和一位少女结婚了，所以，关于我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抱有什么企图的一切怀疑，也就应该不复存在了。最后我还要说一句：如果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嫁给卢任先生，同样也是拿钱，只不过拿的是另一个人的钱罢了……您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心平气和地、冷静地考虑考虑。”

说这番话的时候，斯维德里盖洛夫夫人非常冷静，而且心平气和。

“请您别说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无论如何，您这样说是十分无礼，不可原谅的。”

“根本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人对人就只能做坏事，因为拘泥于某些习以为常的形式，反倒没有权利去做一了点儿好事了。这是荒谬的。譬如说，如果我死了，立下遗嘱，把这笔钱赠送给令妹，难道她也要拒绝吗？”

“很可能。”

“嗯，这不可能。不过，不，实在不要嘛，也就算了。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一万卢布到底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无论如何请把我的话转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不，我不转告。”

“这样的话，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就不得不设法自己去见她，那么也就不得不打搅她了。”

“如果我转告她，您就不设法亲自见她了吗？”

“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我倒很希望和她见一次面。”

“还是别存这样的希望吧。”

“很遗憾。不过您不了解我。也许我们会更接近些的。”

“您认为我们会更接近些吗？”

“为什么不会呢？”斯维德里盖洛夫微微一笑，说，站起身来，拿起帽子，“要知道，我倒不是那么很想来打搅您，到这儿来的时候，甚至也没抱多大希望，不过，不久前，早上的时候，您的脸色让我十分吃惊……”

“不久前，早上的时候，您在哪儿见过我？”拉斯科利尼科夫不安地问。

“偶然看到的……我总觉得，您有什么对我有用的地方……请别担心，我不会让人觉得腻烦的；我跟赌棍们在一起，也曾和睦相处，斯维尔别依公爵，我的一个远亲，是个大官，我也没让他觉得讨厌过，我还曾经在普里鲁科娃夫人的纪念册上题词，谈论拉斐尔的圣母像^①，和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在一起过了七年，从来没离开过她，从前我常在干草广场上维亚泽姆斯基的房子^②里过夜，说不定还会和别尔格一道乘汽球飞上天去呢。”

^①指拉斐尔的杰作《西斯庭圣母像》。拉斐尔（一四八三——一五二〇），意大利著名画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②彼得堡一家著名的客店。内设饭店、酒馆、赌窟……。

“好了，很好。请问，您不久就要去旅游吗？”

“什么旅游？”

“就是这个‘旅行’啊……您自己说过的嘛。”

“去旅行？啊，对了！……真的，我是跟您说过关于旅行的事……嗯，这是个含义很广的问题……如果您能知道，您问的是什么都好了！”他补上一句，突然短促地高声大笑起来。

“说不定我不去旅行，而要结婚；有人正在给我说亲。”

“在这儿吗？”

“是的。”

“您是什么时候找到一位未婚妻的？”

“不过我很想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一次面。我郑重其事地请求您。好，再见……啊，对了！看我把什么给忘了！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转告令妹，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遗嘱上提到，送给她三千卢布。我完全肯定，千真万确。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是在死前一个星期这样安排的，当时我也在场。再过两三个星期，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就可以得到这笔钱了。”

“您说的是实话？”

“实话。请转告。好吧，您的仆人。要知道，我就住在离您这儿不太远的地方。”

斯维德里盖洛夫出去的时候，在门口正好碰到了拉祖米欣。

第四章

三

主要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他态度傲慢达到了极点，决没想到，这两个贫穷和无依无靠的女人有可能摆脱他的控制。虚荣心和不如称为自鸣得意的过分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他的这种信念。彼得·彼特罗维奇出身贫困，一旦出人头地，几乎是病态地习惯于自我欣赏，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估计得过高，甚至有时会对镜顾影自怜。但是他在世界上最爱惜和最看重的，却是他靠劳动和使用一切手段获得的金钱，因为金钱使他得以跻身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们的行列。

彼得·彼特罗维奇刚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醒杜尼娅，说尽管她名声不好，他还是决心娶她，他这么说是完全真诚的，甚至对这样的“忘恩负义”深感愤慨。其实他向杜尼娅求婚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深信，所有这些流言蜚语都十分荒唐，因为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本人已经公开辟谣，全城的人早已不再谈论这些谣言，而且还在热烈地为杜尼娅辩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不否认，这一切当时他就已经知道了。然而，是他决定把杜尼娅提高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对这一决定，他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英勇行为。刚才他对杜尼娅谈起这一点，也就是说出了暗藏在自己心中、极其珍爱的这个想法，对这个想法他自己已经欣赏过不止一次了，他无法理解，别人怎么会不赏识他的这一英勇行为。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完全是以恩人居，准备去收获成熟的果实，听听甜言蜜语的恭维。当然啦，现在下楼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他的功绩没能得到别人承认。

对他来说，杜尼娅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对他来说，要放弃她，是不可思议的。很久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一直心里甜滋滋地梦想着结婚，可是一直在攒钱，一直在等待着。他内心深处一直陶醉地暗暗想着，会有这样一个少女，她品德优良，家境贫寒（一定要家境贫寒），十分年轻，非常漂亮，气度高贵，很有教养，胆子很小，经受过很多磨难，百依百顺，终生都认为他是自己的恩人，崇拜他，服从他，赞美他，而且心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工余之暇，静静休息的时候，他曾在想象中用这令人神往、而又变幻莫测的主题创造过多少动人的景象，多少甜蜜的插曲！这不是，这么多年来梦想几乎已经变成现实：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美貌和所受的教育使他惊叹不已；她那无依无靠的境遇使他极为满意。甚至比他所幻想的还多了一些东西：这是一个有自尊心、性格刚强、道德高尚的姑娘，她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程度都比他高（他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这样一个女人，为了他的英勇行为，将终生像奴隶一般对他感恩戴德，诚惶诚恐地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而他对她却拥有无限和完全的权力！……似乎有凑巧，不久以前，经过长期考虑和等待，他终于下决心彻底改换门庭，进入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借此慢慢钻进更高的上层社会，而这正是他很久以来心驰神往，梦寐以求的……总之，他想到彼得堡来碰碰运气。他知道，女人会赢得“很多很多”东西。一个美艳绝伦、道德高尚、又有教养的女人的魅力会有惊人的作用，能为他创造锦绣前程，让别人注意他，给他带来荣誉……可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现在这意想不到的、岂有此理的决裂，对他好似晴天一声霹雳。这真是岂有此理，荒谬之极！他只不过稍稍傲慢了一点儿；他甚至还没有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只不过开开玩笑，感情冲动，结果却这么严重！而且他甚至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爱着杜尼娅了，他已经在自己的幻想中行使支配她的权力了——可是突然！……不！明天，明天就得重归于好，消除分歧，改正错误，而主要的是，要除掉这个高傲自大的乳臭小儿，他就是这一切的祸根。他也不由自主、十分痛苦地想起了拉祖米欣……不过对他很快就放下心来：“这个家伙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但是他当真十分害怕的，还是这个斯维德里盖洛夫……总之，会有许多麻烦事……

“不，是我，最有错的是我！”杜涅奇卡说，同时拥抱着母亲，吻她义，在某些方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但历史观仍然，“我图他的钱，不过，我发誓，哥哥，我没想到他是一个这么卑鄙的人。如果我早点儿看透了他，就什么也不图他的了！你别责备我，哥哥！”

“上帝救了我们！上帝救了我们！”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喃喃地说，不过是多少有点儿无意识地，仿佛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没完全弄清楚。

大家都高兴起来，五分钟后甚至都笑了。只有杜尼娅有时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不由得脸色发白，皱起眉头。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能想象，她也会感到高兴；早上她还认为，与卢任决裂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拉祖米欣却欣喜若狂。他还不肯充分流露自己的喜悦心情，但是却像在发烧一样，浑身发抖，仿佛他心上坠着的一个五普特重的秤砣现在忽然掉下去了。现在他有权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他们，为他们效力了……谁知道现在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过他更加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他对自己的幻想感到害怕。只有拉斯科利尼科夫仍然坐在原来的座位上，神情几乎是忧郁的，而且心不在焉。本来他最坚持与卢任断绝关系，现在却仿佛对所发生的一切最不感兴趣。杜尼娅不由得想，他一直还在很生她的气，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却不时怯生生地望着她。

“斯维德里盖洛夫对你说了些什么？”杜尼娅走到他跟前问。

“啊，对，对！”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抬起头来：

“他一定要送给你一万卢布，同时宣称，希望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和你见一次面。”

“见面！无论如何也不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叫道，“他怎么竟敢提出送给她钱！”

随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叙述了（相当枯燥地）他和斯维德里盖洛夫谈话的内容，略去了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幽灵出现的那些话，以免说得过于详尽，除了最必要的话，对什么谈话他都觉得讨厌。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杜尼娅问。

“最初我说，我什么话也不转告你。于是他宣称，他将自己用一切手段设法和你见面。他让我相信，从前他对你的爱慕之情是痴心妄想，现在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他不希望你嫁给卢任……一般说来，他说得很乱。”

“罗佳，你自己认为他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说实在的，我不大理解他的意思。他提议送给你一万卢布，可又说他不富有。他说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十分钟以后却忘记说过这话了。突然又说，他想结婚，还说已经有人给他提亲……当然，他是有目的的，而且最大的可能是见不得人的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又很奇怪地说，如果他对你不怀好意，那么他这样做就太愚蠢了……我当然代你拒绝了这笔赠款，一劳永逸地拒绝了。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怪，而且……甚至……好像有点儿神经错乱的样子。不过我也可能弄错了；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骗局。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死大概对他有些影响……”

“上帝啊，让她的灵魂安息吧！”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说，“我要永远、永远为她向上帝祈祷！唉，杜尼娅，要不是这三千卢布，现在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上帝啊，这笔钱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唉，罗佳，早上我们已经只剩下三个卢布了，我和杜尼娅刚刚还在盘算着把表拿到什么地方去作抵押，借几个钱，免得在这个人自己想到之前，向他开口。”

不知为什么，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提议让杜尼娅十分惊讶。

她一直站在那儿，陷入沉思。

“他准是打算做出什么很可怕的事来！”她浑身微微发抖，几乎是喃喃地自言自语。

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出了这异常恐惧的神情。

“看来，我还不得不再见到他，而且不止一次，”他对杜尼娅说。

“我们来监视他！我去跟踪他！”拉祖米欣坚决地高声大喊。“我会紧紧地盯着他！罗佳允许我这么做了。不久前他对我说：‘你要保护我妹妹’。您允许我这样做吗，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杜尼娅微微一笑，把一只手伸给他，不过忧虑的神情并未从脸上消失。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怯生生地看了看她；不过看得出来，那三千卢布让她感到放心了。

一刻钟后，大家都兴奋地交谈起来。就连拉斯科利尼科夫，虽然没参加谈话，不过有一会工夫也在留心听着。拉祖米欣在高谈阔论。

“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走呢！”他兴高采烈，热情洋溢，说得娓娓动听，“在那个城市里你们能做什么？主要的是，你们在这里，大家在一起，互相需要，而且太需要了，——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嗯，至少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请把我当作朋友，咱们大家合伙，我担保，我们准能办一件很好的事。请听我说，我给你们详细谈一谈，谈谈整个计划！早上，还什么也没发生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舅舅（我要介绍他和你们认识一下；是个很和气、很受人尊敬的老头儿！），他有一千卢布财产，他靠退休金生活，不需要这笔钱。一年多来他一直缠着要把这笔钱借给我，一年只付给他六厘利息。我看出了他是什么意思：他只不过是来帮助我；不过去年我不需要这些钱，可今年，只等他一来，我就决定把这笔钱借下来了。然后你们从你们的三千卢布里拿出一千来，作为第一步，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合伙来干。那么我们做什么呢？”

于是拉祖米欣对他的计划大加发挥，并且详细说明，我们所有的书商和出版商几乎都不懂行，所以通常都不善于经营，然而好的出版物一般说都能保本，而且可以赚钱，有时利润相当可观。拉祖米欣所梦想的就是经营出版业；拉祖米欣已经为别的出版商干过两年，而且通晓三种欧洲语言，尽管六天前他曾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他的德语“不行”，但那是想劝说拉斯科利尼科夫承担一半翻译任务，接受预支的三个卢布稿酬，当时他撒了谎，拉斯科利尼科夫也知道他是撒谎。

“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要错过自己的机会呢，既然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自己的钱，已经有了？”拉祖米欣激昂慷慨地说。“当然需要付出很多劳动，可是我们都会努力工作的，您，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我，罗季昂……现在有些出版物利润很高！而我们这个企业的主要基础就是，我们知道究竟该翻译什么。我们翻译，出版，学习，三者一起来。现在用得着我了，因为我有经验。我跟出版商打交道快两年了，了解他们的全部底细；并不是只有圣徒才会做瓦罐^①，请你们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为什么要坐失良机呢！我知道有这么两、三本书，单是翻译、出版这些书的主意，每本就值一百卢布，其中一本，就是出五百卢布，我也不把这个主意告诉人家，所以关于翻译这几本书的想法，我一直保守秘密。你们想想看，要是我去告诉什么人，他大概会犹豫不决，他们都是笨蛋！至于印刷厂、纸张，发行等这些具体事情，你们就交给我好了！什么秘密我都知道！一开始规模先小一点儿，慢慢扩大业务，至少可以糊口，无论如何本钱是可以捞得回来的。”

^①这是一句谚语，本来是：“并非只有上帝会烧瓦罐”，此处稍作改动。意思是：这种事谁都可以做。

杜尼娅的眼睛亮了。

“您说的这些，我很喜欢，德米特里·普斯科菲伊奇，”她说。

“这种事我当然什么也不懂，”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也许，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又是只有上帝知道。这主意有点儿新鲜，对这事我不了解。当然啦，我们必须留在这里，至少要待一段时间……”

她看了看罗佳。

“你认为呢，哥哥？”杜尼娅说。

“我认为，他这个想法很好，”他回答。“当然，用不着先去幻想成立什么公司，倒是当真可以出版五、六本书，而且无疑会获得成功。我也知道一本书，译出来一定畅销。至于他能经营出版业，这一点毫无疑问：他精通业务……不过，你们还需要有时间好好商量一下……”

“乌拉！”拉祖米欣叫喊起来，“现在先别忙，这儿有一套房间，就在这幢房子里，也是同一个房东的。这是另外一套单独的房间，跟这些旅馆的房间不连在一起，带家具出租，房租适中，有三间小房间。你们先把它租下来。明天我就去给你们抵押表，把钱拿来，那么一切就可以办妥了。主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可以住在一起，罗佳和你们……喂，你去哪儿，罗佳？”

“怎么，罗佳，你要走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是惊恐地问。

“在这时候走！”拉祖米欣喊了一声。

杜尼娅露出怀疑的诧异神情，看着哥哥。他手里拿着制帽，打算走了。

“你们怎么好像在埋葬我，还是要和我永世诀别呢，”他不知为什么很古怪地说。

他好像微微一笑，可又好像这并不是微笑。

“谁知道呢，说不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无意中补了一句。

这句话本来是他心里想的，但不知怎么竟脱口而出，说出声来。

“你这是怎么了！”母亲惊呼。

“你去哪里，罗佳？”杜尼娅有点儿奇怪地问。

“没什么，我得走了，非常需要，”他含糊糊地回答，仿佛有话要说，又拿不定主意。但是他那苍白的脸上的神情却说明他的决心十分坚决。

“我想要说，……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想对您说，妈妈……还有你，杜尼娅，我想我们最好分开一段时间。我觉得不大舒服，心里也不平静……以后我会来的，我自己来，等到……可以来的时候。我不会忘记你们，我爱你们……请不要管我！让我独自一个人生活吧！还在以前，我就这样决定了……的确决定了……不管我会出什么事，不管我会不会死掉，我都要独自一个人。完全忘了我吧。这样要好些……不要打听我的消息。必要的时候，我自己会来的，或者……会叫你们去。也许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可是现在，如果你们爱我，就和我断绝关系吧……不然我就会恨你们，我觉得……别了！”

“上帝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惊呼。

母亲和妹妹都吓坏了；拉祖米欣也十分惊恐。

“罗佳，罗佳！跟我们和好如初，还和从前一样吧！”可怜的母亲高声呼喊。

他慢慢地向房门转过身，从屋里慢慢地走出去。杜尼娅追上了他。

“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对母亲怎么能这样呢！”她低声说，目光中燃烧着怒火。

他痛苦地看了看她。

“没什么，我会来的，我会来的！”他含糊不清地低声说，好像不完全明白想要说什么，说罢就从屋里出去了。

“无情和狠心的自私自利者！”杜妮娅高声叫喊。

“他是个疯子，而不是无情无义！他发疯了！难道您看不出来吗？您这样对待他，倒是太无情了！……”拉祖米欣紧紧攥住她的手，激动地对她的耳朵低声说。

“我就回来！”他转过脸去，对着面无人色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喊了一声，就从屋里跑了出去。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走廊尽头等着他。

“我就知道你跑出来，”他说。“请你回到她们那儿去，和她们待在一起……明天也要待在她们那里……而且永远和她们在一起。我……也许会来……如果能来的话。别了！”

他没有和拉祖米欣握手，就离开他走了。

“你去哪儿？你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吗？可是难道能这样吗！……”完全不知所措的拉祖米欣喃喃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又站住了。

“我说最后一次：请你永远什么也别问我。我没有什么话回答你……你也别来找我。也许，我会到这儿来……别管我，可她们……请不要离开她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走廊里很暗：他们站在灯旁。他们默默地对看了约摸一分钟光景。拉祖米欣终生都记得这一分钟。拉斯科利尼科夫闪闪发光、凝神注视着他的目光仿佛每一瞬间都竭力想穿透到他的心灵、穿透到他的意识里去。拉祖米欣突然不寒而栗。仿佛有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在他们之间一闪而过……有个什么念头，好像是暗示，转瞬即逝；双方突然都理解，有个什么可怕的、岂有此理的东西隔在他们中间……拉祖米欣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

“现在你明白了吗？”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十分痛苦地扭歪了脸。“你回去吧，回到她们那里去，”他突然补充说，然后很快转身从这幢房子里走了出去。

现在我不来描写那天晚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的情况：拉祖米欣怎样回到她们那里，怎样安慰她们，怎样发誓说，得让罗佳好好养病，怎样发誓说，罗佳一定会回来，每天都会来，说他非常、非常心烦意乱，不该刺激他；还说他，拉祖米欣，一定会好好照料罗佳，给他请一个好医生，请一个最好的医生，给他会诊……总之，从那天晚上起，拉祖米欣已经成了她们的儿子和哥哥。

第四章

五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整，拉斯科利尼科夫走进×分局侦查科，要求向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通报，他来了；可是好久还没接见他，这时他甚至感到奇怪了：至少过了十分钟，才叫他进去。他估计，似乎应该立刻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然而他站在接待室里，一些人从他身边过来过去，看样子，都完全不理会他。后面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里，坐着几个司书，正在书写，显然，他们当中甚至谁也不知道，谁是拉斯科利尼科夫，他是个什么人？他用不安和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周围的一切，暗暗观察，他身旁有没有卫兵，有没有监视他的神秘的目光，以防他会逃跑？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一类的迹象：他只看见一些小职员，一些为什么小事操心的人的脸，随后还看见一些别的人，他们谁也不理会他：他爱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好了，没人管他。他越来越坚定地想：如果昨天这个神秘的人，这个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幽灵当真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到了，——那么难道会让他，拉斯科利尼科夫，现在这样站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吗？难道会在这里一直等到十一点钟，等着他自己来这里吗？可见，要么是那个人还没来告发，要么就是……只不过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他怎么能看见呢？），所以，他，拉斯科利尼科夫，昨天所发生的一切，又是被他那受到刺激的、病态的想象力夸大的主观幻想。甚至还在昨天，在他感到最强烈的不安，陷于悲观绝望之中的时候，这个猜测就已经在他心中渐渐确定下来了。现在他把这一切又细细考虑了一番，准备投入新的战斗，却突然感到，他在发抖，——一想到他竟会在可恨的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面前吓得发抖，他甚至勃然大怒。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又要见到这个人：他恨透了他，恨之入骨，甚至害怕自己的憎恨情绪会暴露自己。他的愤怒如此强烈，竟使他立刻不再发抖了；他打算进去的时候装出一副冷静和大胆的样子，决心尽可能保持沉默，细心观察，留心倾听，至少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自己那种病态的容易激动的性格。这时有人来叫他去见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

原来这时候只有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不大，也不算小；里面，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前摆着一张大写字台，还有一张办公桌，角落里摆着一个公文橱，还有几把椅子——都是公家的家具，都是用磨光的黄色木料制作的。后边那面墙的角落里，或者不如说是在隔板上，有一扇锁着的门：可见那里，隔板后面，大概还有几个房间。拉斯科利尼科夫一进来，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立刻把他进去时走的那道门掩上，于是屋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看来，他是装出最愉快、最亲切的神情来迎接自己的客人，不过，已经过了几分钟以后，拉斯科利尼科夫根据某些迹象发觉，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慌乱，——仿佛他突然给搞糊涂了，或者是被人发现了什么隐藏得很深的秘密。

“啊，最尊敬的朋友！瞧，您也……上我们这地方来了……”波尔菲里说，双手都向他伸了过来。“好，请坐，老兄！也许您不喜欢管您叫最尊敬的朋友和……老兄，——不喜欢这样toutcourt①？请不要把这看作亲昵……请这边坐，坐在沙发上。”

①法文，“亲昵”之意。

拉斯科利尼科夫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这地方”，为过于亲昵而请求原谅，法语词汇“toutcourt”，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性格特征的表现。

“然而，他把两只手都向我伸了过来，却一只也没和我握手，及时缩回去了，”这想法疑问地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两人互相注视着对方，但是他们的目光一碰到，立刻就像闪电一般移开了。

“我给您送来了申请书……关于表的……这就是。这样写行吗，还是得重写呢？”

“什么？申请书？对，对……您别担心，就是这样写，”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说，好像急于要到哪里去似的，已经说完了这些话，这才接过申请书去，看了一遍。“对，就这样写。不需要再写什么了，”他又很快地重说了一遍，随手把申请书放到桌子上。后来过了一分钟，已经在谈别的了，他又从桌子上拿起申请书，把它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昨天您好像说过，想要问问我……正式地……问问我认识这个……被害的老太婆的情况？”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开始说，“唉，我为什么要加上个好像呢？”这想法像闪电般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可我为什么为了加上个好像就这样担心呢？”立刻又有另一个想法犹如闪电般在他脑子里忽地一闪。

他突然感觉到，刚一与波尔菲里接触，刚刚说了一两句话，刚刚交换了一两次目光，他的神经过敏就已经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神经紧张起来，不安增强了。“糟糕！糟糕透了！……我又说漏了嘴。”

“对——对——对！请别担心！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同时在桌旁踱来踱去，不过似乎毫无目的，好像一会儿匆匆走到窗前，一会儿走到办公桌那里，一会儿又回到桌子这里，一会儿避开拉斯科利尼科夫怀疑的目光，一会儿又突然站住，目不转睛地直盯着他。这时他那又胖又圆的矮小身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好像一个小球，一会儿滚到这边，一会儿滚到那边，撞到墙上或角落里，立刻就反弹回来。

“我们来得及的，来得及的！……您抽烟吗？有烟吗？给，来一支香烟吧……”他说着递给客人一支香烟。“您要知道，我在这儿接待您，可我的住房就在这里，隔板后面……公家的房子，不过目前我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暂时住住。这儿需要修缮一下。现有差不多就要完工了……公家的房子，这玩意儿太好了，——不是吗？您认为呢？”

“是啊，是好得很，”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是嘲笑地望着他回答。

“好得很，好得很……”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反复说，似乎突然考虑起与此毫不相干的问题来了，“对！好得很！”最后他几乎高声叫喊起来，突然抬起眼来看了看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他多次愚蠢地重复说，公家的房子好得很，就其庸俗性来说，与现在他注视自己客人的严肃、深思和神秘的目光实在是太矛盾了。

但这更加激怒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他已经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忍不住要含讥带讽，相当不谨慎地向波尔菲里提出挑战。

“您知道吗，”他突然问，几乎无礼地看着波尔菲里，仿佛从自己的无礼中感觉到乐趣，“好像司法界有这么个惯例，有这么个司法界通用的手法——对所有侦查员都适用的手法，首先从老远开始，从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谈起，或者甚至也可能从严肃的问题开始，不过是毫不相干的其他问题，这样可以，也可以说是鼓励，或者不如说是分散受审的人的注意力，使他麻痹大意，然后突然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冷不防向他提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一举击中要害，就像一下子击中天灵盖一样：是这样吗？似乎到目前，所有规章和指南上还都神圣地提到这一点，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怎么，您认为，我跟您谈公家的房子就是……啊？”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说过了这句话，眯缝起眼来，眨了眨眼；脸上掠过某种快乐和狡猾的神情，额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脸拉长了，他突然神经质地、持续不停地哈哈大笑起来，全身抖动着，摇晃着，直瞅着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眼睛。后者本来也在笑，不过笑得有点儿做作；可是波尔菲里看到他也在笑，于是高声狂笑起来，笑得几乎涨红了脸，这时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厌恶情绪突然越过了小心谨慎所允许的界线：他不再笑了，皱起眉头，在波尔菲里好像故意不停地许

自己夺走了我进一步揭露他的手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吧，让他的处境变得明确了，可以这么说吧，让他在心理上明确起来，反倒使他放了心，于是他就会缩进自己的壳里，什么话也不再说了，因为他终于明白，他被捕了。据说，在塞瓦斯托波尔，阿尔马战役①刚一结束的时候，嗨，一些聪明人都吓得要命，生怕敌人立刻进攻，马上就会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可是等他们看到敌人宁愿采取正规围困的办法，正在挖第一道战壕的时候，据说，那些聪明人都高兴死了，放心了，因为既然敌人要正规围困，那么事情至少要拖两个月！您又在笑，又不相信吗？当然，您也是对的。您是对的，您是对的！这都是特殊情况，我同意您的看法；刚才所说的情况的确特殊！不过，最亲爱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同时您也应该看到：一般情况，可供一切法律程序和法规借鉴的、作为制定这些程序和法规的依据、并据以写进书本里的一般情况，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各种案件，每个案件，譬如，就拿犯罪来说吧，一旦在现实中发生，立刻就会变成完全特殊的情况；有时会变得那么特殊，和以前的任何案件都不相同。有时也会发生这类滑稽可笑的情况。如果我让某一位先生完全自由：即不逮捕他，也不惊动他，可是让他每时每刻都知道，或者至少是怀疑，我什么都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的全部底细，而且日夜都在毫不懈怠地监视着他，如果让他有意识地经常疑神疑鬼，提心吊胆，那么，真的，他一定会心慌意乱，真的，一定会来投案自首，大概还会干出什么别的事来，那可就像二二得四一样，也可以说，像数学一样明确了，——这可是让人高兴的事。就连傻头傻脑的乡下佬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至于我们这样的人，有现代人的头脑，又受过某一方面的教育，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了解一个人受过哪方面的教育，这可是非常重要的。而神经，神经，您可能把神经忘了！因为现在人们的神经都有毛病，不太正常，容易激动！……都是那么爱发脾气！我跟您说，必要的时候，这就好像是材料的源泉！我何必为他还没给逮住，还在城里自由活动而担心呢！由他去，让他暂时自由活动吧，由他去；即便如此，我也知道，他是我的猎物，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再说，他能逃到哪里去呢，嘿！嘿！逃往国外吗？波兰人会逃到国外去，他却不会，何况我还在监视他，采取了某些措施呢。深入祖国腹地吗？可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农民，穿粗麻布衣服的，真正的俄罗斯农民；而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现代人却宁愿坐牢，也不愿和像我们农民那样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嘿——嘿！不过这都是废话，是从表面上来看。逃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真正逃跑；可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无处可逃，所以才逃不出我的掌心，而是因为在他心理上他不可能从我这儿逃脱，嘿——嘿！这话怎么讲呢！由于自然法则，即使他有去处，他也决逃不出我的掌心。您见过飞蛾扑火吗？嗯，就像飞蛾总是围绕着蜡烛盘旋一样，他也将总是围着我转来转去，总是离不开我；对他来说，自由将不再是可贵的，他将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作茧自缚，好似落入网中，自己把自己吓死！……不仅如此：他自己还会为我准备下像二二得四那样明确的、数学般的证据，——只要我给他点儿自由活动的自由……他将一直围绕着我转来转去，圈子越缩越小，终于，一啣一下子！一直飞进我的嘴里，于是我就把他一口吞下去，这可是让人很高兴的，嘿——嘿——嘿！您不相信吗？”

①一八五四年九月八日俄军在阿尔马战役中战败，退守塞瓦斯托波尔，英法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长达十一个月。

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回答，他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直那样十分紧张地盯着波尔菲里的脸。

“这一课上得好！”他想，不由得浑身发冷。“这已经不是像昨天那样猫逗老鼠了。他不是徒劳地向我显示自己的才能，而是……暗示：在这方面他要聪明得多。这里还有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唉，胡扯，老兄，你是在吓唬我，你是在耍花招！你没有证据，昨天的那个人也不存在！你只不过想把我搞糊涂，想过早地惹我生气，在这种情况下出其不意抓住我的把柄，不过你错了，你打错了主意，打错了主意！不过为什么，为什么向我作这样明显的暗示呢？……他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神经不正常上吗！……不，老兄，你错了，你打错了算盘，哪怕你布置下了什么圈套……好，且看你布置下了什么圈套吧。”

他竭力克制着，作好思想准备来面对一场无法预见的可怕的灾难。有时他真想立刻扑过去，当场掐死波尔菲里。还在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担心会恨到这种程度。他感到自己的嘴唇发干，心在狂跳，唾沫已经干在嘴唇上了。不过他还是下决心保持沉默，不到时候决不说话。他明白，处在他目前的地位，这是最好的策略，因为这样不但自己不会说漏了嘴，而且，相反地，能以自己的沉默来激怒敌人，大概敌人反倒会不慎失言，向他透露出点儿什么来。至少他抱有这样的希望。

“不，我看得出来，您不相信，您一直以为我是在跟您开并无恶意的玩笑，”波尔菲里接着话茬说，越来越快活，高兴得嘿嘿地笑个不停，又在屋里转起圈子来了，“当然啦，您是对的；我天生就是这副模样，这是上帝亲自安排的，只会让人觉得好笑；布丰①；不过我要告诉您，我还要再说一遍，老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您还是个年轻人，可以这么说吧，刚刚进入青年时期，所以和所有青年人一样，最看重的就是人的智慧。开玩笑的机智和抽象的道理在引诱你们。譬如说吧，据我对军事的理解，可以说，这就完全跟前奥地利的御前军事会议一样：他们在纸上谈兵，打败了拿破仑，还俘虏了他，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最机智的方法把一切都计算过了，作出了结论，可是你瞧，马克将军率全军投降了②，嘿——嘿——嘿！我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兄，您在嘲笑我，笑我这样一个文职人员，总是从军事史上挑选例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的嗜好，我喜欢军事，太喜欢看这些作战报告了……我完全选错了职业。我真该在军队里服务，真的。也许，成不了拿破仑，不过当个少校嘛，倒还可以，嘿——嘿——嘿！那么好吧，现在，我亲爱的朋友，我要把这个，也就是特殊情况的全部真情，全部详情细节，统统都告诉您：现实和人的天性非常重要，有时会让最有远见的打算落空！唉，请您听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可是一本正经地对您说（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未必有三十五岁的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当真好像突然变老了：就连他的声音也变得苍老起来，不知怎的全身也弯了，变得弯腰驼背，活像个老头子了），何况我还是个直爽的人……我是不是个直爽的人？您认为呢？大概，我是够直爽的了，因为我把这样一些事情毫无代价地告诉了您，还不要求得到奖赏，嘿——嘿！嗯，那么我接着往下说：照我看，机智这玩意儿太美妙了；可以说，这是大自然的光彩，人生的慰藉，看来，它会玩弄一些多狡诈的诡计啊，所以，有时一个可怜的侦查员哪里能猜得透它玩的把戏，何况他本人也往往耽于幻想呢，因为他也是人嘛！然而人的天性救了那个可怜的侦查员，这可真是救命！那个醉心于说俏皮话，‘正在跨过一切障碍’（正如您以最机智的巧妙方式所形容的）的青年却没想到这一点。假设定说，他也会撒谎，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是个特殊情况，是个incognito③，他撒谎撒得十分巧妙，用的是最狡猾的方法；似乎他胜利了，可以享受自己机智的成果了，可是他扑通一下子摔倒了！而且是在最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也是最糟糕的地方突然昏倒了。就假设定说，他有病，有时屋里也很闷，不过这毕竟引起了注意！毕竟向人作了某种暗示！他撒谎的本事无与伦比，却没能考虑到自己的天性。他的狡诈到哪里去了呢！另一次，他醉心于玩弄自己的机智，开始愚弄那个怀疑他的人，仿佛故意变得面无人色，就像演戏一样，可是他的表演太自然了，面色白得太逼真了，于是就又向人作了某种暗示！虽然起初他的欺骗奏效了，可是一夜之间那个受骗的人就会明白过来，如果他也是个精明的小伙子的话。要知道，每一步都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抢先一步，谈那些人家根本没问他的事，为什么滔滔不绝地谈起那些本不该谈，而且恰恰相反，应该保持缄默的事情，为什么一有机会就插进一些各式各样的比喻，嘿——嘿！他还自己跑了来，问：为什么这么久还不逮捕他？嘿——嘿——嘿！就连最机智的人，就连心理学家和文学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人的天性是一面镜子，一面最明亮的镜子！那就对镜顾影自怜吧！不过您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是不是觉得闷，要不要打开窗子？”

①法文bouffon的音译，“小丑”之意。

②一八〇五年十月，马克将军统率的奥地利军队在乌尔姆附近突然被拿破仑的军队包围，只好向拿破仑投降。

③拉丁文，“匿名者”之意。

“噢，请别担心，”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叫喊，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请别担心！”

波尔菲里面对着他站住了，稍等了一会儿，突然也跟着他哈哈大笑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从沙发上站起来，突然一下子停住了他那完全是癫狂性的狂笑。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他声音响亮、清清楚楚地说，尽管他的腿在发抖，几乎连站都站不稳，“我终于看清了，您肯定怀疑，是我杀死了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妹妹莉扎薇塔。我要向您声明，这一切早就让我感到腻烦了。如果您认为有权对我起诉，那就起诉好了；如果认为有权逮捕我，那就逮捕好了。可是当面嘲笑我，折磨我，我是不答应的。”

他的嘴唇突然抖动起来，眼里冒出怒火，一直克制着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

“我决不答应！”他突然大喊一声，握紧拳头，拼命用力捶了捶桌子，“您听到了吗，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我决不答应！”

“哎哟，上帝啊，这又是怎么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高声惊呼，看来，他完全吓坏了，“老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亲爱的朋友！我的恩人！您怎么了？”

“我决不答应！”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大喊一声。

“老兄，轻一点儿！别人会听到的，会进来的！嗯，那么我们对他们说什么呢，您想想看！”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把自己的脸凑近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脸，惊恐地低声说。

“我决不答应！决不答应！”拉斯科利尼科夫机械地反复说，不过也突然压低了声音，完全变成喃喃低语了。

波尔菲里迅速转身，跑过去开窗子。

“放点儿新鲜空气进来，新鲜空气！亲爱的，您最好喝点儿水，病又发作了，不是吗！”于是他往门口跑去，想去要水，可是，就在这儿墙角落里，恰好发现了一个装着水的长颈玻璃瓶。

“老兄，喝吧，”他拿着那瓶水跑回他这里，低声说，“也许会对您有益……”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的惊恐和同情是那么自然，所以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作声了，并且怀着惊异的好奇心细细打量起他来。不过他还是没有喝水。

“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亲爱的朋友！您这样会把自己弄得发疯的，请您相信我的话，哎——呀！哎——哟！您喝水嘛！哪怕稍喝一点儿也好！”

他到底还是让他接过了那杯水。拉斯科利尼科夫下意识地把手端着到嘴边，但突然醒悟，厌恶地又把它放到桌子上。

“是的，您又发病了！亲爱的朋友，您大概又弄得旧病复发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友好而同情地抑扬顿挫地说，不过还一直带着惊慌失措的神色。“上帝啊！唉，您怎么这样不知保重呢？昨天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也去过我家，——我同意，我同意，我的性格很不好，尖酸刻薄，可是他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啊！……上帝啊！昨天您来过以后，他又来了，我们一道吃饭，说了很多，很多，我只能摊开双手，无言对答；唉，我想，……唉，你呀，天哪！他是从您那儿来吗？您请坐啊，老兄，看在基督份上，坐一会儿吧！”

“不，他不是从我那儿去的！不过我知道他去找您，也知道他去做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生硬地回答。

“您知道吗？”

“知道，这又怎么办呢？”

“老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知道的还不只是您的这样一些崇高的行为；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我知道，天快黑的时候，您曾经去租房子，还拉了拉门铃，问起过那摊血，把两个工人和管院子的都搞糊涂了。因为我理解您当时的心情……这样您当真会把自己搞疯了的，真的！您会搞得自己晕头转向！您满腔怒火，无处发泄，这是高尚的愤怒，是由于受到了侮辱，最初是命运，随后是分局局长侮辱了您，于是您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可以这么说吧，想让大家快点儿说出来，这样来一下子结束这一切，因为这些愚蠢的猜测和怀疑已经让您烦透了。是这样吧？我猜到您的心情了吗？……只不过您这样不仅会把自己，而且也会把拉祖米欣搞得糊里糊涂；因为您自己也知道，对于这种事情来说，他这个人肠可是太好了。您有病，他却有高尚的品德，所以您的病很容易传染给他……老兄，等您心情平静下来，我要讲给您听……您请坐啊，老兄，看在基督份上！请休息一下，您的脸色很难看；坐一会儿吧。”

拉斯科利尼科夫坐下来，已经不再发抖了，全身却在发烧。他深感惊讶，紧张地听着惊恐而友好地照料他的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的话。波尔菲里的话，他连一句也不相信，虽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倾向于相信他。波尔菲里出乎意料地谈到租房子的事情，把他完全惊呆了。“怎么，看来他已经知道租房子的事情了？”他突然想，“而且是他亲自对我说的！”

“是啊，在我们办的案子里也有过几乎完全一样的情况，一种病态心理现象，”波尔菲里很快地接着说下去。“有一个人也是硬要说自己是杀人凶手，而且说得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他造成一种幻觉，提出了证据，详细述说了杀人的情况，把大家，把所有的人都搞得糊里糊涂，真假难分，可是为什么呢？他完全是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卷进了这件凶杀案，但只不过是有些牵连，而当他知道，他让凶手们有了借口，于是就发怒了，弄得精神恍惚，疑神疑鬼，完全疯了，而且硬要让自己相信，他就是杀人凶手！最后参议院申请了这件案子，这个不幸的人被宣判无罪，交保释放了。感谢参议院！唉——，唉呀——唉呀——唉呀！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兄？如果有意刺激自己的神经，每天每夜去拉门铃，还要问那摊血，那么这样是会引起热病的！我在实际办案的时候研究过心理学。要知道，这样有时会让人想从窗口或者钟楼上跳下去，这种感觉甚至是诱人的。拉门铃也是如此……这是病，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是病啊！您太不把自己的病当作一回事了。您最好还是找一位有经验的医生给看看，不然的话，您的这个胖子医生……您在说胡话！只不过由于您神智不清，才弄出了这些事情！……”

霎时间一切都在拉斯科利尼科夫周围旋转起来。

“莫非，”这个想法忽然在他脑子里一闪，“莫非他现在也是在说谎吗？不可能，不可能！”他驱走了这个想法，事先就感觉到，这个想法会使他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由于狂怒，他可能发疯。

“这不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这是在我完全清醒的时候！”他高声叫嚷，殚精竭虑，想要识破波尔菲里玩的把戏。“是在我清醒的时候，在我清醒的时候！您听见了吗？”

“是的，我理解，我听见了！昨天您也说，您不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甚至特别强调说，不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您所能说的一切，我都理解！唉——！……不过，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的恩人，嗯，哪怕您能听我说说这个情况也好。如果事实上您确实犯了罪，或者以某种方式被卷进这个该死的案件，那么难道您会强调，这一切不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而是相反，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干的吗？而且是特别强调，那么执拗地特别强调，——嗯，您说，这可能吗，这可能吗？照我看，恰恰相反。如果您确实觉得自己有罪，那么您应该强调：一定会强调说，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干的！是这样吧？是这样的，不是吗？”

可以听得出来，这话语中含有某种狡黠的意图。拉斯科利尼科夫急忙紧紧靠到沙发背上，躲开俯身面对着他的波尔菲里，一声不响，满腹狐疑地直盯着波尔菲里。

“或者，就拿拉祖米欣先生的事情来说吧，也就是说，昨天是他自己要来跟我谈呢，还是您怂恿他来的？您应该说，是他自己来的，而把受您怂恿的情况隐瞒起来！可是您毫不隐瞒！您恰恰是强调说，是您怂恿他来的！”

拉斯科利尼科夫从来也没强调过这一点。他背上感到一阵发冷。

“您一直在说谎，”他慢慢地、有气无力地说，撇着嘴唇，近乎病态地微微一笑，“您又想向我显示，您了解我的全部把戏，事先就知道我将

怎样回答，”他说，几乎感到，已经不再尽可能细细掂量他所说的话了，“您想要吓唬我……或者只不过是嘲笑我……”

说这话的时候，他仍然直盯着波尔菲里，他那极端愤怒的怒火又在眼里突然一闪。

“您一直在说谎！”他高声叫嚷。“您自己非常清楚，对一个犯罪的人来说，最狡黠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不隐瞒瞒不住的事情。我不相信您！”

“您多么善于随机应变啊！”波尔菲里嘿嘿地笑了，“老兄，真对付不了您；您有偏执狂。那么，您不相信我吗？可我要对您说，您已经相信了，已经有四分之一相信了，可我要让您完全相信，因为我真的喜欢您，真心诚意地希望您好。”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嘴唇抖动起来。

“是的，希望您好，最后，我要对您说，”他接着说下去，轻轻地、友好地抓住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手臂，抓住他胳膊肘稍往上面一点儿的的地方，“最后我要向您说一声：请注意您的病。况且您家里的人都到您这儿来了；请不要忘记她们。您应该让她们无忧无虑，生活舒适，可您却只是吓唬她们……”

“这关您什么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您为什么这样感兴趣？这么说，您是在监视我了，而且想让我知道这一点，是吗？”

“老兄！我是从您这儿知道的，从您自己嘴里了解到了这一切！您没注意到，在您心情激动的时候，不用人问，您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别人。昨天我也从拉祖米欣先生那儿，从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那儿了解到许多很有意思的详情细节。不，您瞧，您打断了我的话，可我要对您说，尽管您很机智，可是神经过敏，这样您甚至会丧失对事物的正确看法。嗯，譬如还拿拉门铃这件事来说吧：这么宝贵的材料，这么重要的事实（原封不动的事实，不是吗！）我都完整无缺、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您，这是我，一个侦查员告诉您的！从这当中您还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吗？如果我对您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能这么做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恰恰相反，我就该首先消除您的疑心，根本不让您看出，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这样，把您的思想吸引到相反的方向，让您作出相反的判断，然后突然，好似用斧背猛击您的天灵盖（用您的说法），让您惊慌失措，问您：‘先生，请问昨天晚上十点钟，差不多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您在被害的老太婆屋里干什么了？您为什么拉门铃？为什么要问那摊血？为什么把管院子的人搞得莫名其妙，叫他们把您送到警察分局，送到中尉局长那里去？’如果我对您哪怕有丝毫怀疑，我应该这么做才是。那么就该照一切手续办事，录取您的口供，进行搜查，而且，大概还应该逮捕您……既然我不这样做，这就是说，我并不怀疑您！我再再说一遍，您失去了正确看法，什么也看不出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全身颤抖了一下，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不仅看到了，而且看得太清楚了。

“您一直是在说谎！”他高声叫喊，“我不知道您的目的，不过您一直是在说谎……刚才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决不会弄错……您说谎！”

“我说谎？”波尔菲里接住话茬说，看来有些急躁，但脸上仍然保持着最快乐和嘲讽的神情，似乎拉斯科利尼科夫对他有什么看法，他毫不介意。“我说谎？……嗯，刚才我是怎么对待您的（我，一个侦查员），我自己向您暗示，向您提供各种进行辩护的手段，给您找出心理学上的根据，说：‘这是病，神智不清，受到了侮辱！忧郁症；还有分局局长’等等，是不是呢？啊？嗯——嘿——嘿！不过——顺带说一声，——所有这些心理上的辩护方法、借口和狡辩都是极端站不住脚的，而且祸福难测，您说：‘有病，神智不清，作梦，幻觉，不记得’吗，这些话都不错，可是，老兄，为什么在有病和神智不清的时候，恰巧会作这样的梦，产生这样的幻觉，而不是什么别的呢？不是可以作别的梦，产生别的幻觉吗？是不是这样呢？嘿——嘿——嘿——嘿！”

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总之，”他坚决地高声说，一边站起身来，同时把波尔菲里稍微推开一些，“总之，我想知道：您是不是认为我完全不受怀疑，是，还是不是？请您说说吧，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请您肯定地、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快点儿，马上就说！”

“跟您打交道可真难啊！唉，真难跟您打交道，”波尔菲里高声叫道，脸上带着快乐而又狡猾的神情，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感到惊慌失措。“既然还没开始找您的麻烦，您为什么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呢！要知道，您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给我，给我火！而且您为什么要这样不安呢？您为什么硬要自己送上门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嘿——嘿——

嘿！”

“我对您再说一遍，”拉斯科利尼科夫狂怒地高声叫喊，“我再不能继续忍受下去了……”

“忍受什么？不知道真相吗？”波尔菲里打断了他。

“请别讥讽我！我不要！……我对您说，我不要！……我不能，也不要！……您听见吗！听见吗！”他高声大喊，又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喂，轻点儿，轻点儿！别人会听到的！我郑重地警告您：您要多加保重。我不是开玩笑！”波尔菲里低声说，不过这一次他脸上已经没有刚才那种女性的和善与惊恐的神情了；恰恰相反，现在他简直就是在严厉地下命令，皱起眉头，仿佛一下子不再保守秘密，不再含糊其词了。不过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不知所措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真的气得发狂了；可是奇怪：他又服从了叫他说得轻一点儿的命令，虽说他怒不可遏，正在气头上。

“我决不让人折磨我，”他突然又像刚才那样压低了声音说，霎时间痛苦而又憎恨地意识到，他不能不服从命令，这样一想，就更加气得发狂了，“您逮捕我吧，去搜查我吧，不过得按手续办，而不要戏弄我！不许您……”

“手续嘛，请您不要担心，”波尔菲里脸上带着先前那种狡猾的微笑打断了他的话，甚至好像津津有味地在欣赏拉斯科利尼科夫，“老兄，现在我是像在家里那样请您来作客，完全是这样友好地请您来随便聊聊！”

“我不要您的友谊，瞧不起您的友谊！您听到吗？瞧：我拿起帽子来，这就走。哼，既然想逮捕我，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他拿起帽子，往门口走去。

“难道您不想看看意外的礼物吗？”波尔菲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又一把抓住他胳膊肘稍微往上一一点儿的地方，在门口拦住了他。看来，他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放肆了，这可把拉斯科利尼科夫彻底惹火了。

“什么意外的礼物？怎么回事？”他问，突然站住，惊恐地瞅着波尔菲里。

“喏，就在我门外，坐着一个您想不到的人，嘿——嘿——嘿！（他伸出一个手指指指隔板上通往他那套公家房子的房门。）我用锁把门锁上了，免得他跑了。”

“什么人？在哪里？怎么回事？……”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到那扇门前，想要把门打开，可是门锁住了。

“锁上了，瞧，这是钥匙！”

真的，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让他看了看。

“您一直在说谎！”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忍不住了，高声叫喊起来，“你说谎，该死的波利希涅利①！”说着向正在往门口退去、但并不胆怯的波尔菲里扑了过来。

①法国民间木偶剧里的小丑。

“我什么，什么都明白了！”他一下子跳到波尔菲里跟前，“你说谎，戏弄我，想让我暴露自己……”

“可您已经再也不能暴露自己了，老兄，罗季昂·罗曼内奇。您简直气得发狂了。请您别嚷，我可要叫人来了！”

“你说谎，什么事也不会有！你叫人好了！你知道我有病，所以想要惹我生气，让我气得发狂，让我暴露自己，这就是你的目的！不，你拿出事实来！我全都明白了！你没有事实，你只有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猜测，还是扎苗托夫的那一套！……你了解我的性格，想要让我气得发狂，然后突然请来神甫和搜查见证人，想要吓得我惊慌失措……你是在等他们吗？”

“啊？你在等什么？他们在哪里？让他们出来吧！”

“唉，这儿哪有什么搜查见证人啊，老兄！您这个人想象力可真丰富！正如您所说的，这样做不符合手续，亲爱的朋友，您不懂办案的手续……不过手续是跑不了的，这您会看得到的！……”波尔菲里含糊地说，同时在留心听门后的动静。

真的，这时门外另一间屋里传来一阵喧闹声。

“啊，来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惊呼，“你派人去叫他们了！……你在等着他们！你估计……好，让他们都到这儿来吧：搜查见证人，证人，随便什么都行……让他们来呀！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事是如此出乎意外，在事物通常发展的进程中，当然，无论是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谁也估计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第五章

彼得·彼特罗维奇与杜涅奇卡以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作了那次决定他命运的解释以后，第二天的那个早晨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起了使他头脑清醒的作用。昨天他还觉得那件事几乎是幻想的产物，虽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可仍然好像是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他感到极为不快，却不得不渐渐地把它看作木已成舟、无法挽回的事实了。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好似一条毒蛇，整夜在咬噬着他的心。彼得·彼特罗维奇一起床，立刻照了照镜子。他担心，一夜之间是不是会害了黄疸病？然而暂时这方面还没出什么问题，彼得·彼特罗维奇看了看自己轮廓优美、白皙，最近稍有点儿发胖的脸，有一会儿工夫感到宽慰，满怀信心，相信一定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个未婚妻，大概，还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可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坚决地往一边吐了口唾沫，这使得与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的、然而却是讥讽的微笑。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到了这个微笑，心里立刻认为，他的年轻朋友这样笑是很不对的。最近他已经发现这个年轻朋友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他突然明白了，昨天不该把昨天那件事的结果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样一想，心里感到加倍恼怒。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太容易动怒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随后，好像故意为难似的，这天早晨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连他在参议院里为之多方奔走的那个案件，等待着他的也似乎是败诉。特别惹他生气的是他的房东，为了不久即将结婚，他向这个人租了一套房子，还自己花钱装修了一番；这个房东，这个发了财的德国工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废除刚刚签订的租约，要求按写进租约的条款，支付全部违约金，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交还给他的房子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家具店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定购的家具还没有搬到住宅里去，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还一个卢布的定金。“我可不会为了家具而特意结婚！”彼得·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暗地想，同时那个显然已经无望的希望又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结束了吗？难道不能再试一试吗？”一想到杜涅奇卡，这想法再一次诱人地刺痛了他的心。这时他心中痛苦极了，当然，如果现在只要他希望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死于非命，就能把他置于死地，那么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定会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

“除此之外，我的错误还在于，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他边想，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见鬼，我为什么这样吝啬？这甚至毫无益处！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可她们竟然这样！……呸！……不，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譬如说吧，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买些礼物，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光玉髓，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拒绝的话，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可是要退还还是很难的，而且也舍不得！良心也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怎么，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嗯哼！我失算了！”彼得·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立刻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自责骂。

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

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回到家里，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加倍恼怒。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甚至记起，好像也邀请了他；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现在她在墓地上），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他得知，酬客宴会将会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争过，最后，还有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了，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忙着张罗，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打扮得既漂亮，又阔气，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彼特罗维奇，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问题在于，他也得知，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

①前面，马尔梅拉多夫曾说，她的父名是“费多罗芙娜”。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彼得·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彼得·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恨他，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相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中的一个，他们转眼之间一

定会附和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然而，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无法忍受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都有点儿偶然，不过却是相互的。不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彼得·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看出，“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为什么，听他讲述的时候，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不仅如此：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他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我们顺带说一声，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特别是最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也就是，譬如说吧，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公社”^①；或者，譬如说吧，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不会干涉；或者，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的赞扬，他总是不予否认，而是默不作声。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按照自己的习惯，彼得·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不管是什么赞扬，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譬如说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而且，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提醒他，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

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做什么？》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了集体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在旗帜街（现在的“起义街”）上成立的旗帜公社。

小市民街（现在的“公民街”）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所住的房子不远。

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

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还对此大加发挥。彼得·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但是“富有人情味”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个进步的、宣传性的话题，他是有话可谈的，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而且“无疑”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彼得·彼特罗维奇问，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了，她不是也请您了吗，我听见的。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全都花在酬客宴上。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讶；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还有酒呢！……还叫了几个人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详细地询问着，好像怀着什么目的，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怎么？您说，也邀请了我吗？”他突然抬起头来，补上一句。“什么时候邀请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是不会去的。我去那里干什么？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遗孀，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的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嘛。您问心有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红了。

“就是您嘛，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是吗？要知道，我听说了，昨天……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嘿——嘿——嘿！”

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这是造谣！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我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卫。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原则。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

“嘿——嘿——嘿！”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

“您想惹我发火，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心里有气……而这是胡说八道，与妇女问题完全、完全无关！您理解得不对；我甚至认为，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那么可见，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后来我考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当然是奇怪的。我并不是那么蠢……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以后不会有了，可是现在还有……呸！鬼鬼！跟您说话，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我不去参加酬客宴，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不去，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也可以去看看，只不过是去嘲笑它……不过可惜，神甫不会来。不然我一定要去。”

“也就是说，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却蔑视它，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蔑视，而是抗议。我抱着有益的目的。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并作些宣传。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进行宣传，也许，宣传得越激烈越好。我可以传播思想，播下种子……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我哪会侮辱他们呢？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您瞧，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现在她在公社里），因为她从家里出走……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不按宗教仪式结婚，就和人同居，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是太粗暴了，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写得委婉一些。照我看，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需要委婉些，恰恰相反，这儿需要的是抗议。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丢下了两个孩子，写了封信，和丈夫一刀两断了，信上说：‘我认识到，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您欺骗了我，向我隐瞒，通过公社这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您。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已经委身于他，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正直的。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您已经太迟了。希望您幸福。’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

“这个杰列比耶娃，不就是您跟我说过，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

“如果认真的说，总共只有两次！即使是第四次，即使是第十五次，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准会以自己的抗议让他们感到万分痛苦！我会故意让他们感到为难……这就是‘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人’，呸！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真的，可惜我什么人也没有！”

“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吗！嘿——嘿！好吧，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悉听尊便，”彼得·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认识死者的这个女儿，不是吗，就是那个那么瘦弱的姑娘！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真的，是吗？”

“这有什么呢？照我看，也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这是女人的最正常的状态。为什么不是呢？也就是说distinZguons^①。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这当然不完全正常，因为是被迫的，而在未来的社会里，却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那是自由的。就是现在，她也有权这样做，因为她受过苦，而这也就是她的基金，也可以说是资本，她有充分权利支配的资本。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基金就不需要了；但是她的作用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将受到合乎逻辑而且合理的制约。至于说到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在目前，我把她的行动看作对社会制度坚决而又具体的抗议，并为此深深地尊敬她；

就连看着她也觉得高兴！”

①法文，“我们要区别开来”之意。

“可人家告诉我，是您逼着她从这儿搬出去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

“这又是谣言！”他高声叫嚷。“根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样！这全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时冤枉我，因为她她什么都不懂！我根本没有俟机接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想要获得什么好处！我只不过是想提高她的觉悟，完全是无私的，竭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只是反抗，而且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也已经不能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

“您是不是叫她去参加公社呢？”

“您总是讥笑我，可是笑得很不恰当，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来。您什么都不懂！公社里没有这样的角色。所以要成立公社，也就是为了社会上不再有这种角色。在公社里，这样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他现在的性质，在这里，这是愚蠢的，在那里，这就是聪明的，在这里，在现在的环境里，这是不正常的，在那里就变得完全正常了。一切取决于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一切取决于环境，人本身却微不足道。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现在也是和睦相处，这足以向您证明，她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敌人，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欺侮她的人。对了！现在我竭力劝她参加公社，不过这个公社完全，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您干吗发笑！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公社，一种特殊的公社，不过基础比以前的更为广泛。我们从我们的信念更前进了一步。我们否定得更多了！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站出来，我就要和他争论一番。我一定会在争论中驳倒别林斯基！目前我在继续提高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觉悟，这是一个天性十分优美、十分美好的姑娘！”

“哈，于是您就利用这个十分优美的天性，是吗？嘿——

嘿！”

“不，不！啊，不！恰恰相反！”

“哼，可不是恰恰相反吗！嘿——嘿——嘿！瞧您说的！”

“请您相信！我有什么理由要在您面前隐瞒呢，请您说说看！恰恰相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跟我在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显得胆怯和格外纯洁，而且很不好意思！”

“于是您，当然啦，就提高她的觉悟……嘿——嘿！向她证明，这些羞耻心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噢，您对觉悟这个词的理解是多么粗野，甚至是多么愚蠢啊——请您原谅！您什——么也不懂！噢，天哪，您还多么……不成熟啊！我们是在寻求妇女的自由，可您心里只在转那个念头……完全避而不谈贞洁和女性的羞耻心问题，也就和避而不谈本身毫无用处、甚至是属于偏见的食物一样，但与此同时，我完全、完全同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可以保持自己的贞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她有她的意志，她的权利。当然啦，如果她自己对我说：‘我想占有你’，我会认为那是我巨大的成功，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姑娘；但现在，至少是现在，当然啦，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待她更有礼貌，更尊敬她，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尊重她的人格……我等待着，并抱有希望——仅此而已！”

“您最好送给她点儿什么东西。我敢打赌，这一点您可没想到过。”

“您什——么也不懂，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啦，她的处境是这样，不过这儿有另一个问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您简直是蔑视她。您看到了一件误认为理应受到蔑视的事实，于是就拒绝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了。您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天性是多么美！我只不过非常遗憾，不知为什么，最近她完全不再看我借给她的书，也不再跟我借书了。可从前她常来借书。虽然她正以自己的全部毅力和决心进行反抗，——她已经证明过一次，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可她似乎还是缺少自主精神，也可以说是独立精神，否定得还不够彻底，还未能完全摆脱某些偏见和……糊涂观念，这也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尽管如此，对某些问题她却理解得十分透彻。譬如说，对吻手的问题，她就理解得十分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那就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来侮辱女性。我们那儿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立刻就向她转述了我们的看法。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她也很注意地听着。现在我正在给她讲在未来社会里可以自由进入别人房子里的问题。”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最近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公社的一个成员有没有进入另一成员房子里去的权利，去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那里，而且是在任何时候……嗯，问题已经解决了：有权利……”

“嗯，如果他或者她这时候正在大小便呢，嘿——嘿！”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甚至生气了。

“您总是提这样的事，总是提这些该死的‘大小便’！”他憎恨地高声叫喊，“唉，我是多么气愤，多么懊悔，在讲制度的时候，竟过早地跟您提起这些该死的大小便来了！见鬼！对于所有像您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障碍，最糟糕的是——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嘲笑别人！就好像他们完全正确的！就好像他们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似的！呸！我有多少次坚决主张，对于那些新参加的人，一定得在最后，等到他对制度深信不疑，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而且有明确目的的人的时候，才能跟他们谈这个问题。请您说说看，即使是在污水坑里，你能找到这样可耻和卑鄙的东西吗？不管是多脏的污水坑，我都愿意头一个去消除它！这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牺牲！这只不过是工作，高尚的、对社会有益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活动，甚至，譬如说吧，比什么拉斐尔和普希金的活动还要崇高得多，因为它更为有益！”

“而且更为高尚，更为高尚，——嘿——嘿！”

“更为高尚是什么意思？就判断人类的活动来说，我不理解这类用语有何意义。‘更高尚’，‘更慷慨’——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是我予以否定的、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凡是对人类有益的，也就是高尚的！我只理解一个词：有益的！您爱笑，就嘿嘿地笑吧，不过事实如此！”

彼得·彼特罗维奇起劲地笑着。他已经数完了钱，把钱藏起来了。不过有一部分钱不知为什么还留在桌子上。这个“污水坑的问题”已经有好几次成为彼得·彼特罗维奇和他这位年轻朋友关系破裂与不和的原因了，尽管这个问题本身是庸俗的。愚蠢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生气了。卢任说这些话却是为了消愁解闷，而目前，他特别想惹列别贾特尼科夫发火。

“这是因为您昨天遭到了挫折，所以才这么恶毒，总是在找碴儿，”列别贾特尼科夫脱口而出，一般说，尽管他既有“独立精神”，又有“反抗精神”，可不知为什么总不敢反驳彼得·彼特罗维奇，而且一般说，对他还一直保持着某种已经习以为常的、从前那些年的尊敬态度。

“您最好还是说说，”彼得·彼特罗维奇傲慢而又遗憾地打断了他的话，“您是不是可以……或者不如说：您和刚才谈到的那个年轻女郎是不是当真十分亲密，是不是亲密到这种程度，可以现在，就是目前，请她来这儿，到这间房子里来一下？好像他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了……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我需要见见她，见见这个女人。”

“您为什么要见她？”列别贾特尼科夫惊奇地问。

“就是这样，需要。今天或者明天，我就要从这儿搬走了，所以想要通知她……不过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请您留在这儿。这样甚至会更好些。要不，您大概，天知道您会想些什么。”

“我根本什么也不会想……我不过这么问问，如果您找她有正经事，要叫她来，那是再容易也不过了。我这就去。请您相信，我决不会妨碍你们。”

真的，过了五分钟，列别贾特尼科夫就带着索尼娅回来了。她十分惊讶地走了进来，和往常一样，有点儿胆怯。在类似的情况下她总是胆怯，她很怕见生人，怕跟不认识的人交往，从前，从儿时起她就害怕，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彼得·彼特罗维奇接待她时，“态度和蔼，相当客气”，不过有点儿快活、亲昵的意味，然而照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像他这样一个受人尊敬和上了年纪的人，对待一个这么年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有意思的女人，这种态度是很得体的。他急忙“鼓励”她，让她坐到桌旁，自己的对面。索尼娅坐下来，朝四下里看了看，——看了看列别贾特尼科夫，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然后突然又看了看彼得·彼特罗维奇，目光就再没有从他身上挪开，好像全神贯注地盯住了他。列别贾特尼科夫本来已经往门口走去。彼得·彼特罗维奇站起来，示意让索尼娅继续坐着，在门口拦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

“这个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吗？他来了吗？”他悄悄地问列别贾特尼科夫。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里。怎么样？是啊，是在那里……”

他刚进去，我看到了……那又怎样呢？”

“好吧，那么我特意请您留在这里，和我们待在一起，不要让我和这位……少女单独待在一起。事情嘛，是件无关重要的小事，可是天知道别人会说什么。我不想让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跟人说话……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我懂，我懂！”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领会了。“对，您有理由……当然，根据我个人的信念，我认为您的担心太过分了，不过，您还是有道理的。那好吧，我就留下来吧。我站到这儿窗子前面，不会妨碍你们的……照我看，您有理由……”

彼得·彼特罗维奇回到沙发前，在索尼娅对面坐下，留神看了看她，突然作出一副异常庄重、甚至是严肃的样子，那意思就是说：“您可别想到那方面去，女士。”索尼娅完全不知所措了。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首先请代我向尊敬的令堂表示歉意……好像，是这样吧？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您的继母吧？”彼得·彼特罗维奇态度十分庄重，然而又相当和蔼地说。

看来，他怀有最友好的意愿。

“是这样，是这样的；她是我的继母，”索尼娅胆怯地急忙回答。

“嗯，那么请您向她转达我的歉意，由于不能由我作主的原因，我不能到府上去吃煎饼了……也就是不能去赴酬客宴了，尽管令堂好意邀请了我。”

“好的；我去说；这就去，”索涅奇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还没说完呢，”彼得·彼特罗维奇留住了她，因为她这么天真，又不懂礼貌，微微一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如果您认为，为了这样一件仅仅与我个人有关的小事，就麻烦您，请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孩子到我这里来，那您就不大了解我了。我还有别的目的。”

索尼娅又急忙坐下了。还没从桌子上拿走的那些钞票，有二十五卢布一张的，也有一百卢布一张的，又闯入她的眼帘，她赶快把脸转过去，抬起头来看看彼得·彼特罗维奇：她突然觉得，特别是她，看别人的钱是很不恰当的。她本来把目光转向彼得·彼特罗维奇用左手拿着的金色长柄眼镜，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戴在这只手中指上的戒指，那戒指很大，看样子沉甸甸的，镶着一块黄色的宝石，真漂亮极了，——但是她又突然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了，不知往哪里看才好，最后只好又凝神盯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的眼睛。他比刚才更加庄重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昨天我有机会顺便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了两句话，只说了两句话，就足以了解到，目前她正处于一种——

反常的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是的……是反常的，”索尼娅急忙附和说。

“或者说得简单、明白一些，就是她有病。”

“是的，简单明白，……是的，她是有病。”

“的确如此！所以，出于人道感和——和——和，可以这么说吧，和恻隐之心，由于预见到她不可避免的不幸命运，我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看来，这个极端贫困的家庭现在只能完全倚靠您一个人了。”

“请问，”索尼娅突然站了起来，“昨天您不是跟她讲过，有可能得到一笔抚恤金吗？因为她昨天就对我说过，您已经着手为她奔走，设法给她领取抚恤金了。这是真的吗？”

“绝对不是，就某方面来说，这甚至是荒唐的。我只是暗示，作为一个在任职期间亡故的官吏的遗孀，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这还得有门路才行，——然而，已故的令尊好像不仅服务尚未期满，而且最近期间甚至完全没有任职。总之，即使有希望，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任何享受补助的权利，甚至恰恰相反……可她已经想领抚恤金了，嘿——嘿——嘿！这位太太想到哪里去了！”

“是的，她是想领抚恤金……因为她轻信，心地善良，由于心肠太好，什么她都相信，而且……而且……而且……她头脑不大……这个……是的……请原谅，”索尼娅说，又站起来要走。

“对不起，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

“是的，是没听完。”索尼娅喃喃地说。

“那么，您坐啊。”

索尼娅很不好意思地又坐下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看到她这样的处境，还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有心聊尽绵薄，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也就是所谓量力而为，仅

此而已。譬如说，可以为她募捐筹款，或者，可以这么说吧，办一次抽奖……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类似的情况下，亲友们，甚至是外人，总之，凡是愿意帮忙的人，往往都是这么做。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而这是可能的。”

“是的，好的……为了这，愿上帝保佑您……”索尼娅凝望着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低声说。

“这是可能的，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也就是说，今天就可以开始。晚上我们再见见面，商量一下，可以这么说吧，为这事打下基础。请您七点钟的时候再来找我一趟。我希望，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参加……不过……这儿有个情况，得事先详细地说说清楚。正是为了这件事，我才惊动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您到我这里来。具体地说，我的意见是，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钱到了她手里也是危险的；今天的酬客宴就是证明。连明天吃的东西都没有，可以说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嗯，连鞋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①，甚至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和——和咖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明天却又把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您的身上，直到最后一面包，都得靠您；这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募捐的时候，照我个人的看法，关于钱的情况应该瞒着这个，可以这样说吧，不幸的寡妇，而只有，譬如说，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吗？”

①一种用甘蔗酿制的烈酒。

②一种葡萄酒。

“我不知道。她只是今天才这样……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她很想办酬客宴，请大家来，悼念……她很懂事。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好了，我非常，非常，我会非常……他们大家也都会感谢您……上帝会保佑您的……孤儿们也……”

索尼娅没有说完，就哭起来了。

“的确如此。嗯，那么请您记住：现在，为了亲人们的利益，作为开端，请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心意。我非常、非常希望，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您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自己也有需要操心的事，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说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细心地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递给索尼娅。索尼娅接过了钱，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很快站起来，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特罗维奇洋洋得意地把她送到门口。她终于从屋里跑了出去，心情激动，疲惫不堪，回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心里感到非常不安。

在这场戏演出的全部时间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等索尼娅走后，他突然走到彼得·彼特罗维奇面前，郑重其事地向他伸出手去：

“我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看见了，”他说，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是高尚的，也就是，我想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您不愿让别人感谢您，这我看见了！虽说，我得承认，按原则来讲，我不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因为它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罪恶，反而会助长罪恶，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很高兴看到您的行为，——是的，是的，对这件事，我很喜欢。”

“喂，这全都是胡扯！”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心情有些激动，而且不知为什么细细地打量着别列贾特尼科夫。

“不，不是胡扯！一个像您这样，为昨天的事感到烦恼、受了很大委屈的人，同时还能关心别人的不幸，——一个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然而……还是应该受到尊敬的！我甚至没料到您会这样做，彼得·彼特罗维奇，何况，特别是根据您的见解来看，噢！您的见解还在妨碍您，非常妨碍！譬如说吧，昨天的挫折让您多么激动啊，”好心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叹地说，又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产生了加倍的好感，“这门亲事，这个合法婚姻对您可有什么，有什么用处呢，最高尚、最亲爱的彼得·彼特罗维奇？您为什么一定要让婚姻合法？好，您要打我，那就打吧，不过我很高兴，为这门亲事没成感到高兴，为您没受婚姻约束，为了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灭，我感到高兴……您要知道，我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为了我不想让你们那种婚姻中戴绿帽子，不愿繁衍别人的孩子，这就是我需要合法婚姻的原因，”因为总得回答几句什么，卢任才这样说。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陷入沉思。

“孩子吗？您提到了孩子吗？”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像一匹听到了军号声的战马，浑身颤动了一下，“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我同意；不过孩子问题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有些人像否定一切含有家庭意义的迹象一样，连孩子也完全否定了。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来说说绿帽子！我坦白地对您说，对这个问题，我不在行。这是丑恶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①，在未来的辞典中，这样的用语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绿帽子是什么呢？多么荒谬的见解！绿帽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绿帽子？多么荒诞！恰恰相反，在自由结合中，就不会有什么绿帽子了！绿帽子，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可以这么说吧，是对合法婚姻的改正，是对它的抗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丝毫不含有侮辱性的意思……如果我在什么时候——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合法地结了婚，那么我甚至会为您所诅咒的绿帽子感到高兴；那时候我会对我的妻子说：‘我的朋友，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却尊敬你，因为你敢反抗！’您在笑？这是因为您不能摆脱偏见！见鬼，我理解，合法结婚而又受了欺骗，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快：可是，要知道，这是卑鄙事实的卑鄙后果，双方同样都受到了侮辱。当大家自由结合，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的时候，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就连绿帽子这个名称也完全消失了。恰恰相反，您的妻子只不过是向您证明，她是多么尊敬您，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而且觉悟那么高，不会为了她有了新丈夫而向她报复。见鬼，有时我梦想，如果让我嫁了人，呸！如果我结了婚（自由结婚也罢，合法结婚也罢，反正一样），我就会自己给我妻子带一个情人来，如果她自己好久还没找到的话。‘我的朋友，’我会这样对她说，‘我爱你，但是也希望你尊敬我，——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我说得对吗，对吗？……”

①指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这几行诗句：

戴绿帽子的人可真神气，
他对自己总是那么满意，
满意午餐，也满意自己的妻子。

（第一章十二节）。

彼得·彼特罗维奇听着，在嘿嘿地笑，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兴致。他甚至并没有怎么听。他当真是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就连别列贾特尼科夫也终于发觉了。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十分激动，搓着手，陷入沉思。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回想了起来……

第五章

三

“彼得·彼特罗维奇！”她大声喊，“您可要保护我们啊！请您告诉这个愚蠢的贱货，让她知道，可不能这样对待一个遭到不幸的高贵的太太，这可是犯法的……我要去见总督大人……她要负责……您可要记住先父对您的款待，保护我们这些孤儿。”

“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对不起，太太，”彼得·彼特罗维奇挥手躲开，“您也知道，我根本没有荣幸认识令尊……对不起，太太！（有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也不想卷到您和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接连不断的争吵中去……我来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想要立刻和您的继女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好像是这样称呼吧？想要和她说清楚。请让我进去……”

于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侧着身子绕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往对面角落走去，索尼娅就站在那里。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五雷轰顶，一下子呆住了。她不能理解，彼得·彼特罗维奇怎么能否认曾经受过她爸爸的款待。既然她臆造了这种款待，自己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彼得·彼特罗维奇那种打官腔似的、冷冰冰的、甚至充满轻蔑意味的威胁语气也使她大为震惊。然而他一出现道中国哲学范畴。①本义为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不知怎的大家都渐渐安静下来了。此外，这个“精明能干、神情严肃”的人与这儿的这伙人实在太不协调，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显著了，不仅如此，而且可以看出，他到这里来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有着什么很不寻常的原因才使他来到这伙人中间，可见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出事。站在索尼娅身旁的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开了，让他过去；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根本没看到他。过了一会儿，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在门口出现了；他没进屋里来，不过也怀着某种特殊的好奇心，几乎是带着惊讶的神情站到门口；他在留心倾听，不过好像好久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我也许打断了大家的谈话，不过我的事情相当重要，”彼得·彼特罗维奇说，似乎这话是对大家，而不是特别对某一个人说的，“大家都在这儿，对此我甚至感到高兴。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我极诚恳地恳求您，以房东的身份，注意听着我和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下面的谈话。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他直接对异常惊讶、而且事先就已经感到害怕的索尼娅接着说，“在我的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屋里，刚才您来过以后，我的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从我的桌子上不翼而飞了。如果您不论以任何方式知道它现在在什么地方，并且告诉我，那么我以人格担保，并请大家作证，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不然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到那时……就只能怨您自己了！”

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就连正在哭着的孩子们也住了声。索尼娅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看着卢任，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似乎还没听懂。几秒钟过去了。

“嗯，那么怎么样？”卢任凝神注视着她，问。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索尼娅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知道？您不知道？”卢任追问，又沉默了几秒钟。“您想想看，小姐，”他严厉地说，不过好像仍然是劝说的口吻，“好好考虑考虑，我同意再给您一些考虑的时间。您要明白，如果我不是这样深信不疑，当然，凭我的经验，我决不会冒险这样直截了当地归罪于您；因为像这样直截了当公开指控别人，然而却是诬告，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弄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负责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需要，今天早上我把几张五厘债券兑换成现款，票面总额是三千卢布。这笔帐已经记在了我的皮夹子里。回家以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作证——我开始数钱，点出两千三百卢布，放进皮夹子里，又把皮夹子装到了常礼服侧面的口袋里。桌子上还剩下大约五百卢布现钞，其中有三张票面是一百卢布的。就在这时候，您来了（是我请您来的）——后来您在我那儿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很窘，谈话中间，您甚至曾三次站起来，不知为什么急于要走，尽管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对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可以作证。小姐，您自己大概也不会否认，不能不说，我通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您请去，唯一目的是为了和您谈谈您的亲属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处境（我不能来她这里参加酬客宴），而且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对她有益的事情，譬如募捐、抽彩或者其他这一类的事情。您向我道谢，甚至落泪了（我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都说出来，第一，是为了提醒您，第二，是为了让您明白，就连最小的细节我也没有忘记）。随后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您，作为对您亲属的第一次帮助。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看见了。随后我把您送到了房门口，您一直还是那么窘，——在这以后，就只剩下了我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两个人，我和他谈了大约十来分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出去了，我又转身回到放着钞票的桌子跟前，想把钱点一点，照我早先打算的那样，把它们另外放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不见了。请您想想看：无论如何，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是决不能怀疑的；就连作这样的猜测，我也感到可耻。我数错了，这也不可能；因为在您来以前一分钟，我点完以后，发觉总数是正确的。您自己也应该同意，我回想起您的窘态，回想起您急于要走，回想起您有一会儿曾经把双手都放在桌子上；而且考虑到您的社会地位，以及与这种地位有连带关系的习惯，我，可以说是惊恐地，甚至是违反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对您产生怀疑，——当然，这怀疑是无情的，不过也是公正的！我要补充一句，再说一遍，尽管我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我也明白，我现在提出的指控，对我来说还是有某种冒险成分。不过，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追查到底，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而且我要告诉您，这是为了什么：小姐，唯一的原因就是您忘恩负义！怎么？我请您去，是为了您那位极端贫困的亲属的利益，我向您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周济您十个卢布，您却立刻以这样的行为来报答我！不，这太不像话了！必须给予教训。请您好好考虑考虑；而且，作为您真正的朋友，我请求您（因为在目前您不可能有更好的朋友了），好好想想吧！

不然的话，我可是铁面无情的！嗯，怎么样？”

“我什么也没拿您的，”索尼娅恐惧地低声说，“您给了我十个卢布，这就是的，您拿回去吧。”索尼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找到上面打的那个结，把它解开，取出那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卢任。

“另外那一百卢布，您却不承认吗？”他责备地坚持说，没有收下这张钞票。

索尼娅朝四下里望了望。大家都在瞅着她，他们的脸都那么可怕，那么严厉，带着嘲讽和憎恨的神情。她朝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一眼，……他站在墙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目光炯炯，正在看着她。

“噢，上帝啊！”索尼娅突然喊了一声。

“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应当报告警察，所以，我诚恳地恳求您，先打发人去把管院子的找来，”卢任轻轻地，甚至是温和地说。

“戈特·德尔·巴尔姆海泽尔格①！我本来就知道，她常偷东西！”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把双手一拍。

①德文（Gottderbarmherzige）的音译，“仁慈的上帝”之意。

“您本来就知道吗？”卢任接过话茬说，“这么说，以前您就已经至少有某些根据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了。尊敬的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请您记住您说过的话，其实，证人们也都听见了。”

突然四下里都高声议论起来。人们都骚动起来。

“怎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清醒了过来，突然大喊一声，好像失去自制，朝卢任猛扑过去，“怎么！您指控她偷窃？索尼娅偷钱？啊，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卑鄙的家伙！”于是她跑到索尼娅跟前，用两条干瘦的手臂紧紧抱住索尼娅，就好像把她夹在老虎钳里。

“索尼娅！你怎么竟敢收下他的十个卢布！噢，傻瓜头！”

把钱拿来！立刻把这十个卢布拿来——这就是！”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索尼娅手里夺过那张钞票，攥在手里，把它揉成一团，一挥，对准卢任的脸用力扔了过去。纸团正打中眼睛，弹开，掉到了地板上。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赶紧跑过去把钱拾起来。彼得·彼特罗维奇勃然大怒。

“请大家拦住这个疯女人！”他大声叫喊。

这时房门口列别贾特尼科夫身旁又出现了几个人，从外地来的那母女两个也在他们当中往屋里张望。

“怎么！疯女人？我是疯女人？傻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尖声叫喊。“你自己是个傻瓜，讼棍，卑鄙的小人！索尼娅，索尼娅会拿他的钱！索尼娅会是个贼！哼，她还会揍你呢，傻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看到过傻瓜吗？”她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指着卢任，让大家看看他。“怎么！你也这么说吗？”她看到了女房东，“你这个卖香肠的，①你也学他的样，证明她‘偷东西’，你这个下流货，你这个穿钟式裙的普鲁士母鸡腿！啊，你们！啊，你们！她从你这个卑鄙的家伙那一回来，就立刻坐到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身边，再没从这间屋里出去过！……你们搜她身上好了！既然她哪里也没去过，可见钱应该在她身上！你搜吧，搜啊，搜啊！不过如果你搜不出来，那你就对不起，亲爱的，你就得负责！我要去见皇上，去见皇上，去见仁慈的沙皇本人，我要扑到他的脚下，马上去，今天就去！我可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啊！会让我进去的！你以为，不会让我进去吗？你胡说，我一定能进去！一定能进去！你认为她性情温顺，可以任人欺侮吗？你是指望这一点吗？可是我，老兄，我可是不好惹的！你失算了！你搜啊，搜啊，喂，搜啊！”

①在彼得堡卖香肠的几乎都是德国人，所以骂德国人的时候，都管他们叫“卖香肠的”。

说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发狂地去拉卢任，把他推到索尼娅跟前。

“我愿意负责……不过，请您安静下来，太太，请您安静下来！我看得太清楚了，您是不好惹的！……这……这……这该怎么办呢？”卢任喃喃地说。“这应该有警察在场……不过现在证人已经足够了……我愿意……不过男人到底不方便……因为性别的关系……如果有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帮忙……不过还是不该这么做……这可怎么办呢？”

“随便什么人！谁愿意，就让谁来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高声叫喊，“索尼娅，把口袋儿翻过来让他们看看！看哪，看哪！你瞧，恶棍，口袋儿是空的，这儿有块小手帕，口袋儿是空的，看到了吧！这是另一个口袋儿，看吧，看吧！看到了吧！看到了吧！”

与其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把口袋儿翻过来的，不如说她是一个接着一个，把两个口袋儿全都拉了出来，但是从第二个，也就是右边的口袋儿里突然跳出一张钞票，在空中画了一条抛物线，掉到了卢任的脚下。这情景大家都看到了；许多人惊叫了一声。彼得·彼特罗维奇弯下腰，用两个手指从地板上拾起这张钞票，举起来让大家看看，然后把它打开了。这是一张折作八层的一百卢布的钞票。彼得·彼特罗维奇用手举着钞票，向四周转了一圈，让大家看看这张票子。

“小偷儿！从这儿滚出去！警察，警察！”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高声喊叫起来，“得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滚！”

四面八方飞来一片惊呼声。拉斯科利尼科夫一声不响，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索尼娅，偶尔，而是很快地把目光转向卢任。索尼娅仍然失魂落魄似地在原地站着；她甚至几乎不感到惊讶。突然她满脸绯红；惊叫一声，用双手捂住了脸。

“不，这不是我！我没拿！我不知道！”她用裂人心肺的声音惊呼，扑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身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把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像似想用自己的胸膛保护她，不让别人欺侮她。

“索尼娅！索尼娅！我不信！你要知道，我不相信！”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声喊（尽管事情是如此明显），抱着她，像摇小孩儿那样摇她，没完没了地吻她，抓住她的双手，拚命地狂吻。“说你偷钱！这是多蠢的蠢人！噢，上帝啊！你们是愚蠢的，愚蠢的，”她对所有的人叫喊，“你们还不知道，不知道她有一颗多好的心，不知道她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她会偷钱，她！可她会把自己最后一件连衫裙脱下来，光着脚去把它卖掉，把钱送给你们，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我的孩子挨饿，她甚至去领了黄色执照，为了我们出卖了自己！……唉，死鬼呀，死鬼！唉，死鬼呀，死鬼！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就是给你办的酬客宴！上帝啊！您要保护她呀，您为什么一直站着！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为什么不为她辩护？莫非您也相信了不成？你们都抵不上她的一个小指头，你们大家，大家，大家，所有的人！上帝啊！您要保护她呀！”

可怜的、害肺病的、孤苦伶仃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哭声似乎深深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在这张因为痛苦而变得很难看的、害肺病的憔悴的脸上，在这两片干裂而且凝结着血迹的嘴唇上，在这好似孩子啼哭的、抽噎的哭声里，在这像孩子样轻信、同时又充满绝望、寻求保护的哀告中，可以看出，可以听出，她是多么不幸，多么痛苦，似乎大家对这个可怜的妇人都产生了怜悯之心。至少彼得·彼特罗维奇立刻表示怜悯了。

“太太！太太！”他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声音高声说，“这事与您无关！谁也不会指控您是教唆者和同谋者，何况罪证还是您发现的，是您把口袋翻了过来；可见您毫不知情。我非常、非常惋惜，如果，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是贫穷促使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这样做的，不过，小姐，您为什么不肯承认呢？害怕羞辱吗？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也许是不知所措了？这是当然的，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先生们！”他对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先生们！我可怜她，而且，可以这么说吧，深深同情她，大概，我也愿意宽恕她，就连现在也愿宽恕她，尽管我个人受到了侮辱。小姐，但愿现在的耻辱能成为您今后的教训，”他对索尼娅说，“我不再追究了，事情就这样完了，结束了。够了！”

彼得·彼特罗维奇斜着眼睛看了看拉斯科利尼科夫。他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拉斯科利尼科夫燃烧着怒火的目光似乎要把他烧成灰烬。然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好像再没有听到什么：她发疯似地抱着索尼娅，吻她。孩子们也用自己的小手从四面抱住索尼娅，看来波列奇卡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却泪痕满面、抽抽搭搭地哭着，把她那哭肿了的、很好看的小脸俯在索尼娅的肩上。

“这是多么卑鄙！”突然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喊。

彼得·彼特罗维奇很快回头一看。

“多么卑鄙！”列别贾特尼科夫又说了一遍，凝神注视着他的眼睛。

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好像颤抖了一下。大家都看到了。（后来大家都记起了这一点。）列别贾特尼科夫一步走进屋里。

“您竟敢让我作证吗？”他走到彼得·彼特罗维奇跟前，说。

“这是什么意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您说的是什么？”

卢任含糊不清地说。

“这意思就是，您……是诬陷者，这就是我的话的意思！”列别贾特尼科夫激动地说，用他那双近视眼严厉地瞅着他。列别贾特尼科夫极为气愤。拉斯科利尼科夫一直拿眼睛盯着他，仿佛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并且在掂量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又是一阵沉默。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几乎惊慌失措了，特别是在最初一瞬间。

“如果您这是对我说话……”他结结巴巴地说，“您这是怎么了？您精神正常吗？”

“我精神倒是正常的，您却未必……骗子！啊，这多卑鄙！我一直在听着，我故意等着，为的是把一切都弄明白，因为，老实说，就是到现在，这件事也还不完全合乎逻辑……可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不明白。”

“可我做什么了！您别再胡说八道，莫名其妙地只作暗示了！还是您喝醉了呢？”

“是您，这个卑鄙的家伙，也许喝醉了，我可没喝醉！我从来不喝伏特加，因为这违背我的信念！你们信不信，是他，是他亲手把这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送给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我看见了，我可以作证，我发誓！是他，是他！”列别贾特尼科夫对着大家，对着每一个人重复说。

“您这个乳臭小儿，您是不是疯了？”卢任尖声叫喊，“她本人就在这儿，就站在您面前，她就在这儿，刚刚当着大家的面证实，除了十个卢布，她没从我这儿得到过任何东西。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又给了她一百卢布呢？”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列别贾特尼科夫高声叫喊着证明说，“虽然这违反我的信念，不过我愿意现在就在法庭上宣誓，随便起什么誓都行，因为我看到了您是怎样偷偷地把钱塞给她的！只是我这个傻瓜，还以为您把钱塞给她是做好事呢！在房门口和她告别的时候，当她转过身来，您用一只手和她握手的时候，您用另一只手，用左手偷偷地把钞票塞进了她的口袋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卢任的脸发白了。

“您胡说什么！”他粗鲁无礼地高声叫嚷，“您站在窗前，怎么能看清钞票呢！您眼睛高度近视……这准是您的错觉。您是在说胡话！”

“不，不是错觉！虽然我站得远，可是我什么，什么都看见了，虽然从窗前的确很难看清钞票，——这您说得不错，——可是由于一个特殊情况，我确实知道，这正是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因为您把那张十卢布的钞票交给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当时您还从桌子上拿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这我看到了，因为那时候我站得离您很近，因为我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所以我没有忘记您手里拿着一张钞票）。您把那张钞票叠起来，一直攥在手里。以后我本来又忘记了，可是当您站起来的时候，把这张钞票从右手放到左手里，差点儿没把它丢掉；于是我又立刻想起来了，因为这时候我又产生了那个想法，就是说，您想不让我知道，悄悄地把钱送给她。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我是怎样注视着您，——果然看到，您偷偷地把那张钞票塞进了她的口袋。我看到，看到了，我可以起誓！”

列别贾特尼科夫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四面八方发出各种不同的感叹声，多半是表示惊讶的；但也有含有威胁意味的呼喊。大家都往彼得·彼得罗维奇跟前挤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向列别贾特尼科夫跑了过去。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把您看错了！您保护了她！只有您一个人保护她！她无依无靠，是上帝派您来保护她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亲爱的，我的爷啊！”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扑通一声跪倒在他的面前。

“荒唐！”气得发狂的卢任拼命号叫，“您一直在胡说八道，先生。‘我忘了，我想起来了，我忘了’——这算什么！这么说，是我故意偷偷塞给她的了？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我和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正是这一点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可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决没弄错，您这个卑鄙的罪人，正是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在我感谢您，和您握手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我脑子里立刻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究竟为什么要把钱偷偷地塞进她的口袋？也就是说，究竟为什么要偷偷地塞进去？难道仅仅是因为，您知道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完全相反，知道我否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的个人慈善行为，所以想瞒着我吗？我还以为，您当真是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送给她这么一大笔钱，此外，我想，也许您是想送给她一件意外的礼物，等她在自己口袋里发现整整一百卢布的时候，让她大吃一惊吧。（因为有些慈善家很喜欢这样做，好让人永远感恩戴德；这是我知道的。）后来我又想，您是想试试她，也就是说，看她发现了这些钱以后，会不会来感谢您！后来我还想，您也许是避免别人向您道谢，就像俗话所说的，让右手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的，……总而言之，大概就是这么着吧……唉，当时我想得可多了，所以我决定把这一切留待以后再细细考虑，不过还是认为，在您面前把事情说穿，说我知道这个秘密，是很不恰当的。可是我头脑里立刻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发现这张钞票以前，说不定会把这钱弄丢了；所以我决定来这里，把她叫出来，告诉她，有人往她口袋里放了一百卢布。我顺便先到科贝利亚特尼科夫太太家去了一下，给他们带去一本《实证法概论》^①，特别向他们推荐皮德里特^②的一篇文章（不过也推荐了瓦格纳^③的文章）；然后再来这里，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如果我不是的确看到您把一百卢布放进她的口袋里，我会，我会有这些想法和推断吗？”

①《实证法概论》是一本译成俄文的自然科学论文集，于一八六六年出版。

②特·皮德里特（一八二六——一九一七），德国作家，医生。

③阿·瓦格纳（一八三五——一九一七），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结束了他那啰里啰嗦的冗长议论，最后作出如此合乎逻辑的结论，这时他已经累坏了，甚至从脸上滴下了汗水。可惜，就是说俄语，他也不会有条有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可是他又不懂任何别种的语言），所以他一下子感到全身已经精疲力竭，在建立了这一律师的功勋以后，好像连面容也消瘦了。然而他的话却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效应。他说得那么激昂慷慨，又那么有说服力，看来，大家都相信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感觉到事情不妙。

“您头脑里产生了一些什么愚蠢问题，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高声叫嚷，“这不是证据！这一切可能都是您的梦吧，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告诉您，您是说谎，先生！您说谎，您诽谤，这是因为您仇恨我，确切地说，就是因为我不同意您那些自由思想的、无神论的主张，所以对我仇恨在心，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花招并没有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带来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只听到四面八方都传来不满的低语声。

“哼，你扯到哪里去了！”列别贾特尼科夫大声叫喊。“你胡说！你去叫警察来，我发誓！只有一点我弄不懂：他是为了什么冒险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来！噢，卑鄙无耻的小人！”

“我可以说明他为什么竟敢冒险做出这种事来，如果需要，我可以起誓！”拉斯科利尼科夫终于用坚定的声音说，并且走到前面来了。

看来他坚决而又沉着。只要朝他看上一眼，大家就都明白，他当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事情就要真相大白了。

“现在我心里完全明白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直接对着列别贾特尼科夫接下去说。“从事情一开始，我就已经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卑鄙的诡计；我所以产生怀疑，是由于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某些特殊情况，我这就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家：问题全在这里！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您宝贵的证词使我彻底弄清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请大家，请大家都注意听着：这位先生（他指指卢任）不久前曾经向一位少女求婚，确切地说，就是曾向舍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拉斯科利尼科娃求婚。但是来到彼得堡以后，前天，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和我争吵起来，我把他从自己屋里赶了出去，这件事有两位证人。这个人非常恶毒……前天我还不知道他住在这幢房子里，就住在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那里，所以，就在我和他发生争吵的那天，也就是前天，他曾经看到，我作为已故的马尔梅拉多夫先生的朋友，把一些钱送给了他的夫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用来安葬我的亡友。他立刻给家母写了一封短筒，告诉她，说我把所有的钱不是送给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是送给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同时还用最卑鄙的语言提到……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品行，也就是对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关系的性质作了某些暗示。你们要明

白，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离间我们母子和兄妹，让她们相信，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我把她们用来帮助我的仅有的一些钱全都挥霍掉了。昨天晚上，当着家母和舍妹的面，他也在场，我说明了事情的真相，证明我是把钱交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作为丧葬费用，而不是交给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而且前天我甚至还不认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连她的面都没见过。同时我还补充说，他，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任，连同他的全部身价，还抵不上他如此恶意诋毁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一个小指头。对于他提出的我是不是会让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和舍妹坐在一起的问题，我回答说，就在那天，我已经这样做了。家母和舍妹不愿听信他的诽谤，不愿和我争吵，为此他十分恼怒，跟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顶了起来，对她们说了些不可原谅的粗暴无礼的话。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决裂，他被赶了出来。这都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现在请大家特别注意：你们要知道，如果现在他的阴谋得逞，证明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是个贼，那么首先，他就可以向舍妹和家母证明，他对她的怀疑几乎是对的；为了我把舍妹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放在同等地位，他感到气愤，也是对的；可见，他攻击我，就是保护了，预先保护了舍妹、也就是他的未婚妻的名誉。总之，通过这一切，他甚至可以重新离间我和亲人们的关系，而且，当然啦，他还希望能再次博得她们的好感。至于他向我个人报了仇，那我不去说它了，因为他有理由认为，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名誉和幸福，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这就是他的全部打算！对这件事，我就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是他这样做的全部动机，不可能有别的原因！”

拉斯科利尼科夫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他的话不时被聚精会神听着的人们的惊叹声打断。但尽管不时被打断，他却说得尖锐，沉着，准确，清楚，而且坚决。他那尖锐的声音，令人信服的语调，严肃的面部表情，对大家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感染力。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么回事！”列别贾特尼科夫欣喜若狂地证实他的看法。“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一进我们的房间，他就问我：‘您不在这儿？我是不是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客人们当中看到了您？’为此，他把我叫到窗前，在那里悄悄地问我。可见他一定需要您在这儿！是这样的，完全是这么回事！”

卢任一声不响，轻蔑地微笑着。不过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似乎他是在考虑怎样脱身。也许他倒很高兴丢开这一切，一走了之，但在目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直接承认对他的指控完全正确，承认他确实诬陷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何况本来已经喝得微带醉意的客人们，现在实在是太激动了。那个退休的军需官虽然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叫喊得最响，提出要采取某些会让卢任感到很伤脑筋的措施。不过也有一些没喝醉的人；大家从所有房屋里跑了出来，都聚集在这里。那三个波兰人极端愤慨，不断用波兰语对他叫嚷：“这个先生是坏蛋！”而且还含糊不清地用波兰语吓唬他。索尼娅神情紧张地听着，可是好像也没完全听懂，仿佛正从昏迷中慢慢苏醒过来。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瞅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觉得他是她唯一的保护者。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很困难地、嘶哑地喘着气，好像是累坏了。最蠢的是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她张着嘴站着，似乎什么也不明白。她只是看到，彼得·彼得罗维奇不知怎么给当场揭穿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要求再说几句，但是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大家都在高声叫喊，挤在卢任周围，骂他，威胁他。但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并不胆怯。他看到对索尼娅的指控已经完全破产，于是直接采用蛮横无礼的手段。

“对不起，先生们，对不起；请你们别挤，让我过去！”他边说，边从人丛中挤出来，“请别吓唬人；老实对你们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你们奈何不了我，我可不是胆小鬼，恰恰相反，先生们，你们用暴力强行掩盖一件刑事案件，对此你们是要负责的。这个女贼已经被彻底揭穿了，我要向法院起诉。法庭上不会这样盲目，法官们也……不是醉鬼，不会相信两个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捣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指控我，是为了报私仇，由于他们愚蠢，对于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啊，对不起！”

“请您立刻离开我的房子，再也别让我看到您；请您搬走，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我还以为，我已经竭尽全力，给他讲了……整整两个星期！……”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不久前，您还在挽留我的时候，我自己就对您说过，我要搬走；现在我只想补充一句：您是个傻瓜。希望您能治好您的脑子和您的高度近视。对不起，先生们！”

他挤了出去；但是那个军需官不想这么轻易把他放走，只是骂他一顿就算了事；他从桌子上抄起一个玻璃杯，一挥手朝彼得·彼得罗维奇扔去；可是玻璃杯正打中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她尖叫了一声，那个军需官因为用力过猛，失去了平衡，沉重地摔倒在桌子底下。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自己屋里，半小时后，这幢房子里已经不见他的踪影。索尼娅天生胆小，以前她就预感到，要毁掉她，比毁掉任何人都容易，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几乎不受惩罚地任意侮辱她。但在这以前，她还是觉得，只要她在每个人面前都小心谨慎，温和而且顺从，就可以设法避免灾难。她的失望太严重了。她当然可以忍气吞声，几乎毫无怨言地忍受一切，——就连这件事也能忍受。不过在最初，她实在感到太痛苦了。尽管她获得了胜利，证明她是无辜的，可是当最初的恐惧和惊吓已经过去，当她清清楚楚明白和了解了一切以后，一种孤单无依和受辱的感觉还是痛苦地揪紧了她的内心。她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她从屋里跑出去，跑回家去了。这几乎是在卢任走后立刻就发生的事。一只玻璃杯飞来，正好打中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引起在场的人们一阵哄堂大笑，她无辜代人受过，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尖叫一声，像个疯子样朝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猛扑过去，认为这一切全都怪她：

“从房子里搬出去！立刻就搬！快滚！”这么说着，她随手抓起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东西，把它们统统扔到地板上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来已经十分沮丧，几乎晕倒，气喘吁吁，面色苍白，这时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她本来疲惫不堪，倒在床上），向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猛扑了过去。但这场斗争力量太悬殊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一下就把她推开了，就像扔掉一根羽毛。

“怎么，不仅伤天害理地诬蔑人，——这个畜生还这样对待我吗！怎么，就在我丈夫下葬的当天，刚受用了我的款待，就要把我和这些孤儿们赶到街上去吗！我可上哪儿去啊！”这个可怜的女人哭得落落地号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上帝啊！”她突然高声叫喊起来，两眼闪闪发光，“难道就没有公道了吗！不来保护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你去保护谁呢？咱们等着瞧吧！世界上还有法律和正义，肯定有，我一定会找到！马上就去找，你等着吧，伤天害理的畜生，波列奇卡，你跟孩子们待在这儿，我就回来。你们等着我，哪怕在街上等着也行！咱们瞧吧，看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正义？”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把已故的马尔梅拉多夫在谈话中提到过的那块绿色德拉德达姆呢的头巾披在头上，从仍然聚集在这间屋里的那些乱哄哄、醉醺醺的房客中挤了出去，号啕大哭、满脸泪痕地跑上街去——她没有明确目标，也不知该去哪里，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现在、立刻就找到正义。波列奇卡吓得和孩子们躲到角落里，坐在箱子上，搂着弟弟和妹妹，浑身发抖，等着母亲回来。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在屋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喊，嘴里数数落落，不管抓到什么，全都扔到地上，简直是任意胡来。房客们高声嚷嚷着，各说各的，——有人照自己所理解的，谈论所发生的事；另一些人在争吵，骂人；还有一些却唱起歌来了……

“现在我也该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看您现在说什么吧！”

于是他往索尼娅的住处走去。

第五章

五

列别贾特尼科夫神色惊慌不安。

“我是来找您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原谅……我就料到会在家里找到您，”他突然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也就是说我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过……不过我想的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我们那儿发疯了，”他突然撇开拉斯科利尼科夫，斩钉截铁地对索尼娅说。

索尼娅惊叫了一声。

“也就是，至少是看上去好像疯了。不过……我们在那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事情就是这样！她回来了，——好像不知从哪里把她赶了出来，也许还打了她……至少看上去好像是这样……她跑去找谢苗·扎哈雷奇的上司周易外传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七卷。卷一至卷四论六十，在家里没找到他，他在位也是将军的人家里吃饭……请您想想看，她就到他们吃饭的那儿去了……也就是到那另一位将军家里去了，而且，请您想想看，她坚持要把谢苗·扎哈雷奇的上司叫出来，而且，好像是要把人家从饭桌旁叫出来。可想而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人家赶走了她；她却说他骂了一顿，还朝他扔了个什么东西。这甚至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怎么会没把她抓起来，——这可就不知道了！现在她正对大家讲这件事，也对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说，只不过很难听懂她说什么，她在大喊大叫，浑身发抖……啊，对了：她说，而且高声叫嚷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抛弃了她，所以她要带着孩子们上街去，背着手摇风琴，让孩子们唱歌跳舞，她也唱歌跳舞，向观众讨钱，而且每天都到那位将军的窗子底下……她说，‘让他们看到，父亲做过官的高贵的子弟怎样在街上乞讨！’她打那些孩子们，孩子们在哭。她教廖妮娅唱《小小农庄》，教男孩子跳舞，也教波琳娜·米哈依洛芙娜跳舞，撕掉所有的衣服；给他们做了些像给演员戴的那种小帽子；她想带着一个面盆，去敲敲打打，当作音乐……她什么话也不听……请您想想看，怎么能这样呢？这样简直是不行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也许还会说下去的，但是几乎气也不喘地听着的索尼娅，突然抓起披巾、帽子，跑出屋去，一面跑，一面戴上帽子，披上披巾。拉斯科利尼科夫也跟着她出去了，列别贾特尼科夫跟在他的后面。

“一定是疯了！”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跟他一道来到了街上，“我只是不想吓坏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所以说：‘好像’，不过，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害肺病的人，结核也会突然跑到脑子里去；可惜我不懂医学。不过我曾试图说服她，可她什么话也不听。”

“您跟她谈结核了？”

“也就是说，不完全是谈结核。而且她什么也不会懂的。不过我说的是：如果合乎逻辑地劝说一个人，告诉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好哭的，那么他就不会再哭了。这是很清楚的。您却认为，他不会不哭吗？”

“要是那样的话，生活也就太容易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

“对不起，对不起；当然，要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理解，那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您是不是知道，巴黎已经在进行认真的试验了，试验单用合乎逻辑地劝说的办法，是不是有可能治好疯子？那里有一个教授，不久前才去世，是个很严肃的学者，他认为，可以这样治疗。他的基本观念是，疯子的机体并没有受到特殊损害，而疯狂这种症状，可以说是一种逻辑性的错误，判断的错误，对事物的不正确的看法。他逐渐驳倒病人的错误看法，您要知道，据说，获得了结果！不过因为他同时还使用了淋浴疗法，所以这种治疗的效果当然也就受到了怀疑……至少看来好像是这样……”

拉斯科利尼科夫早就已经没听他在说什么了。来到了自己那幢房子跟前，他向列别贾特尼科夫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大门。列别贾特尼科夫明白过来，朝四下里望了望，继续往前跑去。

拉斯科利尼科夫回到自己那间小屋里，站到房屋中间。

“他为什么回到这里来呢？”他扫视了一下这些微微发黄的破旧的墙纸，这些灰尘，他那张沙发床……从院子里传来不知是敲打什么的、连续不断的、刺耳的响声；好像什么地方在钉什么，在钉钉子……他走到窗前，踮起脚尖，朝院子里望了好久，好像异常关心的样子。但院子里空荡荡的，看不见有人在敲打什么。左边厢房里，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窗子敞着；窗台上摆着几盆长得很不茂盛的天竺葵，窗外晾着内衣……

这一切他都太熟悉了。于是他转身坐到沙发上。

他从来，还从来没感到过这样可怕的孤独！

是的，他又一次感觉到，也许他真的会痛恨索尼娅，而且正是现在，在他使她更加不幸以后，他却要恨她。“他为什么去她那里，乞求她的眼泪？他为什么一定要坑害她一辈子？”

噢，卑鄙！”

“我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吧！”他突然坚决地说，“她也不会到监狱去看我！”

过了大约五分钟，他抬起头来，奇怪地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许去服苦役当真会更好一些，”他突然想。

他脑子里塞满种种模模糊糊的想法，他记不得这样在自己屋里坐了多久。突然房门开了，进来的是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她先站住，像不久前索尼娅进来时那样，从门口看了看他，然后才进来，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坐在昨天她坐过的地方。他默默地看了她一眼，不知为什么心里什么也没有想。

“你别生气，哥哥，我只待一会儿，”杜妮娅说。她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但并不严峻。她的目光明亮而且平静。他看出，这一个也是满怀怀着爱心来找他的。

“哥哥，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一切都知道了。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讲给我听了。由于愚蠢和卑鄙的怀疑，你受到迫害，受尽折磨……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对我说，没有任何危险，你用不着对这件事感到那么害怕。我倒不这样想，而且完全理解你心里感到多么愤慨，这样的愤慨会在你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你抛弃了我们，我并不责备你，也不敢责备你，我以前责备过你，请你原谅我。我自己也觉得，如果我心里有这么大的痛苦，我也会离开所有的人。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会告诉母亲，不过会经常不断地谈起你，还要用你的名义告诉她，说你很快就会去看她。你不要为她难过，我会安慰她的；不过请你也不要折磨她，——哪怕去看她一次也好；你要记住，她是母亲！现在我来，只是要告诉你（杜妮娅说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如果万一你需要我做什么事情，或者你需要……我的整个生命或者什么……那么只要你喊一声，我就会来。别了！”

她急速地转身往门口走去。

“杜妮娅！”拉斯科利尼科夫叫住了她，站起来，走到她跟前，“这个拉祖米欣，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是个很好的人。”

杜妮娅微微脸红了。

“说呀！”稍等了一会儿，她问。

“他是个能干、勤劳、正直而且能热爱人的人……别了，杜妮娅！”

杜尼亚满脸绯红，随后突然惊慌起来：

“可你这是什么意思，哥哥，难道我们真的要永远分别了，所以你给我……留下这几句遗言？”

“反正一样……别了……”

他转身离开她，朝窗走去。她站了一会儿，担心地看了看他，十分担忧地走了。

不，他对她并不是冷酷无情。有一瞬间（最后一刹那），他非常想紧紧拥抱她，和她告别，甚至还想告诉她，可是就连跟她握手，他也下不了决心：

“以后，她想起现在在我拥抱过她，也许会发抖的，还会说，是我偷去了她的吻！”

“这个人经受得住吗？”几分钟以后他暗自补充说。“不，她经受不住；这样的人是经受不住的！这样的人永远也经受不住……”

于是他想起了索尼娅。

从窗外吹进一阵凉爽的微风。外面光线已经不是那么亮了。他突然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他当然不能，而且也不想注意自己的病情。但是所有这些不断的担忧和内心的恐惧，对他的病情却不能不产生影响。如果说他虽然在发烧，却没有完全病倒，那也许正是因为这内心里不断的忧虑还在支持着他，不让他倒下来，让他的头脑保持清醒，不过这种状况是人为的，暂时的。

他无目的地徘徊着。太阳正在慢慢地落下去。最近他开始感到一种特殊的烦闷。这烦闷中并没有任何特别刺激他、让他特别伤心的东西；但是他却感觉到，这烦闷是经常的和永恒的，预感到这令人沮丧的、无情的烦闷将终生伴随着他，无穷无尽，预感到他将永远站在那“一俄尺见方的空间”。通常，在黄昏时分，这种感觉会使他更加痛苦。

“太阳落山会让人身体特别虚弱，在这种十分愚蠢、纯粹是体力虚弱的情况下，可要当心，别干出什么蠢事来！这时你不但会去找索尼娅，而且还会去找杜尼亚呢！”他憎恨地喃喃地说。

有人喊了他一声。他回头一看：列别贾特尼科夫向他跑来。

“您要知道，我去过您那里，去找您。您信不信，她怎么想，真的就那么干了，领着孩子们出去了！我和索尼娅·谢苗诺芙娜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她自己敲着煎锅，让孩子们跳舞。孩子们在哭。他们停在十字路口几家小铺子前面。一群蠢人跟着他们跑。咱们快去吧。”

“索尼娅呢？……”拉斯科利尼科夫担心地问，赶紧跟着列别贾特尼科夫走了。

“简直是发疯了。也就是说，发疯的不是索尼娅·谢苗诺芙娜，而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过索尼娅·谢苗诺芙娜也快疯了。我告诉您，她完全疯了。会把他们弄到警察局去的。您要知道，这会是什么影响啊……他们这会儿在运河岸上，x桥附近，离索尼娅·谢苗诺芙娜那里不远。近得很。”

离桥不太远，和索尼娅住的房子隔着不到两幢房子，那儿运河岸上聚集着一小群人。小男孩和小姑娘们特别多。还从桥上就听到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异常激动的、嘶哑的声音。这当真是一个很能吸引街头观众的、奇怪的场面。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穿着她那件旧连衣裙，披着德拉德达姆呢的披巾，歪戴着一顶已经压得不像帽子的破草帽，的确真的疯了一样。她累坏了，气喘吁吁。她那害肺病的、疲惫不堪的脸，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痛苦（何况在街上，在阳光下，害肺病的人看上去总好像比在屋里的时候病得更厉害，显得更难看）；但是她那激动的心情并未平静下来，她的怒气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她冲到孩子们跟前，对他们高声叫喊，就在这里，当着观众，哄他们，教他们跳舞、唱歌，还对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不理解她的意思，她感到绝望了，于是动手打他们……随后，跟孩子们还没说完，又突然朝观众跑去；如果发现一个穿得稍微像样一点儿的人站出来观看，她就立刻对他解释说，请看，“高贵的家庭里，甚至可以说是贵族家庭的子弟”沦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如果听到人群中有人笑或者是有人讥笑他们，她立刻就冲到那些无礼的人面前，和他们骂起来。有人当真笑了，另一些人却在摇头；总之大家都很好奇，都想看看这个疯婆娘和那些吓坏了的孩子们。列别贾特尼科夫说的那个煎锅不见了，至少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看到；不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然没敲煎锅，在她逼着波列奇卡唱歌、廖尼娅和科利亚跳舞的时候，却用她那干瘦的手掌打起拍子来；而且她自己也跟着和唱，可是由于痛苦的咳嗽，每次唱到第二个音的时候，就突然中断了，这样一来她又感到悲观失望了，于是咒骂自己的咳嗽，甚至会哭起来。最惹她生气的是科利亚和廖尼娅的哭泣和恐惧。真的，她曾试图让孩子们装扮起来，给他们穿上街头卖唱的男女艺人们穿的那种服装。男孩子头上裹着不知用什么做的红白相间的缠头巾，让他扮作土耳其人。廖尼娅却没有服装化了；只给她头上戴了一顶已故的谢苗·扎哈雷奇的红绒线帽（或者不如说是一顶尖顶帽），帽子上又插了一段白鸵鸟毛，这鸵鸟毛还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祖母的遗物，至今一直作为传家宝保存在箱子里。波列奇卡还是穿着平常穿的衣服。她胆怯而且惊慌失措地瞅着母亲，一步也不离开她，不让人看见她在掉泪，她猜到母亲疯了，不时焦急不安地朝四下里看看。街道和人群都让她觉得非常害怕。索尼娅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哭着不断地恳求她回家去。但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无动于衷。

“别说了，索尼娅，别说了！”她急急忙忙，说得很快地高声叫嚷，气喘吁吁，不停地咳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在要求什么，就像个小孩子似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决不回到那个醉鬼德国女人那里去。让大家都看到，让全圣彼得堡都看到，高贵的父亲的孩子们在乞讨，他们的父亲忠诚地服务了一辈子，而且可以说是以身殉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臆造出这样一个故事，而且盲目地对此深信不疑。）让这个，让这个卑鄙的将军看看。唉，索尼娅，你真傻：现在我们吃什么呢，你说说看？我们拖累了你，让你受够了苦，我不想再拖累你了！哎哟，罗季昂·罗曼内奇，这是您吗？”她看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向他跑了过去，同时大声叫喊，“请您跟这个傻瓜头解释解释，再没有比这样做更聪明的办法了！就连背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也能挣钱，可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就能分辨出来，我们是高贵的贫困家庭里的人，无依无靠，沦落到赤贫的地步，这个卑鄙的将军准会丢掉官职的，您瞧着吧！我们每天都到他窗子底下去，要是皇上打这儿路过，我就跪下来，让这些孩子们跪在前面，让他看看他们：‘父亲，你要保护他们呀！’他是孤儿的父亲，他是仁慈的，他一定会保护我们，您会看到的，而这个卑鄙的将军……廖尼娅！tenez-vousdroite！①你，科利亚，马上又要跳舞了。你抽抽搭搭地哭什么？又哭！唉，你怕什么，怕什么呢，小傻瓜！上帝啊！我可拿他们怎么办呢，罗季昂·罗曼内奇！要是您知道的话，他们是多么不懂事啊！唉，拿这样的孩子们可怎么办呢！……”

①法文，“站直”之意。

她向他指着那些嘤嘤啜泣的孩子，自己也几乎要哭出来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继续滔滔不绝、毫不停顿、很快地说话）。拉斯科利尼科夫本想试图劝她回去，甚至想激起她的自尊心，说她像流浪乐师那样到街头来卖唱是不成体统的，因为她打算作贵族女子寄宿中学的校长……

“寄宿中学，哈——哈——哈！无法实现的梦想！”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高声叫喊，笑过一阵以后，立刻不停地咳嗽起来，“不，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梦想已经破灭了！所有人都抛弃了我们！……而这个卑鄙的将军……您要知道，罗季昂·罗曼内奇，我拿墨水瓶朝他扔了过去，——刚好在门房里的桌子上，签名簿旁有一个墨水笔，我签了名，把墨水笔朝他扔过去，就跑掉了。噢，卑鄙的人们，卑鄙的人们。我才瞧不起他们呢；现在我要自己来养活这些孩子，决不向任何人弯腰低头！我们折磨她已经折磨得够了！（她指指索尼娅。）波列奇卡，让我看看，收了多少钱了？怎么？总共才两个戈比？噢，这些卑鄙的家伙！什么也不给，只是伸着舌头跟着我们跑！喂，这个蠢货笑什么？（她指指人群中一个人。）这都是因为，这个科利亚这么不机灵，尽给我添麻烦！你是怎么了，波列奇卡？用法语跟我说，parlez-moifrançais①我不是教过你，你不是会说几句吗！……要不然，怎么能看得出来，你们是高贵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孩子，根本不像那些流浪乐师们呢；我们可不是在街头

演什么《彼特鲁什卡》②，而是唱高尚的抒情歌曲……啊，对了！我们唱什么呢？你们老是打断我，可我们……您要知道，罗季昂·罗曼内奇，我们在这里停留下来，是想挑一首歌来演唱的，——挑一首科利亚能够伴舞的歌……因为这一切，您要知道，我们都没有准备；应当商量一下，完全排练好，然后我们到涅瓦大街去，那儿上流社会的人要多得多，我们立刻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廖尼娅会唱《小小农庄》……不过老是唱什么《小小农庄》，《小小农庄》，这首歌大家都会唱！我们应当唱一首优美得多的歌……喂，你想出什么来吗，波莉娅，哪怕你能帮帮母亲也好啊！我记性太差，记性太差了，要不，我会想得起来的！真的，不该唱《一个骠骑兵拄着马刀》③！哦，咱们用法语来唱《Cinqsous！》④吧！我不是教过你们吗，是教过啊。主要是因为，这是用法语来唱的，那么人家立刻就会看出，你们是贵族家庭的孩子，这会更让人感动……甚至也可以唱《Malboroughs' enva-t-engerre》⑤，因为这完全是一首儿童歌曲，贵族家庭里摇着孩子哄他们睡觉的时候，都是唱这首歌：

①法文，“用法语对我说”之意。

②《彼特鲁什卡》是俄罗斯民间讽刺木偶戏中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

③用俄罗斯诗人康·尼·巴丘什科夫（一七八七——一八五五）的一首诗《离别》谱写的歌曲。在十九世纪，这首歌十分流行。

④法文，《五个苏》。这是法国剧本《上帝的恩惠》中乞丐们唱的一首歌。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⑤法文，《马尔布鲁格准备远征》。这是一首流行的法国诙谐歌曲。

Malboroughs' enva-t-engerre,

Nesaitquandviendra……”①

她本来已经开始唱了……“不过，不，最好还是唱《Cinqsous》！喂，科利亚，双手插腰，快，而你，廖尼娅，你也要往相反的方向转圈子，我跟波列奇卡和唱，打拍子！

Cinqsous, cinqsous,

Pourmonternotreménage……”②

①法文，马尔布鲁格准备远征，

不知何时才能踏上归程……

②法文，五个苏，五个苏，

安排我们家里的开支……

咳——咳——咳！（她不停地咳嗽起来。）把衣服拉好，波列奇卡，背带都滑下来了，”她咳着，稍喘了口气，说。“现在你们特别需要举止得体，显得特别尊严，好让大家看到，你们是贵族子弟。当时我就说过，胸衣要裁得长一些，而且要用两幅布料。是你，索尼娅，当时你出主意说：‘短一些，短一些’，你看，结果让孩子穿着显得多难看……唉，你们又哭了！你们是怎么搞的，傻孩子们！好，科利亚，快点儿，开始吧，快点儿，快点儿，——哎呀，这孩子多讨厌啊！……

当兵的又来了！喂，你来干什么？”

真的，有个警察从人丛中挤了过来。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穿文官制服和大衣的先生，一个五十来岁、神态庄严、脖子上挂着勋章（对这一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非常高兴，而且这也影响了那个警察）的官员走近前来，默默地递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张绿色的三卢布的钞票。他脸上流露出真挚的同情。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接过钱来，并且彬彬有礼，甚至是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个躬。

“谢谢您，先生，”她高傲地说，“使我们流落街头的原因……波列奇卡，把钱拿去。你看，是有一些高尚和慷慨的人，立刻准备向落难的贵族妇人伸出援助之手。先生，您看到这些出身于高贵家庭的孤儿们了，甚至可以说他们有贵族亲友……可是这个将军却坐着吃松鸡……还要跺脚，因为我打扰了他……‘大人，’我说，‘请您保护这些孤儿，因为您很熟悉已故的谢苗·扎哈雷奇，而且因为，就在他去世的那天，有一个最卑鄙的家伙诬陷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当兵的又来了！请您保护我们！”她对那个官员高声呼喊，“这个当兵的干吗老来找我的麻烦？我们已经躲开了一个，从小市民街逃到这里来了……喂，关你什么事，傻瓜！”

“因为不准在街上这样。请不要胡闹。”

“你自己才是胡闹！我不过是像背着手摇风琴那样嘛，这关你什么事？”

“背手摇风琴要得到许可，可您未经许可，而且惊动了这么多人。您住在哪里？”

“怎么，许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喊叫起来。“我今天才安葬了丈夫，这还要什么许可！”

“太太，太太，请您安静下来，”那个官员说，“我们一道走，我送您回去……这儿，在人群当中，这可不好……您有病……”

“先生，先生，您什么也不了解！”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声叫喊，“我们去涅瓦大街，——索尼娅，索尼娅！她在哪儿？她也在哭！你们大家到底是怎么了！……科利亚，廖尼娅，你们上哪儿去？”她突然惊恐地大喊一声，“噢，傻孩子们！科利亚，廖尼娅，他们这是上哪儿去！……”

事情是这样的，科利亚和廖尼娅被街上的人群和发疯的母亲的反常行为吓坏了，而且看到那个当兵的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什么地方去，突然不约而同地手拉手逃跑了。可怜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高声哭喊着跑去追赶他们。她边哭边跑，气喘吁吁，那样子叫人看了觉得又不像话，又很可怜。

索尼娅和波列奇卡都急忙跑去追她。

“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索尼娅！噢，这些不知好歹的傻孩子！……波莉娅！抓住他们……我都是为了你们呀……”

她拼命地跑着，绊了一下，跌倒了。

“她跌伤了，流血了！噢，上帝啊！”索尼娅弯下腰去看着她，喊了一声。

大家都跑拢来，拥挤着围成一圈。最先跑过来的人们当中有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列别贾特尼科夫；那个官员也急忙走了过来，那个警察跟在他后面，抱怨说：“唉——！”并且挥了挥手，预感到事情麻烦了。

“走！走！”他赶开挤在周围的人们。

“她要死了！”有人叫喊。

“她疯了！”另一个说。

“上帝啊，保佑她吧！”一个女人画着十字说。“小姑娘和小男孩给抓住了吗？那不是，把他们领来了，大女儿抓住的……唉，这些任性的孩子！”

可是等大家仔细看了看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才看清，她并不是像索尼娅所想的那样，碰到石头上，摔伤了，染红了路面的血是从她胸膛里、由喉咙里涌出来的。

“这我是知道的，我看到过，”那个官员对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列别贾特尼科夫低声说，“这是肺病；血这样涌出来，是会把人憋死的。还在不久前我就曾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女亲戚也是这样，吐出的血有一杯半……突然……不过，怎么办呢？她马上就会死的。”

“这儿来，这儿来，到我家去！”索尼娅恳求说，“瞧，我就住在这里！……就是这幢房子，从这儿数起，第二幢……到我家去，快，快！……”她一会儿跑到这个人那里，一会儿跑到另一个人跟前。“叫人去请医生……噢，上帝啊！”

多亏那个官员努力，事情总算顺利解决了，就连那个警察也帮着来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把她抬到索尼娅家去的时候，她几乎已经失去知觉，把她放到了床上。还在继续吐血，不过她开始慢慢苏醒过来了。几个人一起走进屋里，除了索尼娅，还有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列别贾特尼科夫，那个官员和预先驱散了看热闹的人群的警察，人群中有一个一直跟着他们，直到门口。波列奇卡拉看浑身发抖、正在哭泣的科利亚和廖尼娅的手，把他们领进屋里。卡佩尔纳乌莫夫家的人也全都跑来了：卡佩尔纳乌莫夫是个跛子，又是独眼，样子很古怪，又粗又硬的头发直竖着，还留着连鬓胡子；他的妻子神情好像总是有点儿害怕的样子；他们的几个孩子脸上经常露出惊讶的神情，因此反而显得很呆板，而且他们都一直张着嘴。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也在这群人中间出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惊讶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打哪儿来的，也不记得曾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到过他。

大家都在谈论，该请医生和神甫来。那个官员虽然悄悄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看来，现在请医生已经是多此一举了，不过还是叫人去请了。卡佩尔纳乌莫夫亲自跑去请医生。

然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苏醒过来，吐血也暂时停止了。她用痛苦的、然而却是专注和感人的目光瞅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索尼娅，索尼娅正在用手帕擦去她额上的汗珠；最后，她请求把她扶起来。让她在床上坐了起来，两边都有人扶着。

“孩子们呢？”她有气无力地问。“你把他们领来了，波莉娅？噢，傻孩子们！……唉，你们跑什么……哎呀！”

鲜血还积在她那干裂的嘴唇上。她转着眼珠朝四下里望望，说：

“原来你是住在这样的地方，索尼娅！我连一次也没来过你这儿……现在却有机会……”

她痛苦地瞅了瞅索尼娅：

“我们把你的血都吸干了，索尼娅……波莉娅，廖尼娅，科利亚，到这儿来……瞧，他们都在这儿了，索尼娅，你就收留下他们吧……我把他们交给你了……就我来说，已经够了！……一切都完了！啊！……让我睡下来，至少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

又让她躺在枕头上。

“什么？请神甫？……用不着……你们哪儿来的闲钱？……我没有罪！……不用忏悔，上帝也会宽恕我……他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即使他不宽恕我，那也就算了！……”

她越来越陷入不安宁的昏迷状态。有时她打个哆嗦，用眼睛往四下里看看，有一会儿认出了大家；但短时间的清醒后立刻又变得不省人事了。她声音嘶哑、困难地喘着气，仿佛喉咙里有个什么东西呼哧呼哧地响。

“我对他说：‘大人！……’”她拼命地喊出来，每说出一个词，都要喘息一下，“这个阿玛莉娅·柳德维戈芙娜……唉！廖尼娅，科利亚！双手叉腰，快，快，滑步——滑步，巴斯克人①的舞步！用脚打拍子……要作个舞姿优美的好孩子。

DuhastDiamantenundPerlen……②下面怎么唱

啊？应该唱……

①巴斯克人是西班牙和法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②德文，你有钻石和珍珠（这是舒伯特以海涅的诗句作歌词谱写的一首抒情歌曲）。

Duhastdiescho[nstenAugen,

Ma[dchen, waswillstdumehr? ①

嗯，是吗，才不是这样呢！waswillstdumehr，——这是他臆造的，傻瓜！……啊，对了，还有：

中午溽暑难熬，在达吉斯坦伪山谷里……②

①德文，你有一双最美的眼睛，姑娘，你还需要什么？

②这是俄罗斯著名作曲家米·阿·巴拉基烈夫（一八三六——一九一〇）用莱蒙托夫的诗《梦》作歌词谱写的一首抒情歌曲。

啊，我多喜欢啊……这首抒情歌曲我真喜欢极了，波列奇卡！……你要知道，你父亲……在他还是我未婚夫的时候，他就唱过……噢，那些日子啊！……要是我们，要是我们也来唱这首歌，那该多好！啊！怎么唱的了，怎么唱的了……我忘了……你们提示一下啊，是怎么唱来的？”她异常激动，努力欠起身来。终于用可怕的嘶哑的声音，拼命叫喊着唱了起来，每唱一个词都累得喘不过气来，神色也越来越可怕了：

“中午溽暑难熬，在山谷里！……达吉斯坦！……

胸膛里带着一颗子弹！……”

“大人！”突然一声裂人心肺的哀号，泪水止不住地从她眼里流淌出来，“请您保护这些孤儿啊！您受过已故的谢苗·扎哈雷奇的款待！……甚至可以说是贵族家庭的！……啊！”她颤栗了一下，突然清醒过来，恐惧地看了看所有在场的人，但立刻认出了索尼娅。“索尼娅，索尼娅！”她柔和而又亲切地说，看到她站在自己面前，似乎感到惊讶，“索尼娅，亲爱的，你也在这里吗？”

又扶着她稍微欠起身来。

“够了！……是时候了！……别了，苦命的人！……弩马已经给赶得精疲力尽！①……再也没有——力——气了！”她绝望而痛恨地大喊一声，头沉重地倒在了枕头上。

①这里她是以一匹累坏的马自比。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这个身体虚弱的人已经给折磨得精疲力尽”。

她又昏迷过去了，但是这最后一次昏迷持续的时间不长。她那白中透黄、憔悴不堪的脸往后一仰，嘴张开了，两条腿抽搐着伸直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死了。

索尼娅扑到她的尸体上，双手抱住她，头紧贴在死者干瘦的胸膛上，就这样一动不动了。波列奇卡伏在母亲脚边，吻她的脚，放声大哭。科利亚和廖尼娅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过预感到这非常可怕，彼此用双手搭在对方的肩上，目不转睛地互相对看着，突然一下子一起张开小嘴，高声叫喊起来。两人还都穿着演出的服装：一个头上裹着缠头巾，另一个戴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小圆帽。

这张“奖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床上，放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身旁？它就放在枕头旁边；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到了它。

他走到窗前。列别贾特尼科夫也急忙到他跟前来了。

“她死了！”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要对您说两句必须要说的话，”斯维德里盖洛夫走过来，说。列别贾特尼科夫立刻让开，很客气地悄悄走到一边去了。斯维德里盖洛夫把感到惊讶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拉到更远一些的一个角落里。

“这一切麻烦事，也就是安葬等等，都由我负责。您听我说，这需要钱，我不是对您说过吗，我有一笔用不到的钱。这两个孩子和这个波列奇卡，我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比较好的孤儿院里。在他们成年以前，我给他们每人一千五百卢布，作为他们的生活费，好让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完全放心。而且也要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因为她是个好姑娘，不是吗？嗯，那么请您转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她的那一万卢布，我就这样用掉了。”

“您这样行善有什么目的呢？”拉斯科利尼科夫问。

“哎呀！真是多疑的人！”斯维德里盖洛夫笑了。“我不是说过吗，我这笔钱是用不到的。嗯，没有什么用意，只不过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您不准许，还是怎么呢？因为她不是‘虱子’（他用手指指停放着死者的那个角落），可不像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好，您得承认，‘难道真的该让卢任活着干坏事，还是该让她死呢？’如果不帮助他们，那么‘波列奇卡，譬如说，就也得走那条路……’”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瞅着拉斯科利尼科夫，神情十分快活，好像在向他使眼色，心里不知有什么狡猾的想法。拉斯科利尼科夫听到他自己对索菲娅说过的话，不由得脸色发白，浑身发冷。他很快退后一步，惊愕地看了看斯维德里盖洛夫。

“您怎么……知道的？”他悄悄地说，好容易喘过一口气来。

“因为我就住在这儿，隔壁，住在列斯莉赫太太家。这儿是卡佩尔纳乌莫夫的家，那边是列斯莉赫太太的家，她是我忠实的朋友。我们是邻居。”

“您？”

“我，”斯维德里盖洛夫接着说下去，笑得前仰后合，“而且我以人格担保，最亲爱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相信，您让我很感兴趣。我就说过嘛，我们会成为朋友的，我曾经向您作过这样的预言，——瞧，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了。您会看到，我是一个多么好说话的人。您会看到，跟我还可以相处……”

第六章

二

“要知道，所有这些香烟！”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把烟抽着了，抽了几口以后，终于说话了，“都是有害的，只有害处，可我就是戒不掉！我常咳嗽，喉咙里发痒，呼吸困难。您要知道，我胆很小，前两天去给医生①那里看病，每个病人他minimum②给检查半个小时；他看着我，甚至大笑起来：他敲了敲，听了听，说，您不能抽烟；肺扩张了。唉，可是我怎么能不抽呢？拿什么来代替它？我不喝酒，这可真是毫无办法，嘿——嘿——嘿，我不喝酒，真是糟糕透了！要知道，什么都是相对的，罗季昂·罗曼内奇，什么都是相对的！”

“他这是干什么，又在玩以前玩过的老把戏吗，还是怎么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心里厌恶地想。他不由得想起不久前他们最后一次会见的情景，当时的感情又像波浪一般突然涌上他的心头。

①指包特金医生（一八三二——一八八九）。一八六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里看过病。

②拉丁文，“最少”，“至少”之意。

“前天晚上我已经来找过您了；您知道吗？”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同时在打量这间房子，“我走进屋里，就是这间屋里。也是像今天一样，打附近路过，我想，去拜访拜访他吧。我来了，可是房门敞着；我朝四下里看了看，等了一会儿，连您的女仆也没告诉一声，就出去了。您不锁门？”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波尔菲里立刻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我是来解释一下，亲爱的罗季昂·罗曼内奇，我是来向您作解释的！我应该，而且有责任向您解释一下，”他微笑着继续说，甚至用手掌轻轻拍了拍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膝盖，但是几乎就在同时，他脸上突然露出严肃、忧虑的神情；甚至仿佛蒙上了一层愁云，这使拉斯科利尼科夫感到十分惊讶。他还从来没见过，也从未想到，波尔菲里的脸上会有这样的表情。“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过一种奇怪的情景，罗季昂·罗曼内奇。大概，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奇怪的情景；不过当时……唉，现在已经是一次接着一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也许很对不起您；这一点我感觉到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呢，您记得吗？您神经紧张，双膝颤抖，我也神经紧张，双膝颤抖。您要知道，当时我们之间甚至是剑拔弩张，缺乏君子风度。可我们毕竟都是君子；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首先都是君子；这一点必须明白。您该记得，事情闹到了什么地步……甚至已经完全不成体统了。”

“他这是干什么，他把我当成了什么人？”拉斯科利尼科夫惊讶地问自己，微微抬起头，睁大了眼睛直瞅着波尔菲里。

“我考虑过了，认为现在我们最好还是开诚布公，”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接着说，微微仰起头，低下眼睛，仿佛不愿再以自己的目光让自己以前的受害者感到困惑不解，似乎也不屑再使用以前使用的那些手法，不屑再玩弄以前玩弄过的那些诡计了，“是的，这样的猜疑和这样的争吵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当时米科尔卡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之间会闹到什么地步。当时这个该死的小市民就坐在隔板后面，——这您想象得到吗？当然，这事现在您已经知道了；而且我也知道，后来他上您这儿来过；但是当时您猜测的事情却是没有的；当时我并没派人去叫任何人，也没布置过什么。您会问，为什么不布置？怎么跟您讲呢；当时这一切似乎使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就连那两个管院子的，我也是勉强派人去把他们叫来的。（您出去的时候，大概看到那两个管院子的了吧。）当时有个想法，真的，有一个想法，像闪电一样在我脑子里飞快地一闪而过；您要知道，罗季昂·罗曼内奇，当时我坚信不疑。我想，让我哪怕是暂时放过一个去好了，然而我会抓住另一个的尾巴，——至少不会放过自己的那一个，自己的那一个。您很容易激动，罗季昂·罗曼内奇，天生容易激动；甚至是太容易激动了，虽说您还有其他性格和心情上的种种主要特点，对此我多少有点儿了解，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了。嗯，当然啦，就是在那时候，我也能考虑到，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冒冒失失地把全部底细都告诉您，这样的事不是经常会发生的。虽说也会有这样的事，特别是当一个人给弄得失去最后的忍耐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这十分罕见。这一点我也能考虑到。不，我想，我要是掌握了一点事实，那就好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实，只要有一点就够了，不过是可以用手抓得到的，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这种心理上的玩意儿。因为，我想，如果一个人有罪，那么当然无论如何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点儿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指望得到最出乎意外的结果。当时我把希望寄托在您的性格上，罗季昂·罗曼内奇，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性格上！当时我对您确实抱有很大的希望。”

“可是您……可现在您为什么还是这么说不呢，”拉斯科利尼科夫终于含糊不清地说，甚至不大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感到困惑莫解，“难道他真的认为我是无辜的吗？”

“我为什么这么说吗？我是来作解释的，可以这么说吧，我认为这是我神圣的责任。我想把一切统统都对您说出来，事情的全部经过，当时那些，可以说是愉快的事情，统统都对您讲清楚。我让您忍受了许多痛苦，罗季昂·罗曼内奇。可我不是恶魔。因为我也理解，一个精神负担很重、然而骄傲、庄严和缺乏耐性的人，特别是一个缺乏耐性的人，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一切呢！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您看作一个最高尚的人，甚至有舍己为人的精神，尽管我不同意您所有的那些信念，并且认为有责任把话说在前头，坦率地、十分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首先，我不想欺骗您。自从认识了您，我就对您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对我的这些话，您也许会哑然失笑吧？您当然有笑的权利。我知道，您从一见到我就不喜欢我，因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喜欢的。不过，不管您认为怎样，请您相信，现在我想从我这方面用一切办法来改变我给您留下的印象，而且向您证明，我也是个有人性、有良心的人。我说这话是很真诚的。”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尊严地停顿了一下。拉斯科利尼科夫感觉到，一阵新的恐惧犹如浪涛一般涌上心头。波尔菲里认为他是无辜的，这个想法突然使他感到害怕起来。

“按照顺序把一切都讲一遍，讲一讲当时这是怎么突然发生的，这大概没有必要，”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接着说：“我认为，这甚至是多余的。而且我也未必都能说清楚。因为，怎么能详细说明这一切呢？一开始是有一些传说。至于这是些什么传闻，是谁说的，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牵连到您，——我想，这些也都不必说了。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从一件偶然的事情开始的，是一件纯属偶然的事情，这件事情极有可能发生，也极可能不发生，——那么是件什么事情呢？嗯哼，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有这一切，那些传闻，还有那些偶然的事情，凑在一起就使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坦白地承认，因为既然承认，那就得毫无保留地承认一切，——当时是我首先对您产生了怀疑。就算是有老太婆在抵押的东西上所做的记号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这种玩意儿数以百计。当时我也有机会得知区警察分局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一幕的细节，也是偶然听说的，倒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从一个特殊的、很重要的人那里听说的，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把当时的情景叙述得多么生动。要知道，这些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接着一件，罗季昂·罗曼内奇，亲爱的朋友！嗯，这怎么能不使注意力转向某个一定的方向呢？一百只兔子永远也凑不成一匹马，一百个疑点永远也不能构成一个证据，不是有这么一句英国谚语吗，然而，要知道，这只是一种理智的说法，可是对于热情，对于热情，你倒试试看去控制它吧，因为侦查员也是人啊。这时我也想起了您在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您还记得吧，还有您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咱们就详细谈过这篇文章。当时我嘲讽了一番，但这是为了让您作进一步的发挥。我再再说一遍，您没有耐性，而且病得很厉害，罗季昂·罗曼内奇。至于您大胆，骄傲，严肃，而且……您有所感受，您有很多感受，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所有这些感受我都并不陌生，就连您那篇文卓，我看着也觉得是熟悉的。这篇文章是在不眠之夜和近乎发狂的情况下酝酿构思的，当时一

定是心情振奋，心在怦怦地狂跳，而且满怀着受压抑的激情。然而青年人的这种受压抑的激情是危险的！当时我曾对这篇文章冷嘲热讽，可现在却要对您说，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欣赏者，我非常喜欢这篇青春时期热情洋溢的处女作。烟，雾，琴弦在茫茫雾海中发出铮铮的响声①。您的文章是荒谬的，脱离实际的，但是也闪烁着如此真挚的感情，它包含有青年人的骄傲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包含有无所顾忌的大胆；这是一篇心情阴郁的文章，不过这很好。我看了您的文章，就把它放到了一边，而且……在把它放到一边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唉，这个人是不会碌碌终生的！”现在请您说说看，既然有了上述情况，以后发生的事怎么会不让我发生兴趣呢！唉，上帝啊？难道我是在没什么吗？难道我是在证明什么吗？当时我只不过是注意到了。我想，这儿有什么呢？这儿什么也没有，也就是根本什么都没有，也许是完全没有。我，一个侦查员，这样全神贯注，甚至是完全不应该的：我手里已经有一个米科尔卡，而且已经有一些事实，——不管您有什么看法，可这都是事实！他在谈他的心理；在他身上还得下点工夫；因为这是件生死攸关的事。现在我为什么要向您解释这一切呢？为了让您知道，而且以您的智慧和您的心灵作出判断，不致为我当时那些恶意的行为而责备我。不是恶意的，我这样说是真诚的，嘿——嘿！您认为当时我没上您这儿来搜查过吗？来过，来过，嘿——嘿，当您在这儿卧病在床的时候，我来搜查过了。不是正式搜查，也不是以侦查员的身份，可是来搜查过了。甚至是根据最初留下的痕迹，在您屋里仔细察看过了，没有漏掉任何最细小的东西；然而——um—sonst！②我想：现在这个人会来的，他会自己来的，而且不久就要来；如果他有罪，他就一定会来。别人不会来，可这个人会来。您记得拉祖米欣先生曾向您泄露消息吗？这是我们安排的，目的是让您心里发慌，因此我们故意放出谣言，让他透露给您，而拉祖米欣先生是个心中有气就忍不住的人。

您的愤怒和露骨的大胆行为首先引起了扎苗托夫先生的注意：嗯，竟突然在小饭馆里贸然说：“我杀了人！”太大胆了，太放肆了，我想，如果他有罪，那么这是个可怕的对头！当时我这么想。我在等着。竭力耐心等待着，而扎苗托夫当时简直让您给搞得十分沮丧……问题在于，这该死的心理是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嗯，于是我就等着您，一看，您真的来了！我的心怦怦地直跳。唉！当时您为什么要来呢？您的笑，您记得吗，那时候您一进来就哈哈大笑，当时我就像透过玻璃一样识破了一切，如果我不是怀着特殊的心情等着您，那么在您的大笑中是不会发现什么的。瞧，精神准备是多么重要。拉祖米欣先生当时也，——啊！石头，石头，您记得吗，还有把东西蒙在一块什么石头底下？嗯，我好像看到了那块石头，在什么地方菜园里的那块石头——您不是对扎苗托夫说过，是在菜园里吗，后来在我那又说过一次？当时我们开始分析您这篇文章，您给我作了说明——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双重含意，仿佛每句话的背后都隐藏着另一种意思！瞧，罗季昂·罗曼内奇，我就这样走到了极限，直到碰了壁，这才清醒过来。不，我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说，如果愿意，那么这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都可以作另一种解释，那样甚至更自然些。真伤脑筋啊！‘不，’我想，‘我最好是能有一个事实！……’当时我一听到这拉门铃的事，我甚至都呆住了，甚至浑身颤栗起来。‘嘿，’我想，‘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的！’当时我没好好考虑一下，简直就不想多加考虑。那时候我情愿自己掏出一千卢布，只要能亲眼看一看，看您当时是怎样和那个小市民并肩走了百来步，他当面管您叫‘杀人凶手’，在这以后你们并肩走了整整一百步，您却什么也不敢问他！……嗯，还有那透入脊髓的冷气？这拉门铃的事是在病中，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干出来的吗？所以，罗季昂·罗曼内奇，在这以后，我跟他开了那样一些玩笑，难道您还会感到惊讶吗？您为什么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呢？真好像是有人推着您来的，真的，要不是米科尔卡让我们分手，那……您记得米科尔卡当时的样子吗？记得很清楚？这可真是一声霹雳！乌云中突然一声霹雳，一道闪电！嗯，我是怎样接待他的呢？对这道闪电，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您自己也看得出来！我怎么能相信呢！后来，您走了以后，他开始很有条理地回答了某几个问题，这使我感到惊讶，可是以后我对他的话一点儿也不相信了！对此变得像金刚石一般坚定。不，我想，莫尔根·弗里③！

“这哪里会是米科尔卡！”

①引自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但引文不确切。原文是：“灰蓝色的雾在脚下弥漫，琴弦在雾中震颤。”

②德文，“徒劳”之意。

③德文，明天早晨。这里的意思是“去他的”。

“拉祖米欣刚才对我说，现在您也认为米科尔卡有罪，而且还要让拉祖米欣也相信……”

他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把话说完。他异常焦急不安地听着，这个对他了解得十分透彻的人竟放弃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敢相信，也不相信。他贪婪地在这些仍然是语意双关的话里寻找并抓住更为确切、更为确定的东西。

“拉祖米欣先生嘛！”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高声说，仿佛对一直默默无言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出问题感到高兴似的，“嘿！嘿！嘿！本来就不该让拉祖米欣先生插进来：两个人满好嘛，第三者请别来干涉。拉祖米欣先生是另一回事，而且他是局外人，他跑到我那里去，脸色那么白……”嗯，上帝保佑他，用不着他来多管闲事！至于米科尔卡，您想知道这是个什么人，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这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倒不是说，他是个胆小鬼，而是说，他好像是个艺术家。真的，我这样来形容他，您可别笑。他天真，对一切都敏感。他有良心；是个爱幻想的人。他会唱歌，也会跳舞，据说，他讲起故事来讲得那么生动，人们都从别处来听他讲故事。他上过学，别人伸出手指来指指他，他也会哈哈大笑，一直笑得浑身瘫软无力，他也会喝得烂醉如泥，倒不是因为喝酒毫无节制，而是有时会让人给灌醉，他还像个小孩子。于是他偷东西了，可是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偷窃；因为“既然他是在地上拾的，那能算偷吗？”您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分裂派教徒①，还不仅是分裂派教徒，而且简直就是其中某个教派的信徒；他的家族中有几个别古纳②，不久前他本人曾经有整整两年在农村里受过一个长老的精神熏陶。这一切我是从米科尔卡和他的一些同乡那里了解到的。他怎么会杀人呢！他简直跑到荒凉无人的地方去！他很虔诚，每天夜里向上帝祈祷，他看‘真正’古老的经书，看得入了迷。彼得堡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女人，嗯，还有酒。他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把长老啊什么的都忘了。我知道，这儿有个画家很喜欢他，开始去找他，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嗯，他吓坏了，想要上吊！逃跑！民间对我们的法律就是这样理解的，有什么办法呢！对‘审判’这个词儿，有人觉得可怕。唉，但愿上帝保佑！嗯，看来，现在他在监狱里想起这位正直的长老来了；《圣经》也又出现了。罗季昂·罗曼内奇，您知道吗，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看来，‘受苦’意味着什么？这倒不是说为了什么人去受苦，而只不过是‘应该受苦’；这意思就是说，对痛苦应该逆来顺受，来自当局的痛苦，那就更应该忍受了。我任职期间，有个最驯良的犯人坐了整整一年牢，每天夜里都在火坑上看《圣经》，看得入了迷，您要知道，他简直已经走火入魔了，竟无缘无故抓起一块砖头，朝典狱长扔了过去，可他毫无伤害他的意思。他扔的时候故意不对准，砖头从典狱长身旁一俄尺远的地方飞了过去，免得打伤了他！犯人用武器袭击长官，那还得了，大家都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就是说，他要受苦了’。所以，现在我也怀疑，米科尔卡是想受‘受苦’，或者是有类似的想法。我确实知道，甚至根据事实来看，也是如此。不过他自己不知道，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怎么，您不认为这样的人里面会有怪人吗？有的是呢。现在长老又开始起作用了，特别是在上吊以后，他又想起长老来了。不过，他自己会来告诉我的。您认为他会坚持到底吗？您先别忙，他还会反供的！我随时都在等着他来推翻自己的供词。我很喜欢这个米科尔卡，正在细细研究他。您是怎么想的呢！嘿！嘿！有些问题，他对我回答得很有条理，显然，他得到了必要的材料，作过精心准备；可是对于另一些问题，却完全茫然了，什么也不知道，而且自己并没意识到他不知道！不，罗季昂·罗曼内奇老兄，这不是米科尔卡干的！这是一件荒诞的、阴暗的案件，现代的案件，发生在我们时代的事，在这个时代，人心都变糊涂了；文章里总爱引用血会使一切‘焕然一新’这句话；宣传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过舒适的生活。这是书本上的幻想，这是一颗被理论搅得失了平静的心；这儿可以看得出迈出第一步的决心，然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决心，——他下定了决心，就好像是从山上跌下来，或者从钟楼上掉下去似的，而且好像是不由自主地去了罪。他忘了随手关门，却杀了人，杀了两个人，这是根据理论杀的。他杀了人，却不会偷钱，而来得及拿到的东西，又都藏到石头底下去了。他呆在门后窥探受怕，还嫌不够，又闯进门去，去拉门铃，——不，后来他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又走进那套空房子，去回味门铃的响声，想再体验一下背脊上发冷的滋味……嗯，就假定说他是有病吧，可是还有这样的事：他杀了人，却自以为他是个正直的人，蔑视别人，他面色苍白，还装得像个天使一样，这哪里会是米科尔卡呢，亲爱的罗季昂·罗曼内奇，

这不是米科尔卡！”

在他以前说了那些好像是放弃对他怀疑的话以后，这最后几句话实在是太出乎意外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像给扎了一刀似的，浑身颤抖起来。

①脱离了正统东正教会的宗教派别，叫分裂派；分裂派中又分为一些不同的教派。所有这些教派的信徒统称为分裂派教徒。

②别古纳是分裂派中的一个教派。这个教派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其成员脱离家庭，不服从当时的政权，逃到森林中去生活。

“那么……是谁……杀的呢？”他忍不住用气喘吁吁的声音问。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甚至急忙往椅背上一靠，仿佛这个问题提得这么出乎意料，使他吃了一惊。

“怎么是谁杀的？……”他反问，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您杀的，罗季昂·罗曼内奇！就是您杀的……”他用深信不疑的语气几乎是低声补上一句。

拉斯科利尼科夫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站了几秒钟，什么话也没说，又坐了下去。他脸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痉挛。

“嘴唇又像那时候一样发抖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甚至好像同情似地喃喃地说。“罗季昂·罗曼内奇，看来，您没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所以您才这么吃惊。我来这里正是为了把一切都说出来，把事情公开。”

“这不是我杀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喃喃地说，真像被当场捉住、吓得要命的小孩子。

“不，这是您，罗季昂·罗曼内奇，是您，再不会是哪别的人，”波尔菲里严峻而且深信不疑地低声说。

他们俩都不说话了，沉默持续得太久了，甚至让人感到奇怪，约摸有十来分钟。拉斯科利尼科夫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默默地用手指抓乱自己的头发。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安静地坐在那儿等着。突然拉斯科利尼科夫轻蔑地朝波尔菲里看了一眼。

“您又把老一套搬出来了，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还是您那套手法；这一套您真的不觉得厌烦吗？”

“唉，够了，现在我干吗还要玩弄手法呢！如果这儿有证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我们是两个人私下里悄悄地谈话。您自己也看得出来，我并不是像追兔子那样来追捕您。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反正一样。您不承认，我心里也已经深信不疑了。”

“既然如此，那您来干什么呢？”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问。“我向您提出一个从前已经问过的问题：既然您认为我有罪，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狱？”

“唉，这可真是个问题！我可以逐点回答您：第一，这样直接把您抓起来，对我不利。”

“怎么会不利呢！既然您深信不疑，那么您就应该……”

“唉，我深信不疑又怎样呢？因为这一切暂时还都是我的幻想。我为什么要把您关到那里去，让您安心呢？这一点您自己也是知道的，既然您自己要求到那里去。譬如说吧，我把那个小市民带来，让他揭发您，您就会对他说：“你是不是喝醉了？谁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了？我只不过是把你当成了醉鬼，你的确是喝醉了”，到那时我跟你说什么呢，尤其是因为，您的话比他的话更合乎情理，因为他的供词里只有心理分析，——这种话甚至不该由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您却正好击中了要害，因为这个坏蛋是个出了名的酒鬼。而且我自己也已经有好几次坦白地向您承认，这种心理上的玩意儿可以作两种解释，而第二种解释更为合情合理，而且合理得多，此外，我手里暂时还没掌握任何能证明您有罪的东西。尽管我还是要把您关起来，甚至现在亲自去（完全不合乎情理）把一切预先告诉您，可我还是坦白地对您说（也不合乎情理），这会对我不利。嗯，第二，我所以要到您这儿来……”

“嗯，这第二呢？”（拉斯科利尼科夫仍然喘不过气来。）

“因为，正像我刚才已经说过的，我认为有责任向您解释一下。我不想让您把我看作恶棍，何况我对您真诚地抱有好奇，不管您是不是相信。因此，第三，我来找您是为了向您提出一个诚恳、坦率的建议——投案自首。这对您有数不清的好处，对我也比较有利，——因为一副重担可以卸下来了。怎么样，从我这方面来说，是不是够坦白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想了大约一分钟。

“请您听我说，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您自己不是说，只有心理分析吗，然而您却岔到数学上去了。如果现在您弄错了，那会怎样呢？”

“不，罗季昂·罗曼内奇，我没弄错。这样的事实我还是有的。要知道，这个事实我当时就掌握了；上帝赐给我的！”

“什么事实？”

“是什么事实，我可不告诉您，罗季昂·罗曼内奇。而且无论如何现在我无权再拖延了；我会把您关起来的。那么请您考虑考虑：对我来说，现在反正都一样了，所以，我只是为您着想。真的，这样会好一些，罗季昂·罗曼内奇！”

拉斯科利尼科夫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

“要知道，这不但可笑，这甚至是无耻。哼，即使我有罪（我根本没说我真的有罪），可我何苦要向您自首呢，既然您自己也说，坐进你们的监狱，我就会安心了？”

“唉，罗季昂·罗曼内奇，对我的话您可别完全信以为真；也许，您并不会完全安心！因为这只是理论，而且还是我的理论，可对您来说，我算什么权威呢？也许，就连现在我也还对您瞒着点儿什么呢。我可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什么都向您和盘托出啊，嘿！嘿！第二：您怎么问，有什么好处呢？您知道不知道，这样做您会获得减刑，大大缩短刑期？要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去自首的？您只要想想看！您去自首的时候，另一个人已经承认自己有罪，把案情搞得复杂化了，不是吗？我可以向上帝起誓，我会在‘那里’造成假象，安排得似乎您的自首完全是出乎意外的。所有这些心理分析，我们要完全排除掉，对您的一切怀疑，我也要让它完全化为乌有，这样一来，您的犯罪就好像是一时糊涂，因为，凭良心说，也的确是一时糊涂。我是个正直的人，罗季昂·罗曼内奇，我说话是算数的。”

拉斯科利尼科夫忧郁地一言不发，低下了头；他想了好久，最后又冷笑一声，不过他的笑已经是温和而且悲哀的了。

“唉，用不着！”他说，仿佛对波尔菲里已经完全不隐瞒了。“不值得！我根本不需要你们的减刑！”

“唉，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波尔菲里激动地，仿佛不由自主地高声说，“我担心的也就正是这一点：您不需要我们的减刑。”

拉斯科利尼科夫忧郁而又威严地看了他一眼。

“唉，您可不要厌恶生活啊！”波尔菲里接下去说，“前面生活道路还长着呢。怎么不需要减刑呢，怎么会不需要呢！您真是缺乏耐心的人！”

“前面什么还长着呢？”

“生活嘛！您算是什么先知，您知道得很多吗？寻找，就寻见①。也许这就是上帝对您的期待。而且它也不是永久的，我是说镣铐……”

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

“会减刑……”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

“怎么，您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耻辱？这也许是害怕的，可是您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还年轻！不过您还是不应该害怕，或者耻于自首。”

“哼——，我才不在乎呢！”拉斯科利尼科夫轻蔑而厌恶地低声说，好像不愿说话。他又欠起身来，似乎想上哪里去，可是又坐下了，显然感到了绝望。

“对，对，是不在乎！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我是在拙劣地恭维您；不过您是不是已经生活了很久？您是不是懂得很多呢？您发明了一个理论，可是理论破产了，结果不像您原来所想的那样，于是您感到不好意思！结果证明这是卑鄙的，这是事实，不过您毕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卑鄙的人。完全不是一个这样卑鄙的人！您至少没有长期欺骗自己，一下子就走到了尽头。您知道我把您看作什么样的人吗？我把您看作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割掉他的肠子，他也会屹立不动，含笑望着折磨他的人，——只要他能找到信仰或上帝。嗯，您去找吧，找到了，那么您就会活下去了。第一，您早就已经该换换空气了。有什么呢，受苦也是件好事。您就去受苦吧，米科尔卡想去受苦，也许是对的。我知道，您不信上帝，——不过请您也别卖弄聪明；干脆顺应生活的安排，别再考虑了；您别担心，——生活会把您送上岸去，让您站稳脚跟的。送到什么岸上吗？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相信，您还会生活很久。我知道，您现在把我的话当作早已背熟的、长篇大论的教训；不过也许以后什么时候会想起来，会用得到的；正是为此我才说这些话。幸好您只杀了一个老太婆。如果您发明另一个理论，那么说不定会干出比这坏万万倍的事来！也许还得感谢上帝呢；您怎么知道：也许上帝正是为了什么事情而保护您。而您有一颗伟大的心，不必太害怕。您害怕行将到来的伟大的赎罪吗？不，害怕是可耻的。既然您迈出了这一步，那就要坚强起来。这是正义。请您按照正义所要求的去做吧。我知道您不信上帝，可是，真的，生活会把您带上正路的。以后您一定会恢复自尊心。现在您只需要空气，空气，空气！”

拉斯科利尼科夫甚至颤栗了一下。

“可您是什么人？”他大喊一声，“您算是什么先知？您是站在什么样的庄严、宁静的高处，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聪明的预言？”

“我是什么人吗？我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人，仅此而已。我大概是个有感情、也有同情心的人，大概也多少有点儿知识，不过已经毫无希望了。而您，却是另一回事：上帝给您把生活安排好了（谁知道呢，也许您的一生会像烟一样消失，什么也不会留下）。您要成为另一类人，那又怎样呢？有您那样的一颗心，您大概不会为失去舒适的生活而感到惋惜吧？也许将有很久，谁也不会看到您，可那又有什么呢？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您自己。您要是成为太阳，那么大家就都会看见您了。太阳首先应该是太阳。您为什么又笑了：我算是什么席勒吗？我敢打赌，您认为，现在我是在讨好您！也许我真的是在讨好您，可这又有什么呢，嘿！嘿！嘿！罗季昂·罗曼内奇，好吧，您还是别相信我的话，甚至永远也不要完全相信，——我就是这样的性格，这我承认；只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我这个人有多卑鄙，也就有多么正直，大概您自己会作出判断的！”

“您打算什么时候逮捕我？”

“我还能让您闲逛这么一天半，或者两天。请您想想看吧，亲爱的朋友，向上帝祈祷吧。这样对您更有好处。真的，更有好处。”

“嗯，如果我逃跑呢？”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知为什么奇怪地笑了笑，问。

“不，您是不会逃跑的。乡下人会逃跑，时髦教派的信徒会逃跑，——这种人是别人思想的奴仆，所以只要让他看看指尖，就像对海军准尉德尔卡①那样，那么不管要他怎样，他都会一辈子相信。可您不是已经不再相信您那个理论了吗，——那您怀着什么信念逃跑呢？而且逃亡会给您带来什么？逃亡生活是很讨厌的，很艰难的；而您首先需要生活和一定的地位，还有适当的空气，那里空气对您合适吗？您逃跑了，还会自己回来的。您非有我们不行。如果我把您关进监狱，——您在狱中待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您会突然想起我的话，自己招认，而且大概您自己也会感到意外。一小时前您自己还不知道您来自首。我甚至相信，您‘会下决心去受苦’；现在您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您自己却会下决心这么做。因为，罗季昂·罗曼内奇，受苦是件伟大的事；您别看我发胖了，这没关系，这我却是知道的；您别笑我说的话，苦难中也含有某种思想。米科尔卡是对的。不，您是不会逃跑的，罗季昂·罗曼内奇。”

①海军准尉德尔卡是果戈理的喜剧《结婚》中一个不出场的人物。其实这里是指同一剧本中另一个海军准尉彼图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两个人弄混淆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站起来，拿起制帽。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也站了起来。

“去散步吗？这个晚上倒是挺不错的，只是可别下大雷雨。

不过下雷雨更好，天气会凉爽些……”

他也拿起了制帽。

“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请您别以为，”拉斯科利尼科夫严肃、坚决地说，“今天我向您承认了。您是个奇怪的人，我听着您说，只是出于好奇。可我什么也没向您承认……这一点请您记住。”

“喂，我知道，我会记住的，——瞧，他甚至在发抖呢。您放心好了，亲爱的朋友；悉听尊便。您去稍微散散步吧；不过不能走得太多。为防万一，我对您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他压低了声音补充说，“这个请求很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是重要的：如果，也就是说，万一（不过，对这一点我并不相信，而且认为您根本不会这么做），如果说万一，——嗯，只是为防万一，——如果在这四十到五十个小时里，您想以另一种方式，以一种惊人的方式了结这件事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假定是荒谬的，请您原谅我作这样的推测），请您留下一张简短、然而详尽的字条。这么着，写上两行，只写两行，请务必也提到那块石头：这样会显得光明正大一些。好吧，再见……希望您会有一些好的想法，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波尔菲里走了，不知为什么弯下了腰，似乎是避免去看拉斯科利尼科夫。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到窗前，气愤而急不可耐地等着，估计波尔菲里已经到了街上，而且又走出了一段路，自己这才从屋里匆匆走了出去。

第六章

四

“您也许知道（不过，我自己也跟您讲过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开始说，“因为我欠了一大笔钱，又没有任何财产，可以指望靠它来还债，所以在这儿给关进了债务拘留所。用不着细说，当时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是怎么把我赎出来的；您知道吗，有时一个女人爱上一个人，会糊涂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正直和相当聪明的女人（虽然根本没受过教育）。您要知道，这个最爱吃醋的正直女人发狂似地跟我大吵大闹，责备了我许多次以后，竟决心对我采取宽容态度，跟我订了一个合同，在我们婚后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履行合同上规定的义务。问题在于，她年龄比我大得多，此外她嘴里还经常含着丁香。我卑鄙到了这种地步，不过也似乎相当诚实，竟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不能对她完全忠实。我这样坦白说出心里的话，把她气得发狂，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喜欢我这种粗鲁的坦率，她说，‘既然他事先向我声明，也就是说，他不想欺骗我，’嗯，对于一个嫉妒的女人来说，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她哭了很久，流了很多眼泪，在这以后，我们之间订立了一个口头协议：第一，我绝不遗弃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永远是她的丈夫；第二，未经她允许，我哪里也不能去；第三，我永远不搞长期的情妇；第四，作为交换条件，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允许我有时跟女仆勾搭，可是一定得让她暗暗地知道；第五，绝对不许我爱上我们同一个阶层的女人；第六，万一我又产生严肃认真的真挚爱情，——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必须坦白地告诉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不过，对于最后一点，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一直相当放心；这是个聪明女人，所以她一定是把我看作一个浪荡子和淫棍，而这样的人是不会严肃认真地爱上什么人的。然而聪明女人和嫉妒的女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糟糕就在这里。不过，要对某些人作出公正的判断，就得事先摒弃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对通常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和事物，要改变那些通常的习惯看法。我有理由希望，您会作出比任何人都公正的判断。也许您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可笑和荒唐的事情了。她确实有一些非常可笑的习惯；不过我要坦率地对您说，对于我给她造成的数不尽的伤心事，我真诚地感到悔恨。我觉得，一个最温柔的妻子死后，她最温柔的丈夫能在安葬时说这样几句很不错的o—raisonfunèbre^①，也就够了。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我多半一声不响，也不发脾气，这种绅士风度几乎总是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她，她甚至觉得喜欢，有时候她甚至为我感到自豪。可是对令妹，她还是无法容忍了。她竟然冒险请这样一位美人儿到家里来作家庭教师，真不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解释是这样的：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是个非常热情和敏感的女人，她简直是自己爱上了——的确是爱上了令妹。而且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真让人爱！第一眼看到她，我心里就十分清楚，事情不妙，——您想怎么着？——我决定不抬起眼来看她。可是，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自己迈出了第一步——您信不信？起初我总是绝口不提令妹，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不断地夸奖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我对她的这些赞辞根本不感兴趣，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甚至为此很生我的气，这您也会相信吗？我自己也不明白，她需要什么！嗯，当然啦，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把我的全部底细都讲给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听了。她有个很坏的特点，总是把我们家的一切秘密毫无例外地讲给所有的人听，而且逢人就抱怨，不断地对人诉说她不好；她怎么会放过这么一个极好的新朋友呢？我认为，她们谈话，不外乎是谈论我，而且所有这些据认为是我干的极不愉快而又神秘的事情，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无疑已经全都知道了……我敢打赌，您也已经听到过这一类的故事了吧？”

①法文，“安葬时的悼词”之意。

“听到过了。卢任指控您，甚至把一个孩子的死归罪于您。

这是真的吗？”

“唉，请别提这些卑鄙的事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厌恶而且抱怨地推托说，“如果您一定想知道这件毫无意思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专门讲给您听，可是现在……”

“还谈到了乡下您一个仆人的事，似乎这件事也要怪您。”

“请别说了，够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又显然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不是那个死后来给您装过烟斗的仆人……还是您自己讲给我听的呢？”拉斯科利尼科夫越来越生气了。

斯维德里盖洛夫仔细看了看拉斯科利尼科夫，拉斯科利尼科夫仿佛觉得，这个人的目光里好似电光一闪，刹时间露出了恶毒的微笑，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控制住了自己，非常客气地回答：

“这就是那个仆人。我看得出来，您对这一切也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一有适当的机会，就一一讲给您听，以满足您的好奇心。见鬼！我看得出来，我的确会被人看作浪漫人物。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对令妹讲了那么多关于我的神秘而有趣的事情，您想想看，为此，我该怎么感谢我的亡妻啊。我不敢推测，她会产生什么印象；不过无论如何，这对我是有利的。尽管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自然会厌恶我，尽管我总是神情阴郁，那副样子就让人感到讨厌，她却终于可怜起我来，可怜起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人来了。而当一位姑娘心里产生了怜悯，那么，当然，这对她是最危险的了。这时一定会想要‘救’他，想要开导他，使他获得新生，要求他有较为崇高的理想，开始过新的生活，从事新的活动，嗯，大家都知道，会有多少这一类的幻想。我立刻明白，小鸟儿自己飞进网里来了，于是我也作好了准备。您好象皱起了眉头，罗季昂·罗曼内奇？没关系，您要知道，事情没有什么结果。（见鬼，我喝了多少酒啊！）您要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总是感到惋惜，命运怎么不让令妹生在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做某位王公、或者执政官、或者小亚细亚总督的千金。无疑她一定会是那些忍受殉难之苦的人们中的一个，而且，当然啦，用烧红的火钳烫她胸脯的时候，她也会面带笑容。她会自己故意去受这样的痛苦；而在四世纪或五世纪的时候，她就会到埃及的沙漠里去，在那里住上三十年，靠草根、狂热和幻想生活。她自己只渴望并要求尽快去为什么人受苦，如果不让她受苦，大概她就会从窗口跳下去自杀。我听到过有关拉祖米欣先生的一些事情。据说他是个年轻小伙子，通情达理（就连他的姓也显示出，他大概是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就让他来保护令妹吧。总之，我觉得我了解她，并为此感到荣幸。不过当时，也就是说在刚认识的时候，您也知道，不知为什么，人总是较为轻率，也更愚蠢，看问题不正确，往往看不到实质。见鬼，她为什么长得那么美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总之，我这方面是从无法抑制的性欲冲动开始的。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非常贞洁，可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请您注意，我对您说的关于令妹的这些话，都是事实。她的贞洁也许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尽管她见多识广，聪明过人，可这对她是有害的。）这时我们家来了一个姑娘，叫巴拉莎，黑眼睛的巴拉莎，是刚从另一个村里搭车来的，她是个丫头，我还从来没见过她，——人长得很漂亮，可是蠢得让人难以置信：眼泪汪汪，号叫得到处都能听见，结果大吵了一场。有一次午饭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故意趁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在花园里的林荫道上找到了我，她两眼闪闪发光，要求我别再缠着可怜的巴拉莎。这大概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谈话。我当然认为，满足她的愿望是我的荣幸，竭力装出一副惊讶和发窘的样子，总之，这个角色我演得还挺不错。于是开始往来，又是秘密交谈，又是劝谕和开导，又是请求和央告，甚至泪流满面，——您相信吗，甚至还流泪呢！有些姑娘的宣传热情达到了何种程度啊！我当然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命运，装作一个如饥似渴追求光明的人，最后还采用了征服女人心的心的最伟大和最可靠的办法，这个办法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失望，无一例外，对所有人都绝对有效。这个办法是尽人皆知的，就是阿谀奉承。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直言不讳更难，也没有什么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了。直言不讳，即使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的音调是虚假的，那么立刻就会产生不和谐，随之而来的是争吵。而阿谀奉承，即使从头至尾全部音调都是虚假的，可还是让人高兴，听着不会觉得不愉快；哪怕这愉快有点儿肉麻，可还是感到愉快。而且不管阿谀奉承多么肉麻，其中却至少有一半让人觉得好像是真实的。对于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于社

会上的各个阶层来说，都是如此。就连贞洁的少女，也可以用阿谀奉承去勾引她。至于普通人，那就更不用说了。有一次我勾搭上了一个忠于自己的丈夫、孩子，而且严守闺训的太太，一回想起这件事来，就不禁觉得好笑。这件事是多么让人开心，而且多么不费力啊！这位太太品德当真高尚的，至少自以为是这样。我的全部策略只不过是每一分钟都表示，我已完全屈服，对她的贞洁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厚颜无耻地奉承她，有时，只要能让她和我握一握手，甚至看我一眼，我就责备自己，说这是我强迫她这样做的，说她曾抗拒过，竭力抗拒过，如果不是我那么恶劣，大概永远什么也得不到；说由于她天真，不能预见到勾引她的阴谋诡计，无意中失身，自己还不知道，等等，等等。总之，我得到了一切，而我的这位太太却仍然完全相信，她是纯洁无瑕和贞洁的，始终信守她的责任和义务，而她的堕落完全是无意的。当我最后向她宣布，我真诚地相信，她也像我一样，是在寻求作乐，这时她对我是多么生气啊。可怜的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也非常爱听恭维话，如果我想这么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还在她活着的时候，就会把她的全部财产统统留给我了。（不过我酒喝得太多，话也太多了。）如果现在我谈到，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开始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希望您不要生气。可是我很傻，而且缺乏耐心，于是把整个事情都给破坏了。还在以前，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就有好几次（特别有一次）表示，很不喜欢我的眼神，这您相信吗？总之，我的眼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谨慎地燃起某种火焰，这使她感到害怕，终于使她感到憎恨了。详细情况用不着说了，不过，我们不再往来了。这时我又干了件蠢事。我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嘲笑所有这些说教和请求：巴拉莎又上场了，而且还不止她一个，总之，闹得很不像话。噢，罗季昂·罗曼内奇，如果您一生中哪怕只有一次看到令妹的眼睛，看到她的眼睛有时会像那样闪闪发光，那就好了！现在我喝醉了，整整一杯酒都喝光了，这没关系，我说的全是真话；请您相信，我梦见过这样的目光；她的衣服窸窣窣的响声也终于让我受不了了。真的，我想，我是发疯了，我从来也没想到，我会这样发狂。总之，必须和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您想想看，当时我做了些什么？疯狂能使人糊涂到什么程度啊！可千万别在疯狂的时候采取任何行动，罗季昂·罗曼内奇。我考虑到，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实际上是一贫如洗，（唉，请原谅，我并不想这么说……不过如果讲的是同一个概念，用什么词汇不是都一样吗？）总之，是靠自己双手劳动生活，而且令堂和您也都靠她（唉，见鬼，您又皱眉了……），于是我决定把我的钱（当时我可以拿得出三万卢布来）都送给她，让她跟我一起私奔，哪怕逃到这里，逃到彼得堡来也行。当然啦，这时我还发誓永远爱她，让她终生幸福，等等。您相信吗，当时我爱她爱到了这种程度，如果她对我说：你把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杀死或者毒死，跟我结婚，那么这立刻就会实现！可结果是一场灾难，这您已经知道了，您自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我得知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找到了这个最卑鄙的小官僚卢任，差点儿没给他炮制成了这门亲事，我简直气成了什么样子，——因为这实际上还不就跟我的提议一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不是吗？我发觉，您开始注意听了……有意思的青年人……”

斯维德里盖洛夫焦躁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他的脸涨得血红。拉斯科利尼科夫清清楚楚看出，他不知不觉一口一口喝下去的那一杯或者是一杯半香槟对他产生了病态的影响，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斯维德里盖洛夫让他觉得很可疑。

“嗯，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完全相信，您到这里来，一定是对舍妹有什么打算，”他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地对斯维德里盖洛夫说，想惹他更加发火。

“唉，别再提这个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再说，令妹也非常讨厌我。”

“她非常讨厌您，对这一点我也深信不疑，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里。”

“您深信她非常讨厌我吗？（斯维德里盖洛夫眯缝起眼来，嘲讽地微微一笑。）您是对的，她不喜欢我；可是对夫妻间或者情人之间的事，您永远也不能担保。这儿总是有这么一个角落，对全世界始终是个秘密，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您能担保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一定会厌恶我吗？”

“根据您谈话时使用的某些词句，我发觉，现在您对杜尼娅仍然有什么企图，还有一些刻不容缓、十分迫切的打算，当然，是卑鄙的打算。”

“怎么！我随口说过过这样的话吗？”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非常天真地惊慌起来，丝毫没有注意那个显示出他的意图的形容词。

“这样的话现在也随口说出来了。您为什么，譬如说吧，这么害怕？现在您为什么突然大吃一惊？”

“我害怕和吃惊吗？我怕您？倒不如说您该怕我，cherami^①可是，多么荒唐……不过，我喝醉了，这我明白；差点又说漏了嘴。酒，去它的！喂，拿水来！”

①法文，“亲爱的朋友”之意。

他抓起酒瓶，毫不客气地把它扔出窗外。菲利普拿来了水。

“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斯维德里盖洛夫说，把毛巾浸湿，按在头上，“我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让您不再胡扯，使您的一切疑虑烟消云散。譬如说，您知道我要结婚了吗？”

“这您以前就对我说过了。”

“说过了吗？我忘了。不过那时候我还不能肯定地说，因为那时候连未婚妻都还没见过呢，只是有这个意图。可现在未婚妻已经有了，事情已经办妥了，要不是有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一定这会儿就带您去见见他们，因为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唉，见鬼！只剩十分钟了。您看看表，看到了吧；不过我要讲给您听听，因为这件事很有趣的事，我指的是我的婚事，也就是说，从某一点来看，——您去哪儿？又要走吗？”

“不，现在我不走了。”

“根本不走了吗？咱们倒要瞧瞧！我要带您到那里去，这是真的，让您看看我的未婚妻，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您很快就要走了。您往右去，我往左走。您知道这个列斯赫赫吗？就是现在我住在她那儿的这个列斯赫赫，啊？您听说过吗？不，您是在想，就是人们议论的那个女人，说是她家有个小姑娘冬天投水自尽了，——嗯，您听说过吗？听说过吗？嗯，这件事就是她给我办的；她说，你这样怪寂寞的，暂时解解闷儿吧。我这个人抑郁寡欢，枯燥无味，不是吗。您以为我很快乐吗？不，我很忧郁：我不伤害别人，常常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有时三天也不跟人说话。可这个列斯赫赫是个骗子，我要告诉您，她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等我觉得厌倦了，就会抛弃妻子，出走，我的妻子就会落到她的手里，她就可以利用她；当然是在我们这个阶层里，而且还要更高一些。她说，有个作父亲的，身体十分衰弱，是个退休的官吏，整天坐在安乐椅里，两年多没走动过一步。她说，还有个母亲，是位通情达理的太太，也就是妈妈。他们的儿子在外省什么地方任职，不帮助他们。女儿出嫁了，也不来看他们，他们这里还有两个年幼的侄子（自己的儿女还嫌不够），自己最小的女儿还没念完中学，他们就让她退学了，再过一个月她才满十六岁，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就可以让她出嫁了。就是嫁给我。我们上他们家去了；这多么可笑；我作了自我介绍：地主，鳏夫，出身于名门，有这样一些熟人，还有财产，——我五十了，她还不满十六岁，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谁会注意这种事？嗯，很诱人，不是吗，哈！您要是能看见我和爸爸、妈妈谈话的情形就好了！真该花钱买票，看看我这时候像什么样子。她出来了，行了个屈膝礼，嗯，您要知道，她还穿着件很短的连衫裙，是个苞苞未放的花蕾，她脸红了，红得像一片朝霞（当然对她说过）。我不知道您对女人的容貌有什么看法，不过照我看，十六岁这个年龄，这双还是小姑娘的眼睛，这羞答答的胆怯和害羞的眼泪，——照我看，这胜过了美丽，何况她还像画上的美人儿那么漂亮呢。浅色的头发，鬈曲蓬松，梳成一小绺一小绺的，嘴唇丰满，鲜红，一双小脚——真美极了！嗯，我们认识了，我声明，家里有事急需处理，第二天，也就是前天，为我们祝福，给我们订了婚。从那以后，我一去，立刻就让她坐在我的膝上，不让她下来……嗯，她不时脸红，红得像朝霞，我不停地吻她；妈妈当然提醒她说，这是你丈夫，应该这样，总而言之，这实在是太好了！而现在这种情况，作未

婚夫的情况，真的，也许比作丈夫的时候更好。这就是所谓lanatureetlavérité①了！我跟她谈过两次——这姑娘可一点儿也不傻；有时她那样偷偷地看我一眼，——甚至让我神魂颠倒。您要知道，她的小脸很像拉斐尔的圣母像。要知道，《西斯庭圣母像》上，圣母的神情是富于幻想的，像一个悲伤的狂热信徒的脸，这您注意到了吗？嗯，这姑娘的脸就像这个样子。刚给我们订了婚，第二天我就送去价值一千五百卢布的礼物：一件钻石首饰，另一件是珍珠的，还有一个妇女用的银梳妆盒——有这么大，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就连她那圣母似的小脸也变得绯红了。昨天我让她坐在我膝上，是啊，也许我太放肆了，——她满脸通红，突然流出泪来，可是不愿让人看出她心情激动，羞得无地自容。有一会儿大家都出去了，只剩下了我和她两个人，她突然搂住我的脖子（这是她第一次），用两只小手搂着我，吻我，发誓说，她要作我的百依百顺、忠诚、贤慧的妻子，一定会让我幸福，说她要献出自己的一生，献出自己一生中的每一分钟，牺牲自己的一切、一切，而作为回报，她只希望得到我的尊重，她说，此外我‘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也不需要任何礼物！’您得同意，一个十六岁的小天使，由于少女的羞怯，脸上飞起两片红霞，眼里含着热情的泪花，你和她单独坐在一起，听着她这样坦白地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您得同意，这是相当诱人的。诱人，不是吗？不是值得吗，啊？嗯，值得，不是吗？喂……喂，请您听我说，……嗯，咱们一道去我的未婚妻那里……不过不是现在！……”

①法文，“自然而且真挚”之意。

“总之，这种年龄和文化修养上的极大差异激起了您的情欲！难道您真的要这样结婚吗？”

“那又有什么呢？一定的。每个人都关心自己，谁最会欺骗自己，谁就能过得最快活。哈！哈！您干吗要装作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请宽恕我吧，老弟，我是个有罪的人。嘿！嘿！”

嘿！”

“可是您安置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孩子们……不过，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一般说，我喜欢孩子，很喜欢孩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哈哈大笑起来。“我甚至可以给您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直到现在，这件事还没结束呢。我来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到这儿各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了，嗯，阔别七年之后，我简直是急急忙忙地跑去的。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并不急于跟自己那伙人会面，并不急于去找从前的那些朋友和熟人。嗯，我尽可能拖延着不去找他们。您要知道，我在乡下，住在玛尔法·彼特罗芙娜那儿的时候，对这些神秘的地方和场所真是魂牵梦萦，思念得痛苦到了极点，而谁要是了解这些地方，就可以在那儿发现很多东西。见鬼！人们在酗酒，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由于无所事事，沉湎于无法实现的幻想之中，而变得对一切都十分冷漠，曲解各种理论，自己也变得思想混乱，极不正常；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批犹太人，他们都把钱积蓄起来，其余的人都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从最初几个钟头，这座城市就让我闻到了熟悉的气息。我来到一个所谓跳舞晚会，——一个可怕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而我喜欢的正是这种肮脏地方），嗯，当然啦，在跳康康舞①，在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种玩意儿。是啊，这就叫进步嘛。突然，我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穿得很漂亮，正在和一个舞艺超群的人跳舞；那个人站在她对面。墙边一把椅子上坐着她的母亲。嗯，您要知道，康康舞是种什么舞！小姑娘害羞了，脸涨得通红，终于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放声大哭起来。那个舞艺超群的人搂住她，旋转起来，在她面前表演种种舞姿，周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在这种时候，我喜欢你们这些观众，即使是康康舞的观众，大家都在哈哈大笑，高声叫喊：‘好哇，就应该这样！别带孩子来嘛！’哼，他们这样自己安慰自己是不是合理，我才不在乎呢，关我什么事！我立刻选中了一个座位，坐到那位母亲身旁，对她说，我也是从外地来的，说这儿这些人多么粗野，说他们都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尊严，对别人也缺乏应有的尊重；我让她知道，我有很多钱；我请她们坐我的马车回家；送她们回家以后，我和她们认识了（她们住在向二房东租来的一间小屋里，刚来不久）。她们对我说，她和她女儿能跟我认识，感到非常荣幸；我还得知，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到这里来，是要在某机关里办一件什么事情；我表示愿意效劳，表示愿意给她们一些钱；我还得知，她们去参加那个晚会，是弄错了，还以为那里真的是教人跳舞呢；我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让这位年轻的姑娘学习法文和跳舞。她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认为这是很荣幸的，直到现在我还在跟她们来往……您要高兴的话，咱们一道去——不过不是现在。”

①法国游艺场中的一种黄色舞蹈。

“别讲了，别讲您那些卑鄙、下流的笑话了，您这个道德败坏的、下流的色鬼！”

“席勒，我们的席勒，简直就是席勒：Oùva-t-ellelavertusenicher？①您知道吗，我要故意给您讲一些这样的事情，好听听您高声叫喊。真让人高兴！”

①法文，“哪里没有善行”之意。据说这是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的一句话。据说，有一次莫里哀给了一个乞丐一枚金币，乞丐以为他给错了，问他，他就是这样回答的。

“当然啦，难道这时候我自己不觉得自己好笑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低声说。

斯维德里盖洛夫放声哈哈大笑；最后叫来了菲利普，付了帐，站起身来。

“咽，是的，我喝醉了，assezcausé①！”他说，“真高兴啊！”

①法文，“闲扯得够了”之意。

“那还用说，您还会不高兴呢，”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说，说着也站起来了，“对于一个老色鬼来说，讲这样的奇遇，——而且怀有这种荒谬绝伦的意图，——怎么会不高兴呢，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讲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听……是够刺激的。”

“嗯，如果是这样，”斯维德里盖洛夫甚至有几分惊讶地回答，同时仔细打量着拉斯科利尼科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也是个相当厚颜无耻的人了。至少您是成为这种人的好材料。很多，很多东西您都能理解……嗯，很多事情也都能做呢。唉，不过，够了。由衷地感到遗憾，没能跟您多聊聊，可您是不会离开我的……不过请您稍等一会儿……”

斯维德里盖洛夫走出了小饭馆。拉斯科利尼科夫跟着他走了出去。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醉得并不十分厉害；酒劲儿只不过有一会儿工夫冲了上来，时间慢慢逝去，醉意也渐渐消失了。有一件什么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他十分挂心，他皱起了眉头。显然，他是因为等待着什么而焦急不安。最后这几分钟里，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态度突然变了，而且越来越粗暴，越来越含讥带讽。这一切拉斯科利尼科夫都看得出来，他也感到不安了。他开始感到斯维德里盖洛夫十分可疑，决定跟着他。

他们走到了人行道上。

“您往右，我往左，或者，也可以相反，只不过——adieu, monplaisir①，愿我们愉快地再见！”

①法文，“再见，我亲爱的”之意。

于是他往右，向干草广场走去。

第六章

六

整整这一晚上，直到十点，他是在各个小饭馆和那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度过的，从这个地方出来，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在某处找到了卡佳，她又在唱另一首低级流行歌曲，歌中唱的是某个“下流坯和暴君”，

开始吻卡佳。

斯维德里盖洛夫请卡佳喝酒，也请一个背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歌手们、跑堂的、还有两个司书喝酒。他所以要和这两个司书打交道，说实在的，是因为他们两个鼻子都是歪的：一个歪到右边，另一个歪到左边，这使斯维德里盖洛夫觉得十分惊奇。他们还带着他到一个游乐园去，他给他们买了门票。这个游乐园里有一棵树龄已有三年的、细小的枞树，还有三个灌木丛。此外，还建造了一家“饭店”，其实是个小酒馆，不过在那里也可以喝茶，而且还摆着几张绿色的小桌和几把椅子。有一些蹩脚歌手在合唱，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从慕尼黑来的德国人，好像是个小丑，虽然他鼻子是红的，可不知为什么神情却异常沮丧，他和那些歌手的表演都是为客人们助兴的。那两个司书和另一些司书发生争吵，就要打起来了。他们推选斯维德里盖洛夫作裁判，给他们评理。斯维德里盖洛夫已经给他们评了差不多一刻钟了，可是他们大喊大叫，简直无法弄清是怎么回事。最确切无疑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个偷了东西，甚至就在这儿卖给了一个偶然碰到的犹太人；可是卖掉以后，却不愿把赃款分给自己的同伴。原来那件给卖掉的东西是这家“饭店”的一把茶匙。“饭店”里发现茶匙不见了，寻找起来，于是事情变得麻烦了。斯维德里盖洛夫赔了茶匙，站起来，走出了游乐园。已经十点左右了。整个这段时间里他自己连一滴酒也没喝过，只是在“饭店”里要了一杯茶，而且就连这也多半是为了遵守人家的规矩。然而这天晚上又闷又热，天阴沉沉的。快到十点的时候，可怕的乌云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声雷鸣，大雨倾盆，犹如瀑布。雨水不是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而是像一条条激流倾注到地面。在不停地打闪，每次闪光持续的时间正好可以从一数到五。他浑身湿透，回到家里，锁上房门，开开自己写字台上的抽屉，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还撕掉了两三张纸。然后他把钱装进衣袋，本想换件大衣，但是朝窗外望了望，留心听了听雷声和雨声，心想，算了，于是拿起帽子，没有锁门，就走了出去。他径直去找索尼娅。她在家。

她不是一个人；卡佩尔纳乌莫夫的四个小孩子团团地围着她。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正在喂他们喝茶。她默默地、恭恭敬敬地迎接斯维德里盖洛夫，惊讶地看了看他那件湿透的大衣，可是一句话也没说。孩子们立刻异常惊恐地跑掉了。

斯维德里盖洛夫坐到桌边，让索尼娅坐到他身旁。她羞怯地准备好听他说话。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我说不定要去美国了，”斯维德里盖洛夫说，“因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跟您见面了，所以我要来作个安排。嗯，今天您见到这位太太了吗？我知道她对您说些什么，用不着重述了。（索尼娅动了动，而且脸红了。）这种人的性格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您的妹妹和弟弟，他们的确都给安置好了，我送给他们每个人的钱也都交给了有关方面，交到可靠的人手里，拿到了收据。不过，这些收据还是您拿去保存吧，以防万一。给，请您收下！嗯，现在这件事算办完了。这是三张五厘债券，一共三千卢布。这笔钱请您收下，是给您的，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不管以后您会听到些什么。这些钱您是需要，因为，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照以前那样生活下去，很不好，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了。”

“我深受您的大恩大德，还有孤儿们和已经去世的继母都受了您的恩惠，”索尼娅急忙说，“如果说，到现在我很少向您表示感谢，那么……请您别以为……”

“噢，够了，够了。”

“不过这些钱，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我非常感谢您，可是现在我不需要这些钱了。我一个人，总可以养活自己，说不要以为我忘恩负义；既然您这样乐善好施，那么这些钱……”

“给您，给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您收下，别再多说了，因为我甚至没有时间了。可您需要钱。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有两条路：要么对准额头开枪自杀，要么走弗拉基米尔^①那条路。（索尼娅古怪地看了看他，浑身发抖了。）您别担心，我什么都知道，听他自己说的，我可不是个说话不谨慎的人；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那时候您劝他去自首，这是对的。这对他要有益得多。嗯，如果要走弗拉基米尔这条路，——他去，您也会跟他去，不是吗？是这样吧？是这样吧？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钱是需要的。为了他，需要钱，您明白吗？我把钱送给您，也就等于送给他。何况您还答应过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要还清欠她的钱；我听说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您怎么这样轻率地承担了这样一笔债务？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不是您欠了这个德国女人的债，那么您就不该理睬她。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是没法活下去的。嗯，如果什么时候有人问您，——明天或者后天，——向您问我或者有关我的事情（会有人来问您的），那么我现在到您这儿来的事，千万不要提起，决不要把钱拿给任何人，也决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曾经送给您钱。好，现在再见吧。（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请问候罗季昂·罗曼内奇。顺带说一声：暂时您可以把钱托拉祖米欣先生代为保管。您认识拉祖米欣先生吗？当然是认识的。这是个还不错的小伙子。明天就把钱送到他那里去，或者……到时候再说。在那以前要好好收藏起来。”

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的犯人都要走过弗拉基米尔的那条道路。

索尼娅也从椅子上很快站起来，惊恐地瞅着他。她很想说点什么，问问他，可是在最初几分钟里她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样说。

“您怎么……您怎么，现在下着那么大的雨，您就要走吗？”

“嗯，要去美国，还怕下雨，嘿！嘿！别了，亲爱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您要活下去，长久活下去，您会有益于别人的。顺带说一声……请您对拉祖米欣先生说，我请您代我向他致意。您就这样对他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向您致意。一定要对他说。”

他走了，只剩下了索尼娅一个人，她惊讶、恐惧，心情沉重而又感到疑惑，可又说不清究竟是疑惑什么。

原来随后，这天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反常和出人意料的访问。雨一直还在下个不停。十一点二十分，他浑身湿透，走进了瓦西利耶夫斯基岛第三干线马雷大街上他未婚妻父母家那所狭小的住宅。他好容易才敲开了门，起初他的到来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不安；不过只要愿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是一个举止态度很有魅力的人，所以未婚妻深明事理的父母最初的猜测（虽说他们的猜测是很敏锐的）立刻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们本以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准是在这以前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因而失去了自制。未婚妻的那位富有同情心而且深明事理的母亲把虚弱无力、坐在安乐椅里的父亲推到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跟前，像往常一样，立刻提出一些她其实并不关心的问题。（这个女人从来不敢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总是先面带微笑，搓着手，随后，如果一定需要知道什么，譬如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愿意订在哪一天举行婚礼，那么她就会提出一些最有趣、而且几乎是渴望得到回答的问题，询问有关巴黎的种种事情和那里的宫廷生活，只是在这以后才照例谈到瓦西利耶夫斯基岛的第三干线上来。）在旁的时候，这种谈话方式当然会让人十分尊敬，然而这一次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不知为什么却显得特别没有耐心，并坚决要求会见未婚妻，尽管一开始就已经告诉过他，未婚妻已经睡了。当然，未婚妻还是出来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直截了当地对她说，由于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必须暂时离开彼得堡，所以给她送来了一万五千银卢布票面不同的纸币，请她收下这笔钱，作为他送给

她的礼物，因为他早就打算在结婚之前把这一点儿钱送给她了。当然，这样的解释丝毫也没能说明，这礼物与立刻动身运行，与一定要冒雨在更深半夜来送礼物有什么特殊的逻辑联系，然而事情却十分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就连必不可免的“哎哟”和“啊呀”，刨根究底的询问和惊讶，不知为什么也突然异乎寻常地既有节制，又有分寸；然而对他的感谢却是最热烈的，那位最有理智的母亲甚至感激涕零，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站起来，笑了，吻了吻未婚妻，拍了拍她的小脸蛋儿，肯定地说，他不久就会回来，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虽然流露出孩子的好奇神情，但同时也好像向他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无声的问题，他想了想，再次吻了吻她，心里立刻真诚地感到遗憾，因为他的礼物立刻就会给锁起来，由这位最懂道理的母亲来保管了。他走了，丢下了这些心情异常兴奋的人。然而富有同情心的母亲立刻低声匆匆地解答了几个最重要的疑问，确切地说，就是认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是个大人物，是个有作为的人，有很多关系，是个大富翁，——天知道他头脑里有些什么想法，忽然想要出门，立刻就走，忽然想要送钱，立刻就把钱送给别人，所以，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他浑身湿透，这很奇怪，不过，譬如说吧，英国人比这更怪，而且这些上流社会的人都不在乎人家怎么议论他们，也不拘礼节。也许他甚至故意这样做，好让人看看，他谁也不怕。而主要的是，这件事无论对什么人一个字也不能说，因为天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钱嘛，得赶紧锁起来，而且当然啦，菲多西娅一直待在厨房里，这可是最好也不过了，主要的是，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这个诡计多端的列斯赫赫，等等，等等。他们坐在那里悄悄地议论着，一直谈到两点钟。不过，未婚妻早就去睡觉了，她感到惊讶，又有点儿忧郁。

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正好在半夜过了×桥，往彼得堡那个方向走去。雨停了，风却在呼啸。他冷得发抖了，有一会儿工夫，他怀着一种特殊的好奇心，甚至是疑问地望了望小涅瓦河里黑黝黝的河水。但是他很快就觉得，站在河边冷得很；他转身往×大街走去。他已经在长得好像没有尽头的×大街上大踏步地走了很久，几乎走了半个钟头，黑暗中，不止一次在那条用木块铺成的路面上绊倒，可他还是怀着好奇心不停地在大街右侧寻找着什么。不久前有一次他从附近路过，在这儿某处，已经是大街的尽头，看到过一家木结构的旅馆，不过相当宽敞，旅馆的名称，就他所记得的，好像是叫阿德里安诺波利。他的推断是正确的，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这家旅馆是个相当显眼的目标，就是在黑夜里，也不可能找不到它。这是一座已经发黑的、很长的木头房子，尽管已经很晚了，房子里仍然灯火通明，看得出里面还相当热闹。他走了进去，在走廊上碰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他问那个人有没有房间。那人打量了一下斯维德里盖洛夫，精神振作起来，立刻把他领到很远的一间房间里，这间房子又闷又狭小，缩在走廊尽头一个角落里，就在楼梯底下。但是没有别的房间；全都客满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疑问地望着他。

“有茶吗？”斯维德里盖洛夫问。

“这个可以。”

“还有什么吗？”

“小牛肉，伏特加，冷盘。”

“给拿小牛肉和茶来。”

“不再需要什么别的了吗？”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甚至有点儿困惑不解地问。

“什么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

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大失所望地走了。

“想必是个好地方，”斯维德里盖洛夫想，“我怎么不知道呢。大概，我这副样子也像从哪儿的夜酒店里出来的，路上已经出过什么事了。不过我真想知道，经常住在这里，在这里过夜的是些什么人？”

他点着了蜡烛，更仔细地看了看这间房间。这间小屋竟是那么矮小，斯维德里盖洛夫站在里面几乎直不起腰，屋里只有一扇小窗子；床很脏，一张油漆过的普通桌子和一把椅子差不多占据了全部空间。看样子墙壁好像是用木板钉成的，墙纸又旧又脏，上面已经积满灰尘；许多地方都撕破了，它们的颜色（黄的）还可以猜得出来，可是花纹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了。和通常顶楼里的情况一样，墙和天花板有一部分是倾斜的，不过这儿的斜面上边就是楼梯。斯维德里盖洛夫放下蜡烛，坐到床上，陷入沉思。然而隔壁一间小屋里说个不停的、奇怪的喃喃低语，有时竟会提高声调，几乎像在叫喊，这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从他一进来，这低语声就没停止过。他侧耳倾听：有人在骂另一个人，几乎是哭着责备他，不过听到的只是一个人的声音。斯维德里盖洛夫站起来，用一只手遮住蜡烛，墙上一条裂缝里立刻透出灯光；他走近前去，开始张望。在比他这一间稍大一点儿的那间房间里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没穿常礼服，有一头异常卷曲的鬃发，红通通的脸，神情十分激动，站在屋里，姿势活像个演说家，叉开两腿，以保持平衡，用一只手捶着自己的胸膛，激昂慷慨地责备另一个人，说他是个叫化子，说他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捞到，说，是他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的，什么时候想赶他走，就可以赶他走，还说，这一切只有上帝知道。那个受责备的朋友坐在椅子上，看样子像一个很想打喷嚏、可又怎么也打不出来的人。他偶尔用浑浊的羊眼睛看看那个演说家，但显然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甚至也未必听到了什么。桌子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桌上还摆着一个几乎空了的、装伏特加的细颈玻璃瓶，几只酒杯，一些面包，几只玻璃杯，几根黄瓜和一只茶早已喝光了的茶杯。斯维德里盖洛夫留心看了看这个场景，就漠不关心地离开那条缝隙，又坐到了床上。

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拿着茶和小牛肉回来了，忍不住又问了一次：“还需要什么吗？”听到的又是否定的回答，于是就走了。斯维德里盖洛夫急忙喝茶，想暖一暖身子，喝了一玻璃杯，肉却一口也没吃，因为完全没有胃口。他大概发起烧来了。他脱下大衣，短外衣，裹着被子，躺到了床上。他感到遗憾：“这一次最好还是别生病”，他想，并且冷笑了一声。屋里很闷，烛光暗淡，外面风声呼啸，老鼠不知在哪个角落里啃什么，而且整个房间里好像有一股老鼠味和什么皮革的气味。他躺着，仿佛在做梦：思绪万千，此起彼伏。似乎他很想让思想停留在某一件事情上。“窗外大概是个什么花园吧，”他想，“树在簌簌地响；我多么不喜欢夜里风狂雨暴，黑暗中传来树木簌簌的响声，这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他想起不久前经过彼得罗夫公园的时候，甚至一想到这种声音，就觉得讨厌。这时他也想起了×桥和小涅瓦河，于是又像不久前站在河边的时候那样，似乎觉得身上发冷了。

“我一生中从来就不喜欢水，即使是在风景如画的地方，”他想，突然又为一个奇怪的想法冷笑了一声：“似乎，这些美学和舒适之类的问题，现在应该都无所谓了，可正是在这时候，却变得特别爱挑剔了，就像一头在类似的情况下……一定要给自己挑个地方的野兽。刚才我真该回彼得罗夫公园去！大概是觉得那里太暗，也觉得冷吧，嘿！嘿！几乎是需要感到惬意呢！……可是，我为什么不把蜡烛熄掉？（他熄掉了蜡烛。）隔壁已经睡了，”他想，因为刚才看到的那条缝隙里已经看不到灯光了。“唉，玛尔法·彼得罗芙娜，要是现在您来该多好，天又黑，地方也挺合适，而且正是时候。可现在您偏偏不来……”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不久前，就在他要实行诱骗杜涅奇卡的计划之前一小时，他曾向拉斯科利尼科夫建议，把她托付给拉祖米欣，请他来保护她。“真的，当时我说这话，正像拉斯科利尼科夫所猜想的那样，多半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愿望——故意挑衅。不过这个拉斯科利尼科夫真是机灵鬼！他饱经忧患。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到他不再胡思乱想，变聪明了以后，准会成为一个很机灵的人，可是现在他却太想活下去了！就这一点来说，这种人是卑鄙的。哼，去他的吧，随他的便，与我什么相干。”

他一直睡不着。渐渐地，杜涅奇卡不久前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突然，他打了个寒颤。“不，现在应该丢掉这个念头了，”他清醒过来，这样想，“应该想想别的。奇怪而且可笑：我从来也没深深怀恨过什么人，甚至从来也没特别想要进行报复，不是吗，这可是个坏兆头，坏兆头！我也不喜欢与人争论，不发脾气——这也是坏兆头！刚才我向她许下了多少诺言啊，呸，见鬼！大概，她会设法让我明白过来的……”他又不作声了，而且咬紧了牙；杜涅奇卡的形象又在他面前出现了，和她第一次开枪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她吓得要命，放下了手枪，面无人色，望着他，所以两次他都可以抓住她，她却不会举起手来自卫，如果不是他提醒她的话。他想起，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可怜起她来，似乎也

的心揪紧了……“唉，见鬼！又是这些念头，这一切都应该丢掉，丢掉！……”

他已经昏昏欲睡：寒热病的颤栗停止了；突然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被子下面，从他手臂上和腿上跑了过去。他打了个哆嗦：“呸，见鬼，这好像是只老鼠！”他想，“这盘小牛肉我还摆在桌子上……”他真不想掀开被子，起来，让自己冻僵，可是突然又有个什么让人很讨厌的东西从他腿上很快跑了过去；他撩开被子，点着了蜡烛。他打着寒颤，俯身仔细看了看床上，什么也没有；他抖了抖被子，突然有一只老鼠跳到了床单上。他急忙去抓它；可是老鼠并不跳下床去逃走，却在床上东窜西窜，从他指缝间溜跑，从他手上跑过去，突然一下子钻到了枕头底下；他扔掉了枕头，但是转瞬间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跳进他的怀里，从他身上很快跑过去，已经跑到背上，钻到衬衫底下去了。他急剧地打了个寒颤，醒了。屋里很暗，他像刚才一样，裹在被子里，躺在床上，窗外风声哀号。“真讨厌！”他烦恼地想。

他起来，背对着窗户，坐到床边。“最好根本别睡，”他拿定了主意。可是窗边有一股冷气和潮气；他没站起来，拉过被子，裹到身上。他没点上蜡烛。他什么也不想，而且也不愿想；然而幻想却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个个思想的片断，没头，没尾，互不连贯，稍纵即逝，一闪而过。他似睡非睡。是寒冷，还是黑暗，是潮湿，还是在窗外呼啸和摇撼着树木的风，这一切都在他心中激起对幻想强烈的爱好和渴望，——可是浮现在眼前的却总是花。他想象出一片迷人的景色：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天很暖和，几乎是炎热的，是个节日——圣灵降临节^①。一座英国式豪华精致的乡村住宅，四周花坛里鲜花盛开，花香袭人，住宅周围是一坳坳菜畦；蔓生植物爬满门廊，台阶上摆满一排排玫瑰；一道明亮、凉爽的楼梯，上面铺着豪华的地毯，两边摆满栽种着奇花异卉的中国花盆。他特别注意摆在窗口的那些盛着水的花瓶，一束束洁白、娇嫩的水仙插在花瓶里，碧绿、肥壮的长茎上垂下一朵朵白花，花香浓郁。他甚至不想离开它们，但是他上楼去了，走进一个宽敞高大的大厅，这儿也到处都是鲜花：窗旁，通往凉台的门敞着，门边到处是花。地板上撒满刚刚割下的芳草，窗子都敞着，凉爽的微风送进清新的空气，窗外鸟鸣嘤嘤，大厅中央，几张铺着洁白缎子台布的桌子上停放着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包着那不勒斯白绸，边上镶着厚厚的白色缎边。用鲜花编成的花带从四面环绕着棺材。一个小姑娘躺在棺材里的鲜花中间，她穿一件透花白纱连衫裙，一双好似用大理石雕成的手叠放在胸前。但她那披散开的头发，那淡黄色的头发，却是湿的；头上戴着一顶玫瑰花冠。她那神情严峻、已经僵化的脸的侧面也好像是用大理石雕成的，但是她那惨白的嘴唇上的微笑却充满失去了稚气的无限悲哀，而且带有沉痛的抱怨的神情。斯维德里盖洛夫认识这个小姑娘；这口棺材旁既没有圣像，也没点蜡烛，也听不到祈祷的声音。这个小姑娘是自杀——投水自尽的。她只有十四岁，但这已经是一颗破碎了的心，这颗心因受侮辱而毁了自己，这样的侮辱吓坏了这颗幼小、稚嫩的童心，使它感到震惊，不应遭受的耻辱玷污了她那天使般纯洁的心灵，迫使她从胸中冲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呼喊，但是长夜漫漫，黑暗无边，虽已开始解冻，却还潮湿寒冷，而且狂风怒吼，这一声遭受无耻凌辱的呼喊并没有被人听见……

①在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

斯维德里盖洛夫醒了，从床上起来，大步走到窗前。他摸索着找到了插销，打开窗子。风猛吹进这间狭小的斗室，仿佛往他脸上和仅有一件衬衫遮盖着的胸脯上贴了一层冷冰冰的霜花。窗外大概真的像个花园，看来也是个游乐园；大概白天这里也有歌手唱歌，也给人往小桌子上送茶。现在水珠却从树上和灌木上飞进窗里，很暗，就像在地窖里似的，所以勉强才能分辨出某些标志着什么物体的黑点。斯维德里盖洛夫弯下腰，用胳膊肘撑在窗台上，已经目不转睛地对着这片黑暗望了五分钟。黑暗的夜色中传来一声炮响，接着又是一声。

“啊，号炮响了，河水暴涨了^①”，他想，“到早晨水就会涌进低洼的地方，涌到街上，淹没地下室和地窖，地下室里的老鼠都会浮出水面，人们也将在风雨中咒骂着，浑身湿透，把自己的一些破烂儿拖到上面几层去……现在几点？”他刚一这样想，附近什么地方的挂钟仿佛竭力匆匆忙忙地滴答滴答地响着，打了三响。“哎哟，再过一个钟头就要天亮了！还等什么？立刻就走，一直去彼得罗夫公园：在那儿什么地方挑一个大灌木丛，叫雨淋透的灌木丛，只要用肩膀稍微碰一碰，就会有千百万水珠浇到头上……”他离开窗子，把它关上，点着了蜡烛，穿上短上衣、大衣，戴上帽子，手持蜡烛，走到走廊上，想找到那个不知睡在什么地方一间小屋里、一堆堆废物和蜡烛头之间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把房钱交给他，然后从旅馆里出去。“这是最好的时间，再也挑不到更好的时间了！”

①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的夜里，彼得堡下了暴雨，河水猛涨，曾鸣炮报警。海军部大厦的尖顶上白天挂了信号旗，夜里挂上了灯笼。

他在狭长的走廊上走了很久，一个人也找不到，已经想要高声呼喊了，突然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个旧橱和门之间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好像还是活的。他手持蜡烛，弯下腰去，看到一个孩子——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姑娘，不会更大了，她身上的那件小连衫裙已经湿透了，像一块擦地板的抹布，她浑身发抖，还在哭泣。看到斯维德里盖洛夫，她似乎并不害怕，却用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看着他，目光中流露出迟钝的惊讶神情，问或抽泣几声，这就像所有孩子一样，他们哭了很久，可是已经住了声，甚至已经不再伤心了，却还会偶尔突然呜咽一声。小姑娘的脸苍白而憔悴；她冻僵了，不过“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不过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询问她。小姑娘突然变得活跃了，用孩子的语言很快地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她说到“妈妈”，说是“妈妈打”她，还说有只什么碗叫她给“打泼（破）了”。小姑娘说个不停；从她说的这些话里勉强可以猜出，这是个没人疼爱的孩子，她的母亲大概就是这家旅馆里的厨娘，经常喝得烂醉，把她毒打了一顿，还吓唬她；小姑娘打破了妈妈的一只碗，吓坏了，还在晚上就逃了出来；她大概在院子里什么地方躲了好久，一直淋着雨，最后偷偷地溜到这里，藏在大橱后面，在这个角落里坐了整整一夜，一直在哭，由于潮湿、黑暗和害怕，浑身颤抖，为了这一切，现在她准又要挨一顿打。他把她抱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让她坐在床上，给她脱去衣服。她赤脚穿着的那双破鞋子湿淋淋的，仿佛整夜都站在水洼里。给她脱掉衣服以后，他把她放到床上，给她盖上被子，连头都裹到被子里。她立刻睡着了。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又忧郁地沉思起来。

“瞧，又想多管闲事了！”最后他突然想，心里有一种痛苦和气愤的感觉。多么荒唐！”他烦恼地拿起蜡烛，无论如何也要找到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赶快离开这儿。“哎呀，小姑娘！”他心中暗暗地咒骂着想，已经在开门了，可是又回来再看看那个小姑娘，看她是不是还在睡，睡得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将被子稍微掀开一点儿，小姑娘睡得很熟，很香。她盖着被子，暖和过来了，苍白的面颊上已经泛起红晕。可是奇怪：这红晕看上去仿佛比通常孩子们脸上的红晕更加鲜艳、浓郁。“这是发烧的红晕，”斯维德里盖洛夫想，这好像是酒后的红晕，就好像她喝了满满的一杯酒。鲜红的嘴唇仿佛在燃烧，在冒热气，不过这是怎么回事？他突然觉得，她那长长的黑睫毛仿佛在抖动，在眨巴着，好像抬起来了，一只狡猾、锐利、不像小孩子的眼睛从睫毛底下向外偷偷张望，在递眼色，似乎小姑娘并没睡着，而是假装睡着了。是的，果真是这样：她的嘴唇张开，微微一笑；嘴角微微抖动，仿佛还在忍着。不过，瞧，她已经再也忍不住了；这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笑，明显的笑了；这张完全不像小孩子的脸上露出某种无耻的、挑逗的神情；这是淫荡，这是风流女人的面孔，是法国妓女的无耻的脸。瞧，那双眼睛已经毫不掩饰地睁开了，用火热的、无耻的目光打量着他，呼唤他，而且在笑……在这笑容里，在这双眼睛里，在这孩子的脸上这些下流无耻的表情里，含有某种丑恶和带有侮辱性的东西。“怎么！一个五岁的孩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喃喃地说，他真的吓坏了，“这……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她已经把红艳艳的小脸完全转过来，面对着他，伸出双手……“啊，该死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惊恐地大喊一声，对着她举起手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他醒了。

他仍然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样裹在被子里；蜡烛没有点着，窗子上已经发白，天完全亮了。

“整夜都在做恶梦！”他气愤地欠起身来，觉得浑身无力；骨头酸痛。外面大雾弥漫，什么也无法看清。已经快六点了：他睡过了头！他起来，穿上还在湿的短外衣和大衣。他在衣袋里摸到了那支手枪，掏出来，摆正了底火；然后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在最惹人注意的卷页上写了几行大字。写完又看了一遍，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陷入沉思。手枪和笔记本就放在那儿，就在胳膊肘旁。几只醒来的苍蝇在桌

子上那盘没有吃过的小牛肉上慢慢地爬。他盯着它们看了好久，最后用那只空着的手去捉一只苍蝇。他捉了很久，弄得疲惫不堪，可是怎么也捉不到。最后发觉自己在干这种可笑的事，清醒过来，颤栗了一下，站起身，毅然走出了房门。

一分钟后，他已经来到了街上。

乳白色的浓雾笼罩在城市上空。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用木块铺成的又滑又脏的马路往小涅瓦河那个方向走去。他仿佛看到了一夜之间涨高的小涅瓦河里的河水，仿佛看到了彼特罗夫岛、湿漉漉的小路、湿淋淋的草、湿淋淋的树和灌木丛，最后仿佛看到了那丛灌木……他遗憾地去看一排房子，为的是想点儿什么别的。大街上既没碰到一个行人，也没遇到一辆马车。那些关着百叶窗、颜色鲜黄的小木屋看上去凄凉而且肮脏。寒气和潮气透入他的全身，他觉得身上发冷了。有时他碰到一些小铺和菜店的招牌，每块招牌他都仔细看了一遍。木块铺的路面已经到了尽头。他已经来到一幢很大的石头房子旁边。一条身上很脏、冷得发抖的小狗，夹着尾巴从他面前跑着横过马路。一个穿着军大衣、烂醉如泥的醉鬼脸朝下横卧在人行道上。他朝这个醉鬼看了一眼，又往前走。在他左边隐约露出一个高高的了望台。“噢！”他想，“就是这个地方嘛，干吗要到彼特罗夫公园去？至少有个正式的证人……”这个新想法几乎使他冷笑了一声，于是他转弯到大街上去了。那幢有了望台的大房子就在这里。房子的大门关着，门边站着一个个子不高的人，肩膀靠在门上，他身上裹着一件士兵穿的灰大衣，头戴一顶阿喀琉斯①式的铜盔。他用睡眼惺忪的目光朝正在走近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冷地瞟了一眼。他脸上露出那种永远感到不满的悲哀神情，犹太民族所有人的脸上无一例外都阴郁地带着这副神情。有那么一会工夫，他们俩，斯维德里盖洛夫和“阿喀琉斯”，都在默默地打量着对方。最后，“阿喀琉斯”觉得不大对头：这个人并没喝醉，可是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凝神注视着他，什么话也不说。

①阿喀琉斯是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中最伟大的英雄。此处“阿喀琉斯式的铜盔”指消防队员的铜盔。

“您为什么，您要在这儿干什么？”他说，仍然一动不动，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

“啊，不干什么，老弟，您好！”斯维德里盖洛夫回答。

“这儿不是你要找的地方。”

“老弟，我要到外国去了。”

“到外国去？”

“去美国。”

“去美国？”

斯维德里盖洛夫掏出手枪，扳起板机。“阿喀琉斯”扬起了眉毛。

“您要干什么，这玩意儿，这里可不是干这种事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地方？”

“因为，你找错地方了。”

“唉，老弟，这反正一样。地方挺不错；要是有人问起，你就回答，他说，到美国去了。”

他把手枪抵住自己右边的太阳穴。

“您要干什么，这里不行，这儿不是地方！”“阿喀琉斯”

突然慌了神，瞳孔变得越来越大。

斯维德里盖洛夫扳动了枪机。

第六章

八

他走进索尼娅的住处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天快黑了。整整一天，索尼娅一直在异常焦急不安地等着他。她和杜尼娅一起在等着他。杜尼娅想起斯维德里盖洛夫昨天说的话：索尼娅“知道这件事”，从一清早就到她这儿来了。两个女人谈了些什么，以及她们怎样流泪，怎样成了朋友，我们就不详谈了。杜尼娅从这次会晤中至少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哥哥不会是孤单单的独自一人，因为他来找过她，找过索尼娅，首先向她坦白了自己的事情；当他需要有一人支持他的时候，他找到了她；不管命运让他去哪里，她都一定会跟着他。杜尼娅并没问过，不过她知道，一定会是这样。她甚至怀着尊敬的心情看着索尼娅，起初，杜尼娅对她的这种尊敬心情几乎使索尼娅发窘了。索尼娅甚至差点儿没哭出来：恰恰相反，她认为自己连对杜尼娅看一眼都不配。自从她和杜尼娅在拉斯科利尼科夫那里第一次见面，杜尼娅那样恳切和尊敬地对她行礼，杜尼娅优美的形象就作为她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完美和不可企及的幻影，永远深深留在了她的心中。

杜涅奇卡终于等得失去耐心，于是离开索尼娅，到她哥哥的住处去等他了，她总觉得，他会先回住处去。只剩下索尼娅独自一人之后，一想到他也许当真会自杀，她立刻感到害怕了，为此心里痛苦不堪。杜尼娅担心的也是这一点。但是一天来她们俩总是争先恐后地举出种种理由互相说服对方，让对方相信，这决不可能，而且当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都觉得比较放心些。现在，两人刚一分手，无论是这一个，还是另一个，心里都只是想着这一点。索尼娅想起，昨天斯维德里盖洛夫对她说，拉斯科利尼科夫有两条路——弗拉基米尔，或者是……何况她知道，他虚荣，傲慢自大，有很强的自尊心，而且不信上帝。“难道仅仅由于怯懦和怕死，就能使他活下去吗？”最后她绝望地想。这时太阳已经西沉。她愁眉不展地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但是从这面窗子望出去，只能看到邻家一堵没有粉刷过的墙壁。最后，当她完全相信，这个不幸的人准是已经死了的时候，他走进了她的房间。

一声惊喜的呼喊从她胸中冲了出来。但是凝神注视了一下他的脸，她突然脸色变得惨白。

“嗯，是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冷笑着说，“我是来拿你的十字架的，索尼娅。是你让我到十字路口去；怎么，等到真的要去了高尚的人。对18世纪启蒙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主要著作有，现在你却害怕了吗？”

索尼娅惊愕地瞅着他。他觉得这种语气很怪；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可是稍过了一会，她猜到，这种语气和这些话都是假的。他和她说话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眼睛望着角落里，仿佛避免正视她的脸。

“你要知道，索尼娅，我考虑过了，大概这样会好些。这儿有一个情况……唉，说来话长，而且也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吗，是什么惹得我发火？使我感到恼怒的是，所有这些愚蠢、凶狠的嘴脸立刻就会围住我，瞪着眼睛直瞅着我，向我提出他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都得回答，他们还会伸出手指来指着……吓！你要知道，我不去波尔菲里那里；他让我厌烦了。我最好还是去找我的朋友火药桶中尉，让他大吃一惊，就某一点来说，我也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应该冷静一点儿；最近这段时间我肝火太旺了。你相信吗，刚才我几乎用拳头吓唬我妹妹，就只因为她回过头来看了我最后一眼。这种行为是可恶的！唉，我变成什么样子了？好吧，十字架呢？”

他仿佛惘然若失。他甚至不能在一个地方站上一分钟，对什么东西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他思绪紊乱，百感交集，语无伦次；双手微微发抖。

索尼娅默默地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十字架，一个柏木的和一个铜的，自己画了个十字，也给他画了个十字，把那个柏木的十字架给他佩戴在胸前。

“就是说，这是我背十字架的象征，嘿！嘿！好像到目前为止我受的苦还太少似的！柏木的，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铜的——这是莉扎薇塔的，你自己佩戴着，——让我看看好吗？在那时候……这个十字架戴在她身上吗？我知道两个也像这样的十字架，一个银的和一个小圣像。那时候我把它们扔到老太婆的胸前了。那两个十字架现在刚好可以用得上，真的，我该戴那两个……不过，我一直在胡说八道，把正事都忘了；我有点儿心不在焉！……你要知道，索尼娅，我来，其实是为了预先通知你，让你知道……好，就是这些……我只不过是为这件事才来的。（嗯哼，不过，我想再多说几句。）你不是自己希望我去吗，瞧，现在我就要去坐牢，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哭什么呢？你也哭吗？别哭了，够了；唉，这一切让我多么难过啊！”

然而，他还是动了感情；看着她，他的心揪紧了。“这一个，这一个为什么哭呢？”他暗自想，“我是她的什么人？她为什么哭，为什么也像母亲或杜尼娅那样为我准备一切？她将要作我的保姆啊！”

“你画个十字，哪怕祈祷一次也好，”索尼娅用发抖的、怯生生的声音请求他。

“啊，好吧，你要我画多少次都行！而且是真心诚意的，索尼娅，真心诚意的……”

不过他想说的却是旁的。

他画了好几次十字。索尼娅拿起自己的头巾，披在头上。这是一块德拉达姆呢的绿色头巾，大概就是马尔梅拉多夫当时提起过的那块“全家公用”的头巾。这个想法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头脑里忽然一闪，不过他没问。真的，他自己已经开始感觉到，他非常心不在焉，不知为什么毫无道理地心烦意乱。这使他感到害怕。索尼娅想和他一道去，这使他突然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你哪里去？你留下来，你留下来！我一个人去，”他胆怯而恼怒地喊了一声，几乎是气愤地往门口走去。

“干吗要有人跟着！”他临出去的时候又含糊不清地说。

索尼娅站在了房屋中间。他甚至没有和她告别，他已经把她给忘了；他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起来反抗的、尖刻的疑问。

“是这样吗，这一切真的是这样吗？”下楼的时候，他又想，“难道不能再等一等，设法挽救一切……不要去吗？”

可他还是去了。他突然完全意识到，用不着再向自己提出问题了。来到街上以后，他想起，没跟索尼娅告别，她站在房屋中间，披着那块绿色的头巾，由于他那一声叫喊，吓得她连动都不敢动了，于是他停下来，稍站了一下。可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有一个想法使他恍然大悟过来，——仿佛这个想法一直在等待时机，要让他大吃一惊似的。

“喂，刚才我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来找她？我对她说：有事；到底有什么事？根本没有什么事！向她宣布，我要去；那又怎样呢？好重要的事情！我是不是爱她呢？不爱，不是吗，不爱？刚才我不是像赶走一条狗一样，把她赶开了吗。我真的是需要她的十字架吗？噢，我堕落到多么卑鄙的程度！不，我需要的是她的眼泪，我需要看到她那惊恐的神情，需要看看她是多么伤心，多么痛苦！需要至少抓住个什么机会，需要拖延时间，需要看看她！而我竟敢对自己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对自己存有这么多幻想，我是个叫化子，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是个卑鄙的人，卑鄙的人！”

他顺着运河的沿岸街走着，离他要去的已经不远了。但是走到桥边，他站住了，突然转弯上了桥，往干草广场那边走去。

他贪婪地向左右观看，神情紧张地细细端详每样东西，可是无论看什么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一切都从他眼前悄悄地溜走了。“再过一个月，再过一个半月，就要把我关在囚车里，从这座桥上经过，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到那时候我会怎样看这条运河呢，——要是能记住它就好了？”这个想法在他头脑里忽然一闪。“瞧这块招牌，到那时候我会怎样来看这些字母呢？这上面写的是‘股份公司’，嗯，我要记住这个a，记住

a这个字母，过一个月以后再来看它，看这个a：到那时候我会怎样来看它呢？到那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会想什么呢？……天哪，这一切想必是多么平凡，现在我……关心的这一切想必是多么微不足道！当然啦，从某一点来看……这一切想必是很有意思的……（哈——哈——哈！我在想什么啊！）我变成个小孩子了，我自己在跟自己吹牛；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感到难为情呢？呸，多么拥挤啊！瞧这个胖子，大概是个德国人，——他推了我一下：哼，他知道，他推的是什么人吗？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在乞讨，她以为我比她幸福，这可真有意思。给她几个钱，解解闷，怎么样呢。哈，口袋里还有五个戈比，这是哪儿来的？给，给……拿着吧，老大娘！”

“上帝保佑你！”听到了那个女乞丐凄惨的声音。

他走进干草广场。他不高兴、很不乐意碰到人，可是却往人更多的地方走去。他情愿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让他只剩下独自一人；可是他又觉得，连一分钟也不可能只有他独自一个人。有个醉鬼在人群中胡闹：他一直想要跳舞，可总是摔倒。人们围住了他。拉斯科利尼科夫挤进人群里，对着那个醉鬼看了好几分钟，突然短促地、断断续续地哈哈大笑起来。稍过了一会，他已经把那个醉鬼忘了，甚至看不见他了，尽管还在看着他。他终于走开了，甚至记不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可是等他走到广场中心，突然一阵感情冲动，有一种心情一下子控制了他，控制了了他的整个身心。

他突然想起了索尼娅的话：“你到十字路口，给人们躬身施礼，吻吻大地，因为你对大地也犯了罪，然后对着全世界大声说：‘我是杀人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由得浑身发抖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最后几个钟头里，他心中感觉到的那种走投无路的苦恼和担心已经压垮了他，使他的精神崩溃了，所以他情不自禁，急欲抓住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这种纯洁、充实、前所未有的感受。这感情突然爆发，涌上他的心头：心中好似迸发出一颗火星，突然熊熊燃烧起来，烧遍了他的全身。他的心立刻软了，泪如泉涌。他站在那里，突然伏倒在地上……

他跪倒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吻了吻这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又跪下去磕头。

“瞧，他喝醉了！”他身旁有个小伙子说。

突然听到一阵笑声。

“他这是要去耶路撒冷啊，朋友们，在跟孩子们，跟祖国告别，向全世界磕头，在吻京城圣彼得堡和它的土地呢，”一个喝醉的小市民补充说。

“小伙子还年轻嘛！”第三个插了一句。

“还是个高贵的人呢！”有人声音庄重地说。

“如今可分不清谁高贵，谁不高贵。”

所有这些反应和谈话制止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本来“我杀了人”这句话也许就要脱口而出了，这时却突然咽了回去。然而他镇静地忍受住了这些叫喊，并没有左顾右盼，径直穿过一条胡同，往警察分局那个方向走去。路上好像有个幻影在他眼前忽然一闪，但是他并不觉得惊奇；他已经预感到，必然是这样。他在干草广场上第二次跪下来的时候，扭过头去往左边一看，在离他五十步远的地方看到了索尼娅。她躲在广场上一座板棚后面，不让他看见，这么说，在他踏上这悲痛的行程时，一路上她一直伴随着他！这时拉斯科利尼科夫感觉到，而且彻底明白了，不管命运会让他到什么地方去，现在索尼娅将永远跟着他，哪怕去海角天涯。他的心碎了……

然而他已经来到了决定今后命运的地方……

他相当勇敢地走进了院子。得到三楼上去。“还得上楼，暂时还有时间，”他想。总之，他觉得，到决定命运的那个时刻还远着呢，还有很多时间，很多事情还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那道螺旋形的楼梯上还是那样丢满了垃圾和蛋壳，那些住房的门还是那样大敞着，又是那些厨房，从厨房里还是那样冒出一股股油烟和臭气。从那天以后，拉斯科利尼科夫没再来过这里。他的腿麻木了，发软了，可是还在往上走。他站下来，停了一会儿，好歇口气，整理一下衣服，这样，进去的时候才会像个人样儿。“可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以后，突然想。“既然得喝干这杯苦酒，那不反正一样吗？越脏越好。”就在这一瞬间，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火药桶中尉的形象在他的想象中突然一闪。“难道真的要去找他吗？不能去找别人？不能去找尼科季姆·福米奇吗？是不是立刻回去，到分局长家里去找他本人呢？至少可以私下里解决……不，不！去找火药桶，火药桶！要喝，那就一下子全都喝下去……”

他浑身发冷，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这一次办公室里的人寥寥无几，里面站着个管院子的，还有一个平民。警卫都没从隔板后面往外看一眼。拉斯科利尼科夫走进后面一间屋里去了。“也许还可以不说，”这个想法在他头脑里闪了一下。这儿有个穿普通礼服的司书，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正在抄写什么。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司书。扎霍托夫不在。尼科季姆·福米奇当然也不在。

“谁也不在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问那个坐在写字台前的司书。

“您找谁？”

“啊——啊——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可是俄罗斯精神……童话里是怎么说来的……我忘了！您——好！”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喊道。

拉斯科利尼科夫打了个哆嗦。站在他面前的是火药桶中尉；他突然从第三个房间里走了出来。“这真是命运，”拉斯科利尼科夫想，“他为什么在这儿呢？”

“来找我们的？有什么事吗？”伊利亚·彼特罗维奇高声说。（看来他心情好极了，甚至有点兴奋。）“如果有事，那您来得早了些。我是偶然在这儿的……不过，我能帮忙。我跟您说实在的……您贵姓？贵姓？对不起……”

“拉斯科利尼科夫。”

“啊，对：拉斯科利尼科夫！难道您认为我会忘了！请您不要把我看作这样的人……罗季昂·罗……罗……罗季昂内奇，好像是这样吧？”

“罗季昂·罗曼内奇。”

“对，对——对，罗季昂·罗曼内奇，罗季昂·罗曼内奇！我正要找您谈谈呢。我甚至打听过好多次了。我，跟您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那样对待您，从那以后我真心诚意地感到难过……后来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您是位年轻作家，甚至是一位学者……而且，可以这么说吧，已经迈出了最初几步……噢，上帝啊！有哪个作家和学者一开始不做出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来呢！我和内人——我们俩都尊重文学，内人更是热爱文学！……热爱文学和艺术！一个人只要是高尚的，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可以靠才能、知识、理智和天才来获得！帽子——譬如说吧，帽子是什么呢？帽子就像薄饼，我可以在齐梅尔曼的帽店里买到它；可是帽子底下保藏着的东西和用帽子掩盖着的，我就买不到了！……我，说实在的，甚至想去找您解释解释，可是想，您也许……不过，我还没问：

您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据说，您家里的人来了？”

“是的，母亲和妹妹。”

“我甚至有幸遇到过令妹，是一位很有教养、十分漂亮的姑娘。说实在的，当时我对您过于急躁，我很遗憾。意料不到的事嘛！因为您晕倒了，当时我就用某种眼光来看您，——可是后来这件事彻底弄清楚了！残暴和盲目的狂热！您的愤慨，我是理解的。也许，是因为家里人来了，您要搬家？”

“不，我只不过是……我是顺便来问问……我以为，我可以在这儿找到扎苗托夫。”

“啊，对了！你们成了朋友了；我听说了。嗯，扎苗托夫不在我们这儿，——您碰不到他了。是啊，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离开我们这儿了！从昨天起就不在了，调走了……临调走的时候，甚至跟所有的人都大吵了一场……甚至那么不懂礼貌……他只不过是轻浮的小孩子；本来他很有前途；是啊，您瞧，他们，我们这些卓越的青年人可真怪！他想要参加什么考试，可是只会在我们这儿说空话，吹牛，考试就这么吹了。这可不像，譬如说吧，您，或者拉祖米欣先生，您的朋友！您是搞学术的，失败不会使您迷失方向！在您看来，人生所有这些诱人的玩意儿，可以说——nihilest①，您是个禁欲主义者，僧侣，隐士！……对您来说，书本，夹在耳朵后边的笔，学术研究，——这才是您心灵翱翔的地方！我自己也多多少少……请问您看过利文斯通的笔记吗②？”

①拉丁文，意为“什么也不是，等于零。”

②大卫·利文斯通（一八一三——一八七三），英国著名旅行家，非洲考察者。这里可能是指他的《赞比西河游记》（一八六五）。

“没有。”

“我看过了。不过现在到处都有很多虚无主义者；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啊，我请问您？不过，我和您……我们，不是吗，当然，我们可不是虚无主义者！请您坦率地回答，开诚布公地！”

“不——不是……”

“不，您听我说，您跟我可要开诚布公，您别不好意思，就像自己跟自己一样嘛！公务是一回事，……是另一回事……您以为，我是想说友谊吗，不，您没猜对！不是友谊，而是公民和人的感情，人道的感情，对上帝的爱的那种感情。履行公务的时候，我可以是个官方人员，可是我应该永远感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而且意识到……您刚刚谈到了扎苗托夫。扎苗托夫，他在一家妓院里喝了一杯香槟或者是顿河葡萄酒，于是就照法国人的方式，大闹了一场，出尽了丑，——瞧，这就是您的扎苗托夫！而我，也许可以说，我极端忠诚，有崇高的感情，此外，我还有地位，我有官衔，担任一定的职务！我有妻室儿女。我在履行公民和人的义务，可是，请问，他是个什么人？我是把您看作一位受过教育、品格高尚的人。还有这些接生婆，也到处都是，多得要命①。”

拉斯科利尼科夫疑问地扬起了眉毛。显然，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是刚刚离开桌边，他的话滔滔不绝，可是空空洞洞，听起来大半好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响声。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勉强听懂了；他疑问地望着他，不知道这一切会怎样收场。

“我说的是这些剪短头发的少女②，”爱说话的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接下去说，“我给她们取了个绰号，管她们叫接生婆，而且认为，这个绰号十分贴切。嘿！嘿！她们拼命钻进医学院，学习解剖学；嗯，请问，要是我病了，我会去请个少女来治病吗？嘿！嘿！”

①火药桶中尉蔑视地把“助产士”叫作“接生婆”。保守派的报刊通常都这样攻击女权运动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妇女只能从事两种职业：助产士和教师。

②指医学院的女学生，她们都剪短发。这些女学生毕业后都只能作助产士。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哈哈大笑，对自己这些俏皮话感到非常满意。

“就算这是对于受教育的过分的渴望吧；可是受了教育，也就够了。为什么要滥用呢？为什么要像那个坏蛋扎苗托夫那样，侮辱高贵的人们呢？请问，他为什么要侮辱我？还有这些自杀，出了多少起这样的事啊，——您简直无法想象。都是这样，花完了最后一点儿钱，于是就自杀了。小姑娘，男孩子，老年人……这不是，今天早晨就接到报告，有一位不久前才来到这儿的先生自杀了。尼尔·帕夫雷奇，尼尔·帕夫雷奇！刚才报告的那位绅士，在彼得堡区开枪自杀的那位绅士，他叫什么？”

“斯维德里盖洛夫，”另一间屋里有人声音嘶哑、语气冷淡地回答。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由得颤栗了一下。

“斯维德里盖洛夫！斯维德里盖洛夫开枪自杀了！”他高声惊呼。

“怎么！您认识斯维德里盖洛夫？”

“是的……我认识……他是不久前才来的……”

“是啊，是不久前来的，妻子死了，是个放荡不羁的人，突然开枪自杀了，而且那么丢脸，简直无法想象……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留下了几句话，说是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自杀的，请不要把他的死归罪于任何人。据说，这个人有钱。请问您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认识他……舍妹在他家里作过家庭教师……”

“噢，噢，噢……这么说，您可以跟我们谈谈他的情况了。

您怕也没料到吧？”

“我昨天见过他……他……喝了酒……我什么也不知道。”

拉斯科利尼科夫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落到了他的身上，压住了他。

“您脸色好像又发白了。我们这儿空气污浊……”

“是的，我该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含糊不清地说，“请原谅，我打搅了……”

“噢，您说哪里话，请常来！非常欢迎您来，我很高兴这样说……”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甚至伸过手来。

“我只不过想……我要去找扎苗托夫……”

“我明白，我明白，您让我非常高兴。”

“我……很高兴……再见……”拉斯科利尼科夫微笑着说。

他出去了，他摇摇晃晃。他头晕。他感觉不出，自己是不是还在站着。他用右手扶着墙，开始下楼。他好像觉得，迎面来了个管院子的人，手里拿着户口簿，撞了他一下，上楼往办公室去了；还好像觉得，下面一层楼上有条小狗在狂吠，有个女人把一根擀面杖朝它扔了过去，而且高声惊叫起来。他下了楼，来到了院子里。索尼娅就站在院子里离门口不远的地方，面无人色，脸色白得可怕，神情古怪地，非常古怪地看了看他。她在他面前站住了。她脸上露出某种痛苦的、极为悲痛和绝望的神情。她双手一拍。他的嘴角上勉强露出很难看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微笑。他站了一会儿，冷笑一声，转身上楼，又走进了办公室。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已经坐下来，不知在一堆公文里翻寻着什么。刚才上楼来撞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一下的那个管院子的人站在他的面前。

“啊——啊——啊？您又来了！忘了什么东西吗？……不过您怎么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嘴唇发白，目光呆滞，轻轻地向他走去，走到桌前，用一只手撑在桌子上，想要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只能听到一些毫

不连贯的声音。

“您不舒服，拿椅子来！这里，请坐到椅子上，请坐！拿水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坐到了椅子上，但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露出非常不愉快的惊讶神情的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的脸。他们两人互相对看了约摸一分钟光景，两人都在等着。水端来了。

“这是我……”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说。

“您喝水。”

拉斯科利尼科夫用一只手把水推开，轻轻地，一字一顿，然而清清楚楚地说：

“这是我在那时候用斧头杀了那个老太婆——那个官太太，还杀了她的妹妹莉扎薇塔，抢了东西。”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惊讶得张大了嘴。人们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把自己的口供又说了一遍……

……

第七章

二

他早就已经生病了；但使他垮下来的不是苦役生活的恐怖，不是做苦工，不是这里的伙食，不是剃光头，也不是用布头缝制的囚衣：噢！所有这些苦难和折磨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恰恰相反，对做苦工，他甚至感到高兴：干活使身体疲惫不堪，他至少可以安安静静地睡上几个钟头。至于伙食——这没有一点儿肉屑，却漂浮着蟑螂的菜汤，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从前作大学生的时候，常常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他的衣服是暖和的，对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挺合适。他甚至没有感觉到身上戴着镣铐。剃光头和穿着用两种不同料子做的短上衣①，使他感到可耻吗？可是在谁的面前觉得可耻呢？在索尼娅面前吗？索尼娅怕他，在她面前他会感到羞愧吗？

①第二类苦役犯人穿灰、黑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一块黄色的方布。

那么是为什么呢？就连在索尼娅面前，他也感到羞愧，因此他用轻蔑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她，使她感到痛苦不堪。但他感到羞愧，并不是因为剃了光头和戴着镣铐：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使他病倒的是他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噢维活动称之为“想象”，但认为“想象”也只是“感性的原，如果他能自认为有罪，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啊！那时他将会忍受一切，就连羞耻和屈辱也能忍受。但是他以求全责备的目光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那顽强不屈的良心却没能在自己过去的行为中发现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也许只除了人人都可能发生的极平常的失算。他所以感到可耻，正是因为他，拉斯科利尼科夫，由于偶然的命运的判决，竟这样可怕、这样毫无希望、这样冷漠、这样糊里糊涂地毁了，如果他多想多少安慰自己，那就得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某种判决的“荒谬”表示屈服。

目前只有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忧虑，将来只有一无所获的、不断的牺牲，——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命运。八年后他只不过三十二岁，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要活着？有什么打算？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为了生存而活着吗？可是以前他就甘愿为思想、为希望、甚至为幻想成千次献出自己的生命了。他一向认为，单单生存是不够的；他总是希望生命有更大的意义。也许只是由于他抱有希望，当时他才自认为是一个比别人享有更多权利的人吧。

如果命运赐给他悔过之心就好了——沉痛的悔恨会使他心碎，夺走他的睡眠。由于悔恨而感到的可怕的痛苦会使他神思恍惚，产生自缢和投河的念头！噢，如果能够这样，他将会感到多么高兴啊！痛苦和眼泪——这也是生活嘛。然而对自己的罪行，他并无悔过之意。

要是他能至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愤慨也好，就像以前他曾对自己那些很不像话、愚蠢透顶的行为感到愤恨一样，正是那些愚蠢行为导致他锒铛入狱的。可是现在，他已在狱中，空闲的时候一个命题的或然性程度，这个命题就有意义，如果通过每一，他重新反复考虑、衡量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认为这些行为像他以前，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所认为的那样愚蠢和不像话了。

“有哪一点，有哪一点，”他想，“我的思想比开天辟地以来这个世界上大量产生而又相互矛盾的和理论更愚蠢呢？只要以完全独立、全面、摆脱世俗观念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当然就根本不是那么……奇怪了。唉，对一切持否定态度的人和那些一钱不值的哲人们，你们为什么半途而废啊！”

“从哪一点来看，他们觉得我的行为是那么不像话呢？”他自言自语。“是因为我的行为残暴吗？残暴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我问心无愧。当然，犯了刑事罪；当然，违反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而且流了血，好，那就为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砍掉我的脑袋吧……这就足够了！当然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连许多人类的恩人，不是那些继承权力的人，而是自己攫取权力的人，在他们刚刚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也都应该处以极刑了。但是那些人经受住了最初的考验，所以他们是无辜的，我却没能经受住，可见我没有允许自己走这一步的权利。”

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没能经受住考验，他去自首了。

这个想法也让他感到痛苦：当时他为什么没有自杀？为什么当时他曾站在河边，却宁愿去自首？难道活命的愿望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难以克服吗？怕死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是克服了吗？

他常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不能理解，当时，他站在河边的时候，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和自己的信念是十分虚伪的了。他不理解，这种预感可能就是生活中未来转变的预兆，就是他将来获得新生、以新的观点来看待人生的预兆。

他宁愿认为这仅仅是本能的一种迟钝的沉重负担，他无法摆脱这副重担，而且仍然不能跨越过去（由于意志薄弱和渺小）。他看看和他一同服苦役的那些同伴，不由得感到惊讶：他们也是多么爱生活，多么珍惜生活啊！他好像觉得，他们正是在监狱里，比他们自由的时候更爱、更珍惜、也更重视生活。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譬如说，那些流浪汉，什么样的痛苦和残酷的折磨没有经受过啊！一道阳光，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无人知道的密林深处一股冰凉的泉水，对于他们来说难道会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这泉水还是两年多以前发现的，难道一个流浪汉会像梦想会见情人那样，梦想着再看到这股泉水？他会梦见它，梦见它周围绿草如茵，一只小鸟儿在灌木丛中鸣啭吗？他继续细心观察，看到了一些更难解释的事例。

在监狱里，在他周围这些人们中间，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他没注意到的，而且他也根本不想注意。不知为什么，他总是眼睛望着地下：周围的一切他看了就感到极端厌恶，难以忍受。但后来有很多事情开始使他感到惊奇了，于是他有点儿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以前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一般说，使他最为惊讶的是，在他和所有这些人之间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可怕的深渊。似乎他和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他和他们互不信任，互相怀有敌意。他知道而且了解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但是以前他不认为，这些原因真的是那么深刻和严重。监狱里也有一些波兰籍的流放犯，都是政治犯。那些波兰人简直把这儿所有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粗人和农民，高傲地瞧不起他们；拉斯科利尼科夫却不能这样看待他们：他清清楚楚看出，这些没有知识的粗人在许多方面都比这些波兰人聪明得多。这儿也有些俄罗斯人——一个军官和两个神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也很瞧不起这些人；拉斯科利尼科夫也明显地看出了他们的错误。

他本人也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大家都躲着他。最后甚至憎恨他了——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原因何在。大家都瞧不起他，嘲笑他，就连那些罪行比他严重得多的人也嘲笑他所犯的罪。

“你是老爷！”他们对他说道。“你能拿斧头吗；这根本不是老爷干的事。”

大斋期①的第二周，轮到他和同一牢房的犯人去斋戒②。

①复活节前的斋期，一共持续六个星期。

②按教堂规定的时间素食。祈祷，准备去忏悔和领圣餐。

他和其他人一道去教堂祈祷。他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有一次发生了争吵；大家一下子全都起来疯狂地攻击他。

“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你不信上帝！”他们对他吼叫。“真该宰了你。”

他从来也没跟他们谈过上帝和宗教，他们却要把他当作一个不信神的人，杀死他；他不作声，也不反驳他们。有一个苦役犯人愤怒地朝他扑了过来；拉斯科利尼科夫沉着地、默默地等着他；他的眉毛动都不动，脸上的肌肉也没抖动过一下。一个押送他们的卫兵及时把他们隔开了——不然准会发生流血事件。

对他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也没解决：为什么他们大家都那么喜欢索尼娅？她并不巴结他们；他们难得碰到她，有时只是在大家干活的时候，她到那里去，只待一会儿，是为了去看他。然而大家都已经认识她了，知道她是跟着他来的，知道她怎样生活，住在哪里。她没给过他们钱，也没为他们特别效过力。只有一次，在圣诞节，她给监狱里的犯人们送来了馅饼和白面包。但是渐渐地和他们和索尼娅之间建立起了某些更为密切的关系：她代他们给他们的亲属写信，替他们把信送到邮局去。他们的亲属到城里来的时候，都根据他们的介绍，把带给他们的东西，甚至金钱交给索尼娅。他们的妻子或情人都认识她，常到她那里去。每当她到他们干活的地方去看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在路上遇到一批去干活的犯人的时候，犯人们都摘下帽子，向她问好：“妈妈，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的、最可爱的母亲！”这些粗野的、脸上刺了字①的苦役犯人对这个瘦小的女人说。她总是微笑着鞠躬还礼，大家都喜欢她对他们微笑。他们甚至喜欢她走路的姿态，总是回过头来目送着她，看她走路的样子，并且赞美她；甚至为了她是那么瘦小而赞美她，甚至不知道这赞美她什么才好。他们生了病，甚至去找她给他们治病。

①沙俄时期，被判处苦役的犯人要在额上和脸上刺上“KAT”（苦役犯的缩写）三个字母。贵族和妇女免于刺字。

斋期的最后几天和复活节的那一个星期，他都躺在医院里。病渐渐痊愈的时候，他记起了还在发烧和昏迷不醒的时候作的那些梦。病中他梦见，全世界注定要在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的瘟疫中毁灭，这场瘟疫是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来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只有很少几个才智超群的人得以幸免。发现了一种新的旋毛虫，一种能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过这些微生物是有智慧、有意志的精灵。身体里有了这种微生物的人立刻会变得像鬼魂附体一样，变成疯子。可是人们还从来，从来没有像这些病人那样自以为聪明过人，而且坚信真理。对于自己所作的决定、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信仰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坚信不疑。一批批村庄、一座座城市，全体人民都传染上了这种瘟疫，都发疯了。大家都惶惶不安，互不了解，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看着别人都感到痛苦不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十分痛心。大家都不知道该审判谁，该如何审判，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都不知道该认为什么人是有罪，该为什么人辩护。他们怀着失去理性的仇恨，互相残杀。他们各自调集了大批军队，向对方发动进攻，但是在行军途中，这些军队却自相残杀起来，队伍混乱了，战士们互相攻击，互相砍、杀，人在咬人，人在吃人。一座座城市里整天鸣钟报警：召集所有的人，可是谁也不知道，是谁，又是为什么召集他们，然而大家都感到惊慌不安。大家都丢下了日常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改良计划，而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农业荒废了。有些地方，人们聚集到一起，同意去做什么事情，发誓决不分离，但是话音未落，却立刻干起与自己刚才的建议完全相反的事情来：大家互相指责，斗殴，残杀。开始发生火灾，饥荒。所有人和一切事物都毁了。瘟疫在发展，继续到处蔓延。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够得救，这是一些心灵纯洁、才智超群的人，他们负有繁衍新人种和创造新生活的使命，他们将使大地焕然一新，彻底净化，然而谁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这些人，谁也没听到过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的声音。

使拉斯科利尼科夫异常苦恼的是：这毫无意义的梦吃竟在他的记忆里唤起如此悲哀和痛苦的感情，热病发作时梦中的印象竟这样长久地萦回不去。已经是复活节后的第二周；天气暖和，天空晴朗，春天到了；囚犯病房里的窗户打开了（窗上装了铁栅，窗外有哨兵巡逻）。在他生病期间，索尼娅只能在病房里探望了他两次；每次都得请求批准，而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她经常到医院的院子里来，站到窗前，特别是在傍晚，有时只是为了在院子里稍站一会儿，至少可以从远处望望病房里的窗户。有一天傍晚，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健康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睡着了；醒来后，他无意中走到窗前，突然在远处，在医院大门附近看到了索尼娅。她站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什么。这时仿佛有个什么东西猛一下子刺穿了他的心；他颤栗了一下，赶快离开了窗边。第二天索尼娅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来；他发觉，自己在焦急不安地等着她。他终于出院了。回到监狱，他从囚犯们那里得知，索尼娅病了，睡在家里，哪里也不去。

他非常担心，托人去探望她。不久他得知，她的病并不危险。索尼娅也得知，他十分想念她，关心她，于是托人给他带去一张用铅笔写的条子，告诉他，她的病好多了，她只不过着了凉，有点儿感冒，她很快、很快就会到他干活的地方去和他见面。他看这张条子的时候，心在剧烈而痛苦地狂跳。

又是晴朗而暖和的一天。大清早六点钟的时候，他到河岸上去干活了，那儿的一座板棚里砌了一座烧建筑用石膏的焙烧炉，也是在那儿把石膏捣碎。去那儿干活的只有三个人。有一个囚犯和押送犯人的卫兵一道到要塞领工具去了；另一个犯人动手准备劈柴，把柴堆到焙烧炉里。拉斯科利尼科夫从板棚里出来，来到河边，坐到堆放在板棚旁的原木上，开始眺望那条宽阔、荒凉的河流。从高高的河岸上望去，四周一大片广袤的土地都呈现在眼前。从遥远的对岸隐隐约约传来了歌声。那里，洒满阳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帐篷宛如一个个黑点，依稀可辨。那里是自由的天地，那里住着与这里的人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那里的时间似乎停止了，仿佛亚伯拉罕①的时代和他的畜群还没有成为过去。拉斯科利尼科夫坐在河边，目不转睛地凝神眺望着；他渐渐陷入幻想和想象中；他什么也没想，但是某种忧虑却使他心情激动不安，使他感到痛苦。

①据《圣经》上说：犹太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大约生于纪元前二〇〇〇年。

突然索尼娅在他身边出现了。她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这里，坐到他的旁边。时间还很早，清晨的寒气还没有减弱。她穿一件寒伧的旧大衣，头上包着绿色的头巾。她脸上还带着病容，十分消瘦，面色苍白。她亲切而高兴地对他微微一笑，却像往常一样，怯生生地向他伸过手来。

她把自己的手伸给他的时候总是怯生生地，有时甚至根本不把手伸给他，似乎害怕他会把她的手推开。他好像总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和她握手，见到她时总是好像感到遗憾，有时，在她来看他的这段时间里，他执拗地默默不语。有时她很怕他，经常是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去。但是现在他们的手没有分开；他匆匆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垂下眼睛望着地下。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没看到他们。这时候押送犯人的卫兵把脸转过去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好像不知有什么突然把他举起来，丢到了她的脚下。他哭了，抱住了她的双膝。最初一瞬间她大吃一惊，吓得面无人色。她跳了起来，浑身发抖，望着他。但立刻，就在这一刹那，她什么都明白了。她的眼睛闪闪发光，露出无限幸福的神情；她明白了，她已经毫不怀疑，他爱她，无限地热爱她，这个时刻终于到了……

他们想要说话，可是谁也说不出来。他们都热泪盈眶。他们俩都面色苍白，两人都很瘦；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有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这个人的心包含着另一颗心的无穷无尽的生活源泉。

他们决定等待和忍耐。他们还得等待七年；而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还有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无穷无尽的幸福啊！然而他获得了新生，他也知道这一点，已经获得新生的他以全身心充分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她——她只是为了使他活下去而活着！

那天晚上，牢房的门已经锁上以后，拉斯科利尼科夫躺在床上想着她。这天他甚至好像觉得，似乎所有苦役犯人，他以前的那些敌人，已经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他了。他甚至主动跟他们说起话来，他们也亲切地回答他。现在他回想起这一切，不过，不是应该如此吗；难道现在不是一切都应该改变了吗？

他在想着她。他回想起，以前他经常折磨她，让她伤心；回想起她那苍白、消瘦的脸，但是这些回忆现在几乎并不使他感到痛苦；他知道，现在他会用多么无限的爱来补偿她所受的一切痛苦。

而且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一切痛苦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在最初的感情冲动中，一切，就连他犯的罪，就连判决和流放，他都觉得好像

是某种身外的、奇怪的、甚至仿佛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过这天晚上他不能长久和固定地去想某一件事，不能把思想集中到某一件事情上去；而且现在他也并未有意识地作出任何决定；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些感觉。生活取代了雄辩，思想意识里应该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他枕头底下有一本福音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来。这本书是她的，就是她给他读撒路复活的那一本。刚开始服苦役的时候，他以为她会用宗教来折磨他，会和他谈福音书上的故事，把书硬塞给他。然而使他极为惊讶的是，她连一次也没跟他谈起这件事，连一次也没提出要给他福音书。在他生病前不久，他自己向她要这本书，她默默地给他把书带来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翻开过这本书。

现在他也没有把书翻开，不过有个想法在他脑子里突然一闪：“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愿望……”

整整这一天，她心里也很激动，夜里甚至又生病了。但是她觉得那么幸福，几乎对自己的幸福感到害怕。七年，只不过七年！在他们的幸福刚开始的时候，有时他们俩都愿意把这七年看作七天。他甚至不知道，他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就获得新的生活，还必须为新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必须在以后为它建立丰功伟绩……

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是他逐渐熟悉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新的现实的故事。这可以构成一部新小说的题材，——不过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已经结束了。